
游小说
游戏剧情小说专门
Tot. 19
三位一体
CD-ROM
2008.10
◆游漫堂
宿命传说 转瞬即逝
◆官方小说
格兰蒂亚
光环
奥星的幽灵
◆同人馆
恶魔城·灰暗轮回
战锤40000·炮灰的末日
◆时光回廊
不可饶恕
心跳回忆 启程之诗
生化危机 逃出生天
电脑报电子音像出版社



■灵魂能力Ⅳ

也谈梦想 Dream

不知怎么回事，前两天和一位在海外工作的同学忽然又聊到了这个老掉牙的话题。

由于我们俩的运气都还不错，因为各种机缘巧合，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自己儿时的梦想：我来到一家游戏杂志的编辑部，靠曾经被父母咒骂的游戏知识养活自己；他则凭借自身的优秀和家里的支持在那边找到了一份憧憬已久的记者工作，少了在国内从事这个行业的诸多限制。所以聊起梦想这个话题时，幸运的我们并没有像看到的、听到的很多人那样愤愤不平，痛斥命运对自己的不公，没有给自己实现梦想的机会，而是可以更理智、更现实地看待这个问题。

他坦言，当年支撑着他坚持自己选定的道路一直往下走的，正是这么一个在一开始虚无缥缈的东西。当年其实并没有一个具体的概念，只是弄清楚了自己想过一种怎样的生活。那种所谓的“生活”十分模糊，根本无法具体成某种职业、某种形态。随着年龄和阅历的慢慢增长，笼罩在梦想外的迷雾才渐渐散开，凝缩成某个清晰可见的，可供我们去追寻的东西。当年的我关于梦想的描述只有“远离家乡”、“衣食无忧”、“自己喜欢”、“最好家里人不喜欢”等几个关键词，最后聚合到一起，就成了“游戏杂志编辑”这个具体的职位。目标确定仅仅是一个开始，很多人在对自己的人生进行规划时都来到了这一阶段，接下来需要做的则是把它付诸实施。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压制住很多与梦想向抵触的东西，抑制自己的很多本性，比如他的付出是为了出国而上的无数个补习班，我的努力则是在数个暑、寒假里仍然坚持每天至少五个小时的日语自学。与其说“确定梦想”这件事是对想要获取的东西做出选择，毋宁说是选择了放弃什么。

我们都很清楚就算竭尽全力，最后也有可能依然离梦想无比遥远，但这并不能作为偷懒的理由。实现不了梦想，总比从一开始就没有梦想好上千万倍。

最后我们谈起了将来的打算，他笑着说还没有享受够梦想实现的快感。

我微微一笑，呵呵两声，算是附和。

……清雨

CONTENTS 目录



封面用图：天堂Ⅱ
封面设计：旭门罗

游小说
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

Tot.19
2008.10

感谢levelup.cn提供部分资源和游戏试玩











卷首语 …… 001

时光回廊
心跳回忆 启程之诗 …… 003
生化危机 逃出生天 …… 050
不可饶恕 …… 067

官方小说
光环 奥星的幽灵 …… 117
格兰蒂亚 …… 147

游漫堂
宿命传说 转瞬即逝 …… 177

同人馆
灰暗轮回——恶魔城同人 …… 206
炮灰的末日——战锤40000同人 …… 222

游戏议会
最终幻想IV …… 216
王国之心Ⅱ …… 218

游书苑 …… 220

名场面
自责的代价——《寂静岭2》 …… 233

读编往来 …… 235

小编寄语 …… 240

主　　编：暗　星
责任编辑：陈　欣
出版单位：电脑报电子音像出版社
对外合作：（023）63658933
读者服务：（0931）8674805
印　　刷：深圳佳好印务有限公司
发　　行：（0931）8674805
开　　本：32开　128毫米×158毫米
版　　次：2008年9月第一版
印　　次：2008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　　张：8.5
印　　数：0001—3500册
字　　数：200千字
出版日期：2008年9月
定　　价：9.80元
书　　号：ISBN 978-7-89476-063-0

郑重声明

未经《游小说》同意或授权，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载和引用本书内容，一经发现，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有关规定，向其追偿因此而带来的所有损失。

《游小说》通信地址：
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收）
邮编：730020
读者服务部电话：0931-8674805
Email：g-novel@vip.163.com

本刊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将原杂志寄回读者服务部，由本部负责调换。



文/风痕 编/YULA

人物介绍



我

故事的男主角，在任何学校里都随处可见的普通人，性格有些软弱的少年。



早乙女优美

好雄的妹妹，非常可爱的低年级学妹，常常跟哥哥拌嘴。



藤崎诗织

运动万能，学习优秀，容貌秀丽的完美女孩。有着坚强的性格，做事认真负责，喜欢有责任心的人。



馆林见晴

神秘的三年级女孩子，发型奇特，有点小迷糊。



早乙女好雄

高中时代的消息灵通人士，对学校的各种趣闻传说了如指掌，为人很热心。



清川望

游泳部的健将，据说曾经打破日本游泳记录，是体育方面的强人。

序章

迟到的作品

我重新回到房间里坐在书桌前，双手放置在作文本两侧，右手拿起笔想要写字。这个在平时熟悉得好像呼吸一样的动作中，此刻我却感觉到心脏在飞快跳动。

这样激动的心情必然跟经历息息相关。只有经历过让人激动的瞬间，心中的某些感慨才会在不经意间升腾，一直到燃烧了心情的那一刻。

我努力让自己安静下来，进入到思考和回忆的模式中去。

但即使这样，我依然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

过去几周里发生的一切，也许用将来许多年的时间去思考，也未必能够理解其中的全部含义。正因为如此，尽管现在已经不合时宜地比预期晚了几天，我还是想尝试着记录下我过去几个星期里所经历的一切。

按照某个人的说法就是：如果能在你自己觉得重要的时刻，以某种方式铭记下来，就会成为永恒的记忆？

那些也许一生都无法忘记的回忆，在这一刻乍然绽放。属于光辉高中最后时光的记忆，像是洒满夜空的闪亮群星般璀璨生辉。即使现在回忆起来，我也为能拥有这样闪亮的记忆而自豪。

我确信这是人生的无价之宝。

有时候我也会相信，人生就是这样一个寻找宝藏的过程。

于是我竭力赐予自己无比的勇气，拿起笔写下这段日子的一切，让它们成为岁月的见证。正如每一次结束都意味着下一次的开始，每一次开始也意味着即将收获的结果。某一天在心中种下的幼苗，最终也许会长成擎天茂密的传说之树。

曾经徜徉在阳光中的我，站在自己种下的那棵心灵之树下，感慨了很久很久……

第一章

最后的日子

平成九年的二月，新学期比预料之中更早地来临了。短暂的假期好像梦境一样，所做过的事还没记得很清晰，心里还残留着舍不得的情绪，假日已经消失在我们的视野里。此时的天气依然有些寒冷，濑户内海周围独有的沿海气候也不能阻挡冷风的脚步，从假期中返校归来的同学们都穿着或多或少的冬装，脸上挂着对学校生活的兴奋和期待，同时也有着一丝丝的惆怅。

清晨的开学铃声再度响起，经过短暂假期重新聚首的同学们坐在教室里，倾听着老师的即兴演说。

“诸位，也许你们已经注意到了。这是你们高中生涯的最后一个学期。”

以这样开场白作为开头，没有一个人不愿意关注。身在高中部三年级的我们，此时距离离开学校已经只有几个星期的时间。这短暂的时光由老师郑重其事地提出，不由得让人心中颇多感触。

“大家也许会在之后的几年里都时常想起现在这段经历，也许它会成为你们人生之中最难以忘怀的一段时光。不过怎样制造属于自己的回忆而不留下遗憾，也是很值得思考的一件事……”

老师的讲演一旦滔滔不绝，我的意识就会随之飘向远方。大概早就练成了这种神功，能够在别人的滔滔不绝中魂飞天外，进入忘我的静思状态。窗外有瑟缩的风吹过，枯萎的树枝颤动中，惟有一棵枝叶丰沛的大树矗立在操场中央。那是属于光辉高中的一段佳话。

那棵传说之树啊……

光辉市的光辉高中，是全濑户内海地区最有名的私立高中。能够到这样的高中读书，对我来说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曾经在考入高中之前就听说过，关于“传说之树”的种种话题。在香山县的许多传统话题里，关于这棵树的一切都带着传奇浪漫的色彩。曾经有前辈以自己的事迹证明，如果某个男生能够有幸在毕业那天，在这棵传说之树下得到女孩的告白并成为情侣，就会获得永远的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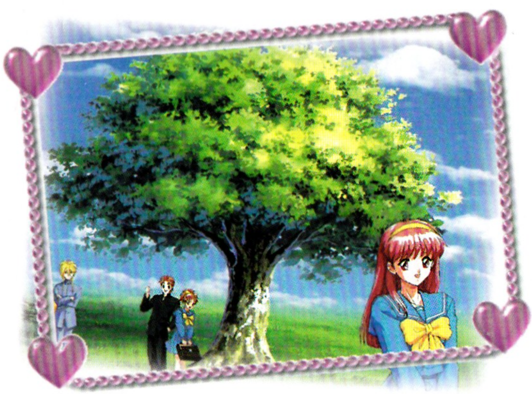
虽然这只是个传说罢了，却有幸成为了光辉高中的传统。每年毕业前后，总会有让人惊喜的事发生。以至于许多同学在这应该伤感的日子里，也会偶尔想着，自己是否能够拥有那样奇迹一般的经历。

将目光收回，我不自觉地叹了口气。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只是个遥不可及的传说罢了。曾经我也幻想过，在三年校园生活之后能够成为这个传说的主角。可如今看来，那似乎也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而已。

随着思绪的飘散，讲台上的讲演已告一段落。老师笑容满面，带着少许赞扬的目光正落在我身侧的一个女孩身上。

一头漂亮的红色长发，明眸中带着让人无法忽视的坚定和刚强，声音永远温柔，身材纤细美丽，不仅运动全能，学习成绩也是一流的藤崎诗织，早已在三年的学校生活中成为光辉高中的大众偶像。

没有一个男生会忽视这种女孩的存在，就好像没有一个男生不会对这样的女孩心生好感一样。



相比之下，虽然共同经历了青梅竹马的童年岁月，一起游戏，一起读书，一同相处许多年，也一起顺利地度过了初中和高中的学校生活……但我和诗织之间的差距还真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即使竭尽全力学习，我的成绩也只能算是一般，运动神经也不够发达，更没有让人羡慕的文艺才华。就连相貌也只能算是平凡中的普通，又有什么资格在别人面前闪烁呢？

想到这些，心情不禁有些低落。我坐在靠着窗口的座位上，望着永远带着饱满的热情，像是会发出光辉一样的女孩，在全班同学的注视下缓缓站起来。好像是被很多人默默注视得习惯了，诗织并没有露出任何羞怯的表情。

这张完美的容颜，就是在我身边慢慢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时间改变了很多东西，也让我的思维变得更加发散。望着脸上带着微笑的诗织，我开始胡乱猜测着，也许在不久将来的某一天，面临毕业的诗织也会和许多同学一样，站在传说之树下向着喜欢的人告白……

讲台上的老师仍在没完没了地称赞着诗织，声音的高低抑扬再度把我拉回到现实里来。

“如果真的没问题的话，那么这份工作就交给藤崎负责了。请大家都为藤崎同学加油，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诗织站在全班同学的目光中，脸上带着热情的笑容。

“我会努力做好这份工作的，请大家多多指教。”

依然是那样得体礼貌的言辞，引得全班同学的掌声如雷鸣般响起，我尚搞不清具体情况之际，却看见老师伸出双手将掌声压低下来。

“稍等稍等，大家不要以为这件工作只交给一个女孩子全部完成吧？”老师带着玩笑的口吻继续说道，“现在应该再有一个男孩子勇敢站出来，自荐和旁人推荐我们都欢迎之至。”

老师具体想要诗织做什么，或者再找一个男生参与做什么，我完全不清楚。正打算扭头问一问消息灵通的老友早乙女好雄，这厮却忽然站起来拽着我的胳膊高声对老师叫起来。

“这里呢这里呢老师！这家伙一直在念叨这件事，这次终于有机会了！”

完全不知情的我就这样被好雄拉起来，同样暴露在班里同学们的视线之中。

唉，好雄这家伙，平时就喜欢做这些脱线又冲动的事。

直到进入光辉高中才认识的早乙女好雄，是我这三年高中生活中最为重要的朋友之一。栗色短发身材有些瘦弱的他，是一个热心肠又多少有些喜欢八卦的男生，也是平时总将“小姐，请告诉我您的详细资料”这类话挂在嘴边的家伙。不仅拥有全校美女的各项资料，更对女孩子们的兴趣了如指掌。这样的人，会被大家称为“美女雷达”显然并不为过。

作为好雄三年来的好友，我算是受尽恩惠也受尽折磨……他不仅忙着介绍各路美女给我认识，也经常拉着我参加一些活动。如今已经到了临近毕业，他却似乎还不想放过我。

“居然有这回事？”老师推了推眼睛，目光炯炯落在我身上，看得我浑身不自在，“我都不知道……”

不给我回口的机会，沉吟片刻后老师做出了简单的决定。

“那么，如果没有人继续推荐的话，就这样决定了？”

短暂的沉默之后，教室里再度爆发出一阵掌声。我在众多目光的注视下慢慢坐下，之后老师在课堂上所讲的一切，我都没有听进去。

所有人都知道藤崎诗织是我的青梅竹马，所有人也都知道，诗织是多么亲切却又多么让人难以靠近的一个人。在过去的三年里，这样优秀又完美的女孩宛如光辉高中最灿烂的骄阳，驱散了无数想要靠近她的男生。

从未有过告白，也从未有过追求。在几乎完美的诗织面前，自惭形秽的男生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逃避。

这其中，是不是也有我一个呢？

一直胡思乱想到中午放学的时间，我拽住打算借着上厕所彻底开溜的好雄。

“你到底帮我决定了什么事？”

早乙女好雄好奇地看着我，双眼流露出平素最常见的无辜姿态：“你居然没听到老师在讲什么？老师在说关于毕业征文编辑委员会的事啊……”

“什么？”

“你还没搞清楚么？”好雄笑嘻嘻地又想逃走，“毕业之前我们要合力制作属于自己的文集，而你正是编辑这本文集的两个委员之一嘛。”

“喂，你明明知道我对这种事情……”

“你才搞清楚吧！”好雄好像被我的毫不在意激怒了，不自觉地提高了声音，“你看到另外一个编辑委员是谁了吧？难道你想要说，自己跟她在一起也会变得不愉快？”

“……”

我的目光追随着刚刚离开教室的背影，一下子陷入了沉默之中。

拍拍我的肩膀，好雄有点羡慕又有点恨铁不成钢地叹了口气：“我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明明跟诗织是青梅竹马，彼此之间又那么熟悉，却从来也不打算鼓起勇气追求她。现在我还能想起来，三年前开学的那天，站在新生队伍里的你，就那么傻傻盯着诗织的背影，连过去说话的勇气都没有。”

好雄的话让我哑口无言。

“三年了，三年里你什么都没做过。”好雄继续自顾说着，“现在没多久就要毕业了，你还打算继续保持沉默吗？如果不把自己的心意传达出去，自己会不会后悔一生？现在的你，根本无法与诗织进入同一所大学读书，以后即使是邻居也不会再那么频繁地碰面了。如果不说出自己的心声，也许就要永远失去诗织了……”

尽管早就熟悉好雄夸张的风格，但以这样严肃的口吻与人说话，还是第一次见到。我不由得陷入沉思之中，开始惶恐地揣度自己的心意。

“告白吧。”

看着沉默不语的我，好雄再度抛出让人心跳加快的句子。

“只有利用这为数不多的时间，努力向诗织告白，才能挽回之前没有好好把握的一切。”

好雄的话，让我感觉到了时间的紧迫，也更加勾起了我的思绪。如今即使不想承认，三年的高中时光也已离我们而去了。短暂的年华像是飘落的花瓣一般，在眼前随风飞舞，逝去不见。那些欢声笑语的记忆在脑海中仍有余韵，却不得不去面对以后的现实和人生。想到这一切，好雄的话语，不禁令我萌生了一丝淡淡的冲动。

然而嘴上仍然在强硬着。

“我们既然是青梅竹马，每天都可以一起上学放学，也很亲密……”

“是这样么？”好雄毫不留情地戳穿了我的伪装，“如果这样就能成为她的恋人，那真是太简单了……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因为你这种可笑的想法，也许你们一辈子都将只是青梅竹马而没有进展？”

好雄犀利的言辞再度让我陷入思考之中。

对于诗织来说，我固然是一个挚友般的存在。然而这种状态如果一直保持着的话……的确，我们的关系将永远都是青梅竹马的好朋友而已。

似乎察觉到了我的动摇，好雄诡秘地一笑：“其实很明显，再过几天你就有一个机会证实一件事。”

“啊？”

“情人节就要到了啊。”好雄打了我一下，挺疼的，“你忘记了吗？巧克力是个好东西啊……尤其是有女孩子送过来的巧克力，更是个好东西啊……你想要确认诗织的心情，就看自己能不能收到诗织亲手送上来的巧克力了。”

一向对这种事比较迟钝的我只有挠挠头，印象中情人节诗织似乎真的会送巧克力——不过貌似全部都是“友情巧克力”，大多数男生都有收到过，我也不例外。

今年……会有什么改变吗？

我和好雄正讨论着，一张笑脸插在了我们中央，被讨论的核心人物带着一贯的微笑看着我们：“两位在说什么呢？”

“啊……没说什么！”好雄脑子转得倒是够快，“我们在讨论刚才的事……你看你看，这家伙在知道自己成了毕业文集编委之后，一直在自言自语呢！”

诗织笑脸依旧：“说了什么呀？”

“唔……比如说‘这果然是命运的安排’之类的……”早乙女好雄这家伙，不动声色就将我推入到了某个深渊之中。

不知是好雄的话让诗织有些尴尬，还是我一直注视着她的目光太直接。我感觉到诗织的笑容好像消失了一瞬间一样，不过她很快恢复过来：“是这样吗？那真好，如果对编辑文集有兴趣，就一起努力吧。”

“哈哈，是你们努力吧……”好雄讪笑着挠挠头，“那个……今天正在追的广播剧到了最终回，我得先回去了，拜拜啊两位。”

说完好雄便一溜烟逃走了，而且是头也不回地坚决，那速度比起当年我在短跑比赛上的表现还强了不少。

看着好友远去的背影，我在心里叹了口气。我当然知道好雄的心思，希望我和诗织能多些时间相处。只是我能把握好这些时光吗？在这短暂的日子里，我还能做些什么呢？情人节的礼物，到底会不会属于我？

心中涌出无数的问号却得不到答案，这种情况简直是最痛苦的煎熬。

只是面对眼前的女孩，我仿佛又重新回到了那个青梅竹马的角色里。在诗织的笑容里，我说不出更多的语言，只能静静看着她，等她开口。

“好雄真是个充满活力的人啊……”

“只是个充满活力的混蛋吧……”我在心中小声腹诽着。

诗织一边感慨一边弯腰去搬什么东西，在我还未来得及帮忙之前，她已经

将一只纸箱放到了书桌上。

纸箱里摆满了密密麻麻的各种照片，照片中很多都是在学校里常能见到的同学。诗织笑着指向箱子："来看看我们的工作吧。"

嗯，我知道，其实这也是我们的青春。

"这些照片是候选的图片。"诗织向我解释着，如同往常那样耐心，"我们的工作就是把文集整理好，给文字配上图片排版。因为工作量很大，要在毕业之前做完……所以必须抓紧时间。"

我点点头："是啊，时间紧迫。"

"不管怎样也好。"诗织看着我的眼睛，双瞳之中像是有宝石的光辉在闪烁一样，"我觉得这样也是一种享受，能够想起这几年来的点点滴滴，还有各种回忆……"

此时的教室里已经没有其他人了，只剩下我和诗织。我看着女孩美丽的脸庞，下意识地叹了口气。

"是啊……很久没有一起这样做事了。"

"嗯？"诗织眨眨眼，有些不明所以。

我笑着摇摇头，有点冲动地说出了自己的感觉："没什么……就是觉得真得很久没有这样的感觉了。有什么事，诗织来告诉我，然后我们一起努力。无论是学校里，还是平时，以前经常是这样的……现在却很少了，你不觉得么？今天……感觉就好像回到了从前一样。"

说完这些话，我并不敢去看诗织的表情和反应。转身想要装作去找什么东西来掩饰自己的情绪，却听见一个声音在耳畔清晰地说："那……从今以后，还是要请多指教了。"

转过身，看见明亮的眼神和依旧的笑容，我有些呆呆地点了点头。

"嗯……嗯……好的。"

接下来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我在听诗织说话，谈话的内容也都是将要进行的工作。

诗织的笑容和平时没有什么区别，依然轻松又亲切。但我却能从这笑容里感觉到我们之间的距离。

就好像天和地一样……

然而那又如何呢？

仿佛能看见诗织背后的景物，这熟悉的教室和远去同学的背影，随着时光的流逝变得忙碌，又飞快地恢复了平静。正如一切都在不经意间开始，又在不经意间结束。

在这时光飞逝中，到底谁属于我，我又属于谁？

也许我真应该告诉诗织自己的心意，只是在这之前，我是否要先确定诗织的心意呢？



第二章
纷繁的迷惘

其实在那天决定表达自己心意之后，我才发现自己并非真正完全了解诗织。

虽然是青梅竹马的邻居，也经历了迄今为止的所有校园生涯。我却很清楚地知道，藤崎诗织这个被闪烁光环所围绕的女孩，从来没有向别人表露过自己的内心。

也许是太坚强了，反倒不会轻易暴露自己的喜好。一直都对每个人很温柔的诗织，似乎也没有表达过任何强烈的愿望。而我这个完全忘记曾经与之青梅竹马的家伙，也从来没有问起过。

一直到今天下午放学之后，同诗织一起整理这三年来同学们留下的照片，我才有机会了解一些东西。

为了让文字和图片相衬，我们需要花费大量时间阅读文字，然后才能配上相应的图片。在一篇关于游泳比赛的文章里，有人提到了清川同学打破日本记录的事迹。我和诗织翻过上百张照片，才终于找到了当时的纪念图片。

站在领奖台上的清川同学，脸上挂着幸福的笑容。看见这张照片，我有些失神地感慨了一句。

“真是了不起呢，竟然能打破全日本的最高记录，平时一定很刻苦地在训练吧。”

“一定是刻苦努力的结果。”诗织附和着说，“为了某一件事而竭尽全力的感觉，实在是太棒了。”

就是诗织不经意的一句话，撩动了我的心弦。

诗织说话的时候，我有些意外地扭头看了一眼这位青梅竹马的女孩。说着话的诗织，望着照片的两眼中充满了敬佩和向往，显然是发自内心地在表达着自己的看法。

原来诗织很喜欢那种为了一件事而竭尽全力的人。

脑海中自动冒出这样的想法，随后我们却并未就这个话题深入下去，而是开始默默工作。既然知道了诗织喜欢一心一意的人，我也就不再开口与她讨论什么。

就这样一直到日暮西沉。

窗外的阳光慢慢染上了橘红，差不多结束了第一天工作的我们开始收拾书包。这原本是十分平常的事，但此刻在我眼中也带着别样的意味。脑海中盘旋过好雄说过的话，我居然开始认真地考虑着一种可能。

心里也许真的应该试着邀诗织一起回家？

以前若无其事的举动，此刻被赋予新的意义后，我的语言反倒变得不自然起来，吞吞吐吐的表情让敏感的诗织发现了异常。

女孩扬起脸，明亮的目光朝着我看过来。

“怎么了？”

“呃……”大概因为是最后的学校时光了，我居然真的鼓起勇气说了出来，“我们一起回家如何？”

“唔？”

“没什么别的意思……就是一起回家……”我能感觉到，自己在诗织面前变得分外笨拙且窘迫，“就好像以前一样……嗯，你看，以前咱们经常一起回家不是么……”

我的语无伦次让诗织再度笑起来：“当然没问题啊……但是你也不必这样吧，连一起回家都要这么郑重地提出来。”

我慌乱地点点头，没有再说什么。惟独在自己低头的瞬间，好像也看见诗织也低了一下头。

啊……是我的幻觉么？

回家的路并不长，只是很久没有和诗织一起走了。

暮色下的天际，云被越发低沉的夕阳染成了绯红。灿烂的光芒洒在河水上，在视野里形成一条金色的长链。我和诗织的影子都长长的，被踩在各自的脚下。熟悉的回家路现在因为心情的变化显得如此陌生，我只能试着与诗织闲谈，创造出好雄所说的那种“只属于你们两个人的世界”……

未料到的是，话题却是由诗织引出的。

“我们……快要毕业了呢。”

一直挂着笑脸的诗织，此时终于露出了她感性的一面，我不知该高兴还是惆怅。原来就算是诗织这样的女孩，也会为毕业将近感伤么？

诗织接下来的话，却让我心头不争气地跳动了几下。

“这条回家的路，以后就不会再一起再走了……真不想面对那样的寂寞。”

——诗织的心里，也和我想的一样吗？

依然明亮的眼神里流露出不舍的依恋，我的心也随着诗织的话语惆怅起来。想了想，我点点头赞同着诗织的话：“我也有那样的感觉……也许……这就是寂寞。”

“是吗？”

“是啊。”我回头看了看远在天边的夕阳，吐出一口白雾，“想到要跟诗织分开，就会觉得心里很难过……”嘴里这样说着，试图从诗织的眼神中捕捉到什么。只是那明亮的眼神似乎没有什么变化，依然停在我的脸上，照耀着我。

“我们……会去不同的大学读书吧……”我小心地想着措辞，试图表达自己的心意。

诗织被我的话逗笑了：“你在想什么呀？我们是邻居啊，还是可以经常见面的……”

“啊……是啊是啊，还是可以经常见面的。”

嘴上虽然这么说着，心里却明白完全不是一回事的我，走在长长的暮色余晖里，身边陪伴着最美丽的女孩，心情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诗织的话……会进一流大学吧？”我试探着问了一句，“如果是那样的话，未来真的很让人羡慕呢……”

“呵，我也不知道……”美丽的女孩展颜一笑，“不过也有点期待和兴奋，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呢……”

“啊，我就一点都不期待了。”不自觉地说出了心里话后，我才看到诗织有些愕然的眼神。

“不能跟诗织在一所大学嘛……”面对女孩询问的眼神，我小声解释着。

诗织再一次笑了：“没关系嘛，我们是邻居，不用因此而伤感吧？”

我笑笑没再说话。只有在这种时候，我才能深切地感觉到，自己跟诗织的距离到底有多远。

“那个……”快要到家的时候，诗织忽然停住脚步，扭过头来问道，“你想好到底要写什么了吗？”

诗织所说的自然是毕业文集的一部分，我们所有毕业生都要写一篇作文来纪念自己的高中生涯，标题就是《我最灿烂的一刻》，这将成为毕业文集的主要内容。说实话我很喜欢这个点子，就是面对这样一个标题有些不知所措。

我的确不知道该写什么。

三年高中生活好像眨眼间就过去了，没有留下什么太让人印象深刻的段落。即使是新年和盛装的诗织祈福，或是在情人节收到友情巧克力，也只是一次次的重复而已。想要踏出的那一步，在自己的犹豫不决中停滞了，至今没有改变。

平凡的我，也没有做过什么让人激动的事，那么属于自己的灿烂一刻到底是什么呢？

“诗织你想好了吗？”

“嗯，我已经想好了。”诗织低头轻声说，“我大概会写自己在文化祭里担当执行委员的事。那些精彩的演出，还有各种经历，大概是我最灿烂的一刻吧……”

看着诗织充满自信的表情，那种相隔遥远的感觉又一次涌上心头。相比之下，自己即使怎样努力回想，也想不到灿烂耀眼的时刻。

“我最灿烂的一刻……”

“不要紧的。”诗织站在自家门前，对我再度展露她最温和的笑容，“时间还来得及，你可以慢慢想一下。”

“唔……好的。”

“那明天见吧。”

回到家中铺开空白的作文本，我才真正明白今天到底收获了什么。与诗织的关系没有丝毫进展并不是重点，重要的是我看见了诗织身上拥有的，那股闪耀着光辉的力量是从何而来。

只是……作文本上依然写不出一个字来，完全不知道自己最灿烂的一刻在哪里。

望着窗帘缝隙里，不远处透着鹅黄色灯光的那扇窗，一个婀娜的剪影一闪而过。我抱着头陷入深深的迷惘之中。

“铃……”

放在书桌上的电话，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正在烦恼中的我有些不爽地抓起电话，却听到一个熟悉又轻快的声音。

“我是好雄啊……喂喂，今天到底有什么成果没有？”

真不愿意提起这个话题，但面对这么热心的好雄，我也不得不坦言回答：“唔……其实没有什么进展。”

“虽然很失望，不过也在意料之中。”电话那边的好雄没心没肺地打击着我，“不过我现在是有另外的问题想要跟你研究。”

早乙女好雄这个人一说要研究什么东西，多半带着麻烦扑面而来。我还未表现出犹豫，他却已经在电话那边捕捉到了我的情绪。

“喂，都老朋友了，你不是打算就这样拒绝吧？我还什么都没说呢。”

“好吧，你说。”

“是这样的……”好雄的声音难得变得严肃了一些，“你对马拉松有兴趣么？我打算去参加毕业时举行的马拉松比赛，给自己的高中生涯留下一个完美的句号。”

“你？去参加马拉松比赛？”这一刻我真怀疑自己听错了。

“嗯，是城市为庆祝冬天举办的马拉松，任何人都有资格报名。”好雄仿佛说着一个很随便的话题一样，话锋陡然一转，“我已经替你和自己报名了，明天早上开始陪我训练吧！”

这一刻，我对这个人的自作主张已经绝望了……

“你替我报名？你知道我长跑根本不行的！”

“喂，谁说体育的意义就在于夺标了？”好雄在电话那边，仿佛早就准备好了似的开始驳斥我，“只是让你跟我练习而已。你难道不觉得通过训练达到目标是一件很好的事么？”

好雄的说辞让我想起了今天诗织所说的话——也许真的是这样，朝着一个目标努力的感觉，我并未真正体会过。

“好吧。”我叹了口气，“我答应你，明天开始训练吗？”

“是啊是啊，明天开始，早上五点三十分，去中央公园的人工湖边集合。”

因为我答应得很痛快，所以好雄并未多说就挂了电话。

留下自己继续面对空白的作文本，我开始怀疑好雄参加马拉松的动机。虽然这人偶尔也会严肃一把，但这时候忽然提出要参加马拉松，怎么看也是让人觉得有点可疑呢。

……第二天清晨的训练，证实了我的猜测果然没错。

站在中央公园湖畔的，不仅仅是身穿运动装的早乙女好雄，还有一个一头短发，英姿飒爽的高个子女孩。对女孩的相貌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昨天在毕业文集里才刚看过她的照片。

她就是高中女子两百米蛙泳日本记录保持者，清川望。

“这就是你所谓的体育精神？”我用手肘捅了捅好雄，“其实只是为了亲近清川同学吧？”

“我们……我们要努力跑完整个马拉松呀。”好雄照例开始顾左右而言他，“你看清川同学的短发，在奔跑中飘扬着，是不是很美丽？”

“……”

清川望和我之前就已经认识，大家打过招呼之后就开始了正式训练。好雄和我跟在体力超群的清川望后面，一路绕着中央公园的小径奔跑。太阳将要升起的公园里缭绕着淡淡的雾气，显得异常美丽。在这雾霭之中我和好雄仅仅坚持了三十多分钟，就再也跑不动了。

虽然是很丢人的一件事，但身体实在无法勉强继续下去。跑在前面的清川望停下脚步，回头看了看我们，摇摇头：“你们这个样子，是无法跑完整个马拉松的……”

“所以……所以才要……锻炼……”早就上气不接下气的好雄整个



人几乎瘫倒在地上，喘着气说道，“心里很想跑……可是身体就是……”

“这种情况，只能慢慢调整了。”清川望回头看了看远方，“我还要继续跑一会，你们不要太勉强了。”

说完，飒爽的短发飞扬着远去了。留下和我好雄坐在原地，继续试着认清现实里自己的实力。

虽然只是被好雄拉下水，我却在这一刻感觉到了一丝不一样的东西。

朝着某个方向奔跑的心情，永远也停不下。如果带着这样的心情去追求，生活是不是也会有所改变呢？

第三章

意外的约会

好雄追求清川望的计划几乎是全盘失败，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即使是马拉松比赛这样的事情，对于我们来说，也像是要翻越世界第一高峰一样艰难。

没来得及花时间感慨什么，从公园回到学校的我们看见眼前一片欢腾景象，忽然想起了明天是什么日子。

在今天里，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阻挡同学们的热情，无论是毕业还是严寒。男孩和女孩们的目光在校园里四处搜寻着，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个目标。

“明天居然是情人节……”好雄不无沮丧地趴在课桌上嘟囔着，“看来不会有什么好事情发生了。”

这句话说完不到半个钟头，终于恢复体力走出教室的好雄居然狂笑着一路狂奔回来，拿着一盒粉红色包装的巧克力在我面前大力晃动。

“嘻嘻，来看看这是什么？”

我抬起头，有气无力地看了一眼。

“巧克力有什么稀奇的。”

“当然稀奇了，是诗织妹妹送给我的呀！”早乙女好雄挥舞巧克力盒子的动作仿佛随时会把它扔出去，“你能想到么？刚才就在走廊里，她对我说‘好雄同学，这个是给你的’，然后就递给我这盒巧克力。”

“你也不用兴奋成这样吧？”

“诗织好像脸红了呢，哈哈……”

我叹了口气：“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诗织不会只送给一个男生巧克力的……友情巧克力而已。”

被我一句话说中真相的好雄顿时泄了气，坐到我旁边低声说道：“我当然知道是友情巧克力，不过也要给人家一点幻想的空间嘛……但是你知道么？对于我来说，只要能从藤崎诗织同学手上拿到巧克力，就已经很满足了。”

“……”

早乙女好雄抱着巧克力陶醉了片刻后终于恢复正常，这厮低头看了看自己手里的巧克力，又看看我，眼神中顿时充满了怜悯。

“你还没收到巧克力吧？”

“啊……”

“即使是青梅竹马，也没有友情巧克力吗？”好雄故意说道，“嘿，比我更可悲的人呐，你的未来在哪里？”

虽然知道这并非真正的实情，却也没有办法反驳。我干脆扭头不去理会好雄的挑衅。教室里此时乱成一团，所有人都在热烈讨论着关于巧克力的话题。我并未察觉一个熟悉身影已走到身边。

“能够打搅两位一下吗？”

身穿天蓝色校服的藤崎诗织俏立一旁，像是从梦境中走出的人物一样。诗织的出现让我和好雄的交谈嘎然而止，好雄怪叫一声抓着巧克力逃走了。

任何人想必在这种时候都不会希望被女孩子看见自己炫耀巧克力的模样吧？

看样子诗织对好雄的逃走并不太在意，她的目光始终停留在我身上。

“今天大概会迟到一会……”

“唔？有什么事吗？”

“是……是比较害羞的事情。”有些不好意思扭过头的诗织低声说道，“因为老师要我在毕业典礼的时候致辞，所以需要去熟悉一下讲演稿。”

“是这样啊……那没关系，我等你就是了。”

我真想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在这种时候说出更漂亮的话。眼前害羞的诗织却因为我的话变得欢快起来。

“真的吗？只要稍稍等一会就可以了。大约不超过一个小时。”

“能在毕业典礼上致辞，这才是我熟悉的诗织嘛。”笑着尽量说出能让气氛欢快的话，我朝少女挥挥手，“赶快去吧，我就在这里等你回来继续工作。”

带着些许歉意的诗织离开了，我坐下来开始慢慢等待她回来。身为学校知名人物的藤崎诗织，在毕业将至这种关键时刻要忙许多事异常合乎情理，只是真的留下我一个人坐在教室里的时候，依然会觉得有些寂寞呢……

我叹了口气，扭头看向窗外。收拾好书包的同学已经陆续穿过操场离开学校，很快这座校园又将陷入一片寂静之中。

正坐着发呆的时候，一个欢快的声音在背后忽然响起。

“啊啊，学长原来在这里！”

这种充满活力的声音，通常只属于一个人。我扭头就能看到那张可爱的笑脸，与她哥哥完全不同的漂亮女孩站在我右侧，双手倒背地看着我。

“情人节快要到了，师兄还是一个人呀……”

“……”

从某些方面来说，心直口快的她倒真和她哥哥有些相似呢。

这位留着栗色马尾的女孩正是我多年的损友——早乙女好雄的亲生妹妹，早乙女优美。因为跟好雄异常熟稔的关



系，我跟优美也非常熟悉。这个充满活力的女孩总能让人感觉到无比的快乐，时常被她学长学长的叫着，我有时也会有一丝她似乎就是自己妹妹的感觉。

“学长原来躲在这里……”优美毫无顾忌地抓住我的手臂，“那么跟我出来一下好吗？”

没有任何拒绝的理由，我只能跟着优美离开教室。

“诺，这个是给学长的。”

一直跟着优美走到体育馆门口，女孩才从背后变魔术般掏出一只小小的盒子，这倒是让我惊喜了一下。

“谢谢……”我有些忐忑地接过优美手中的巧克力，“但是怎么会有我的份呢？”

“你是哥哥的好朋友，也是优美的好朋友嘛。”优美一句话把我打回原型，原来也是友情巧克力而已。

“唔……不管怎么说，收到巧克力还是很高兴的，太感谢了。”这种时候，真的是微笑就可以了。

“因为学长要毕业了，让人觉得有点感伤。”优美送出巧克力之后，开始显出淡淡的忧伤，“哥哥和学长都要离开了，就好像失去牛奶的草莓一样，学校变得无味了……”

虽然很佩服优美这个有趣的比喻，却仍被她所说的将来勾入了惆怅的回忆之中。一时间我也不知该说什么好，只能怔怔地看着优美发呆。

不过早乙女优美毕竟是好雄的妹妹，只是忧伤了一下就又恢复了活力。

“学长学长，不如我们在毕业之前再出去玩一次如何？我想去滑雪，也可以邀请藤崎诗织学姐，还有哥哥一起。”

脑海中几乎是条件反射般地出现了诗织身穿滑雪装的模样，我不由自主地点点头：“好啊，当然好。”

“那就这么定了，我去按排时间和邀请学姐，学长你做好准备吧。”

前一刻还在是忧郁少女的早乙女优美蹦蹦跳跳地离开了体育场。看着少女欢快的背影，我苦笑一声，挠着头顺原路回到已经空无一人的教室里。

诗织没有让我等待太久，看得出她是匆匆赶回来的。在这样的日子里还要奔走忙碌，若对我来说无疑是一种折磨，也许只有诗织才能脸上依然挂满轻松。

“对不起让你久等了……”

“没关系，我没有等多久。”

想要跟诗织说刚才优美的决定，又觉得这提议似乎由女孩之间提出要好一些。在犹豫不决中，我们继续着昨天的工作。仔细察看之前记录学校生活的文章，寻找合适的图片。经过昨天的磨合之后，被这些工作越发纯熟利落，

即使工作间偶尔有些交谈，也都是关于过去学校生活的细节。这样的气氛让人感到很幸福，却和我想要的那种感觉相距甚远。

“那个，我想问一下……”

随便聊着以前学校里的事，诗织忽然有些犹疑地开口，似乎有什么请求。

“怎么了？”

指尖仍夹着照片的女孩抬起头，明亮的双眸依旧照耀着我，看起来和往日没有什么区别。

“明天……你有空吗？”

“倒是没有什么事。”

“是这样……”诗织目光澄清，嘴里却像是在解释着什么，“因为这次编辑工作需要一些参考书……我想明天去买一下，你有没有时间一起去呢？”

这样的邀请，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因为是青梅竹马的好朋友，诗织和

我偶尔也会有一些短暂的小约会，譬如在正月里会一起穿着和服捞金鱼求平安符，也会偶尔出去吃饭。严格来说这些其实都不算是“约会”，只能说是好朋友之间的正常来往。尤其是我从未在诗织的举动里看出什么异常，她大概也只把这当成朋友间正常的交往吧？

即便是这样，受到诗织的邀请依然让我异常高兴，以致于都未及时做出应答。

“不……不行吗？”

大概是误会了我的想法，诗织明亮的眼神这一刻有些黯淡。我立即反应过来是自己不好，连连摇头：“当然不是了，我怎么会不去呢？”

得到我的正面回答，诗织脸上再度展现出温和的笑容。

“那太好了，明天上午十点钟可以吗？在你家门前等你。”

“没问题！”

嘴上这样回答着，看到眼前女孩美丽的笑容，我觉得为她做什么也都值得了……

工作进行得还算顺利，看得出诗织的心情也不错，最重要的是今天也能顺理成章地跟诗织一起回家。说得自私一点，我真希望这样的时光和感觉永远停留下去，就一直这样好了。

但是不管怎样，回到家里后，好雄就再度打来电话，这位好为人师的损友把我拉回了现实。

“喂，我说，周日有空吗？”

“这个周末不行。”我看了一眼书桌上的日历牌，“明天有事。”

“哟哟，真难得你周日居然还会有事，太不可思议了……”好雄像是发现了什么新大陆似的啧啧称奇，“喂，难道说你是要和藤崎诗织同学约会么？”

“……算是吧，不过只是买点东西而已。”对情报课长好雄，我觉得还是坦白比较好。

“什么？居然是真的？你怎么邀请到她的？”好雄在电话那边的声音几乎穿破了我的耳膜，“你、你、你、你、你这个全校公敌，居然敢和藤崎诗织约会，还是在情人节当天！”

我一拍脑袋，这才想起明天居然是情人节，这一定是巧合。

“是你邀请她的？”

“不……是她邀请我。”

“啊！”早乙女好雄再次发出惊天动地的喊声，“你这家伙！你想让人羡慕死吗？真的是她邀请你？你太幸福了吧？”

“……其实只是一起去买参考书而已啊。”

“嘿，那只是一个理由罢了。你想想一个女孩子怎么会在二月十四日这天邀请人出去？从这个角度来说，也许诗织对你确实抱有好感呢。”

这我倒是从未多想过，其实更主要的是，诗织给人的感觉也绝不会让人朝着这方面去想。只有现在被好雄指出，我才稍微觉得有那么一点奇怪。

“别瞎想了，这是个好机会。”好雄仿佛看破了什么似的，热切地追问道，“今天藤崎诗织同学是不是没有给你巧克力？”

“啊……是没有。”

“那一定会是明天给你了。”好雄用肯定的语气大声说道，“在情人节将巧克力亲手交给你，这样就很有可能不是友情巧克力了。你呀，趁着这样大好的机会告白吧，不要浪费掉呀。”

“……”这次我真的无语了。

“算了，被你打击到，不说了。你明天加油吧，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

啊。”好雄说完居然匆匆挂了电话。

放下电话，我本已乱成一团的思绪被好雄引导得更加混乱。并不知道诗织真正的心意，对于热衷学校各项事务的诗织来说，明天的约会也许只是一次购买参考书的例行出游而已。

真的要在这种时候趁机告白吗？

诗织会在这种时候给我巧克力吗？

我不知道……我很想知道，我也很怕知道……

第四章

永远的朋友

惴惴不安的一夜终于过去了，第二天清晨我早早就爬起来，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发呆，一直到门铃声把我从思绪中拉回到现实里来。

身穿米色大衣的诗织站在门口玄关处，笑意盈盈地看着我。

“早啊，起得真准时。”

哈，其实早就起来了。我也没有解释，挠挠头穿好鞋子，跟诗织朝着光辉市的商店街漫步而去。

尽管周末的天气比昨天还寒冷，街上依旧是人声鼎沸。我和诗织并肩朝书城走着，放眼所见的年轻人们都是互相依偎着在街头踯躅。

这样热闹的冬日上午，让人身边陪伴着最美丽的女孩，难免有些心猿意马。如果我身边的女孩是自己的女朋友，也许会让人羡慕死吧？

而事实上，诗织仿佛对这一切毫无察觉似的，只是用手遮着阳光欢快地说道：“可能因为是星期天的缘故吧，大家都出来了。”

我倒是很想提醒她今天的特殊意义，但终于还是没有这个勇气。

购物也许并不是诗织的强项，但说到买书和跟学习有关的事物，就没有比她更精通的人了。我们顺着商店街下行，进入“106商城”的书店，很快完成了购物需要。

这一切快得让我有些不习惯。还没来得及跟诗织好好相处，要做的事已经结束。虽然借着一起看书的机会几乎与诗织前所未有的贴近，却并未真正达成我想要的气氛。

诗织大多数时候都是那么认真的一个人，真是让人没办法……

选好了所需的参考书，付款出门。站在阳光下诗织有些意外地没有提出立即回家的建议，而是扭头笑着问我：“你今天有重要的事吗？”

没有料诗织居然会这么问我，立即摇头：“没有。”

“那么……”诗织低头从挎包中掏出一样东西，递到我面前，“我有这个，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本来诗织的动作让我的心跳都几乎停止，还以为是掏出巧克力要递给我，结果定睛一看居然是两张电影票。

“呵，这是爸爸的朋友送给他的，他说我可以周末和朋友去看。”诗织笑得有些不好意思，“有时间吗？”

“当然有！我们一起去吧！”

嘿，我怎么可能拒绝与藤崎诗织一起看电影的机会？而且还是在情人节这一天！

结果事情却朝着另外一个诡异的方向发展着——当我们赶到电影院门口的时候，才发现距离开演时间尚有数个小时，为了打发时间我们不得不像所有的情侣那样继续在街头散步。

这个时候，我的心中充满了满足和并未真正满足的向往。

这样和诗织在一起散步的时光美好得像是飘荡在云上一样，我心里却知道这并非真正的男女朋友之间约会。如果真的想要成为男女朋友，总要确定对方的心意，并向对方告白吧？

怎样才能告白呢？走在诗织身畔，看着侧面也动人无比的面容，我的内心有一些焦灼。

“有点饿了……要不要去附近一家餐厅坐坐？”

所以我说这件事干脆朝着最诡异的方向发展下去好了……本来只是出来买参考书，结果变成一起看电影，现在还要去吃饭。这难道不是约会么？这实在就是约会呀……

重点是，面对诗织的提议，我怎么可能说不好？当然是很爽快地答应了。

诗织有一个我比较熟悉的爱好，就是喜欢吃意大利粉。因此去的餐厅也是以意粉出名的地方。这家距离电影院并不算远，环境看上去也不错的小型餐厅里人很多，顺理成章也多半是情侣。看着这些交头接耳的情侣们，诗织好像并未因此变得扭捏，依旧是大大方方地脱下外套坐到我的对面。

“唔，项链真漂亮。”我其实就是在没话找话。

“你也注意到了吗？”诗织低头拨弄自己雪白脖颈上的项链，“本来今天跟你出来，就要好好打扮一下嘛……”

这话似乎意有所指，又似乎没说什么。我不置可否地点点头，等待诗织继续说下去。

“其实这是跟你在一起时买的。”诗织用手掂起项链，笑着解释道，“那时候咱们上街发现了这条项链，你说我戴上会很可爱，我就买下来了。”

“啊？”这一点真的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不过随之立即想起了当时的场面。的确是我跟诗织“约会”时所见到的东西，因为我称赞可爱，诗织才买下来的。

“所以要特别戴给你看看嘛。”诗织以菜单遮住自己的半边脸庞，笑看着我，“因为买东西的时候，别人对我的意见也是很重要的。”

最后这句话加得真是……我本来有些欣喜的心情又低落下去。

点完餐之后就是短暂的等待时间，我和诗织稍微沉默了片刻后又谈起了大学生活。倒不是因为只有这个可以谈，而是周围用餐的人就有不少大学情侣。看着这些精神气质与高中生完全不同的青年，我和诗织免不了要为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感慨几句。

“很期待大学生活呢。”诗织依旧是充满了信心的笑脸，“可以挑战新的东西，你觉得呢？”

我笑着摇摇头：“我不知道，只是也许并不那么期待……”这个时候，我发现自己其实格外坦诚。

“唔？”

“很勤奋地读书的同时，我总会想到其他的问题。”想起那天跟诗织的谈话，还有后来好雄电话里所说的那些话，我有些感慨，“无论如何，总要尝

试着伸展下自己的羽翼，哪怕是游玩也好，享受生活也好，总要去尝试一下。”

“也许……吧……”这一次，诗织倒是没有很赞同我的话。我偷偷瞄了一眼诗织，果然天性认真的女孩，对我随意说出来的话还是有些介意的。

虽然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话，看来给诗织的印象却不是很好。

有时候想要面对真实的自己，大概就是这样矛盾的吧？

电影开演之前的时间比想像中更充裕，不仅吃了意大利粉，还和诗织一起去电玩城打了会游戏，这才等到电影正式上演。至于电影的具体内容，说实话我并不是很在乎。虽然是无聊的动作片，能和诗织一起看电影的经历足以让我忽略掉影片的所有内容。

一个半小时的电影很快结束了，当我和诗织走出影院的时候，因为外面光线的刺激，不约而同地眯起了眼睛。

眯着眼睛打量诗织，我一想到今天的行程就这样结束，就觉得还有些不甘心。

——只是在这种时候，已经不可能再说出“找个地方转转”的话了吧？

等眼睛逐渐适应了光线，我和诗织一言不发地朝着车站走过去。一路上依然是无数相伴的情侣，我们穿梭在其中，也承受着某种感染。

光辉市的街道角落，大多都有过我和诗织的足迹。回家的路自是再熟悉不过了，但离家越近，我的内心越是变得忐忑和惶然。

没有巧克力，没有告白。尽管是那样像两个情侣在情人节的一次出行，实质却仍是青梅竹马的惯例逛街。没有任何的变化，也看不到变化的可能。这样下去，只可能像是好雄所说的那样，白白浪费了一次情人节大好的约会机会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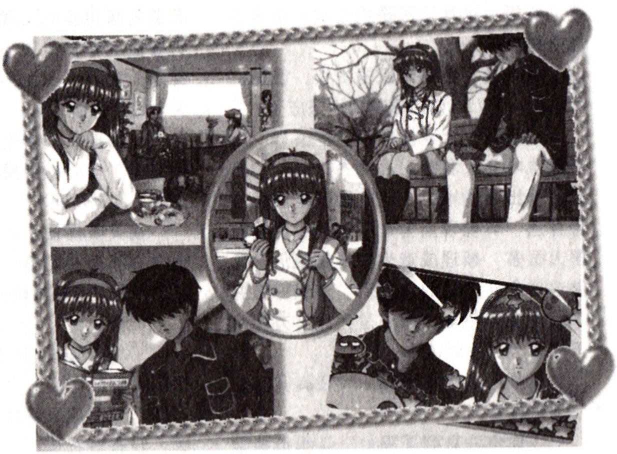
头脑中胡思乱想着，我和诗织已下了车，走到了平时放学都会经过的小路上。

这一刻，就好像平时放学一起回家的一样，那种熟悉又让自己有些厌恶的情绪在身体里蔓延。

“我们去小公园坐坐如何？”

我还在懊恼着，诗织却提出了让我意想不到的建议。这时我抬头才注意到，眼前的一片枯黄中，儿时玩耍的小公园依然没有任何改变。那些长椅和滑梯，在我成长的十几年岁月里被风吹雨打，却仍带着欢乐矗立原地。

变化的……可能只有我们而已。



长椅每一年都有人涂刷新的油漆，只有木质扶手的部分才会暴露其真实的年份。我和诗织并肩坐在这上面，有静静的风吹过。经过下午阳光的浸染，空气变得不再冷冽。一切都温暖得好像我们第一次坐在这个公园的那天下午。

事实上，此刻我的内心已开始微微地颤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激动地等待着某种可能。

安静了片刻，不知道诗织到底在想什么。我顺着女孩如水的目光看过去，公园中央的沙堆顿时出现在视野里。

沙堆被不知哪里的孩子们筑成了一个微型城堡的模样。彩色的塑料锹斜插在细沙中，五彩斑斓的塑料玩具也散落在沙堆周围。这一幕看着如此熟悉，就好像时光从未在我们眼前静静走过一样。

“真让人怀念呢。”看着眼前熟悉的沙堆，诗织终于缓缓开口了，“我们小的时候，也经常一起挖沙子隧道玩吧？”

沉浸在回忆里的诗织面容依然安宁如初。我没有发表多余的评论，只是静静看着诗织，等她继续说下去。

“……那时候天气也很冷，冬天的沙子好凉。我们总是在中央堆起一个沙丘，分别从两侧挖开，慢慢探索着将手伸进去……”

回忆的画面仿佛就在眼前。我惊讶于小时候的一幕幕竟然如此深刻清晰，脑海中挥之不去的还有小学时光里的一段不那么美好的记忆……

“那个时候……伸进去的手，最后总会碰到你的手。”诗织的脸上依然挂着笑容，对于她来说，回忆可能充满了甜蜜吧，“碰到你的手时，总会觉得在冰冷的地方找到了温暖，也有点痒痒的感觉。对于那时的我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经历。”

诗织的话把我也拖回到许多年前的时光里。仔细想一想，从小学到中学，再到高中，我和诗织的缘分竟然奇迹般的一直紧密相连。不管是走到哪里，我们始终在同一所学校的同一个班级里，这种惊喜一直环绕着我们。

就好像猜到了我心中所想一样，诗织果然开始说起我们的缘分：“……从来都是一直在一起呢，不管是学校还是家里，直到现在。”

“嗯……”

“快毕业了，这可能是我们第一次分离……总会觉得有点可惜……”

充满了惆怅的气氛终于恰如其分地降临了。诗织面对离别的伤感情绪带动了我，让我想起那些深藏在心中，早就想要说出来的话。犹豫了一瞬间之后，我缓缓开口：“诗织……其实我……”

“其实不管怎么样，我们永远都会是关系很好的朋友，对吗？”诗织笑着把我的话接了下去，却完全曲解了我的意思。以致于我当即呆在原地，早已准备好的告白语言瞬间粉碎，再也无法恢复成原来的样子。

永远的……好朋友……？

这难道就是藤崎诗织对我们之间关系的评价，也是她的真实心意？

这一瞬间我所承受的失落，是迄今为止人生中最惨烈的一次。虽然想要竭力表达些什么，可这一切在诗织的结论面前都显得那样苍白无力。我只能呆呆地看着诗织从口袋里掏出巧克力递给我，甚至忘记了说谢谢。

——这盒巧克力，颜色包装与好雄的那一盒没有任何区别。

如今回想起来，我甚至已经忘记

了之后发生的一切。只记得在日暮低沉到最低点的时候，我已经躺在自家床上了。与诗织的道别，还有这前后发生的一切，仿佛被人从脑海中删除了一样的空白。

仔细想一想，我又觉得有些释然——最初升入高中的时候，不管在哪方面我都跟诗织一个步调，无论是读书、运动还是其他方面。后来随着时光的流逝，我渐渐松懈了，也拉开了和诗织之间的距离。

这种感觉，一直到了要写出那篇《我最灿烂的一刻》时才真正体会到。此时的诗织已是一道耀眼的光辉，而我却依旧平凡。

——于是只能是“永远的朋友”吗？

翻来覆去地想着这件事，我也忘记自己究竟是怎样睡着的了。我做了一个梦，在梦中，我想朝着诗织奔跑，却怎么也跑不到终点。

醒来的时候，我看着窗外的晨曦，一点也不觉得新的一天充满了喜悦。

第五章

沉默的决意

诗织大概并不清楚自己的话对我产生了何等的影响，第二天看见我的时候还很奇怪地问我为什么脸色不好，我也没有详细回答她。好雄这个多事的家伙也跑过来烦人，被我迅速赶走了。现在这种时候，在忙碌的校园里我更希望找到一点属于自己的心灵寄托。

一整天，我都昏昏沉沉地不知在想些什么。一直到放学，当好雄再度笑嘻嘻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看着这个永远欢乐的老朋友，我的心情才稍微恢复了一些。

“你昨天进展如何？”好雄对我的状态不佳假装视而不见，“昨天给你打电话也不接，收到巧克力了吗？”

我扭过头，把放在书包里的巧克力递给好雄看。

“啧啧，果然收到了嘛……哎？这不是跟我的一样……”

“对，是友情巧克力。”我叹息着把巧克力收起来，摇摇头道，“结果她只是跟我说我们是‘永远的朋友’，你觉得这样的情况还不够打击人吗？”

“那倒是……”好雄点点头，继而又否定了我的想法，“不过你可以仔细想想，虽然女孩子说出了这样的话，还送了友情巧克力……可是作为男孩子的你，到底做了什么呢？你是否表达了自己的心意，或是告诉她你到底在想什么？”

“这……”

好雄的话对我来说无异于一次自我反省。我这时才意识到，也许一直沉浸在自己卑怯的想法中，反倒忽略了应在诗织面前表现的态度。不过想到诗织一次次强调着我们青梅竹马好朋友的关系，我的心情又再度沉了下去。

“算了……我觉得自己不行。”

“你其实还不算知道诗织的心意啊，现在放弃实在言之过早。”

“真的不行……”我摇摇头，放弃了和好雄的谈话，“让我一个人冷静一下吧。”

好雄看我无意继续深入这个话题，只好离开了。

其实今天不仅是好雄，连诗织也注意到了我的异常。放学之后的时间应该是文集制作，免不了我们又要单独相处。想到这，我心里不由地一阵慌乱，不知该以怎样的心情去面对诗织。

倒是诗织毫无察觉，只是看我的眼神有些担忧。

“发生了什么事？你今天看起来好没精神……”

“没，没有吧？”我当然是极力否认。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诗织眨着眼睛关心人的样子，让我觉得心中一阵悸动，“如果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说说……毕竟我们是从小到大的好朋友，也算是互相最了解的人……”

“唔……知道了。”

看我不想说话的样子，诗织第一次露出了有些无奈的表情：“啊……对不起，也许是我多事了。”

“不不，不是的。”我摇头说道，“我只是有点问题想不通……给我点时间吧。”

“哦……那好吧。”

看着诗织淡淡失望的表情，我真想大声告诉她自己的烦恼。可是一想到自己的学校生涯，之前所做的一切一切，就觉得浑身无力。我在心中对自己说，还是不要告诉她了，先等我自己想通吧。

随后的文章编辑工作过程也十分压抑，当每次抬头看见诗织那美丽笑容的时候，我的心头都有些许颤抖。为了平复心情，我不得不找借口中途离开，来缓解自己的郁闷。

天台上的空气很好，望着天边遥远的云，我能感觉到许多东西正像这云朵一样，随风渐渐远逝。站在这里我越发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没有任何值得留恋和骄傲的男生。

就这样走到终点吗？

无论怎样的思绪挣扎也不会有什么结果，我干脆放弃了思考。

重新回到教室的时候，诗织已经走了。空荡荡的教室里只有我自己孤单的影子，在夕阳中拖曳出长长的一道，仿佛心中的伤痕。

苦闷在心头郁结，寻找不到正确的出口。即使回到家里，也只能闷头想着这样的问题。

光辉高中的三年生活，没有任何值得纪念的时刻，也没有任何灿烂的记录。

就让它这样静静地度过吗？

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依然没有答案。

其实今天的情况更糟糕，虽然心里并不想见到诗织，怕引起自己伤心的联想，但万一诗织要因为毕业典礼的事而暂停一天编辑工作，我的心中又会开始生出淡淡的失落感。这样矛盾的心情，实在是让人心中难过得无法言喻。

放学之后，我没有理会好雄，又一次来到了屋顶。站在这视野开阔的位置去看校园，挥洒了三年青春的地方尽收眼底。

运动会，文化祭，周年庆，考试，游园，修学旅行……

众多属于过去三年的回忆在脑海中盘旋，那些曾经做过的事，那些一起欢笑的人，那些过去与未来之间走过的路，那些汗水与收获……想着自己曾经



人工湖畔。站在那里一头短发飒爽的清川同学带着一点惊奇看着我跑到她的面前，大口大口喘着气。

“你这是怎么了？”

“早……早上好。”我喘着气面对这位运动健将，说出了我的请求，“虽然看起来可能有些奇怪……但是我确实是这么想的——我想找你特训，教我如何跑完马拉松的全程。”

清川望被我的举动吓了一跳，不过听到我的请求之后很快恢复了平静：“你现在这个样子，想要完成一次马拉松实在是不太可能……你在开玩笑吗？”

“不，我是认真的！”我抬起头，让她看看我前所未有的坚定目光。

清川望和我对视了数秒钟后，扭头轻轻叹了口气。

“看来你真是认真的……不过我话说在前头，训练将十分艰苦，你能行么？”

“嗯，我知道。”

“那好吧，从明天开始正式特训。”清川望转身轻快地跑走了，“今天你先跟着我跑。跑步这种事，你要考虑好自己的状况，多努力才行。”

我也不再多说，跟在清川同学背后开始早晨的慢跑。

这一次的感觉和上次跟好雄来跑步完全不同，我感觉自己的呼吸比上一次更匀长，脚下的步子也不似那么沉重。也许决心真的能带来身体上的改变吧？即使跟在清川望的背后，我也没有落下

走过的每一步，我心中忽然萌生出一股冲动。

既然所做的一切都是回忆，那么即使从现在才开始来创造属于自己的灿烂一刻，应该也为时不晚吧？

扶着楼顶的栏杆，我为自己的这一想法感到激动起来。

由自己双手开创出来的回忆，才应该是最珍贵的吧？

一个人独自回到家，我在书桌上看到了好雄塞给我的那张活动报名表。拿起这张长跑报名表，儿时的一段回忆涌上心头。

大概是很久很久之前的，小学时代吧……学校也是举行长跑比赛，那时的我也参加了。中途因为跌倒摔伤了腿，所以没有完成比赛，甚至最后在比赛结束的时候还哭了鼻子。

很深刻的记忆，不仅仅是因为遗憾着不能完成比赛，还有更多的原因……

用力合上马拉松的赛程表，我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决断。

第二天的清晨和平时一样寒冷，这一次没有好雄也没有闹钟的提示，我独自一个人穿上运动装慢跑到中央公园的

太远的距离。

一路跑完了整整一圈中心公园，清川望似乎感觉到了我的体力开始不支，慢慢停下了脚步。

“我大概知道你的体力了。”短发的女孩用毛巾抹了把汗，“从明天开始特训，今天先赶快回去上课吧。”

我早已是弯着腰说不出一句话来，只能拼命喘息着缓解自己身体的疲劳。不过虽然身体很劳累，却能感觉到一阵心情愉悦的舒爽。内心当中那种被迷雾掩盖了视野的惘然感被冲淡，好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方向。

望着清川望消失的背影，我慢慢站直身体，朝着学校的方向慢慢走去……

经过一早上的训练，虽然累得有些气虚，我的精神反倒好了不少。让好雄看了连连称奇：“啧啧，难道藤崎同学对你做了什么事吗？感觉整个人精神好了很多呢……”

“没什么……”我避开了好雄的目光，有点不太好意思说起今天早上的决定。

“喂喂，不要这样吧？”好雄拍了拍我的肩膀，“你到底在做什么？”

我对好雄，并没有隐瞒的想法，只能坦然道：“其实……其实只是在做马拉松的特训而已？”

“什么？”好雄惊奇得好像发现了外星人一样，“你这是打算讨诗织的欢心，还是想要追求清川同学？”

“……都不是。”我摇摇头，“你觉得我是那种人么？”

“难道说……你想要在毕业之前做一点什么，于是就选择了‘跑完全程四十二点一九五公里’这样一件事来当作自己的目标？”

不愧是我最好的朋友，一下子就发现了我的想法。面对好雄的疑问，我有些不好意思地点点头：“……我大概就是这样想的。”

“真是幼稚！”

“我……”稍微斟酌了一下，我低声说道，“我觉得这样能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

“但是如果你坚持不下来怎么办？”好雄的担心也很有道理，“那样是不是会破灭得更厉害？那样不是会给你更大的打击么？”

“我没有想那种可能。”我摇摇头，“无论如何，我想我应该坚持下去。”

好雄又劝了几句，看我心意已决就不再坚持了。我目送这位损友离开，心中其实充满了淡淡的感动。无论结果如何，在做任何事的时候有人愿意关心你，总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

因为心情得到缓解，今天的工作也做得比较顺利。敏感的诗织也察觉到了我的变化，不过并没有多说什么。

“今天，也一起回家吧。”

完成当日工作回家的时候，诗织这样询问着我。面对女孩的笑脸，我爽快地点点头。

“好啊。”

在无数次走过的回家路上，我们又一次路过露天公园。因为上一次也是在这里交谈，到了公园附近我们不约而同地停下脚步。从这里回头看过去，光辉高中的校园隐约可见，矗立在学校中央的传说之树魁梧的影子像是一场梦，还留在三年前的记忆里。

“第一次到光辉高中的时候，开学典礼那天，操场飘满了樱花……”

“是啊，那个时候每个人都很紧张地介绍自己。”诗织抬起头凝望天空，仿佛眼前出现了当时的景象一般，“虽然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感觉就好像是

发生在昨天一样。”

“嗯……虽然很紧张，不过也很期待着新的开始。”

“是啊，各种各样的新鲜事都会出现。”

“学校的修学旅行……”

“哎，还有文化祭……”

……

……

这样的交谈一直持续到回家，我觉得心情变得更好了一些。不管怎么样，总算能够用平静的心情面对诗织了。看来只要有想要努力的目标，人生的确会变得稳重充实一些。

只是——马拉松这种事，还是不要跟诗织说了，权当证明自己的一条路吧。

正躺在房间里想着关于诗织的事，电话铃声又一次响了。

大概是好雄。昨天心情很差没接电话，这家伙今天再打来的可能性很高。

我拿起电话：“喂？”

“你好你好，请问是铃木家吗？”很好听的女孩声音在电话那边响起。

“您打错了……”

“啊，不好意思。”

放下电话，我翻了个身，正打算再考虑一下自己到底要做什么，铃声再度响起。

“喂，请问是铃木家吗？”

“……你又打错了。”

“啊……真不好意思。”动听的女孩声音似乎没有放下电话的意思，“好像记错电话号码了……真让人难过。”

“……”这种时候，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那个……”那边的女孩声音犹豫了一下，“其实我有难题想要跟朋友商量，但电话号码却记错了……”

“啊，那真是麻烦。”我随口敷衍着，却不好主动挂掉电话。

“嘿……”女孩的声音听起来有一丝羞涩，“你会不会觉得我这样很没有礼貌？跟陌生人说着自己的事，一点也不见外的样子。”

女孩的话反倒让我觉得自己的态度应该更认真一点，不由得坐直身体和声说道：“不会啊……如果可以的话，说来听听也好。”

“嗯……虽然是不认识的人，不过这样可能说起来会更放松呢。”女孩的声音变得欢快了一些，“其实有时候就会想，虽然不认识也不了解，但因为互相不认识，说起话来不是更没有顾忌吗？”

“有道理。”

“其实是这样的……”女孩斟酌了一下，才缓缓说道，“我是高中三年级的学生，马上就要毕业了。”

真是一种巧合，我忍不住挠挠头：“这样啊……我也是立刻就要毕业的人呢。”

“嗯，真是巧呢。”女孩咳嗽一声，继续说道，“虽然就要毕业了，可总还是觉得有些遗憾。”

“比如呢？”女孩的话让我产生了一丝共鸣，“要做的事情还没有做？心中总有些愿望想要实现？值得留恋的事，或者是想要留在心中的记忆？”

“对啦对啦，就是这种事！难道你也在为这样的事烦恼吗？”

“多少有一点吧。”我开始发现与陌生人交谈的好处了，果然很放松地就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其实只是在想，自己在三年的高中生涯里没有留下什么。如果想要留下点什么，也许现在就去努力创造比较好。”

“真是了不起的见解。”女孩啧啧赞叹道，“如果我能有和你一样的勇气就好了。”

“只是自说自话而已。”我对着电话叹了口气，“其实我自己还是有些迷惘的……不知道该怎么去做。”

“但是总算知道了要做点什么不是吗？”女孩在电话那边嬉笑着说，“听了你的话，我感觉自己好像也有勇气了呢……真感谢你听我说话。”

“没什么。”我苦笑一声，“看上去像是情感热线。”

“哈……那以后可以再打来吗？这个情感热线。”

“当然可以。”

话说到这里差不多就结束了。我和莫名打错电话的女孩互相道别，随后熄灯睡着了。在梦里，我仿佛又一次看见了自己站在小学时代的长跑终点处，带着伤痕和遗憾。

不，这景象并不是我想要的！

刹那间，从梦中惊醒过来。窗外一片淡淡的白色光霭，显示着新一天的来临。

我抓起外套，离开了温暖的房间，朝着中央公园跑去。

——想要挥别过去的自己，就要从现在开始，不是么？

第六章

改变的生活

第二天，学校课间的时候，我正在闭目养神，感觉面前有人俯身与我双目相对。睁开眼，立即看见面前是诗织的那张笑脸。双手托腮的少女眼神中带着和平时有些不太一样的神采，熠熠地注视着我。

“我从好雄那里听说了，关于马拉松的事。”

“那个大嘴巴……”

“不要怪他啦，是我主动找他打听的。”诗织看着我，“真是很好的一件事，你每天早上都会去练习吗？”

“差不多，现在时间紧迫，必须尽力特训。”我想起早上绕城一周的训练，现在还能感觉到小腿的抽搐，“找了游泳部的清川同学当教练，希望自己至少能跑完整个马拉松的全程。”

“加油啊，我支持你。”

诗织的话看起来并不像是客套，倒是很高兴能听到这样的鼓励，看来我的选择并非盲目。

“嗯，谢谢你。”

“但是怎么会突然有这种想法的？”诗织看来也很好奇，“其实你平时对运动并不是很热衷吧？”

“其实是这样……”我看着诗织明亮的目光，喃喃说道，“我发现自己连一个全程都跑不下来，这样的人想要描写灿烂的一刻，连我自己都觉得可笑。所以我想，不如去尝试一下吧，如果能跑下来，不是连毕业文集也能顺利完成了吗？”

“啊，那篇毕业纪念文你还没写吗？”

“嗯……我想跑完马拉松，然后再写。截稿日期是几号？”

“是马拉松比赛的前一天……”诗织望着我，犹豫片刻后又笑了，“不过没关系，我们是编辑委员，在送去印刷厂那天交给我也没关系。”

“嘿，这算是特权吗？”

“就这样理解好了。”诗织笑着撩起自己的长发，“其实……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将来要做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诗织忽然心情变得很好，还问了这么奇怪的问题。不过我还是很老实地回答了：“嗯……其实小时候的梦想是做宇宙飞行员。”

“哈？宇宙飞行员？”诗织笑得更厉害了，“有梦想真是不错。”

“现在就不会了。”我苦笑，“现在的梦想大概会实际一些。”

“比如呢？”

“还没有想好。”我回答得很诚实，“事实上……我是希望到了大学之后再慢慢摸索，考虑自己究竟能做什么或是想做什么。”

“啊，和我想的一样呢。”诗织高兴得不得了，“嘻嘻……如果是那样，我们一起上大学，去寻找自己到底想做什么吧。”

“嗯……”听诗织这样说话，我心中真的无比高兴。

“好了，闲谈结束，我们工作吧！”

不知不觉又恢复了正常工作状态的诗织，看起来依然充满了活力。仅从这一点上，我与她就有很遥远的距离要拉近。

之后的生活因为我的决意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早上跟随清川同学跑步，白天上课，放学之后做编辑工作。这样忙碌又连贯的生活里，我反倒感觉出一丝平时没有体会到的快乐。

大概是因为内心变得坚定了一些的缘故，偶然与诗织目光相碰，并没有太多的语言，我却能感觉到她柔软的心意。

也许……也许是心意吧？

最让我感动的是诗织知道我跑步的第二天早上。我从中央公园回到家的时候，发现诗织就那样俏立在我家门口，手中拿着一条擦汗用的毛巾。清晨的风极冷，吹得我都有些发抖，看到双颊微红的诗织，我的发现胸口立即被某种情感填满了。

“这，这种天气不要站在外面吧？”

“嘻，你这么努力，这是对你的奖励啊。”

虽然对话与平时无异，毛巾搭在身上的感觉却让人觉得浑身都充满了舒畅。我觉得如果时光能一直这样持续下去，真希望永远能在淌下汗水之后看到诗织的笑脸。

因为每天过得都很充实，晚上回到家的时候也不会胡思乱想了。惟一让人觉得意外的，只是那个神秘女孩再度打来的电话。

“喂，这里是铃木先生家吗？”拿起电话，又听到了那个熟悉好听的声音。

“啊，没错！”因为心情很好，我干脆开起了玩笑。

“什么？难道我打错了？”

“没有打错。”我笑笑，“我跟你开玩笑的。不过你不是因为打错了才打到我家来的吗？”

“嘻嘻，那没什么关系啦。”女孩转移了话题，“那天跟你通话之后，我觉得自己似乎也开始拥有勇气了呢。”

“哦？”

“我决定也展开行动，不能让自己留下遗憾。”女孩的声音里透着一股蓬

勃的朝气，“多谢你，如果不是因为你的话，我想我大概会一直迷惘下去。”

“不用这么夸张吧……”

“其实很想感谢你呢。”女孩话锋一转，“最近有没有时间呢？我想要找你一起出去一下。”

“哈？”我觉得自己的脑子已经不够用了，“找我？”

“不……不方便吗？”那边的声音立刻变得楚楚可怜。

“不是……”我想着可以逃避的措辞，“我只是很奇怪为什么要找我出去……”

“以这种方式认识的人，又给了我那么多鼓励。”女孩轻声说道，“很想谢谢你啊，也想要在毕业之前放松一下，出来玩应该是个不错的办法吧？”

“这……”

“周末你看怎么样？”女孩低声追问道，“周末应该会有时间吧？”

“其实我还要做马拉松训练。”我解释道，“如果周末的话，可能会很晚。”

“没关系，我可以等你。”

既然这样的话，我也就再没有借口推辞，这件事就这么定下来了。和女孩约好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之后，我有点疑惑地挂上了电话。这样奇妙的遭遇，并非所有人都能遇到，总觉得自己好像在梦里一样。

想起诗织的笑容，我觉得那其实更像是梦中发生的一切。决定了马拉松训练之后，不仅是自己的心情有了变化，连诗织都变得振奋起来。想到周围这些关心自己的朋友，我的心情变得更好了。

经过两三天的训练，我已经能跟随清川同学跑完大半程的马拉松了。这个变化不仅令我自己感到惊奇，就连每天早上给我送毛巾的诗织也很意外。

“这样的特训，真的很有成效啊。”

一边发出这样的感慨，我和诗织一边并肩走向学校。迎接晨曦的时候，身畔有诗织陪着，这时的心情已经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快乐了。

“喂，你最近精神很不错嘛。”学校里，八卦之魂熊熊燃烧的好雄向我打趣，“而且还跟藤崎同学一起来学校，你已经耀眼得快要让我们都瞎掉了。”

“只是诗织给我送毛巾而已。”我无力地解释着，“然后就顺便一起来学校了。”

“还、还、还、还送毛巾！”好雄夸张地叫了一声，“你想要让我们羡慕死吗？你可知道，这样已经代表着一个女孩对你的情意了？”

“也不会吧……”我挠挠头，否定了好雄的猜想，“诗织以前也是这样子的，对谁都很好，尤其我们还是青梅竹马的朋友。”

“算了算了，这个你自己体会吧。”好雄转移了话题，“周日你有空么？”

“周日？”我想起那个神秘女孩的电话，“周日可能有空，不过要早一点回去。”

“那样就没问题了。”好雄点点头，转身就要走。

“等等，是什么事啊？”

“你忘记了吗？”好雄回头看了我一眼，“你答应过优美的事。”

“滑雪？”我记忆力还不算太差。

“对啊，我以为你现在脑子里都是马拉松的事呢。”好雄挥挥手，“优美很期待这一天呢，这也是你高中生涯的最后一个周末了，要好好把握呀。”

"……知道了，什么时候动身？"

"早上八点钟。"好雄的背影消失在教室门口，"不要迟到哦。"

我当然不会迟到，尤其是诗织也会参加的户外活动。

滑雪场距光辉市大约一个多钟头车程，早上我们要先在巴士站集合。因为是早上八点钟就集合，这一次我起得更早一些，先去中央公园跟清川同学碰面，跑了大半程的马拉松之后才去见好雄他们。

虽然已经渐渐习惯了早上的跑步，还是觉得有些疲倦。看到好雄和优美充满活力的脸，我也不好表现得太过消极。跟大家打过招呼之后，众人一起踏上前往滑雪场的大巴。

我不太记得自己到底是什么时候睡着的了，只记得好雄和优美兄妹两人喋喋不休的斗嘴，在两人连续的交谈声中，很快我眼前就一片模糊……

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头好像靠在诗织的肩膀上，车窗外的景物已变得一片银白。我稍微振作了一下精神，揉揉眼睛问身边的诗织："不好意思，我睡了很久？"

"没有多久。"诗织轻轻扭动了一下被我靠过的肩膀，"你一定已经很疲倦了吧？难道今天早上也坚持锻炼了？"

"是啊……锻炼一定要坚持。"

"这样的体力去滑雪没问题吗？"诗织有些担心，"会不会出现体力透支的情况？"

"应该没什么吧……"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们还是先过去换衣服吧，运动这种事，总要做过才知道。"

"嗯。"

滑雪场的人蛮多，看来周末大家的去处都很相似。我们一行人穿过大厅在更衣室分开，并约好了更衣后见面的时间。好雄用手肘捅了捅我，轻声问道："喂，你刚才睡觉让诗织一个人郁闷，实在太不应该了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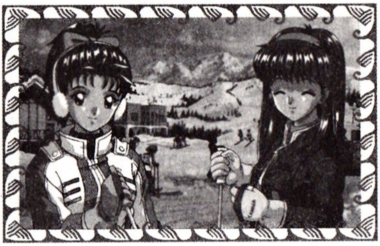
"啊……对不起。"我这才意识到事情的重要性，"刚才我太累了……"

"算了，一会你们一起去滑雪吧。"好雄朝着更衣室的门口努努嘴，"本来就是两个人一组，我和优美一组，把单独相处的机会留给你和诗织好了。"

"谢谢……"面对这位一直以来关心自己的损友，我已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会努力的。"

我跟好雄商量的结果很快被兑现了，诗织和我一组，好雄带着妹妹去坐缆车。我和诗织跟在后面，肩并肩坐到悬空的缆车上。此时朝阳初升，和煦的阳光洒落在我们的肩头，银白色的山脊在眼前熠熠生辉，一切都显得静谧又美好。

"对不起……"我向身边的诗织道





歉，“刚才我睡着了。”

“啊，没什么。”诗织笑着摇头，“就是上了高速公路的时候，你的鼾声有点大罢了。”

“喂，不要取笑我吧？”被喜欢的女孩看到丑态，我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不过被你这么一说，我鼾声很重吗？”

“哈哈。”诗织笑得比平时大声，“没什么吧？不过其实刚才我是有一点高兴的。”

“什么？高兴？”

“是啊。”诗织侧过脸，看着我的目光柔和得让人心动，“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高兴。看见你晨跑回来的样子，还有睡得很香甜的样子，就觉得很高兴。”

听着诗织这样说，接下来的时间里我都没有说话。一直到缆车登上山顶，我都还在细细回味着她想要表达的东西。

也许是我多心了，也许是我误会了。不过无论如何，诗织这样的表达让我觉得很开心。

大家在滑雪场都很开心。诗织的运动神经一流，我跟在她后面小心翼翼地滑着，依然摔倒了两次。虽然身上有些疼，可是一看见大家开心的笑脸，我的心情也跟着高兴起来。

就这样，滑雪和室内游泳地折腾了一天。下午我们收拾好行装从滑雪场返回市区。

回程的大巴开得没有来时快，车子里都是运动过量的年轻人，一阵阵轻微的鼾声连成一片。因为来的时候睡了太多，尽管身体十分疲劳，我还是睡不着。扭头看看诗织，就连平时精力无限的她都睡着了，而且身体正慢慢朝着我的肩膀倾斜。

很缓慢地，诗织的脸靠在了我的肩头。闭上眼睛的女孩看上去没有平时给人感觉的那么坚强果敢，带着一丝柔美。这张熟悉的面容曾经伴随了我许多年，今后还会继续伴随下去吗？我发现自己真的没有办法不喜欢诗织，就好像我没有办法不去面对真实的自己一样。

——也许，等到马拉松结束就可以向诗织告白了。不管结果怎样，也应该告诉她我的心意。

这样的决心，从一开始就应该有了。只是现在，似乎也不太晚。

第七章

陌生的同学

因为车子走得比较慢的缘故，一直到三点多才回到家。想起跟那个神秘女孩的约定，我索性躺在家里等电话。

电话如约而至。

“喂喂，铃木先生在家吗？”

“嘿，不要这样吧？”我累得已经懒得动一下，躺在地上接着电话，“我今天实在没有力气了，明天好吗？”

“明天可以吗？”

“当然可以。”我闭上眼睛，又想起了训练的事，“我早上训练，中午早一点离开学校，咱们可以约在下午见面。”

"那样没关系吗？不要太勉强。"

"不不，我觉得如果是有意义的事，还是去做比较好。"我低声说道，"我自己也忽然明白了，迷惑是一件多么难过的事。如果能让你丢掉迷惘，我想出去玩一下应该没什么的。"

"太好了，你真是个温柔的人呢。"女孩的声音听上去很高兴，"那么明天下午就约在中央车站见面如何？"

我想了一下，编辑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时间应该足够："那好，我穿黑色长裤，你有什么特征呢？"

"啊……我的样子就不用描述了。"女孩好像有些害羞，"不过你应该一眼就能认出我来——我的发型比较特别。"

"发型比较特别？"

"嗯，有点像考拉……"女孩的声音软软的，好像更不好意思了，"那么下午三点钟可以吗？"

"像考拉……"我还没来得及考虑具体的模样，女孩已经把时间定了下来了，这让我没法推托。

"好吧，那明天见。"

放下电话，一天里积攒的疲劳渐渐袭来，我终于又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翌日放学后，我随便找了一个理由，提前结束编辑工作赶到中央车站。站在人来人往的中央车站，我的心中总觉得有些不安。大概是第一次这样与人相约见面，一切都像是在未知中等待着我一样。

这种感觉……从未有过。

站在车站门口等了一会，目光也扫过不少人。看样子在这里等人的家伙不少，也有不少年轻的女孩，可看着哪个也不太像。我在心中回忆着那个神秘女孩所说的话，那句"发型像考拉"倒是给人印象深刻。

等等……像考拉？

我的目光最终停留在一个穿着厚厚冬装的少女身上。女孩清澈的眼神此时也正落在我身上。我们四目相对，那女孩朝着我嫣然一笑，挥了挥手。

"猜对啦，就是这里！"

我迎着那个发型奇特的女孩走过去，相比我的镇定，女孩显得激动得多。

"铃木先生——初次见面，您好。"

声音让我确定了对方的身分，我朝着女孩点点头："你好。嘿，真是奇怪的见面方式，明明互相都不认识，却可以在这里见面。"

"现在就认识了啊。"女孩的脸色绯红，大概是跑着赶来所致，"我叫馆林见晴，是光辉高中三年级的学生。"

真是奇怪，同一所学校的同学我却从未见过。出于礼貌，我也自我介绍了



一下，不过两个人站在这里交谈显然很奇怪，于是我邀请馆林见晴去车站旁边的咖啡屋坐一下。

“这里环境不错，蛋糕也很棒，你应该试试。”

本来应该是我请客的情况下，馆林见晴反倒显得很熟悉周围的一切，拿着餐牌随意点着饮品和食物。惟一让我迷惑的是，面前的女孩看上去还有一点激动。

为什么这么激动呢？

很快咖啡被端上来了，升腾的白雾在餐桌中央缭绕，模糊了我们两人的脸。

“听说你最近正在努力锻炼？”

“嗯……在为了马拉松比赛特训。”我想每天早上去公园跑步也不是什么秘密，同一个学校的人知道并不奇怪。

“很努力啊。”馆林见晴一直盯着我看，目光居然没挪开过，“那么你这么努力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大概就是之前对你说的，创造回忆吧。”

“唔……是这样吗？”馆林见晴低下头，轻轻搅动咖啡勺，“听了你为实现自己价值去努力的事，我觉得很受感动呢。”

“呵，我的事就是这么单纯。”我挠挠头，转移了话题，“不过馆林同学的烦恼到底是什么呢？听说你也打算采取行动，很为你高兴。虽然不能做到什么，也不能帮上什么忙，但只是听一听的话，我想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短暂的沉默。

馆林见晴慢慢低下头，隔了片刻才缓缓开口。

“这件事很难为情，但还是和您说一下吧……”

“嗯。”

“那个……我……其实我……”馆林见晴的吞吞吐吐让我意识到了某种可能，她随后的话果然证实了我的猜测，“我，我喜欢上了一个人……”

我拍拍头，哀叹一声，果然大家的烦恼都很相似。

“其实这件事听起来很无聊……是单恋，很久之前的事了。”馆林开始娓娓道来，“是别班上的男生，从未和他说过话，也不认识。就是那样远远地看着……就喜欢上了。说得傻一点，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一见钟情吧？”

“……”

“一直很喜欢，一直都是保持沉默。”馆林低声继续说着自己的心情，“那个人大概从未注意过我，我在情人节也为那个人准备了巧克力，却没有送出去……就这样的消沉着，一直到那天跟你通过电话之后，我才觉得自己应该有所改变。”

“改变啊……这是很大的勇气呢。”

“是啊……”馆林冲我笑笑，轻声说道，“于是可能真的改变了，开始跟那个人说上话。只是总是无法表达自己的心意，让话题在闲聊里溜走，即使那个人面对着自己，也无法说出什么……让勇气在自己身体里慢慢消失，我这时才发现自己是这么令人讨厌的胆小的人……”

我静静地听着，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很奇怪吧？”馆林抬起头，看着我的眼神有些楚楚可怜。

“没有那种事。”我摇头，“如果已经确定了自己的心意，就要加油。不要带着遗憾毕业，不要放弃能够做到的事……我觉得这样就是人生了。馆林同学你觉得呢？”

大概是说到了她心里，馆林见晴的

脸上慢慢露了出笑容。

"嗯，我知道了！"

随后我们的话题转向了轻松的方向，馆林脸上也不再有苦闷的表情出现。虽然很奇怪这个女孩为什么要出来跟陌生人见面，我的心情还是很高兴。跟馆林见晴的初次见面，就在这样比较愉快的气氛中结束了。馆林给我留下了电话号码和联系方式，带着满足的笑容上了回家的公车。

我一个人站在中央车站，想着自己对别人所说的话，自己对自己所说的话，一时间有些恍惚。

时光就握在自己手中，如果不去努力，也许一切都将是惘然的回忆了。

第八章

没有说出的话

"这样每天训练很辛苦吧？"

"还好，不会太辛苦。已经开始慢慢适应了。"

"嗯……如果觉得辛苦的话，不要太勉强。"

"不会的，我觉得很开心。"

之后的训练和编辑工作，占据了我大多数的时光。不过一切似乎都朝着更好的方向倾斜，不仅是诗织早上会在家门口等着我，给我递上一条干爽的毛巾擦汗。好雄也不再喋喋不休地来"教导"我，我把几乎全部的精力都用在早上的锻炼和放学后的工作上。

更幸福的是，每天还是能跟诗织一起回家。

能够感觉得到，诗织对我的态度也有了微妙的变化。以前总是自己想跟诗织多说几句话，现在反倒是诗织愿意主动跟我多说一会儿话——当然，我们所说的话题，无非都是些小时候的事。

即使是这样，我也能感觉到，自己好像慢慢地与了诗织更接近了。

"你还记得小时候的事吗？"

每一次路过露天公园，面对着滑梯和沙堆，我们并肩坐在长椅上闲聊着，都会不约而同说起这句话。

许多年前的我们，每天像是连体儿一样黏在一起。那个时候诗织和我在公园的树上刻下了身高的痕迹，准备日后再来比试。诗织的记忆力很好，每一件往事的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

"每一件事都记得那么清楚吗？"

"嗯，每一件事都很清楚，尤其是我们之间的。"

她大概以为，这样回答会让我觉得有些甜蜜吧？诗织真是个善解人意的女孩。

"你还能记得我们一起探险的经历吗？"

"记得记得，那时候一起去公园的人工湖探险，结果你爬上船漂走了，最后还是公园的叔叔把你救下来的……"

"嘿，真是丢人啊，诗织什么事都记得。"

"其实我心里是很高兴的。"诗织

忽然静静地说。

“啊？”

“你喜欢探险，这一点我很佩服。”诗织目光垂落在自己的膝盖上，低声说道，“你总是想要去尝试新鲜的事物，把所有的挑战都看成冒险……这样新奇地过着每一天。”

“唔……我是这样啦，总觉得自己什么都可以做到。”

“每天都可以遇到新鲜的事，每天都有新的挑战。”诗织的口气变得有些落寞，“那时候觉得一天好长，三年更是要很久很久才能度过……现在距离毕业只有几天了，想一想真觉得奇妙。”

转过头，诗织和我四目相对。

“你现在的眼神，就和当年冒险时一样。那个时候，去中央公园的记忆，是我最幸福的一刻。”诗织喃喃说着，“真的很不错。”

“呃？”

“嘻，没什么，我们走吧。”

“……”

“其实你每天不用很早给我送毛巾的。”沉默了一下之后，我转移了话题。

“哈，没什么啊，我只是觉得能为你做点事就很开心了。”

“谢谢你……”我的目光不敢跟诗织相碰，很怕暴露出自己的心事，“你的肯定，对我来已经是最大的鼓励了。”

“哈？真的吗？”

“真的。”

诗织没有说话，目光又垂落到自己的膝弯上。

“听到你这么说……我真的很高兴。”

这些话，一直到了家里我还在反复琢磨，想要咀嚼出其中的涵义。不过身体实在太疲倦了，没多久我就昏昏沉沉地睡着了。在梦中，我还在想着如何向诗织表白，这时电话铃声竟然响了。

“铃木先生！”

听到这个声音，我不禁坐直了身体。

“馆林？”

“嗯，是我。”电话那边的声音充满了活力，和昏昏欲睡的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嘻嘻，不介意我叫你铃木先生吧？这样听起来更有亲切感呢……”

“随便你……”我躺在地板上接着电话，“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

“很久没有看到铃木先生了嘛。”馆林在电话那边笑个不停，不过很快就严肃起来，“其实之前你跟我说的那些话，我这些天都在仔细思考。”

“有什么结论了吗？”

“嗯，也许明天就会有结论了。”

“明天？”

“是啊，我希望明天能够传达自己的心思给那个人。”馆林的声音有些颤抖，“不管结果是怎样的，我总算没有浪费自己的高中时代，你说是吧？”

“这样听起来真不错。”我确实衷心为馆林的决定感到高兴，“生活就像是一场冒险，不探出头去看看，就不会知道自己究竟会得到什么。”

“嘻，你说得真好，听见你说话，就觉得安心了。那明天我再向你汇报结果吧。”

“好啊。”

“那么晚安。”

挂上电话，我很快再度进入了梦乡。——事实上，我如果当时知道馆林见晴的想法，也许就不会睡得那么安稳了。

第二天照例是训练，上课和编辑工作。早上诗织再递给我毛巾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一股和平时不太一样的温暖。我疑惑地看了诗织一眼，但她似乎没有

察觉到什么，脸上依然挂着笑容。

“工作进度比想像中更快呢。”

已经完成的部分摆在书桌上，宛如正式出版的杂志一样图文并茂。看着自己完成的那些内容，一股成就感自心中涌起。我此时忽然明白了，为什么诗织总是愿意接受那么多挑战，去尝试各种不同的工作。

原来完成一件事时所获得的快乐，比游乐更强大。

“今天的工作完成之后，再加上明天和后天的，就差不多了。”诗织翻看着挑选剩下的照片，有些感慨，“这样就聚集了三年来的生活，真是有些让人不愿意接受呢。”

听着诗织的感慨，我们好像习惯了一样，又一次坐在充满儿时记忆的长椅上。

“我们共同拥有的记忆太多了。”诗织呵出一口白气，笑着回忆道，“你还记得么？我们要互相赠送礼物的时光。”

“嗯，我记得的……”

“那些礼物，你送给我的，我送给你的……”诗织发出轻声的叹息，“你送给我的所有礼物，我都收藏着。特别是那一年送给我的指环，我还把它放在首饰盒子里了。”

“啊？指环？”

诗织笑着推了我一把：“你真是什么都不记得了。”

经过诗织的提醒，我才慢慢想起来。不过那段回忆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未免有些让人脸红……

“我记得是生日前夕，你忽然叫住我。”诗织脸上透着幸福的笑容，仔细回忆着，“送给我那个指环，然后我们就说起长大成人的事……十八岁的男孩子，就可以娶新娘了呢。”

“啊……”

“嗯，你还说，让我好好保存着那个指环，等你长到十八岁……”

“啊？我有说那么让人脸红的话么？”对于过去的记忆，我真的不敢确定，不过诗织向来不会说谎……

“不用害羞啊。”诗织坦然笑着，“我很高兴。”

“啊？”

“即使是现在，也很高兴。”诗织说着站起来，“女孩呢，永远会记得让自己高兴的事，你要记住这一点呀。”

我随着诗织站起来，跟在她后面默默走过充满童年回忆的露天公园。在这样的季节里，我在心里默默对诗织说，是的，我已经记住了。

意外的是，到家的时候，又接到了馆林打来的电话。

“虽然有点唐突，还是想要拜托您一件事。”

“啊，请说吧。”

“我，我现在想见见您。”

“现在？”

“是的！”

一直给人感觉缺乏勇气的馆林，声音居然也开始变得坚定。

没有办法了，只能去赴约。匆匆穿好衣服跑出来，前往我们第一次见面的中央车站。馆林说就在那里跟我碰头。平时很少晚上出门，现在才发现夜晚的光辉市也充满了魅力。中央车站附近的灯火照耀着街道每一个角落，让天上的繁星也失去了光芒。街头依然是人来人往，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生活努力着，进行着属于自己的冒险。

站在车站牌下没等多久，馆林便出现在了视线里。

和平时一样穿着厚厚冬装的考拉



女孩走得很慢，看得出在努力思考着什么。我站直身体等待着她慢慢靠近，露出自己最温和的笑容。

“晚上好。”

“晚上好……”

明显是心不在焉的说着话，脸上的表情也不太对劲。

“嗯，怎么了？”

听见我的询问，馆林见晴慢慢抬起头，一双带着悲伤表情的眼眸牢牢盯着我。

“那个……铃木先生现在还是很刻苦地在训练马拉松吧？”

“嗯，是这样的。”

“训练的目的，是为了那个人吗？”

馆林的问题让我愣了一下，我随即就想起了自己最好的损友好雄。想要从他身上打听出任何的问题，估计也不会十分困难。不过对于这问题，我倒是很坦诚地点点头。

“其实并不是这样……不过那个人因为这件事对我的态度有了改变，这倒是没错。”

馆林慢慢低下了头。

“原来是这样啊……”

虽然不明白馆林见晴为什么会情绪低落，不过似乎是被什么事情打击到了，她很久都没有说话。我们两个人站在中央车站的站牌下，静静沐浴着夜晚城市的霓虹灯光。

不知过了多久，馆林同学慢慢抬起头。眼神中透着一股不知是坚定还是悲伤的神情。

“那个……下定决心的感觉真的很棒，我也这么觉得。”

“馆林同学下了什么样的决心呢？”

馆林摇摇头：“让我再想一想吧，其实现在还没有头绪。总觉得想要说的话说不出口，也不一定会得到回应。”

“传达心意才是最重要的吧。”我小心地开导馆林，“如果不说，也许就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不管结果如何，总要去尝试。我也是为了想要去努力尝试自己的极限，才决定开始马拉松长跑的。”

“真是太美好了。”馆林低下头赞叹着，“这样的心情，能让人感觉出慢慢长大的味道呢。”

“馆林同学不想试着表达自己的感情吗？”面对馆林的夸奖，我挠挠头，试着问道，“不想告诉那个人你的心意吗？也许结果会让人开心，也许说出了却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但无论如何，总要先面对真实的自己，不是吗？”

听着我的话语，馆林沉默缓慢地点着头表示赞同，不过没有多说什么。冬天的夜晚有些寒冷，我们站在背风的

街边，不知该找什么话题来继续交谈下去。这样的情景中，我并没有多想什么，也没有询问馆林为何要在午夜的寒风中见我一面。我只是单纯地觉得，她和我一样是为着某个目标去努力的人，我们应该互相鼓励。

当时的我，对后来发生的事一点都没有预料到，因此内心之中充满了自责。

不懂得洞察别人的心情，大概也是我的缺点之一吧？

第九章

无法做到的事

大概是因为最近训练比较密集的缘故，我已经能勉强跟着清川同学跑完整个全程了。这样的特训效果，就连清川同学也很意外。

“真的很有成效啊。”看着累得不成人形的我，清川同学微微一笑，“以前真不敢想像，你居然能跑完全程。”

“都是你特训的功劳。”我对这位打破日本记录的美女笑笑，“我自己以前也不敢相信。”

“那是因为你很有潜质。”清川望甩甩毛巾，“要是认为自己无法做到一件事，也许就真的无法做到了。可是一旦努力之后，也许会发现并不困难。”

“嗯，我还要继续特训，一直到能彻底跑完全程为止！”

这样鼓励着自己，继续到学校去完成剩下的课程和工作。不过我很小心地没有去同年级的某班打听馆林见晴的消息。被我伤了心的女孩，现在应该正在努力恢复活力吧？

对不起了，这是我自私的决定。

依旧是整理图片和修改作文，和诗织闲聊。小时候的往事一件件被提起，我才发现，自己跟诗织以前是那么的要好。并不像后来那样还有着一定的隔阂。

“后来为什么我们关系变差了呢？”

“大概是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吧。”诗织笑着回忆道，“那个时候男孩子都会跟女孩子拉开距离，否则就会被人说闲话。”

“想起来了。”我的脑海中立即浮现出小学时代的我们，那个时候的确是这样，“好像是有一个圣诞节，我们没有一起庆祝。”

“嗯，你拒绝了我……”诗织撩动头发，笑着说，“不过那个时候大家好像都意识到了‘男孩子和女孩子有区别’这样的问题。”

“啊……是我远离了诗织么？”我挠挠头，“现在想起来，还会生我的气吗？”

诗织摇摇头：“当然不会，这是以前的事了。”

“可是一想到诗织寂寞的样子，就会觉得心里难过……”

“嘻，以前的事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要从现在开始，把握以后的时光，珍惜两人在一起的时光，你说对吗？”

“啊，是呀！”

大脑一时没有转过弯来，我并没有理解诗织这句话的深意。只是挠挠头，笑着跟诗织说起了别的话题。

“每天辛苦你送毛巾，真的很感谢你。”

“什么话，我以前不也是经常在后面给你加油吗？”

诗织的话让我想起了以前的事，小时候不管玩什么，她都跟在我后面给我加油。这些往事并没有忘记，只是留在记忆的角落里，除了特定的人，谁也无法唤醒罢了。

“马拉松比赛，你会来替我加油吗？”

“一定会的。”

“在起点和终点的位置才能看到，也只有两次。”我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不过我可能跑得很慢，你可能要等到最后才能看到我了。”

“我会等着你的。”

诗织充满信心的笑容点亮了她的眼神，也点亮了我的心。看着诗织肯定的眼神，我重重地点了点头。

接下来的日子，是马拉松大赛之前最后一次的练习。

和往日一样，我早早就到了中央公园的湖畔等候清川同学。今天的天气格外的好，湛蓝的天空中飘着云朵，让人感到心旷神怡。我站在湖畔做完热身运动之后，清川同学也赶到了。

“今天按照正式的路线跑一次吧。”清川望站在湖畔指着学校的方向，“从那里出发，然后向着环市公路进发，一路绕行到这里，再回到学校。”

“明白了！”

我朝着前方开始奔跑，没有任何犹豫。

尽管脚下的路好像没有尽头一样的漫长，却始终振奋着我的精神。

清川同学的背影一直在眼前没有消失，跟随着那个背影，我跑过熟悉的中央车站，跑过商店街，跑过以前和诗织徜徉的河畔小路，跑过小时候捉迷藏的小巷，跑过起伏的山坡，跑过我所有的记忆和青春，一路向前。

跑完整个马拉松全程并没有想像中那么艰难，虽然肌肉有些刺痛，但我已经站在终点大口喘气了。

这是一种难以言喻的体验，充满了不一样的感觉。

清川望回头看着我，眼神中带着赞赏：“不错，你已经基本达到目标了。明天就是比赛，今天你不要再跑了，回去好好休息一下，多吃点高热量的食物，为明天做准备。”

“嗯……”我点点头，又伸了伸腿，“不过看起来好像还能继续跑一段的样子。”

“虽然你的精神仍然很好，但其实身体已经疲惫得不得了了。”清川望摇摇头，否定了我的看法，“别想了，赶快回家吧。现在天气这么冷，肌肉和关节都很容易受伤，你要小心。”

“清川同学。”我在短发美女转身前叫住了她。

“怎么？”

“多谢你。”我看着她，认真地道谢，“一直以来辛苦你了，感谢你让我完成自己的梦想。”

“不用这么客气啦。”清川望被我说得有些不好意思，不过还是挥挥手走掉了，“不要迟到了，赶快回家吧。”

看着清川望消失的背影，我转身抬起腿，觉得自己状态似乎还不赖，就继续朝着家的方向跑过去。跟马拉松相比这只是一段很短的距离，跑回去应该也

没有什么问题吧？

然而，意外却在这个时候发生了。

即将到家的时候，我的腿忽然像被什么东西割裂了似地，传来一阵剧痛。还没来得及反应，整个人就差点跌倒在地上。

扶着墙壁勉强站住，我慢慢感觉着身体的刺痛，将剧痛的那条腿缓缓放下。鞋子刚刚接触到地面，一股更强烈的刺痛立即袭来。这个样子别说跑步了，就连走路都成问题。

不会在这个时候出问题吧？请不要这么残忍……

我在心中祈祷着，用一条腿慢慢蹭回到家门口，诗织还在门口等着我，漂亮的脸颊上红扑扑一片。

“你今天迟到了一会哟。”笑容满面的诗织并不知道我刚才发生了什么事。

接过毛巾，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暂时不告诉诗织。

“嗯，你先去学校吧，我等一会过去。”

“好。”

在学校里，整个上午我坐在座位上都不敢乱动，生怕动起来会引起伤口疼痛和恶化。这样坐在椅子上，腿上的疼痛倒是渐渐消失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我们完成所有的文集工作。

“编辑工作今天就算彻底结束了。”诗织站起来整理东西，脸上充满了完成一件重要事情时的轻松表情，“之后剩下的事就只有毕业典礼了。”

“哈，觉得有些寂寞吧？”我打趣道，“想要做的事似乎都做完了的感觉。”

“是有一些啦。”诗织笑着抱起文集，“我们把原稿都交回去吧。”

我点点头，打算站起来跟诗织同去，那条受伤的腿却因肌肉绷紧一下子变得剧痛无比。这股刺痛如此强烈，以至于我都没来得及做出反应，整个人已经跌倒在了地上。

“啊——”

诗织惊讶的叫声在空无一人的教室里响起，我却没有心情安慰她了。腿上强烈痛楚让我甚至无力站直身体，最后还是诗织勉强扶起我，我这才一瘸一拐地走进校医务室。

校医还在，我被推到床上做了详细的检查，很快结论就出来了。

“肌肉分离，很严重呢。”

“肌肉分离？”

“冬天天气寒冷，人的肌肉会萎缩。在这种时候做了剧烈运动，就会引起这样的症状。”

“那……”我心存侥幸地问道，“休息多久可以好？一天够不够？”

校医看着我，苦笑着摇摇头：“别傻了……最少两三个星期内都不能有剧烈运动。”

“两三个星期？不行……明天就是马拉松比赛了，我一定要参加的！”

对于校医的话，我死也不肯承认。

“你现在这个样子，大概打上绷带可以很轻松的走路……不过想要跑步，就不用考虑了。”校医的话很严厉，“那样只会让伤势变得更严重。”

“……”

“请你放弃吧……明年也有马拉松比赛的，身体要紧。”

“……”

跟校医道别之后，诗织一直跟在我身后没有说话。

“你……还是打算参赛？”

我停下脚步，回头看着诗织。

“是的……”

“但是你的身体……”

“无论如何，我也要参加这次比赛。”我看着心爱的女孩，口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坚决，“这是我的决心。”

“为什么呢？”

对于诗织的问题，我没有正面回答。也许她并不知道，我是希望在完成这次马拉松之后向她告白。我想要藏着这份心意，在应该表现出来的时候再告诉她。

“我希望诗织能来给我加油。”

“嗯，但是我很担心你。”

“不用担心，我不会有事的。”

这一夜是我所经历的最漫长的一夜。身体上的灼痛和精神上的双重压力折磨着我，也鼓励着我。我不希望因为这样的事情就阻止了证明自己的机会。更不希望自己就此放弃。平时的软弱想要得到改变，在这个时候显得尤其困难。我翻来覆去无法入眠，拼命想像着自己右腿恢复后的模样。

第二天的清晨，还是毫不犹豫地来临了。

“早上好！”

依旧等在门口的诗织脸上还是挂着担忧，不过手里多了一本书和一卷绷带。对此诗织向我解释着：“昨天去买了绷带和这个……希望可以帮到你。校医说绷带紧绷之后可以减缓痛苦，既然你决定了，我就试试吧。总之，我是会……支持你的。”

“诗织……”

面对这样的女孩，我想自己已经没有遗憾了。

马拉松的会场上人山人海，许多熟悉的面孔都来参加比赛了。我和诗织坐在角落里缓慢地给右腿缠着绷带，一层层的绷带减缓了身体的痛苦，我的心情慢慢放松下来。

回头看了一眼观众席，一个独特的考拉发型映入眼帘。那不是馆林同学吗？她似乎正朝着我这边张望，喊出的话语虽然听不见，从口型上也能看出是“加油”一类的言语吧？

也许……也许我能坚持下来。

“喂，你的腿怎么了？”

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耳畔响起，我回头看见身后一脸惊讶的清川望。

“啊……”

不等我作出解释，清川望已经蹲下来察看我的腿伤。

“是肌肉分离！”清川望对这种症状看来非常了解，“你一定又偷偷训练了对不对？”

面对清川望的指责，我无言以对。

“对不起，我只是想参加比赛。”

我苍白无力的辩解没有任何作用，清川望扭头朝着起点方向喊了几声，一名医生朝着我们这边走过来。

接下来的事，我已经不太想回忆了……因为医生的诊断，我不能参加这次马拉松比赛，被强制取消了比赛资格。

于是我只能眼睁睁站在跑道旁边，看着其他选手起跑，目送他们离开赛场。那种心情，即使任何时刻回想起来，都会带来一阵刺痛。

这一天，是我人生中最灰暗的一天。

之后是怎么回到家的，以及我如何熬过这漫长的一天的，都已经被刻意遗忘掉了。只记得如行尸走肉一样躺在房间里，听着好友们一个一个打来的电话，心里却丝毫不想去接听。

就如好雄所说的那样，明知道可以做到的事一旦没做到，对人的打击更加巨大。

……我的高中生涯，就这样结束了吗？



“努力改变自己的目的，不是已经渐渐达到了吗？属于你自己灿烂的一刻，你不是已经完成了吗？”

“所以，请提起精神来吧。”

我站起来，走到窗口拉开窗帘。对面房间的鹅黄色灯光里，一个红发垂肩的美丽女孩儿正握着电话对我轻声细语。我的目光透过玻璃窗户，和她忧心忡忡的眼神重叠在一起。看到我出现的这一瞬间，诗织的脸上露出了安心的笑容。

“你居然偷听我说话……”

“谢谢你，我很高兴。”我推开窗户，对她轻声回应着，“不过我并不打算就这样放弃。”

“可是已经无法做到了，明天就是毕业典礼。”

“无法做到了吗？”我低头看了看自己仍在刺痛的腿，“也许吧……我只知道，如果不听你的话，可能又要变成那个软弱的自己了。”

天空中不知何时飘满了细小的雪花。雪片在灯光里缓缓飘落，这是这个冬天光辉市惟一的一场雪。我和诗织都没有再说话，而是仰头看着不断落下雪花的天空。

在这广袤的天空里，不知容纳了多少努力者的身影，我也是其中之一。

我和诗织双双地沉默着，享受着飘雪带来的美丽和静谧。

“很漂亮……明天，明天我们一起毕业吧。”

我看着诗织请求的眼神，没有说话

我静静地躺在那里，这时电话又一次响起，因为一直没有人接，继而转入了自动留言状态。

“我不在家，有事请留言。”

“我是诗织……”

听到这个声音，我缓缓坐直了身体。

“我希望你能打起精神来……虽然不能参加马拉松比赛，但我还是觉得你已经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诗织的声音听起来温柔又有些伤感，“因为在你身边，我知道你的内心一直在变化。在最开始制作毕业文集的时候，你的内心非常迷惘，没有方向，我知道那是很痛苦的事。”

“当你决定挑战马拉松的时候，我知道你是为了寻找一个挑战自己的目标。因为一直跟你在一起，你的心意，我能明白。”

我静静地看着流淌出诗织声音的电话，依然没有去接。

“看见这样勤奋努力的你，我真的很高兴。能跟这样的你在一起，我觉得很开心。即使到了最后一刻，你的腿部伤势恶化了，我也希望给你打气加油。虽然你可能觉得……没有跑过马拉松的终点是一种遗憾，可在我看来，你做的已经足够多了。”

也没有点头，只是轻轻眨了眨眼睛。

真的没有办法了吗？

我想，我还可以争取一下。

这是我惟一能做的。

终章

启程之诗

清晨起床的时候，我的双眼依旧看着熟悉的天花板，心中却久久不能平静。就在昨天诗织给我打完电话的时候，我才发现电话的录音提示灯一直闪着。一个人躺在床上，无意识地按下了录音播放键，听见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声音。

馆林的声音对我来说并不陌生，这一刻却带着一股和平时不太一样的味道。

那是我曾经告诉过她的，要拥有勇气的味道。

“对不起，今天在赛场上看到了你退场，看见你悲伤的表情，却没有去和你打招呼。”

“我知道我将要面对什么样的情况，但还是会忍不住说出想要说的话，也许用电话录音的方式，会更敢于面对真实的自己吧？”

“也许你并不知道，我很久之前就认识他了。那个时候是开学典礼，我站在后排看见他的背影，从那个时候起，我就知道了他的存在。”

“很久很久以来，我都把这样的心情藏在心里。总觉得即使只是偷偷看着也好，总有一天我的关注会得到重视，那个人也会知道我的心情。”

“可是那一天没有来到，一直到我即将毕业的前几天。我想尽办法，装作打错电话的样子，终于和他进行了第一次交谈。”

听到这里，我的心里咯噔一下，霎时间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他是个很温柔的人，对人很好，也很有耐心。即使像是无理取闹一样的对话，也能继续下去。”电话另一边馆林用手抹了抹眼睛，没有停止倾诉，“我受到他的鼓舞，努力约他出来见面。”

“那次见到他的时候，我竭尽全力想要装作很平静的样子，还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激动。虽然从别人那里听说了关于他的一些事，还是希望能够有幸运降临到自己身上。”

“他一直不断地鼓励我，让我面对真实的自己。虽然后来我知道了他和那个人的事，还是觉得应该把自己的心意说出来。”

“不去突破自己，就永远是那个没有毕业的自己了。”

“所以——我喜欢你，想要让你知道我的心意。不管结果如何，我也要告诉你，自己的心意。”

……

我已经不太记得当时自己的反应了，只记得自己握着电话，想了很久很久。

记忆中，与馆林的所谓意外相识，

加上我们见面之后的种种细节，一一浮现在心头。那些看似冒失的举动，欲说还休的话语和表情，带着期待的眼神，全都连成了一条线。

甚至包括那天夜里，忽然鼓起勇气提出要见面的她，最后因为失望而流露出低落的眼神。

生活中早就蕴藏了巨大的欢欣给自己，只是我从来不懂得欣赏。

躺在床上，我彻夜辗转难眠。馆林的告白看似意外，又在情理之中。我将如何面对这份心意，又如何面对自己真实的想法？

——首先，要做一个坦诚的人，去面对一切。

想到这里，我按下了电话回拨键，打到了馆林家里。

“馆林吗？”

“嗯。”

那边的声音微不可闻，似乎要用尽全身力气才能回答一样。

“谢谢你的勇气。”我看着对面仍有鹅黄色灯光的窗口，低声说道，“这是我一生中接受过的，最大的鼓励。”

“嗯……”

我继续看着对面的窗口，想起那张带着微笑的面容，还有我们之间的点点滴滴。其实我的心意很早之前就已经确定了，又何必去逃避和掩饰呢？

“但是我只能谢谢你的好意。”我挣扎着说出了接近残酷的回答，“我想我心中还有挂念着的人。即使这样的心意和你一样也许得不到回应，在这之前我也不会放弃。希望馆林同学能够理解。”

电话那边传来长久的沉默，伴随着微不可闻的啜泣声。这样的情况让我的心中刺痛起来，宛如腿上的伤痛一样。

“对不起，真的很对不起。”我拿着电话，心中乱成一团，“我想不到什么安慰你的话，但是请不要这样……”

又过了很久，那边才传来稍微能够听清的声音。

“不，我还是要谢谢你。”

比平时更温柔的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

“我终于有了勇气去面对自己，真的很感谢你。你说的对，没有什么比面对真实的自己更好的事了。谢谢你，我会努力让自己开心起来的。”

“不过对不起，我没办法不喜欢你。也许还会继续喜欢你，请不要讨厌我。”

“……”

握着电话呆呆地看着天花板，我并不知道此刻的馆林脸上是什么表情，但想必也和我一样陷入无限混乱的思考中了吧？生活中的所有问题都并非自己所能掌控，于是我们只能去做自己最真实最努力的那部分。

这样的夜晚，即使在很多年之后的生命记忆里，也会是最鲜明的场景之一吧？

在无眠的回忆和思索中，我迎来了黎明。

◇◇

“真抱歉，毕业典礼当天也要把你拖出来。”

清晨的公园里，我和好雄并肩坐在平时清川望训练我的人工湖畔。被我以电话召唤来的好雄看上去显得颇不开心，我却知道，他其实只是在担心我的身体罢了。

“你有什么打算？难道不想去参加

毕业典礼了？”

“对不起，我是有一点任性。”对着自己的损友，我也没有任何掩饰，“我打算在今天跑完跟马拉松一样的里程。”

“真是个无药可救的笨蛋。”好雄叹了口气，“不过你这么固执，我劝你当然不会听了。但是你不去参加毕业典礼，不会觉得遗憾吗？”

“如果不能完成马拉松，可能会更遗憾。”

和我的固执相比，好雄实在不能算是一个有原则的人，他很快放弃了：“算了，不说这个。你说打算让我帮忙，到底是什么事？”

“帮我绑上绷带。”我伸出右腿，“这件事自己实在是没法做好，只能拜托你了。”

“你可以找个更专业的……”

“我只相信你！”

虽然只是第一次帮人绑绷带，还是照着书上的步骤来，好雄的技术也算是过关了。经过二十多分钟的反复缠绕，我右腿上的痛感终于消失了一大半，只留下一片白色的绷带。

“接下来的事我自己做就行了。”我对好雄挥挥手，“真的十分感谢你。”

“你还是要小心身体啊。”好雄临走前又叮嘱了一句，“哦对了，你手上缠着的是什么？黄色的绷带吗？”

“不，这是我的护身符。”

好雄耸耸肩，离开了中央公园。

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马拉松的起点在体育场，顺着中央公园过去就要一段时间。我拖着仍然有点刺痛的腿慢慢向着体育场跑去，中途路过光辉市的钟楼，抬头看见钟楼上的时间，我知道现在毕业典礼已经开始了。

诗织会在毕业典礼上致辞吧？真想听诗织的讲演啊……

没看到我去参加毕业典礼，诗织会不高兴吗？

抱歉……我只是想要证明自己，想要完成一件事。

再也不希望说出“没有办法”这种话。

再也不希望回到软弱逃避的那个自己。

再也不希望半途而废。

再也不希望忘记什么是坚持。

……

尽管微有刺痛，但我还是顺利跑到了体育场。好雄绑的绷带手法虽然拙劣，效果还算不错。右腿的肌肉被紧紧束缚着，没有过分疼痛的感觉。如果保持这种状态，我大概能跑完整个马拉松。

终于站在体育场的中央了。

昨天的事，好像发生在眼前一样。那些踊跃的选手们围在起点附近，等待发令员的一声枪响。从上午十点整开始的比赛，在这样的气氛中拉开了帷幕。

现在只有我一个人。

没有诗织的加油，没有清川望严厉的眼神，没有好雄的插科打诨……一切都在寂静之中慢慢等待。随着头顶阳光位置的变化，时钟上的时间也快要临近起跑时间了。

我站在跑道中央，昂起头注视着跑道计时器。逆光的方向，我看见一团黝黑的影子投向自己。

——这种时候，真希望诗织也能来给我加油。

“加油啊！”

好像是为了证明我的幻想并非不

能实现，看台上传来一声清脆的喊声。我有些惊讶地扭头，看见一身厚厚冬装的馆林见晴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观众席上，双手弯成喇叭状朝我大声喊着。

没有了喧闹的参赛者，馆林的声音清晰得像是在耳边响起一样。迎着阳光，我能看见女孩脸上的笑容和泪痕。

“加油呀！”

看台上的馆林不断重复着同样的话，我能感觉到那份心意。此刻她大概和我一样，已经冲破了自己内心最大的障碍，能够坦然面对自己的心意了吧？

温暖的阳光从天空中倾泻下来，洒在我的身上。我笑着朝着观众席招了招手，蹲在起跑线上，等待着时钟的缓缓移动。

——谢谢你，馆林同学。

已经十点整了。

出发！

仿佛能够听见发令员的枪声，我从起点冲出，独自一人在自己的马拉松上奔跑。

双腿像是被猛烈撞击着，带来阵阵刺痛。我的心情却坦然又舒畅。终于有机会面对真实的自己，这比什么都好。

诗织……诗织也会理解我吧？

熟悉的马拉松路程上，很少能看见人。工作的日子，所有人都在忙碌，谁也看不见一个少年为自己准备的毕业典礼。

快步跑出体育场，我想起了之前曾经做过的那个梦。

那不是梦，是我的真实经历。

……

因为感冒不能参加学校长跑比赛的诗织，待在家里懊恼着。我跑过去安慰她。

“今天……不能来参加比赛了吗？”

“嗯……对不起，原本是要一起跑到终点的。”

“那这样吧，把你的发带送给我好吗？”

“我想要诗织跟我一起冲过终点。把发带给我，我带着你跑完全程。”

“啊……太好了！”

诗织递给我自己的发带，我将它缠在手上。

“我一定一定会带着诗织跑过终点的！”

……

熟悉的城市里，没有人会在意一个试图跑完马拉松的学生。我穿过公路，穿过车流，穿过人群，穿过熟悉的一草一木，在冰冷的空气里迈动着自己的双腿，感觉着那股刺痛一次次侵蚀着身体。

太阳的位置慢慢发生了变化，我终于穿过中央车站，跑到了环城公路上。

双腿已经疼痛得麻木了，脑海中依然不断浮现着诗织的身影。

——现在的我，即使依然没有资格和诗织相比，也算是拥有了勇气和信念吧？

……

小学那次长跑比赛中，我不小心跌倒了。被跟随队伍的老师扶起之后，没能再次参加比赛。

看着所有的同学一个个从身边跑过，抓着诗织的黄色发带的我，流下了痛苦的眼泪。

一瘸一拐回到诗织家里，我看见诗织在门口等待。

“对不起，没能完成约定。”

“没办法了吗？”

“没办法了……”

腿上的伤口仍在流血，可更让我心痛的是诗织无奈的表情。

啊……如果仔细回忆的话，好像就是从那一天开始，我似乎就变得软弱了，开始学着逃避各种事情。甚至把那一句“没办法了”当成自己的口头禅。

真的没办法了吗？

还是那么软弱吗？

不！

想起锻炼马拉松以来的一幕一幕，我也能感觉到自己身上发生的变化。只有不断努力更加坦诚的面对自己，才是真实的自己。

要冲破这种软弱，要完成自己的目标。

勇气。

关怀。

思念。

牵挂。

包围着自己的一切，就是为了让自己逾越人生的重重障碍。

因为疼痛，一次次跌倒又爬起。身体的极限不断折磨着我。肺部像是被火焰灼烧一样刺痛，双腿已经麻木的没有了感觉，时间也随着我的亦跑亦走飞快地流逝。太阳越过了中午的中线，向着天边的西侧缓缓沉过去。

呼吸越来越慢，汗水浸透了后背。

这个时候，诗织她们已经结束毕业典礼了吧？我还要坚持吗？

——当然要坚持，这是我给自己的毕业典礼。

我们的人生中，惟有自己才能完全被自己控制。自己放弃了努力，和放弃人生有什么区别？

从未有过像今天这样闪耀的自己，朝着高中时代最后的一段旅程开始冲刺。

每一次冒险都是为了新的开始。

诗织，请来看看吧，这才是真正的我！

当这一次旅程完结之后，必然会有新的旅程等待着我。

终于，体育场在望了！

迎着风，我隐隐听到有一个声音朝着我大声呼唤。

“加油呀！”

眼前出现了通向马拉松终点的跑道，一个熟悉的人影站在那里，朝着我大声呐喊。

——“我希望诗织能够在终点等待着我，给我加油。”

——“无论什么时候，我都会给你加油的！”

“一定要加油呀！”

距离渐渐拉近，我没有看错。是诗织站在终点，向我伸开双手。温暖的笑脸上，带着担忧和喜悦两种截然不同的表情。

所有的话语和承诺，都在这一刻变成了现实。

这是最后的冲刺了！心爱的女孩在终点等待着，我要超越往日自己！





已经完全没有力气的双腿做出了最后的努力。

挪动脚步，我蹒跚地向着终点冲了过去。

冲过去……

冲过……

冲……

在意识短暂消失前的一瞬间，我感觉自己终于和诗织贴近了。

无论是身体，还是心……

◇◇

再度醒来的时候，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传说之树和诗织。阳光从树叶的缝隙中洒落，落在诗织的脸上，把心爱的女孩照耀得更加明亮。

“醒了吗？你终于完成了马拉松，恭喜你。”

我发现自己似乎躺在诗织的膝盖上，女孩柔和的芬芳在鼻息间流动。与之相比，腿上的伤痛倒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

“嗯……但是你怎么知道的？”

“你没去毕业典礼嘛，我知道你肯定在这里。”

“等了很久吧？”

“你都说过要等很久嘛……我知道你一定会跑到终点的。”

“啊……”我挣扎着想起来，“不要这样躺着了，会弄脏你的裙子……”

“没关系的，没关系的。”诗织温柔地抱着我的头，轻声说道，“不要在意，休息一会吧。”

没有再挣扎，诗织的双手柔软温暖，扶着我的后脑。淡淡的馨香，继续刺激着我的嗅觉。说到双手，我忽然想起了自己右手上缠绕的东西。

“对了，诗织，我有东西想还给你。”

“啊？是什么？”

我把手上沾满了汗水的黄色发带递给诗织，心中一片坦然。

“这是我们从前的约定，今天我终于实现了它，带着它跑完了马拉松的全程，现在可以还给你了……”

“你还记得那件事？”诗织有些惊讶，但表情里更多的是欣喜。

“我们的所有约定，我都记得嘛。”我对着女孩笑了笑，即使此刻已经精疲力尽。

“你一直拿着它在跑？”

“嗯……它激励着我，就好像你在身边鼓励我一样。”

“只要有诗织的鼓励，我想我就能完成这段旅程……”

我正说着，忽然感觉有水滴落在我的脸颊上。

女孩的眼泪，好像止不住一样，一滴一滴落下来。





“诗织……”

“对不起……”诗织抹了抹眼睛，将发带握在掌心里，看向我的目光里充满了平时没有的温柔。

“我终于跑完了马拉松，感觉现在真是最美好的时刻了。”我看着女孩的眼睛，真诚地说着，“虽然不清楚是否真的改变了自己，但我想现在的我应该可以交上毕业作文了吧？”

“不，不用了……”

诗织摇摇头，轻轻俯下身体，将自己的脸贴在我脸旁。诗织的呼吸吹在我的脸上，带着泪水的笑容近在咫尺。

“诗织？”

这一刻，时光凝固了。

“你知道吗？我刚才已经下定了决心。”

“从现在开始，我要爱护着你，跟随着你，为你加油，为你打气。”

“从现在开始，我会一直陪伴在你的身边。”

“毕业了，恭喜你。”

“我终于知道了，能做你青梅竹马的女孩，真好。”

“能做你最亲近的女孩，真好。”

这一刻我的青春停止了流逝，犹如我的内心。

在传说之树下，我听到了诗织的心意。

这一刻，我完成了属于自己的毕业典礼，也完成了心中最大的梦想。

这一刻，最喜欢的女孩在这里向我告白，我的人生仿佛达到了一个完美的境地。

空气不再流动，视线不再移转，心情不再忐忑，梦想不再遥远。

不需要更多的话语，只有心意的彼此坦诚。

诗织轻声的呢喃，仿佛一首诗在耳畔轻轻回荡，铭刻在了我最幸福的时刻。

毕业之后，新的旅程即将开始。一路上有这么美妙的诗篇永伴身边，我想我永远不会再寂寞。

（全文完）





文/御时　编/暗星

生化危机 逃出生天
死亡突破

人物介绍



凯文·雷曼

浣熊镇警局警员，曾经两次落选S.T.A.R.S选拔，性格乐天，擅长射击，对很多事情不太在乎。

琳达

安布雷拉的研究员，掌握着高级电脑知识，对安布雷拉的研究工作非常了解。

米拉杰夫

U.B.C.S小队长之一，嗜血成性，爱好是射杀无辜市民。

卡尔

安布雷拉研究员，性格有些软弱，运动神经极差。

PROLOGUE

我们，竟然是如此地无力……
稀少的弹药，无法依赖的武器
遍体鳞伤的身体
以及，在黑暗中渐渐绝望枯萎的心。

但是……我们并没有放弃
因为想要一同活下去的同伴始终伴随在身旁
而我们也必将继承那些逝者的意志

浣熊市——被画上死亡及绝望色彩的都市

现在我要讲述的
便是发生在那个地狱的惨状
而如果我们活下来的话
所得到的又将是什么呢？

序

安静的夜色下，华盛顿在黑暗中激射出无数霓虹，刺破了黑蓝色的天穹。从雪白的宫殿式建筑向外望去，宾夕法尼亚大道上仍旧车流不息，完全沉浸在金融生活里的美国人民似乎忘记了曾经发生过的种种不快，依然全身心地享受着、忙碌着。

位于这座白色建筑背后不远处的阿灵顿镇，一座代表着这个国家最高军事权力的机构，也是彻夜未眠。

五角大楼底层的机密档案库里，一个年轻的男子正站在幻灯片前，翻阅着厚厚的卷宗。此时整个房间里只有纸页与手指摩擦的沙沙声，年轻男子锐利的目光望着眼前珍贵的幻灯片，眼前略过一幅幅景象。

那些回忆就好像撕裂的伤口，再度浮现于眼前。

逃亡，战斗，寻找，探索，等待，希冀，守护……

死亡和恐惧。绝望和悲伤。

愤怒和痛苦。牵挂和感动。

血肉模糊的世界像是从天而降，又消失在国民的视野里。只有残存的幸存者们，仍留下了惨烈的回忆。

那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忘记的夜晚，那也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舍弃的过去。

厚厚的档案上，第一页以黑色的钢笔在上面写着这样的句子。

“这是一场噩梦/宛如地狱/我们愿奉献一切/让它早日醒来”

潦草的字迹，代表着当时书写人的心情。看着手中这份东西，年轻的男子脸上露出一丝苦笑。正当他打算站起来给幻灯机更换图片时，背后的门被推开了。

“你果然在这里。”

年轻男子回头，看见一身制服的同僚正反手将门关紧。进门的女性穿着五角大楼文员的常规制服，傲人的身材在上衣里鲜活地饱满着。两人的目光并没有因为独处一室而变得有丝毫暧昧，而是同样投向了幻灯片的幕布上。

国防部的器材昂贵无比，显示出来的效果也惊人地清晰。面目狰狞的人群东倒西歪在整条街道上，被破坏的橱窗玻璃洒落在道路两旁。因相撞而起火的汽车废骸扭曲地在街角燃烧着。

“现在还会做噩梦吗？”

盯着幻灯片看了几秒钟，女子挪开了视线，轻声问年轻男子。

“偶尔吧。”男子低头叹了口气，“比起那些不幸的家伙，我们总要承担它消失之后留下的最后噩梦。”

“确实无法忘记……”女子喃喃说道，“这是用血和痛写在我们骨肉上的记忆，有了它，我们才能活到今天。”

年轻男子抬起头，看着这个和自己同样从那里逃离的女子。

“这些档案你都读完了？”女子忽然问道。

“读完了。”英俊的男子丢下手中的档案，摇头说道，“最初我以为从浣熊镇逃离的人只有我们几个，现在看来生还者的数量远超过我的估计。有这些东西，安布雷拉的罪行始终也无法掩盖。”

女子点头：“总统其实也很恼火，这件事给他的政治生涯抹上了黑暗的一笔。从现在的情况来看，首先应该是商业制裁，然后才是法律上的问责和逮捕吧？”

“安布雷拉又不是只有美国公司，逮捕不太现实。”年轻男子对情况并不乐观，“不过你既然在这个时候来这里，是打算阻止我做什么吗？”

“当然不。”女子优雅地转身，“我只是来给你送咖啡，你知道我以前烧咖啡很不错的。”

“哈。”年轻男子笑了笑，“我真没想到你会留下来，大多数人宁愿被政府改写身分重新生活。”

“你不是选择了和我一样的路么？”女

子轻轻一笑，“虽然相差几个小时，不过我们走过的路是一样的，最后汇聚到一起，也是命运的安排吧？”

男子笑了笑，没再说什么，开始专心复制起自己想要保留的文件。

“晚安，里昂。”

女子的声音消失在门口，只留下一杯香醇的咖啡搁在办公桌上。咖啡杯中的淡淡雾气在昏暗的灯光中缭绕。男子看了看咖啡杯，轻啜一口后，双手抱起头仰躺在坐椅上陷入了沉思。

和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地方一样，1998年的圣诞就在这样平静的夜晚里度过了。在那之后的几天里，关于安布雷拉公司的各种消息被散布出来。美国政府宣布禁止一切关于安布雷拉的商业行为，同时有数个国家做出同样的响应。安布雷拉公司股票一落千丈，彻底破产，消失在世人的眼前。

被美国官方以核弹摧毁的浣熊镇，留下了许多让人无法忘记的生存记录。那些生还者尽管已经消失在茫茫人海，却给这个举世闻名的悲剧留下了最后的，也是最真实残酷的一笔。

曾经写下这些档案的人们，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个噩梦般的夜晚。

越过那漫漫长夜，活着的人们写下了点点希望，像是黑夜中闪亮的烛火，照耀着曾经为悲恸所侵袭的人们。

1

夜风在空中呜咽，皎洁的月光被天空中的流云一次次遮挡，城市的上空像被什么东西屏蔽光彩了一样。冷冷的风吹过这座陷入死寂的小镇，吹走了一些低沉的嘶吼。

空中的直升机缓缓靠近城市上空，身材健硕的男子摘下墨镜，伸手去摸自己背后的武器。

尽管已经是从东非战场舔血至今的老兵了，面对这一次的意外情况，米拉杰夫仍有一丝疑虑——以往虽然曾有过生化病毒泄露事件，却只是小范围内可以控制的情况。

这一次显然已经完全不同了。

从七月份的郊外别墅地下研究所病毒泄露之后，T和G两种病毒相继渗入与安布雷拉唇齿相依的浣熊镇。经过安布雷拉总公司的分析，此时浣熊镇上的整个水处理系统应该都已被污染。按照两种病毒的感染效率，U.B.C.S——也就是安布雷拉生化危机对策部队到来的时候，这座城市应该已经陷入了死亡的边缘。

“请放心好了，我们会竭力去拯救幸存市民的。”

想起公司高层在跟政府视频会议时流露出来的所谓正义嘴脸，米拉杰夫冷笑了一声。那位西装革履的禽兽只过了不超过十分钟，就拉着自己在会议室的角落里低声吩咐了完全不同的安排。

“把所有幸存者都干掉，事已至此，决不能留下任何不利于我们的证据。”

带着这样的嘱托，米拉杰夫跟随安布雷拉的生化危机对策部队飞离西雅图，越过漫漫夜幕，来到浣熊镇的上空。

浣熊镇的情况跟预料中的差不多，大多数被感染的居民已经变成了丧尸四处在街头游荡。黑夜里这样的诡异景象让几个胆小的队员变得犹疑起来，米拉杰夫有些恼火地回头看了一眼自己的部下，架起狙击步枪对准地面上一名被感染的市民，毫不犹豫地射出一枪。

清脆的枪声在空中响起，弹壳掉落的声音则被直升机的隆隆螺旋桨声淹没。头部中弹的丧尸身体猛然抖了一下，随后立刻瘫倒在地上再也不动了。

只是一个小小的举动，已经让其余的安布雷拉队员们感受到了自己手中握着的力量并不软弱。伴随着低声的欢呼和叫嚣，直升机也开始缓缓降下，寻找合适的落脚点。

并非所有小队都有这样的命令，米拉杰夫知道U.B.C.S的成员大多都是些脑子迂

腐的家伙。在这些所谓各国军队精英的思维里，挽救生命仍是第一顺位要考虑的问题。对于浣熊镇幸存市民的处置，实际上公司内部也存在着强烈的分歧。

“不必理会其余小队的做为。”那位忘记什么名字的公司高层这样吩咐米拉杰夫，“如果你们能够杀死市民，就放手去杀，杀不死的就收集起来，等到全部搜集齐了，我们再找个机会动手……”

想起多年以前曾经享受过的那种感觉，米拉杰夫有些兴奋地眯着眼睛，看着自己的队员们一个个从直升机上跳到浣熊镇百货商店的顶楼。

“行动开始！”

浣熊镇的惨叫声和枪声，此时已经近在咫尺了。

2

以手中的磁卡划开液压门，琳达走出安布雷拉的研究所大门，顺着空无一人的街道朝着城市出口隧道走去。

没有人比安布雷拉的员工更清楚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一刻整条路上还没有任何袭击人的东西出现，但一个小时后就不好说了。

——*要好好利用这一个小时。*

顺着平时运输物资的单行通道驱车过去，走到浣熊镇的高速公路出口处，琳达站住了。

远处站着一名身材壮硕的男子，带着墨镜的他看起来有些眼熟。也许是在曾经的总公司会议上见过面，也许只是错觉。反正琳达觉得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男子手中拿着的大口径手枪，以及身上穿着的制服。

“U.B.C.S？”

号称汇聚了世界各地军队精英的安布雷拉生化危机对策部队是一个强大又神秘的存在。从未经历过生化泄露事件的琳达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居然会在这里遇到这种人。

由此可见，此时浣熊镇的情况有多糟糕。

男人以巨大的推土机封闭了浣熊镇的对外出口，正在布置队员的行动。琳达站在原地犹豫了一下，还是高举着工作证件跑了过去。

“喂，女士，你怎么了？”

带着墨镜的男人看了琳达一眼，很快发现工作证上的字样，顿时口气一变：“你来这里干什么？”

“情况到底怎么样？”

琳达确实不知道此时的浣熊镇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子，毕竟研究所远离市中心繁华地带，而此时的路上又看不见任何太过反常的景象。

“并不太好，女士。”穿着制服的男人露出嘲讽的表情，“不过你看起来气色还不错。”

“我没有多少时间可以耽误。”琳达想了想，开始寻找借口，“有很重要的事等着我去办，你得放我过去。”

“现在可不行。”墨镜男摇摇头，口气毫无商量余地，“你看看我吧，连我自己都守在这里，怎么可能放人过去。现在整个队伍都进入城市开始搜索幸存者了，你想要出去，可以等一会再过来。”

“耽误了重要的事情，你负责吗？”

“当然，我负责。”男子咧嘴一笑，却显得有些森然，“不过你真的还要再等一会，并不会很久，过一会再来，我们可以想办法送你出去。”

“要多久？”

“很快很快。”

女研究员站在那里左右看了看，知道男子无论如何也不会让自己过去，至于对方的话到底可信与否，她觉得都没有太大意义了。

“一个小时之后我来找你。”

“没问题。”

看着琳达远去的背影，男子露出了他真

实残酷的笑容。

“宝贝，我会尽快送你出去的，不过要等到一切都结束之后……”

说完，男子转身走向巨大的双桨直升机，黑暗中有一只巨大的集装箱隐藏在直升机背后。男子看着那只箱子，脸上露出一丝冷酷的微笑。

3

凯文·雷曼抹了一把身上的血，将目光投向了不远处的那片建筑。

就在几十分钟前，浣熊市警局调动了全体警力前往中心商业街，打算拦截聚集在那里的一批丧尸。此时市长依然没有下达命令，而警署署长艾隆斯也失去了踪影，面对紧急情况，副署长只能自作主张地宣布进入战斗状态。

当然，所有拿着枪的人心里都明白，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已经不是是否允许开枪的问题了。

就在这些人眼前不到几十米的地方，成百上千名曾是小镇市民的丧尸拖着缓慢滞重的步伐，朝仍有活人气息的警察们缓慢地逼近。

近距离看着那些鲜血从脸上淌下、腐肉挂在伤口处、目光呆滞的丧尸们，每个人心中都带着恐惧和紧张，凝望着前方。

“预备——开火！”

领队的副署长一句话吼出，以警车为掩体的全体警员将手中子弹疯狂地倾泻出去，上百名丧尸前仆后继地倒下。一时间长街上血肉飞溅起数米，显得凄厉又残酷。

子弹的射速再快，依然不能阻止丧尸们缓慢且坚定的脚步。

没有思考也没有停留，前面的丧尸被击倒，后面的丧尸们就踩着这些倒下的身体继续向前。

仿佛永远也没有尽头，永远不会枯竭。

第一轮扫射之后，除了地面上的尸体变得更多之外，一切都没有改变。

仅有十万人的小镇的警局，缺乏弹药的战斗，结果可想而知。

上一刻还带着强大信心的警员们此时已惊恐无比，换弹慢的一名新警察被靠近的丧尸一把抓住，拖入了丧尸群中，惨叫也只来得及发出一声，就被掩盖在丧尸低声的嘶吼中。

新警员的遇难像是在防线上撕开了一道伤口，很快队伍就被无穷无尽的丧尸们逼得无路可退，自行散开向几个方向逃亡。

凯文就是在这个时候跟同僚们走散的。

慌不择路地选择了这个方向逃了很久之后，凯文才注意到眼前的建筑居然是安布雷拉的研究所。在浣熊镇里，没有人不知道安布雷拉，正是这家公司给小镇带来空前的繁荣。此时看到眼前的建筑，凯文条件反射般冲过去想要踹开大门。

自动感应门在凯文抬起脚的瞬间打开了，接待大厅里的场面顿时映入凯文眼帘。

“让开！”

随着一声怒吼，凯文·雷曼这一脚还真是踹出去了。

厚重的军用靴狠狠踹在丧尸的后背，凯文用整个身体的重量从空中飞压过去，将丧尸一脚踹倒。随后年轻的警探反手抓起手边惟一的道具——拖把，狠狠地刺入那名丧尸的脑中央。

喀吧一声，大概是因为太用力了，拖把的一边被干脆地折断了。凯文并不关心这个，迅速把目光投向另一个方向。正在丧尸步步紧逼下不断后退的安布雷拉研究员是个软弱的瘦子，这个刚从死亡线绕了一圈回来的家伙足足缓了几秒钟，才回过神来向凯文道谢。

“噢，多谢你……”

话音未落，瘦弱男子背后的自动门再度打开，凯文有些心有余悸地抽出剩下的半截拖把，对准门口高高扬起。

“又一个吗？”

扬起的木棍没有落下，却引起了一声高分贝的尖叫。

回到研究所的琳达怎么也没有料到，自己重回研究所之后见到的一幕居然如此触目惊心。一个脸上沾满血迹的男子凶神恶煞般看着自己，仿佛随时都能把自己杀死一般。

"不，她，她不是丧尸……"

瘦弱男子的话阻止了凯文的下一步动作，他扔掉手中的木棍，扭了扭脖子："哦……对不起，你知道的，这种时候大家都难免敏感。"

凯文的轻松让琳达有些意外，在这样阴暗消沉的城市里能够遇见一个还能保持冷静的人并不容易。女子朝着这位看起来比病毒感染体还要强壮的男人伸出了手："幸会，我是这里的研究员琳达，这位是卡尔。"

瘦弱的男研究员卡尔扶了扶眼镜："好了，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我们赶快离开吧。"

对于这个建议，没有人反对。

4

整个安布雷拉研究所里已经没有人在工作了，生化泄露的问题不止发生在城市内部，研究所的许多设施也有不同程度的破坏。大部分工作人员已经开始撤离危险区域，靠着研究所的层层保护聚集在几个公共区域谈论着今天白天以来发生的一切。

浑然不似真实的二十几个小时里，一切都变得无可挽回。

凯文看着这些身穿白色制服的男女们惶急的表情，心中不知为何生起了一股愤怒的感觉。

如果不是这里的研究所赐，浣熊镇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吗？

风闻市长曾经在五年前与安布雷拉结下了秘密合约，内容包括城市建设和高额贿赂等一系列肮脏交易。从最近几个月来市长先生的表现看，这些传闻很有可能是真的。

——*丑陋的政客！*

凯文不屑地在心里骂了一句。

"我们就在这里继续等着？"低头频繁看表的琳达抬起头，问身边的卡尔和凯文，"如果这样下去，我们可能会和那些人一样。"

"你有什么好建议？"凯文问道。

"安布雷拉的生化危机对策部队已经进入浣熊镇。"琳达冷静地分析道，"但是他们似乎并不着急解救任何人，而是忙着封锁街道，寻找一切可能的幸存者，你不觉得这有些奇怪吗？"

"是很奇怪。"卡尔赞同道，"现在这种情况，就算是美国政府也会同意他们进入浣熊镇拯救市民。但是这帮人真的能救走任何人吗？"

凯文扭了扭脖子："你们的意思是……求人不如求己？"

琳达点点头："我怀疑他们另有所谋，尤其是这个研究所，这里有安布雷拉的一切资料，如果能够毁掉那些东西的话，我想就算是我，也会做出合理的决定……"

"你们在这里等着我吧。"凯文站起来，"我去周围转转，看看有什么东西好拿的。"

"尽快回来。"琳达虽然并不喜欢凯文的态度，却知道眼前这个男人正是自己值得依赖的那种人，于是把自己手中的ID卡递了过去。

凯文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休息大厅，那些沉浸在恐惧中的安布雷拉员工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

安布雷拉研究所的内部像是个巨大的迷宫，初来乍到的凯文穿过几个房间，除了研究员散落的手稿外别无所获。正打算继续深入，头顶的广播器猛然传来一阵警报声。

"警告，警告，内部发生生化危机，关闭B3区域。"

毫无感情的电子声音似乎在提醒凯文必须加快脚步，男子转身想要离开，头顶的玻



璃却在警报声中轰然碎裂，随之而来的是一个矫健的绿色身影跃入房间。

身着奇怪坚硬的鳞片，双爪锐利，发出带着侵略意味的嘶嘶声。虽然不知道眼前的东西是什么，凯文依然毫不犹豫地举起枪，对准了奇怪生物的头部，扣动扳机。

刚才与丧尸作战的经验告诉凯文，头部更容易让这些古怪的生物死去。

“砰！”

子弹射入绿色怪物的头部，引起怪物浑身的剧烈颤抖，却没有像那些丧尸一样立即倒下。

凯文压抑着心中的震惊，手腕没有丝毫抖动，再开一枪。

绿色怪物身体晃了晃，依旧趔趄着朝凯文扑过来。

第三枪射出。

这一次怪物终于没再扑过来，怪叫一声倒在地上。凯文目测了一下怪物锋利的双爪，绕过尚未死去的怪物跑出这间不知道是用来干什么的研究室。

很久很久以后，凯文才知道那种怪物被称为猎杀者，是安布雷拉公司最引以为傲的生物兵器之一。

5

警报声仍在持续，凯文回到休息区只看见琳达和卡尔，其余人似乎都已经离开了这里。看到两人这么相信自己就在这里守候着，凯文感觉自己的肩膀陡然沉了不少。

“不要在这里久留了，我们走吧。”

用琳达和卡尔的ID卡划开电子门后，三人穿过长长的走廊，这才发现警报的出处。

在这一侧走廊的尽头，不知因何而起的熊熊火焰燃正烧着。

“琳达，问个问题。”

“怎么？”

“你们这样的研究所……”凯文试着斟酌词句，“应该也有武器配备吧？”

“我不知道。”

“我知道一些。”站在旁边的卡尔插道，“不过那些东西对公司的兵器无效，我们还有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案。”

“什么方案？”琳达似乎也是第一次听说。

“暴君。”卡尔双眼放光地看着走廊昏暗的尽头，喃喃道，“只要解放了暴君，

利用他，我们就能杀出一条血路，离开这里。”

听到卡尔的话，琳达想要说什么，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

“找一下吧，启动暴君的钥匙也许就在这里。现在这么乱，我们也只有依靠它了。”

凯文摇摇头，装满弹匣跟在琳达和卡尔的背后，保护着两人开始搜索研究所的各个房间。

“你们从几年前就开始制造这些东西了？”

走在已经空无一人的研究所里，凯文忍不住问卡尔。

“是啊……”卡尔扶了扶眼镜，“如果不是这次泄露事件，我们也许就能制造出完美的生物兵器，那样的话整个世界都会变得截然不同了。”

看着眼前男子的陶醉表情，凯文就像吃了个苍蝇似的感到恶心。

这帮科学家看起来真像疯子。相比之下，琳达就正常多了。

“你知道钥匙在哪里么？”

“放心，跟我来。”

嘴上虽然这么说，卡尔还是谨慎地选择了让凯文殿后。一路上的生物兵器可不是闹着玩的，这些家伙随时可能一击杀死普通人。

用自己的高级ID卡打开机密研究室的大门后，卡尔的双眼终于放出狂热的光。

“就是这里了。”

密密麻麻的电脑屏幕组成了一堵电子信息墙，卡尔抓起电子钥匙插入主控电脑。这种时候，凯文和琳达只能站在旁边看着他操作。

“安布雷拉到底想要干什么啊……”

嘴上这样抱怨着，凯文和琳达的目光却没有离开房间正中央的冷冻容器罐。浓浓的雾气让人看不清里面到底容纳着什么，不过凯文却能想象出那个被称为“暴君”的东西到底有多可怕，想想那些奇怪可怕的生物兵器就知道了。

“开启吧，新时代的门……”

喃喃自语着敲下最后一组密码，电脑的读取声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安静下来，清脆的提示音响起同时，钢化玻璃的冷冻容器缓缓打开了。

凯文有幸成为这个世界上为数不多亲眼见到暴君诞生的人之一。

随着玻璃容器的开启，一个巨大的青灰色身影出现在白色雾气之中。身高两米披着淡青色大型风衣的光头形象看起来与常人无异，除了脚步沉重昭示出它的体重外，一切都看似平淡无奇。

面对这样看上去普通的一个家伙，凯文却下意识地后退了几步。

暴君紧闭的双眼在数秒钟内缓缓睁开，这一幕足以让卡尔乐得手舞足蹈。

“琳达，你看见了没有？这就是暴君，这就是我们期待的完美兵器。没有比这更强大的东西了，让我们来看看，这完美的兵器如何带着我们离开研究所吧！”

兴奋的叫嚷中，卡尔挥动手上的遥控器，控制着暴君走出房间。

凯文和琳达互相对视一眼，均能从对方的眼神中看出深深的忧虑。不管出于何种目的，卡尔表现出的疯狂的确让人心生寒意。

“现在，来测试暴君的能力吧！”

接下来的时间里，凯文见识到了暴君的强大与恐怖。

走廊里有六七只生物兵器正在四处游荡，暴君的出现给了它们新的攻击目标。其中一只猎杀者高高跃起，深处利爪朝着暴君的头部疾冲而下。却在空中被暴君一拳击落。

凯文冷眼旁观着，他发现暴君的动作很缓慢，只是身体厚重程度远超常识，因此每次都有足够的时间对敌人发起进攻。

“太强大了。”琳达望着暴君虐杀猎杀者的场面，喃喃道，“我们把恶魔放到

了人间。”

“走吧。”凯文拽了一把琳达，“这里已经没有我们的事了，现在还是赶快找出口比较好。”

琳达回头又看了一眼卡尔，尚在兴奋中的卡尔手中挥舞着暴君的控制器，那一脸陶醉的表情，好像在挥舞着指挥世界的权杖一般。

6

“这里怎么这么大……”凯文向女子抱怨着，“我们应该从哪里走？”

“回到出口大厅吧，如果还能回去的话。”琳达望着时不时会出现丧尸身影的走廊，脸上一片忧色，“但愿那东西能给我们杀出一条血路，这样我们就有机会逃走了。”

“外面不是还有很多怪物吗？”凯文低头检查自己的子弹，他在努力节省弹药，每一次射击都要瞄准才敢动手。

“如果能找到公司派来的直升飞机，我们应该还有机会逃离这里。”

“好吧，那就去找。”

两人顺着弯曲的同道正要寻找新的出路，背后忽然传来一声吼叫。

从未听过的声音，听起来像是……

“暴君？”

凯文和琳达都能从对方的眼神中读出震惊来，琳达飞快地掏出磁卡划过电子门，两人顺着声音的出处跑到了位于研究所中心位置的钢桥部分。

“琳达，凯文！”

卡尔的叫声充满了绝望，手中的控制器似乎再也不听他的指挥，强壮的暴君在击杀周围所有丧尸之后，正在缓步逼近卡尔。

“不不，你应该是受控制的，你应该是最完美的兵器！”

卡尔绝望的叫声在两人听来如此凄厉，凯文犹豫了一下，举起手枪仔细地瞄准暴君的后脑部分，双手平端，扣动扳机。

枪声在地下通道里激烈地回荡。

中弹的暴君停下了脚步，回头以苍白毫无血色的眼球瞄了凯文一眼，又继续向着卡尔走过去。

“无效？”

脑海中掠过这个可怕的想法，凯文继续朝暴君的头部射击。

同样的位置，连续两枪命中。

这一次暴君没有停下脚步，而是忽然以他未曾有过的速度，疾冲到卡尔面前，一拳打中了卡尔的胸口。

像是被一万磅的力量击中了一样，卡尔的呼救声戛然而止，口中吐出一口血沫，整个人凌空飞起数米，重重跌落在地上。

凯文没有因为卡尔被打中而动摇，继续深呼吸着瞄准暴君，又一次扣动扳机。

这一次暴君没有继续停在原地，它高高跃起，落在了不住咯血的卡尔身上。

对于瘦弱的卡尔来说，这几乎是致命的打击。

“凯文，快跑。”

大概是琳达的声音吸引了暴君，拥有巨大身躯的恐怖身影再度从天而降，落在了琳达面前。

暴君的动作毫无花巧，又是一拳击中琳达。身材相较卡尔更加苗条不少的琳达也被击飞，甚至来不及发出任何声音就已跌落在黝黑的深渊之中。

——研究所下方应该是下水道吧？

凯文脑海中只闪过一瞬猜测，他又一次集中精神瞄准了暴君的头部。

尽管子弹似乎无法射入暴君的皮肤，呈螺旋状飞行的子弹带来强大冲击，仍能够给暴君的头部造成强烈的伤害。最重要的是，不管是不是最有效的方法，此时凯文惟一可以依仗的也只有自己精湛的射击技术了。

剩余的全部弹药都随着凯文的手肘轻轻颤抖连续射出。不断捕捉着着暴君移动身影的凯文一发子弹没浪费，全部倾泻到

对方身上。

青灰色的巨大身躯站在原地晃了晃，终于没有挺住，缓缓倒下了。

这一刻，凯文觉得自己的心跳仿佛都凝固了一样。

接下来他终于松了一口气，想要走近这个怪物看看到底是什么做成的，但琳达跌落下水道此时又浮现在他脑海中。

凯文迅速地更换自己的弹匣，同时捡起卡尔落在地上的ID卡打开电子门。

他没有注意到的是，身后的暴君躺在地上不过片刻之后，身体竟然微微地动了动。

7

下水道里，凯文看到了仍在昏迷的琳达。

"你还好吧？"

把女研究员叫醒之后，凯文帮她确认了自己并没有骨折之类的麻烦，两人在臭气熏天的下水道里均感到庆幸。毕竟面对暴君那样可怕的怪物仍能幸存，也实在是一种幸运了。

"没什么。"琳达低头看了看下水道里双目放出红光的老鼠，叹息道，"安布雷拉的病毒就是通过这条下水道传播开的。"

"嗯。"凯文点点头。

"我……我竟然做出那种东西……"有些难以置信地摇着头，琳达仿佛瞬间醒悟了一般，"如果不那么做，也许就没有这场灾难了。"

想起自己熟悉的朋友们都变成了怪物，凯文的心中也一阵愤怒。他没有安慰琳达，只是默默看了看琳达旁边的铁梯。

"不要说这些没有意义的话了，你能走吗？"

"应该没事。"

"那么，我先上，你跟在后面。"

说完，凯文把枪绑在腰间，扶着铁梯开始向上攀爬。只要经过这长长的铁梯，推开头顶的井盖，就能够回到城市中心地带。

尽管那里也充满危险，却也是惟一能够逃离浣熊市的地方了。

女研究员犹豫了一下，咬咬牙踢掉高跟鞋，紧紧跟在凯文身后。

挪开下水道的井盖之后，一阵熟悉的空气吹来，吹散了鼻息之间的恶臭。不过此时城里的空气也没好到哪去，充满了丧尸恶臭的空气中，带着火药和血腥的淡淡味道。

对于任何人来说，浣熊镇都是一场噩梦。

"接下来我们可以顺着这条路……"

琳达的话还没说完，眼前已掠过一个巨大的身影。应该早就被击倒的暴君竟从天而降，只是曾经被凯文重创的头部流满了鲜血，使得本来苍白恐怖的面容看上去更加凶残可怖。

"琳达，躲起来！"

凯文的高声呼喊中，暴君撕开了束缚力量的外套，露出野兽一般的身躯。双臂上深藏的利刃狰狞而出，原本就十分巨大的身躯变得更加健壮粗大，苍白的眸子也染上了赤红。这一切变化不仅仅是外形，原本一抹速度缓慢的双手挥空几下，动作敏捷迅速，比正常的人类还要灵活数倍。

暴君没有了外套的遮挡，凯文反倒笑了。

原本以为弱点在头部，现在才看到那颗外置的心脏正在缓慢有力地跳动着。这么明显的弱点，显然并不是卡尔口中所说的"完美形态"。

双手平举，握紧枪托，凯文再度瞄准。

引以为傲的射击术，这一刻发挥出巨大的威力！

砰！

子弹准确无误地击中了暴君的心脏，强大的怪物后退了两步，想要冲过来袭击凯文，却又迎上另一发子弹。

宽阔的街道不像地下研究所那样狭窄，暴君的动作变快了，凯文闪避的空间也大了

许多。刻意与怪物拉开距离，凯文沉稳地射击着。

就好像在警局里，射不中靶心的人要请客吃饭。现在只不过是射不中要被怪物吃掉罢了。

琳达吃惊地看着凯文与暴君的游斗，每一发子弹都落在同一个地方。暴君每次想要贴近凯文，都被心脏的剧烈疼痛阻止了。

十五发子弹转瞬就要打完，凯文在心中暗暗祈祷。

第十四发！

暴君晃了晃身体，脚步明显放慢地朝凯文逼近。

第十五发！

枪响之后，暴君沉重的脚步陡然停住了。

凯文的心跳在这一刻都几乎停住了，他看着暴君，手甚至忘记去摸弹匣。

终于，暴君缓缓缓缓地倒下了……

凯文长出了一口气，跑过去拉起琳达："快，我们走。"

长街上依旧响着激烈的枪声，

8

米拉杰夫低头摆弄着狙击步枪，很快在狙击镜的视野里发现了新的目标。

一名正打算躲进角落的女子。

女子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正被人锁定，还在四处张望着。从她身上穿的制服判断，应该是安布雷拉研究所的人。米拉杰夫轻轻地调整着狙击镜，目光从女子纤细的小腿上轻轻掠过，最终又停留在小腿上。

"第九十九只。"

这样给自己锁定的女子下了定义后，米拉杰夫轻轻扣动扳机，享受了一瞬间身体微微麻痹的快感。

超过了音速的子弹射穿了女子的小腿。一蓬鲜血洒落在女子脚边，虽然听不见对方的声音，米拉杰夫还是很享受地看着女子惊慌失措地爬进自己的视野死角。那种面对恐怖的绝望神态，远远超过了恐怖本身所带来的乐趣。

"喂，你认真一点好不好？"

身穿安布雷拉公司制服的老者看了一眼米拉杰夫，低声训斥道："你来这里是执行任务，不是来玩的。赶快回收有用的东西，拯救市民，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

米拉杰夫直起身体，漫不经心地地看了一眼戴着眼镜的滑稽男子："哦。"

"你这是什么态度？"干瘦的老头被米拉杰夫的态度激怒了，"老老实实服从上级的命令！你必须对自己所做的行为负责！"

米拉杰夫冷笑了一下："是吗？"

"你别以为自己是U.B.C.S的队长就能这么嚣张。"老者继续高声说道，"我们有权力罢免任何U.C.B.S的成员，现在快去执行任务！"

仿佛被老者的话说烦了一般，米拉杰夫举起手中的狙击步枪，对准了老者的头。

"喂，你清醒一点吧。"

砰的一枪，老者身后不远处的一只丧尸被米拉杰夫击毙。子弹堪堪擦着老者的耳畔飞过，带起的巨大心理压力恐怕只有老者自己清楚。

"100只……我是来执行任务没错，可我并不是你们的棋子。"米拉杰夫眯起眼睛看着这位公司的特派员，"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这些傻瓜心里想的是什么？公司早就有计划了吧？既然结果都是一样的，我玩一玩你难道也要反对吗？"

"公……公司希望你们……"

"队长，地雷已经布置完毕了。"

老者正要说话，一个U.C.B.S队员跑到米拉杰夫身边汇报作战情况。听到地雷这个词，老者陡然跳了起来："地雷？米拉杰夫你疯了吗？"

"比起'双X计划'，我不过是个小人物罢了。"

"什么？"

“双X计划。”米拉杰夫看着老者的眼睛，表情格外沉静，“轰地一声，以后就没有浣熊镇了，也没有我们这些倒霉的U.B.C.S，你们最开始就打算这么干的吧？我们来了只是送死和拖延时间。”

“不，并不是这样……”老者仍声嘶力竭地想要抵赖。

“不用说了，我没有兴趣。”米拉杰夫一把推开老者，“剩下的时间是我们的娱乐时间，你滚开吧。”

老者狼狈地离开了。米拉杰夫转身看了看冷风依旧的长街，再度架起自己的狙击步枪，瞄准了街道一旁那名女子藏身的角落。

“宝贝，快出来吧……我真不舍得一枪打死你。”

9

狙击步枪射中琳达的时候，凯文正在赶往U.B.C.S指挥部的路上。琳达知道U.B.C.S的到来并非只是拯救市民那么简单，让凯文去打听消息。此时长街上已没有了任何人和丧尸的踪迹，手中也拿着一把手枪的琳达以为自己能够保护好自己。

可惜大多数时候命运总和自己的预测不太一样。

腿部中枪之后，琳达缩入角落里一动也不敢动。子弹只是擦过皮肉，并没有伤及动脉血管，暂时不会有什么危险。只有心中的恐惧，在这个时候强烈地冲击着琳达的心，让她不知所措。

街道上，丧尸的呻吟声和午夜风吹的呜咽连成一片，冰冷刺骨的墙壁紧紧贴着衣服。琳达绝望地摸索着周围，有死去的警员尸体躺在身边，血凝固成黑红色的斑点，洒落在地面和墙壁上。

忽然，琳达摸到了一样东西……她有些惊喜地抓起对讲机，试着调整频率寻跟凯文联系。

“凯文，凯文……”

“我是凯文，收到。”

“我是琳达……”琳达惊恐地张望着周围，听到凯文的声音心情才慢慢平静下来，开始给自己定位，“我现在就在中心商业街的南侧，这里有一个酒吧和两家服装店……我在服装店附近的拐角处。我被人用狙击枪袭击了……”

“被人袭击？”凯文有些吃惊，“你能确认被袭击的方向吗？”

“在我东侧的楼顶……”

“我知道了，你小心隐蔽好，我现在过去找你。”

收好对讲机，凯文抬头看了一眼U.B.C.S小队的指挥中心广播器。相对于琳达被袭击，刚才那个广播才真正让他感觉到一阵寒意。

再过一会，美国军方将要发动对浣熊镇的导弹攻击。

必须争分夺秒逃离浣熊镇！

给弹匣压满子弹，凯文转身离开了U.B.C.S小队的指挥中心。

浣熊镇的城市规模并不大，从指挥中心去到商业街不过是几分钟的路程，凯文却走得十分小心。如果那个在天台上对别人开枪的混球发现自己的话，这种居高临下的优势足够让他杀死自己很多次了。

凯文觉得，有时候人比丧尸更可怕。

顺着建筑的阴影到了商业街附近，凯文目测了一下袭击琳达的位置，侧身进入背后的大楼。

浣熊镇的建筑很整齐，高度都差不多，这是惟一让人愉快的事了。

“用手枪对付狙击步枪，我一定是疯了……”

虽然嘴里这样喃喃自语，凯文还是迅速顺着楼梯跑到了顶楼。在顶楼的天台上，警官凯文轻轻推开门，匍匐着缓缓爬过水管，贴近了大楼边缘的墙沿。

抬头确认没有灯光照在自己这个位置

后，凯文才缓缓抬起头，用目光搜索对面的楼顶。

果然在对面楼顶站着几个人，其中一人手持M25，正狂叫着对楼下的丧尸进行点射。

凯文深呼吸了一下，并没有立即瞄准，而是将头缓缓缩回掩体之下。

"琳达，你能听到吗？"

"我能听到。"

"你现在能走路吗？"

"可以，不过有点慢……"

"那就好，等一下我会制造混乱，你利用这个机会离开他们的视野范围，在街道尽头等我，我们必须逃离浣熊镇。"

"好的。"

关掉对讲机，凯文双手稳稳握住自己的爱枪，慢慢露出头，瞄准那名尚在欢乐中的壮汉。

对面似乎也感觉到了空气中流动的杀意，那名正在狙击丧尸的壮汉猛然扭头。

凯文的手臂立即绷紧肌肉，手指微微一颤。

壮汉怒吼一声，避开了这一发子弹，却没有敢再度抬头射击。

其余几名队员似乎也被吓到了，并没有任何一人主动攻击，全部第一时间寻找掩护，一时间对面顶楼大乱。

战斗从开始这一刻已经决定了它的结果，凭借精湛的射击技术，凯文仅以手枪成功压制了对方的火力，随后又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楼顶，对方的反击此时才刚刚开始。

并不理会头顶飞射过来的子弹，赶着去跟琳达会合的凯文低头看了看手表，此时距离导弹袭击浣熊镇还有不到半个小时。

10

满身是血的琳达再次看到凯文的时候，忍不住激动地拥抱了这名警官一下。

"还能见到你真是太好了。"

凯文勉强笑了笑："一定会有更好的事发生……不过在这之前，让我们先来确认一件不太妙的事吧。"

"怎么？"

"美国政府已经同意了安布雷拉的请求，实行'双X作战'计划。"

"双X计划？"

凯文把从指挥中心听到的广播转述给琳达，女研究员听了一脸震惊。

"浣熊镇……要从此消失？"

"大概是吧。"即使性格乐天如凯文，想到这些也难免沉重，"我们要赶在导弹到来之前逃离这里，否则就没有机会了。"

"怎么走？"

"现在看来，能离开这里的方法无非就是铁路和公路。"凯文分析道，"U.B.C.S的那些人接到通知之后，肯定会把所有直升机都用光逃离这里。我们要做的就是到惟一没有被毁的出口，找一辆满油的车，快点离开这里。"

"U.B.C.S应该就有军用车。"琳达指着远处的出城高速公路说，"不过那些人是疯子……我想攻击我的人应该就是U.B.C.S的家伙。"

"你说的没错。"凯文想起刚才的战斗，更加心有余悸，"我们先穿过这条街再说。"

扶着一瘸一拐的琳达正要往前走，凯文听到了一声熟悉的怒吼。

"是暴君！"

吼声让两人加快了脚步，朝着前方不断冲刺。对暴君有着强烈心理阴影的琳达不住回头遥望，似乎想要捕捉暴君所在的位置才能安心。

"在那里！"

琳达一声尖叫，指出了暴君所在的位置。双手宛如刀锋的狂兽正站在屋顶仰天长啸，转瞬之间已跃至街面。凯文顺着琳达手指的方向看了一眼，拉着琳达侧身躲进小巷里。

“我们时间不多了。”

两人的头顶传来一阵阵急促的惊呼，从位置上判断，应该是那个狙击琳达的壮汉。尽管对方并非善辈，凯文还是叹了口气，拉着琳达快速奔向出城的高速公路出口。

暴君纵身跃上楼顶，一脚踩在地面上，就这样突兀地出现在米拉杰夫的小队中央。浑身浴血的暴君宛如从天而降的恶魔，彻底冲击着米拉杰夫的视野和心灵。

“这种东西，这种东西……”

从未真正了解过公司内部秘密的米拉杰夫有些兴奋地扬起手中的狙击步枪，瞄准暴君头部就是一枪。

枪声响过，解放了力量的暴君仿佛并未中弹一样，只是轻轻摇晃了一下脑袋，朝着最近的一名队员疾冲过去。

爪起爪落。

好像时间也被切割开了一样，当暴君再度落地之际，那名惊愕中的队员头颅已顺着楼顶跌落在街道上。充满了惊恐和不相信的眼神在所有人的视野里，留下了最后的弧线。

“围攻它，不能给他进攻机会！”

几乎是第一时间，米拉杰夫已经做出了接近最正确的判断。所有尚在惊愕中的队员纷纷醒悟过来，朝着暴君开火，却忽略了暴君以左手挡住的心脏部分。

子弹无一例外都被弹射到周围，没有人察觉到暴君也对子弹产生的巨大冲力表现出痛苦。这些U.B.C.S的队员们从未接触过关于暴君的任何资料，面对子弹毫无效果的假象，纷纷开始绝望。

米拉杰夫朝着暴君又射出两发子弹，仍然没有击倒对方。从来都自信满满的军人内心也开始了动摇。

“撤离！”

命令发出的同时，米拉杰夫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做出了最错误的判断。

也许只距胜利一步之遥，却因为毫无信心放弃。不再被火力围攻的暴君发出震天动地的吼声，像是拆玩具一样又收割了一名队员的生命。

从未有过的恐怖感觉终于也降临到米拉杰夫的心中。这位曾经杀死成百上千活人的队长此刻甚至不愿回头去看一眼暴君正在做什么。哪怕无数队员的惨叫在耳畔响起。

——不，我要离开这座城市，我要活着离开这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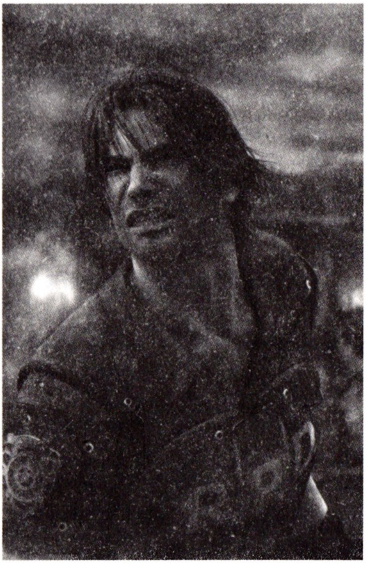
——我要主宰别人的命运。

——我，我不要被主宰……

思维在某一刻奔跑中被按下了停止键，锋利的爪刃像烧红的铁棍刺破油皮一样，毫无阻碍地插破了他心脏。暴君的强大在这一刻昭显无疑，月夜下它以双臂护着自己的弱点飞跃在人群中，每一次挥动利爪就收割一条生命。

似乎只有杀戮才能发泄愤怒的生物兵器左右突杀，在这个夜晚，米拉杰夫所率领的U.B.C.S小队没有一人生还。

而在这样一个充满了死亡的夜晚，也没



有人在意十几个人的生死去向了。

如凯文所想的那样，大多数的U.B.C.S小队都在紧急撤离中。最初拦住琳达不让她离开的那位多米尼克队长此时也驾驶着直升机准备逃离，直升机下方拴着一只巨大的集装箱。

集装箱里似乎装着什么神秘的东西。

“嘿，就这样告别，真是太让人伤感了。”

多米尼克队长冷笑一声，拉动直升机的操纵杆，即将飞离浣熊市。拴在直升机下方的铁链因飞机侧身飞行松动了一下，铁链不堪巨大沉重的集装箱负荷，脱落开来。

轰然一声巨响，巨大的集装箱掉落在地面。

多米尼克察觉到了变化，却没有在意，依然操纵直升机飞离了浣熊市。

“嘿，这是什么东西？”

剩余在地面尚未撤离的U.B.C.S部队发现有什么东西从天而降，纷纷围拢过来。面对公司的产物，这些人心中都多少有些畏惧，纷纷围着集装箱指指点点。

摔得有些破裂的集装箱一侧，慢慢被打开了。

所有人严阵以待。

下一秒钟，无数触手自集装箱内飞快地伸出，刺破了每一个人的胸口。死亡就像是旋风一般顷刻间席卷了这些生命，没有任何犹豫。

在集装箱的远处，暴君正飞跃而来。

11

凯文和琳达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暴君的行动力超强，在被两人落下很远的情况下，仍然先一步赶到了U.B.C.S小队的指挥军车附近。暴君落地之后狰狞地叫了一声，正要对两人发起进攻，凯文手中的枪也高高举起准备反击。

就是这一刻，情况陡生异变！

自高架桥下方涌上来一团肉糊一样的事物，毫无征兆地爬上公路栏杆，一团肉糊像是被风吹散一样，张开巨大的臂膀，瞬间将暴君吸入肉糊中。看似巨大强壮的暴君毫无还手之力，双手利刃陷入肉糊中无法拔出。只挣扎了两下就被吞入其中，与那团肉迅速糊融为一体。

“这是什么？”

凯文有些惊惧地后退了几步，问身边的琳达。

“是，是实验性的病毒生物……”琳达的声音里也充满了颤抖，“我从未见过的型号……我明白了，U.B.C.S小队来浣熊镇并不是来救人，而是来测试实战数据！”

“混蛋，这种时候还在想这些吗？”凯文的声音里充满了愤怒，“琳达，你去军车里躲一下，顺便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武器，我去对付这家伙。”

“你……”

凯文没给琳达再说话的机会，跑向那头蠕动着的肉团，抬手就是一枪。

尽管对手身躯庞大，看似没有缺点，凯文还是在刚才肉糊吞噬暴君的时候看出了些奥妙。

暴君纵然强大，也有弱点。这就是安布雷拉公司制造病毒的特点，不管是丧尸也好，猎杀者也好，或者是暴君和眼前的这个病毒实验体，都应该有弱点存在。暴君的强大就在于弱点并非在头部而是胸口，平常形态下常人无法发觉。

——所以只要不是完美的病毒体，就一定有弱点！

想到这里，凯文手中的枪开始在肉糊身体的各个部分点射。

借着高速公路上的强烈灯光，凯文发现病毒试验体的背后似乎有一块颜色不同的位置。可惜的是对方并不打算转身，浑身上下射出的触手也神出鬼没，自己没有机会攻击那个位置。

“凯文，接着！”

琳达的声音自背后响起，凯文不用回头也知道琳达找到了更好的武器。眼前怪物正喷出一蓬毒液，自空中朝凯文洒落。借着侧身翻滚闪避的机会，凯文伸手去抓琳达丢给自己的武器。

厚重的手感差点把凯文绊了个跟头，居然是火箭筒！

凯文马上意识到，这也许就是U.B.C.S部队用来对付生化兵器的最佳方案，顿时撒手爱枪，双手将火箭筒从地上揽起。

——谢天谢地，是会用的型号。

手中火箭筒下保险架，开锁定，按动发射键。

巨大的后坐力把凯文冲了个跟头。火箭弹直奔病毒试验体而去。

轰！命中！

片刻后硝烟散尽，凯文有些吃惊地发现这团肉糊只是被炸得整个身体对折成了一团更小的肉糊，没有丝毫损害。

——难道这东西是无敌的么？

这种疑惑只在心中闪过了一瞬间，凯文已经找到答案。

捡起刚才扔掉的手枪，凯文对准病毒试验体后腰露出的那团红肉，扣动扳机。

每一枪，病毒全身都抽搐一阵。

随着枪声响起，渐渐的无数尸体从肉糊中缓缓吐出。有些是浣熊镇的警察，有些是U.B.C.S的队员。

每一具尸体都是一部悲剧。

每一具尸体都是一场灾难。

痛苦的记忆仿佛也喷薄而出了，凯文拿着枪的手没有颤抖，眼泪却止不住地想要流下来。

再也没有浣熊镇，再也没有自己不喜欢又离不开的那个警局。

再也没有严厉正义的局长，再也没有熟悉的咖啡厅和吧女。

再也没有亲人和朋友，再也没有遛狗的公园和小憩的长椅。

再也没有了，这一切。

只有痛苦的回忆，会永存心间吧？

这些尸体的涌出，让病毒试验体变得更加脆弱矮小。凯文打光了手中的子弹，转身接过琳达抛来的最后一发火箭弹。

瞄准，发射！

再也没有病毒试验体。

丢下火箭弹发射器，凯文跃上军车驾驶位，狠狠踩起油门，汽车朝着出城隧道狂奔而去。

背后，美国军方的打击降临了。天空中缓缓降下了名为核弹的利刃，点亮了夜空。

死亡吹散了悲哀，湮灭了痛苦。

尾声

相互依靠在幸存的海岸上，许多同样从浣熊镇逃离的人们看着蘑菇云缓缓升起。

黑夜已经过去，黎明来了。阳光和火光一起照耀在人们身上。

生命逝去的悲哀却无法被阳光驱散，就如同这些人心中的痛苦。

冷冷的海风吹过，凯文把衣服递给琳达，朝着大海那面摇摇头，最终没有说什么。

从浣熊镇逃离的人们里有警察、水管工、学生和酒吧女招待。这些人都和凯文一样，一言不发地看着远方，看着曾经存在于人们心中的那座城市。

琳达看了看这些人们，把自己胸口的职员证扯下来，丢进海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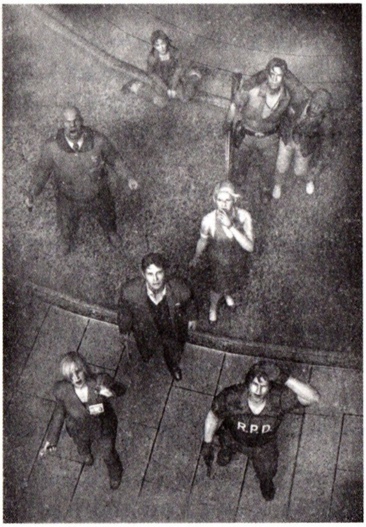
站在不远处的直升机旁，一名棕色短发的女子身穿短裙和蓝色无肩带背心，双手环抱看了凯文和琳达很久。

“凯文。”

棕色短发的女子叫出了警探的名字，凯文猛然回头，看见了自己熟悉的那个人。

“吉尔·瓦伦丁……？”

“多谢你还记得我的名字。”女子走近凯文，低头看了看琳达鲜血凝结的小腿，皱



起眉头，“怎么会有枪伤？”

“安布雷拉的疯子。”凯文解释道，“你怎么在这里？听说你们都被解散了？”

吉尔望向自己的故乡，无奈地摇摇头：“解散？警局都不在了，我们只有各自为战。”

“从七月开始，你们一直在争论的那件事，你是对的。”凯文低头说道，“我现在只觉得自己做了一场噩梦，想要尽快醒来。”

“噩梦远不会结束。”吉尔望着蘑菇云尚未散尽的地方，轻声说道，“面对命运，我们的幸存，只是抗争的开始……”

凯文看了一眼周围的人们，点了点头。

“这是我的电话，保持联系吧。”

留下一张写着一串号码的卡片，吉尔转身上了直升机，凯文隐约看见一名身穿U.B.C.S服装的年轻男子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

凯文·雷曼收回目光，将卡片插在自己的口袋里，继续凝望着已经消失的浣熊镇。浓烟散尽之后，那里将只剩下无尽的哀思和祈祷。

还有，无穷无尽的，宛如噩梦的回忆。

* * * * * * * * * *

骤然从梦中惊醒，凯文伸手在后背一摸，汗水湿透了衬衣。背后的电脑机箱嗡鸣声像是永远也不会停息，眯着眼睛渐渐适应了室内的强光，散漫不羁的警探抓起一杯不知是谁的咖啡，走到大厅中央。

中央控制台附近的大屏幕正在播报美国新闻，还有世界各地的综合情报汇总。凯文站在这里看了一会，耸耸肩走向资料室。

“安布雷拉完了。”

“是啊，安布雷拉完了。”刚从资料室里整理完档案的里昂这几个月来第一次露出笑容，“辛迪好像也很高兴。”

“不过这才只是刚刚开始，对吗？”凯文举起咖啡杯，对着里昂遥做了一个碰杯的动作。

里昂回敬了一下，用无比坚毅的声音说：“是啊……才刚刚开始……安布雷拉的债，还远远没有还够。”

（全文完）



不可饶恕（下）
剧情小说

文/玛娜

人物介绍



竹内理理子

在自己父亲的侦探事务所中担任调查员的职务，不太了解机械与流行方面的事，个性上不拘小节，属于只要一下定决心就会奋力向前冲的类型，不过偶尔也会看到她闷闷不乐的一面。



竹内武雄

理理子的父亲，竹内侦探事务所的所长，原本是一名干练的刑警，但某天突然选择了退休，买下一间废弃的幼稚园，设立了侦探事务所。



草薙学

在竹内侦探事务所内工作，理理子的丈夫，思考方式十分理智，对于凭借主观感受行动的理理子总是感到十分火大，虽然他突然提出了离婚的要求，但是真正的目的却不得而知。



木崎佑次

沉着冷静、头脑明晰的竹内侦探事务所调查员，十分能够理解理理子的想法，同时也是她优秀的伙伴。虽然从名字和外表可以看出他是一名男性，不过他的内心其实是“女性”……

前情介绍

竹内理理子是一位在自己父亲所设立的侦探事务所内工作的调查员，由于性格直率，常会无法单纯将工作看作工作，在处理案件的时候情绪失控，因此，经常会与身为自己职场上的前辈，也是自己丈夫的草薙学大吵。终于，某天早上，草薙突然说要离婚，之后便离开了家，与此同时，理理子的父亲也失踪了，她为了要在所长不在的状况下维持事务所的营运，只得一边工作，一边开始搜索父亲的下落……

Episode 3 爱情待售 LOVE FOR SALE

—1—

“好了，请慢慢地，慢慢地把眼睛睁开，你感觉身体怎么样？”

一个充满磁性的男性声音在头顶响起，我缓缓地睁开眼睛，感到意识重新回到了身体之中，天花板上挂着一盏明亮得过分的灯，而身体下所躺着的地方，也并不是习惯了的床……

看到了站在面前的早川淳一之后，我才想起来，现在正是在早川医院接受心理治疗。

“怎么样？我有什么事吗？”我轻轻舒缓四肢，从医疗床上坐了起来。

“由于你丈夫和父亲的事，似乎积累了很大的压力，这样继续下去的话对精神会很不好，在原因还没有清楚之前，总之，千万不要过分谴责自己。”

“过分谴责自己？”

“正是如此，你认为自己工作很忙，所以留给父亲的时间太少，一直在为此自责，要知道，疏解压力也是很重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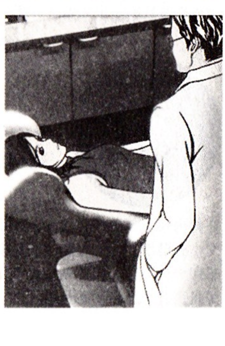
早川院长的友善与劝慰让人感到非常安心，听从佑次的建议到这里来进行治疗果然没有错。

“那么，我那个幻觉呢？”

“你可能以为是自己小时候样子的投影吧？确实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巨大的压力容易让人喘不过气，于是就下意识地为了自卫，让‘小时候幸福的自己’以幻觉的形式出现，但是你的情况不一样。”

“那是怎样？”

“我和小时候的你聊了不少话，母亲过世后，受到打击的你本想依靠父亲，但是父亲工作太忙，所以你也过的很不容易，怎么也谈不上是幸福。”



“所以那个小女孩不是我？”

“嗯，我

是这样认为的，应该有些别的原因，不过我现在还不清楚。”

如果那个小女孩不是小时候的我的话……还会是谁？

我谢过早川医生之后，以轻松了许多的心情回到事务所。

然而，这份轻松的心情并没有保持多久，很快，真弓就带来了一件我不能不管的麻烦事。

那是发生在真弓大学学姐身上的事情，那位名叫西原茜的学姐是一家名叫“LUXOR”的西式点心店的店主，似乎还曾因为点心的味道很好而被杂志介绍过，西原茜最近正打算结婚，但是，却突然收到了一些写着奇怪内容的信件，以每天一封的频率寄到点心店里，收件人则是她未婚夫的名字。

在结婚之前，遇到这种古怪的事情，当然会让人想到是与结婚对象有关，更何况信件的内容还都是些看不明白的英文字母与数字组合，真弓很担心西原那边出现什么问题，请求我去和西原稍微谈一谈——说是请求，其实早已经料到我不会反对而早早地定下了时间，这么狡猾的个性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养成的。

LUXOR开在六本木的一条小路边，周围并不是太吵闹，不过和繁华的街道离得也不远，店面被装璜得非常时尚，但也不会过于奢华浮躁，就像店主本人一样让人感到自在舒适。

见到西原茜之后，才知道她其实是一名日法混血，在法国一直生活到中学才回到了日本，是所谓的归国子女。和平常见到的点心店女店主不同，西原茜留着一头干练的短发，身材相当高挑，与其说是具有女性的娇美，倒不如说是职业的帅气更为适合。更让人惊讶的是，西原茜的家族一直都经营着日式点心店，有名的“是清”就是她的祖父所经营的，而她却和自己的父亲一样，选择了成为一个西式点心师。据说正是因为这件事弄得祖父和父亲的关系一直不好，而祖父也始终对茜所选择的未婚夫很抱有意见，甚至还曾经雇佣过侦探社调查过对方的过去。

奇怪的信件是从一周前开始寄来店里的，而且每天都写着一样的内容，原本以为不过是普通的恶作剧，不过收信人却写着西原茜的未婚夫须崎阳一的名字，茜也询问了须崎，但对方却并不知道这件事。

须崎在一家很大的出版社新报社工作，两个人是在须崎来到店里采访时认识的，交往了一段时间之后，三年前约定了结婚的时间，也就是在从现在算起的半年之后。在收到信件时，茜也怀疑过是什么对自己抱有敌意的女性寄来的，但是却相信须崎绝对不会背着自己做出什么变心的事来。

虽然只不过聊了一会，但是坦率的西原茜却让人非常有好感，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成熟很多，也很明确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轻易因为身边的变化而改变……这样优秀的女性，有什么人会对她产生恨意呢？

回到事务所后，我和佑次一起研究了信的内容。

纯白的纸上只打印着两行意义不明的字母：

Torpedo—01

3RT66X0

Torpedo直译过来的话就是“鱼雷”，连起来也就是鱼雷1号，怎么看都像是在暗示着什么令人讨厌的事情，至



于3RT66X0则完全弄不懂是怎么回事。

佑次的意见是，3RT66X0是一个变位词，只要更换字母的顺序就能变成截然不同的意思，而一直以来都着迷于各种奇怪科技的阪本则坚持这是二战时德国使用过的英格玛密码，但是放手让两人去尝试了之后，却发现根本无法组成任何有意义的词语。

创业了200年的“是清”是秉承江户时代传统的知名日本点心店，就连嗜辣的所长也对这里的点心大加赞赏，所以我对是清也算得上是很熟，不过这次来到这里却不是为了吃点心，而是想要和茜的祖父西原德三谈一谈关于茜的事情。

茜的祖父是一位很有气势的点心师傅，同时也有着老年人所特有的固执，将自己不听劝告娶了法国妻子并学习西式点心的儿子狠狠地批评了一通后，又将矛头对准了我还没有见过的须崎阳一。

“女人的幸福终究还是要依靠男人，如果对方不好好对待茜的话，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幸福的。但是那个男人不行，满嘴大话，没有一点内涵。”

被他这么生气地批判了之后，就连送到桌上的精致日式点心都变得似乎不那么好吃了。

“但是不是只见了一面吗？而且据说是在大型出版社工作的样子。”

“那只是夸夸其谈而已，见一次面就够了，不行的家伙就是不行。”茜的祖父闭上眼睛，对须崎的不满意完全表现在了表情上，“不停地说些我这里听都没听说过的事，只会摆摆样子卖弄小聪明，性格本身就有问题。”

“但是这种事情见一面怎么能知道？”

“看他的工作就知道了，他带了一本自己出的书过来，愚蠢的恋爱小说和变态的犯罪小说，让人越看越不舒服，从做的东西里就能看到制作者的性格，那些浮于表面的恋爱和伎俩低劣的犯罪，如果不是爱好恶俗的人是不会做出这种东西的。”

见了一面之后，才终于很确切地了解了茜的祖父对结婚的反对，虽然他因为害怕茜的反弹而没有直接阻止婚事，却雇佣了侦探社的人想要抓住须崎出轨的把柄，期望可以借此让茜打消主意。

真是相当可怕而固执的长辈，背负着各种压力的茜也相当不容易啊。但是，被茜的祖父这么一批判之后，我反倒开始对那个须崎好奇了起来，立刻前往新报社见了他并询问情况。

须崎给我的感觉和西原德三正相反，虽然表面看起来有些随便，对什么都不在乎的样子，喜欢和人开玩笑的性格也容易被误解，但其实却是个相当成熟的人，很会与人沟通，无论在谈吐还是举止上都很有分寸，知道在适当的时候说适当的话，穿着休闲服的短发形象也相当帅气。

不知道为什么茜的祖父会那么反感他，可能长者和年轻人的眼光真的有很大不同吧。

虽然在和西原德三交谈的时候已经知道他雇佣了一家侦探社对须崎进行调

查，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对方出手居然那么快。

见完须崎回到事务所的时候，那个“第一侦探社”派来的名叫水谷的侦探已经在会客室里等着我了，水谷是个给人印象很差的人，穿的西装与鸭舌帽就像是早期的侦探片中才会出现的道具，仔细一看，西装也不过是看似名牌的冒牌货罢了。说是遵守西原德三的要求要和我们联手调查。其实只是想假借“联手”的名义买通我们的事务所和他一起舞弊，这样就可以随便捏造事实向委托人收取各种费用了。

为了表现诚意，水谷特意告诉我了一个叫做大泽飞鸟的人，她是歌舞伎街上一间名叫“普雷尼亚”夜店的招待，似乎和须崎有着不一般的关系。

当然，我没有答应他的要求。

我的委托人是茜，为了赚钱而随便提交一些不负责的调查结果这种事情是绝对不会做的。

被拒绝之后，水谷气急败坏地瞪起眼睛想要威胁我，不过听说我录下了所有对话后立刻低声下气地变了一张脸。

像豺狗一样的男人——这是佑次对他的形容，我觉得非常精准。

由于突然出现了飞鸟这个人，我开始不得不认真地考虑起须崎与其他女人同时，我也听到了关于中川真理的传闻。

中川真理，一家美容院的美容师，她也在茜的点心教堂上课。

正在和西原茜的男朋友须崎阳一交往，这件事是中川真理自己亲口说出来的。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须崎阳一还真行啊。

我回到事务所，把出现了第二个女人的事情告诉了佑次。

这时，茜打来了电话，告诉我今天收到的那封信和之前的内容不一样，变成了：

Torpedo-02

JLUTTO

鱼雷2号……而后面的内容还是完全不明白，我试着按照佑次的方法将两次发来的字符放在一起重新组合，仍然没有一点头绪。

就这样一直不停地尝试着，不知不觉的时候已经到了深夜，直到电话铃声响起，我才伸了个懒腰，暂时停止了思考。

“你好，竹内侦探事务所。”

电话那边沉默了许久，在我以为是恶作剧电话的时候，突然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是我，草薙。”

“怎么了？你在什么地方？”我抓紧电话，激动地追问道。

“对不起，现在不能说，我只想告诉你，上次说有了其他的女人是骗你的。”

“为什么这样说？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听到了草薙的话后，除了感到如释重负之外，我也更加不安了，用这样的理由骗我的原因……可能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吧。

“对不起，我现在什么都不能说，不过冷静下来之后会告诉你的。”

“等等！告诉我为什么！”

没有理会我，草薙挂上了电话。我握着已经挂断的听筒坐在办公桌前，今晚又是一夜无眠了吧……

—2—

第二天，我按照静香给的地址拜访了中川真理，也去见了在夜店工作的大泽飞鸟，两边虽然类型不同，但却都是耀眼的美人。

明明接到的委托不是调查须崎的变心，但是不知不觉之中却变得越来越像是外遇调查了，对于这样的演变我也感到很无奈。但是，或许在这些女人中就有寄信给茜的犯人，只要这么一想，我就决定再继续追查下去。

当然，因为不放心水谷的缘故，所以也特意到“是清”去见了西原德三，想提前忠告他一下，结果那个固执的老头却说什么也不肯相信我。想要联系一下须崎，但却听茜说他正在为了一个叫做江田的作家出差，一段时间之内怕是与外界没有联系，连手机也接不了。就这样，突然之间我似乎变得无事可做了一样，只好给须崎打了电话留言，让他收到留言后立刻联系我。

挂上电话后，突然听到门口传来了一阵响声，不知道什么时候，水谷已经走进了事务所。

“不好意思啊，我敲门了，不过没有人来开门。”水谷解释着自己擅自进来的原因，但是看他脸上的表情却让人怎么也不能相信。

“前几天真是不好意思了，听说你的父亲和丈夫一下子都不在了？”

“听谁说的？”

“叫木村秀治的男人，记得吗？过去是这里的调查员，最近刚进了我们事务所，因为这个圈子很小，所以请教了很多关于你的事。”

水谷看着我有些生气的表情，露出了不怀好意的笑容。

“对了，忘了说了，你父亲现在在那里，就在门外看着你呢。”

听到了父亲两个字，我立刻冲了出去，一直跑到水谷所说的门口。

但是，没有……

哪里都没有父亲的影子。

“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可能是我看错了吧。”

水谷挑衅般地挑起眉毛，趾高气扬地看着我——我明白他来到这里的原因了，一定是西原德三把我的话转告给了他，所以，水谷才会故意用和所长有关的事情来激怒我。

真是个讨厌的男人，专门找别人的弱点和痛处下手，但是，我也不会那么简单就让他得逞。

在刺激我却没有得到任何想要的反应之后，水谷梓梓地离开了事务所。

第二天，真弓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两封信中的密码被她解出来了，密码既不是什么变位词，也不是什么英格玛，而是利用可以打出假名的键盘，按照密码的顺序敲在电脑里，就会得到原来的平假名。翻译过来之后，内容是这样的：鱼雷1号，大泽飞鸟；鱼雷2号，中川真理。

鱼雷，也就是鱼形水雷的简称，为了击毁驱逐舰而使用的潜水艇的主要兵器——以上，是军事迷阪本对鱼雷的解释，联系上收件人是须崎来看，这正是一封类似于说明信的的东西，声明了要以大泽飞鸟和中川真理这两枚鱼雷来促使茜和须崎感情破裂。

这么说来，大泽飞鸟和中川真理可能是被雇佣来伪装和须崎有关系的人……发现了这件事之后，我再次拨打了须崎阳一的手机，仍然是没人接听。

—3—

Torpedo—03

T6L6K

第三枚鱼雷出现了。

翻译出来的话也就是小野薰，至今为止还没有出现的女人，茜对这个名字似乎稍微有一点印象，但是却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更具体的了。趁着这个时候，我向她提到了中川真理的事情，果然，茜也早就从静香那里知道了两个人的传闻，但是，她并没有追问过须崎阳一。

“须崎那个人，自己以为自己的脸上没有表情，不过他骗人的时候马上就能看出来，因为右边的眉毛会突然向上扬起来，他本人可能没有注意到……所以，我害怕去问他，追问的时候万一变成了那张脸，我该怎么做呢……”

茜垂下眼睛，向我解释道。

虽然表面看起来非常坚强，但是面对感情的时候，果然也不可避免地有脆弱的一面，正因为如此，如果须崎伤害了她就更加不可原谅。

在第三枚鱼雷出现的同时，水谷带来的地雷也狠狠地炸到了我。

那是一张须崎和飞鸟亲密地挽着手走在夜晚的街道上的照片，两个人没有看镜头，从角度看上去应该是偷拍，水谷扬着这张照片，得意地声称自己已经抓到了证据，只要我们加入，委托费简直如同囊中取物。

不过稍微留意一下就看出来了，这张照片明显是合成的结果，飞鸟不过160多cm的身高，须崎却是180多，相差了20cm的两个人在照片中居然几乎只有一点点的身高差距，欺骗一下西原德三那种对电脑没有研究的人可能还说得过去，拿到侦探的面前就未免太小儿科了。

我不动声色地收下了照片，装作什么也不知道地说道。“水谷先生，你们既然已经抓到了证据，何必还要来和我们合作呢？”

“什么啊，单凭夜店女的照片是不能拿到很多钱的。”水谷毫不隐瞒地咧开大嘴，贪婪地笑着。

当然，我还是没有答应。

下午，为了保守江田先生新作的秘密而与外界断绝联系的须崎终于收到了我的留言并打来电话，和我约好了见面的时间，由于在新报社不方便详谈的缘故，最终见面地点定在了晚上7点的荧光灯，我把阪本改造的最新成果，笔形录音机也带了过去，打算在须崎那边先做一做实验。

须崎正合作的江田先生是一本似乎很受欢迎的小说《流浪之民》的作者，目前小说已经预定要改编成电影，所以江田正趁热打铁地决定推出个人小传，这个消息对其他出版社和媒体是绝对封闭的，这也正是须崎这些天来闭关的原因。

在店长的帮助下将窃听器装进了须崎的包里后，我一边注意着须崎的眉毛，一边向他询问了最关键的关于鱼雷们的事情。

和大泽飞鸟是脾气相投的普通朋友，大约在3个月前认识，和中川真理也只不过是普通朋友罢了，认识的时间大概是2个月之前，说到这两个人的时候，须崎的眉毛没有任何变化。但是，提到小野薰的时候，须崎虽然嘴里说着完全不认识，右边的眉毛却如茜所说那样高高地扬了起来。

果然，撒谎与不撒谎只要一眼就能看出来了，但我并没有直接拆穿他。

鱼雷一共有三个，而且在背后一定有

一个操纵着她们的人，如果死死咬住大泽飞鸟和中川真理不放的话，或许会找到幕后的黑手。但是，最后的那个小野薰在什么地方我甚至都还不清楚，她与须崎之间一定有着什么联系，该从哪里下手好呢？这确实需要好好考虑一下。

我穿过幼儿园的庭院，掏出钥匙打开事务所的大门。

这期间，那个红衣的小女孩一直在后面看着我。

“不好意思，现在不能陪你玩了。”我转身面朝着小女孩，安抚般地向她解释道。

“……知道了。”小女孩看着我，这样回答道。



—4—

西原德三之所以请来侦探调查关于须崎的事情，其本意当然是希望茜可以幸福，但是结果却让茜陷入了苦恼中，自己很确定要和须崎结婚，但是为了不让爷爷伤心于是压抑得非常辛苦……如果西原德三知道了自己的爱反倒起了反作用的话，一定会很伤心吧。

想到了这一点，我就觉得无法坐视不理。

走进了是清，我告诉德三自己改变了主意，决定帮助他去调查须崎变心的事情，之后开诚布公地将目前为止收到的三封信给德三过目，也说了之前一直没有告诉他的委托内容其实是调查信件的来源，

“茜也真是的……为什么遇到这种事情也不和我商量呢。”

到现在为止还是第一次听到关于信的事情，德三露出了很迷茫的神色，咄咄逼人的气势也收敛了起来。

“茜也是不希望你为她担心吧，而且，这里还牵扯到须崎先生的事情。”

“那封信到底是什么意思？”

“三封信上分别写了三个女人的名字。”

“是须崎的花心对象吗？”

“我认为不是的，是有人故意想让他们两人之间产生裂痕。”

本以为德三会说一些“果然不出我所料，那家伙就是那样的男人”之类的话，结果他却什么也没说，只是单纯地担心着茜的事情。虽然行动和性格有些固执，但是对茜的关心却没有一点值得怀疑的地方，如果是这样的爷爷和孙女的话，只要好好沟通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看出了这点后，我感觉到心里稍微

轻松了一些。

“真的有这种事情吗？”德三惊讶地追问道。

我点了点头，“很遗憾，不过确实是有的，所谓的分手代理公司，接受委托人的委托并使用各种方法让情侣分手，很可惜的是我们目前还没有找到确切的证据。”

“那么，为什么突然又决定要帮我调查变心的事？”

“请你仔细地想一想，分手代理公司派出来的人在到处乱转，你又委托了侦探事务所去调查外遇的事情，如果是有操守的侦探可能会做出冷静的判断，不过，如果是以赚钱为目标的呢？”

“会怎么样？”

“和分手代理公司联手去制作一些证据，你和第一侦探所的契约中很清楚地写了成功后的报酬吧？”

“嗯，如果找到了确切的证据就多支付一倍的金额。”德三回忆着契约里的内容，终于相信了我的话，“那么我应该怎么做？”

“我会向茜提交一份正规的报告，在这之前，请你不要收下水谷提交的报告。”

“但是，水谷是一个很热情亲切的人啊……”

德三垂下眼帘，有些犹豫地思考着。事到如今，我也不打算再帮同行隐瞒什么，将水谷合成飞鸟和须崎照片的事情告诉了德三。

“‘单凭夜店女的照片是不能拿到很多钱的’，给我看过照片之后水谷说了这样的话。西原先生，这可是你的宝贝孙女的婚姻大事，为什么就不能相信她自己的判断呢？”

在我说完这些话之后，德三抬起了头，让我稍微等待片刻，之后端上了一份非常精巧的点心。

橘红色与金黄色的两块糕点放置在优雅的黑色盘子中，口感非常细腻，在绵软滑嫩中既有甜美的味道，也带着一丝怡人的酸甜。

“非常好吃。”我发自内心地赞美道。

“‘茜云’，这道点心的名字，是茜出生的时候制作的。”德三走回到自己的座位坐下，表情变得轻松而温厚起来，“我的儿子叫大悟，和我很像，既顽固，又很固执，虽然嘴上骂得很难听，不过我对大悟的选择还是很认可的，他一个人去了巴黎，自己独自去学习成为西式点心师傅，从日式点心师变成西式点心师，这中间必定会吃很多的苦头，这些我都是清楚的……生女孩的时候，我制作了这个送到巴黎，大悟就给女儿起名叫做茜了……茜是儿子留给我的宝贵的孙女，所以我不想让她上当。”

“你的心情我很理解，但是，请再信任她一点好吗？茜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女性，她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你说的对，我确实很固执啊。”德三露出了一丝笑意，很慎重地向我点头行礼，“我会再和她好好谈一谈的。”

在说服西原德三后，我也终于安下了心来，在我能力所及之处可以为茜做的事情并不多，这应该算是最好的结果之一了。

之后，又将合成的照片拿给了飞鸟看，她很惊讶地抢走照片后就立刻离开了，也不知道是生气了还是怎么回事，让人完全摸不清头脑。

◎不可饶恕◎

那么，接下来就还是将关注的焦点对准须崎和鱼雷背后的黑手吧，我从车里下来，轻松地走进了事务所想要找到佑次商量接下来的行动，然而，事务所的气氛却并不像往常那样。

“终于等到你回来了。”佑次站在一楼的中央，以非常恐怖的表情堵住了我，很气愤地把手里的东西甩在桌子上。“看看这个！”

那是一个已经摔坏了的窃听器。

“这玩艺就挂在你的办公桌的内侧，在侦探所安装窃听器，还真有胆量。”佑次的眼睛中向外发射着怒火，就连架在鼻梁上的眼镜也没能挡住那股热气，修长的身躯因为愤怒而轻轻地颤抖着。

不用想我也能猜的到做这件事的人是谁，除了水谷之外别无他人，而这个窃听器应该就是那天晚上谎称所长在门外将我支出去的时候装上的。

面对着水谷的低劣伎俩，佑次似乎非常生气，但是，看到他这么生气的样子反倒让我冷静了下来，会在我们的事务所安装窃听器正说明了第一侦探所那边也没有什么底气，在这个时候，我们更不能因为他们的问题而自乱阵脚。

这样劝说了佑次之后，他终于也渐渐平静下来，突然想起了要告诉我的关于小野薰的事情。

“报社附近有一家叫LGreco的红茶店，须崎下班后和小野薰在那里见了面，我在红茶店外面录了他们的谈话，也拍了小野薰的照片下来。”说着，佑次递了几张照片给我，照片里是一个穿着浅蓝色衣服的年轻少女，虽然距离有些远，但是可以看出脸长得相当标致。

“真不愧是佑次啊！”我开心地称赞着，听了一遍两人伴着少许杂音的对话。

“把真相说出来啊，是故意和我撞在一起的吧？”这是须崎的声音。

“什么意思？”这个应该就是小野薰的声音了，非常甜美的嗓子，不过好像有些心虚的样子。

“是不是要我这么说才明白？你是分手公司雇来的人吧。”

“我不知道啊。”

“不告诉我真相就不好了，就算是我也罩不过来啊……拜托你了，小薰，把事情都说出来吧，我们也不会让你难堪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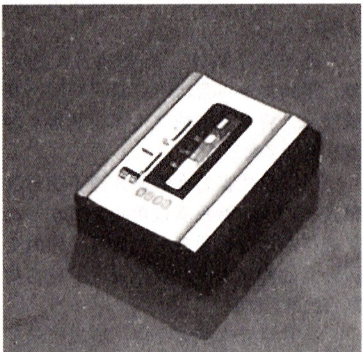
“须崎先生，你真的很不对劲……我什么也不知道啊，你这么说，我很为难的。”

录音就到这里为止。

“接下来的对话基本也就是这样的反复，须崎先生不断地请求小野薰告诉他事情的真相，但是小野薰支支吾吾一直说自己不知道，最后让她溜走了。”佑次关掉录音，解说自己在现场看到的情况。

“一开始说的‘撞过来’呢？是什么意思？”

“现在还不知道，不过之后我又



跟踪了小野薰，终于知道了她上班的地点，是在原宿的一家花店。”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收获吗？”

“暂时没有了，不过，明天我想借阪本用一下。”

“阪本？”

我疑惑地望着佑次，重复了一遍他的话，在我的印象中，佑次一直对阪本都很头大的样子。

“对，明天我想窃听须崎在报社里的电话，阪本的家人是做大楼清理代理店生意的，让他乘升降机去擦报社大楼的窗户就可以了。”

佑次狡黠地笑了起来，一副从容不迫的样子。

—5—

第二天，我按照佑次给的地址找到了小野薰询问关于须崎的事情。虽然见识过不少女人，不过在我看来，小野薰绝对是最不好应付的那种，声音甜美，长相清纯，态度也是一幅非常柔弱依人的样子，用水汪汪的眼神恳求地看着人的样子对男人来说简直是一击必杀，实际接触之后，才知道能够对着她一直逼问分手公司事情的须崎真是太厉害了，如果不是因为早就在信上知道了她的名字的话，我绝对会被她的演技所骗过去。

从小野薰那里大致问了一下和须崎的关系，小野薰非常热情地回答了，两个人果然是认识的，只不过是10年前的事情。小野薰的父亲是须崎的法文教授，在小野薰上中学的时候，须崎经常到她的家里去玩，因为教授对须崎很满意的缘故，两个人甚至小时候定下了婚约——当然是玩笑性质的那种，长大之后一直没有见面也就自然而然地取消了，但小野薰却一直记在心里，当一个月前左右在路上看到须崎的车后，因为太怀念不由自主地就撞了上去。

从时间上来说，和鱼雷的顺序是相符的，这也正解释了为什么须崎会对小野薰的事情撒谎。但是，仅仅只因为看到车就认出了须崎，这个说法未免也太可疑了一点。

我告别小野薰，一边一点点地理清思绪，一边行驶在路上。

这时，茜的电话来了。

又寄来了一封内容与之前不同的信。

Submarine

D94BQTQ

这是与之前一样的信的正文内容，不同的是在信纸的下方，用一行小字写了这样的一段话：

这是最后一封信了，这里面隐藏了可以使游戏结束的一些密码，祝你们解读成功。

“请看看这个。”

茜把已经改成平假名的密码交给了我，翻译过来也就是：潜水艇，高田章子。又是一个茜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名字，而且这次的人名不是鱼雷，变成了潜水艇，也就是暗示着这个“高田章子”是竞争须崎的胜利候选人吗？

想来想去也不能确定，于是我直接打了电话给须崎，约好和他在报社见面。

离开LUXOR前，茜突然叫住了我向我道谢。

“爷爷给我打电话了，终于和他好好地聊了聊。”茜露出了非常轻松的表情，和前几天所看到的完全不同，就像是被压得喘不过气的身体突然可以高高地跳起来了一样。

让委托人感到幸福，这并不是侦探社的职责，但是，在看到了茜的笑容之后，我却从心底感到了一股满足感。

希望调查的结果不会让她失望……抱着这样的心情，我来到了报社的会议室，把最后一封信的事情告诉了须崎。

“潜水艇？”看到开头的单词，须崎稍微有些讶异。

“我想，也就是这次事件的委托人的意思吧。”说到这里，我注视着须崎，慎重地请求道，“下面要问的问题，请一定不要对我撒谎。”

看到须崎点头后，我才把破解后的委托人名字说出来。

“高田章子，这个人你认识吗？”

“不，不知道。”

须崎停顿了片刻才回答。眉毛是上扬的，也就是说，他知道高田章子这个人。

我并没有追问下去，即便追问须崎也不会告诉我的，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我放弃了须崎，回到车上，却发现来电记录里有一个熟悉的号码，出乎意料，是飞鸟打来的。

见到我之后，飞鸟快速地将一团纸一样的东西塞进了我的手里，定睛一看后发现，居然是之前付给她的问话的钱。

“不好意思，我还以为你是水谷的同伴，所以才故意收了你的钱。”飞鸟这样解释道，可能是之前被水谷骚扰过而产生反感了吧，趁着这个机会，我赶紧向她确认。

“你是分手公司的吧？”

“很难说清楚啊……总之，这回失败了，信义是这么说的。”

“信义？”

“不好意思，不能再说了，我们这边放弃了，你也放弃吧。”飞鸟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很快地说完了话，就迈开修长的腿走进了店里。

突然之间又出现了一个名字，信义……这个人就是一直在背后操纵她们的人吧。

之后，我来到了中川真理的店门口，静静地等待她下班。中川真理下班后并没有回家，而是走进了一家红茶店里和一个戴着墨镜的男人见面，两个人说了大约15分钟就从店里出来了，之后在店前分开，向不同的方向走去，我立刻跟上戴墨镜的男人，一直跟到一栋住宅楼前。

带墨镜的男人进了电梯，电梯一直上升到3楼就停住了，我立刻看了大楼指示牌，三楼是一家叫做“铃木信义律师事务所”的公司。

铃木信义。

原来他就是飞鸟所说的那个男人。

我这边的事态有所发展的同时，佑次和阪本监听须崎的结果也出来了，录到的对话中有一段是须崎和作家江田商量关于明天出差的事情的记录，两个人的对话内容主要是围绕着订房和居住地点的安排而打转，但是因为须崎主动对江田提到了信的事情，所以让人非常在意。

第一次听到录音的时候我很惊讶，因为没想到江田是个女性作家，可惜，在两个人刚要说到关键的时候，须崎被一个突然来访的客人叫走了。

那个到的很不是时候的客人姓竹内，毫无疑问正是我，实在是有些尴尬。不过，至少我们总算是知道了须崎明天的行程。

暂时结束了白天的调查，当想要好好休息一下的时候，飞鸟的电话再次骚扰了我，没有办法，我只好立刻赶到了普雷尼亚，普雷尼亚今天早早就关了

门，照明灯却全都开着，一个穿着笔挺的西服，戴着黑到看不到眼睛的墨镜的男人在里面等着我。

"你好，我叫做铃木，是这个店的社长。"男人站起身来，以冰冷的声音向我打着招呼。

"你是社长？"我少许有些惊讶，"你不应该是律师才对吗？"

男人稍稍有些意外，"啊，连这个你都调查到了，真不错啊，不愧是武雄的女儿。"

"你认识我父亲？"

"很久以前曾经救过我，那是你父亲还是刑警时的事情了，不过关于失踪的事情却是一无所知。"

说到父亲，铃木的声音似乎变得很诚恳的样子。

我失望地没有说话，看到这个情景，铃木立刻切入了正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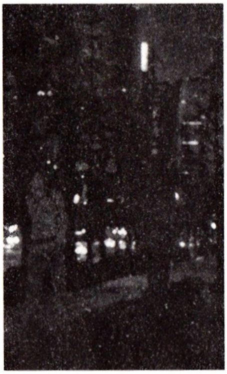
"我见过那个叫水谷的侦探了，这次特地请你过来的原因其实是为了这件事。合成照片的事情也听飞鸟说了，那种下三滥的家伙，要是10年前早就漂在东京湾上了。"

听起来真的很像是黑帮才会说的话，这位铃木律师兼社长在年轻的时候一定干过不少可怕的事情吧。

"总之，我给了他一点教训，以后应该不会再来烦人了。"铃木淡淡地说道，"至于那些信确实是我们寄的。"

"为什么要这样？"

"是工作，别看我这副样子，做的生意可不少啊，夜店的店长，分手代理公司，律师，当然还有一些没法出说来的生意。"铃木保持着机器人一样的表情，既没有自豪感，也没有其他什么目的地叙述着。从他的话里我也终于弄清楚了一些事情，像是手下办事的女职员都是因为各种原因无处可归的单身女子，与其说是雇佣她们做事，倒不如说是带着收养和照料的性质成为了她们的监护人。



飞鸟从小便被自己的母亲虐待；真理曾经在美国因为伤害罪而被判入狱；小野薰因为做了人体模特而被好面子的父亲遗弃……这些事情铃木也都告诉我了。此外，还有一些没有什么特别意义的闲话。

"虽然不能告诉你委托人是谁，不过如果你找到委托人的话就联络我，那时候我会告诉你关于你父亲的事情。"

最后，铃木信义用这样的承诺打发了我，真是个狡猾的生意人啊。

—6—

次日，和佑次两个人去了新报社，很快，须崎把车从停车场开了出来，副驾驶上坐了一个不认识的女人。

我们追着须崎的车进了高速公路，GPS愉快地工作着，让我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清闲地跟在须崎的后面。

开了一段时间之后，须崎进了路边的加油站，我们也立刻停了进去。这时，须崎和那个女人从便利店买了食物和饮料走出来，一边喝着罐装饮料，一边在吸烟区里谈笑。

"啊，那个女人我见过……"佑

次突然说，“在大楼外擦玻璃的时候见过，就是和须崎说话的那个作家，江田高良。”

江田高良……

听到这个名字之后，我突然觉得有些不对，似乎在哪里曾经听过的感觉，想了一会之后，我终于想了起来。

和佑次之前说的变位词一样，把高田章子改变顺序之后，就变成了江田高良。

江田高良应该是笔名吧……她就是想要让须崎和茜分手的委托人！

我们继续跟踪着他们，通过温泉街，进入了细细的山道，之后，在名叫“松风楼”的高级温泉旅馆前停了下来。这栋建筑看起来非常高级，有着宽广的庭院，周围也没有其他建筑物，因此我们也毫无难度地溜了进去。

“听到他们的话之后可能就能找出高田章子了。”

在须崎和江田高良的房间外装好窃听器后，佑次露出了胜券在握的微笑。

事实上，已经找到了，如果我的推测正确的话，那个女人就是高田章子……

因为两个人还没有开始说话的缘故，我回过头稍微欣赏了几眼庭院的美景。这时，那个小女孩突然在庭院中的小溪旁出现了。我立刻让佑次转过头去，但是，等他回过头，小女孩早已凭空消失。

“怎么了？”佑次疑惑地看着我，我只好摇了摇头，以自己看错了作为解释。

窃听器中听到的杂音比预料中还大，我们只好放弃了之前的策略，蹑手蹑脚地潜进旅馆。走到须崎和江田高良所在的房间前时，里面的说话声轻轻地传了出来。



“单月，双影，三潮汐……双影指的是松风与村雨两个村女，这句话是隐晦地表示小姐的陪客费的意思……”

是江田高良的声音，正在和须崎讨论着世阿弥的谣曲《松风》，尽是一些让人听不明白的东西，真不愧是作家的话题啊……我在心里暗暗感慨道，和我简直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听到了这些对话，我情不自禁地趴近了一些，轻轻戳破纸门，向房间里望去。

在整洁的房间中央有一个矮桌，须崎和江田正面对面地坐着，但是由于视角的缘故，恰恰只能看到江田的下半张脸，粉红色的唇膏在因长年伏案写作而分外白皙的脸上显得格外鲜艳。

“选择这间旅馆，是因为旅馆的名字叫做松风的缘故吧？”须崎突然开口道。

“人们不都这么说嘛，‘传说不是本来就有的，而是制造出来的’，在这种温泉旅馆里像古代文人一样风雅地写作，在宣传上也很有噱头吧。”

“嗯，把高田章子改成江田高良，你说出这番话的时候，我真的吓了一跳呢。”

“所以不是说了嘛，一切都是为了演出效果啊。”粉红色的嘴角漾起了一丝微笑，“通常来说，小说家就算处女作很畅销也不一定能成名，有很多人一夜成名之后又马上销声匿迹了吧，关键在于第一部小说之后给人留下冲击感才是决胜的关键。”

须崎赞同地点了点头，“似乎几乎没有在第2部作品中改名的作家。”

“就是这里最关键了，电影开播之后，热潮还没有褪去的时候突然公开本名，那之后马上开始写第二部作品，这本如果卖好了，人气基本上就确定下来了，你们出版社当然也可以大赚。”江田开心地笑着，很擅长经营自己的女人。

两个人聊了一会后，须崎要去洗手间而突然走了出来，吓了我们一跳，还好没有被发现。从洗手间出来之后，须崎坐回桌前，让人始料未及地直接问道。

“江田老师，你知道分手公司吗？是利用第三者来使男女关系破裂的生意。”

“什么啊，不知道……怎么了？”江田惊讶地张大了嘴巴，但是很快便恢复了微笑的样子。

“我有一个未婚妻，最近正打算要结婚。”

“是吗？这我倒是第一次听说，可真要恭喜你啊。”

“有人请了分手公司来破坏我和她之间的关系。”须崎注视着江田，继续说下去。

“真的有这种事？那不是很糟糕吗？”

“老师，是你吧，那个委托人。”

“为什么认为是我？”粉红色的嘴唇终于垂了下去，相应的，江田的声音也变得拒人于千里之外起来。

“我的未婚妻雇了私家侦探，那个侦探找到了委托人的名字，高田章子，就是您的本名吧。”

“我不知道，真是冤枉。”

“是你吧？”

江田还想坚持自己的无辜，但是须崎却并不给她任何机会，虽然语气恭敬，话中的含义却很强硬。最终，江田不再辩驳，在确认了须崎没有告诉其他人之后，爽快地承认了下来。

“为什么要做这种事？”须崎立刻追问道。

“……不可原谅。”

许久之后，江田轻声回答道。

“不可原谅？”

“是的，不能原谅你。你知道我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来完成处女作的吗？《流浪之民》是我们俩的纪念碑啊，单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完成的，正是因为有你在身边我才能写完这部作品。”

“你这么说是我的光荣。”须崎垂下眼帘，以处理公事般的口吻回答道，在他对面的江田，现在一定是很不甘心而又痛恨的目光吧。

“我就是最讨厌你这样的态度！那本书发行之后你就变了，就算住在一起，你也不会拥抱我，而是刻意和我保持距离。”

“关于这件事我要向你道歉，超过了编辑和作家之间的关系是我的责任。”

“不，当时是我诱惑你的，不要说什么责任不责任。你我都知道，那时候我们彼此都需要对方。”

“也许如此。”须崎的口气中带上了一丝愧疚，“但那并不是爱情。”

“对你来说或许是这样，但是对我来说却不是！”在须崎将所有的话都说死之后，江田终于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而大叫了起来。

“对不起。”

“不要道歉！这不是道歉就能解决的事情，你就这样把我一个人留在地狱里，自己快乐地去结婚了，这是我最无法容忍的！”

“那你要我怎么做才好？”

“不要结婚！和以前一样，我们一直厮守在一起。”江田冲动地向前俯去，像是想抓住须崎的样子，“小说这种东西说不定哪一天就写不下去了，也会很快地被读者所遗忘，你把我带入了这个世界，却打算就自己成家立业，从此过上安逸的生活吗？你也要和我一起承担这些未来才对啊！”

“不行。”

须崎抬起了头，斩钉截铁地回答道。

“这种幼稚的理由我是不能接受的，你是作家，而我不是，为什么一定要陪着你一起承担呢？不喜欢写的话不写就是了，虽然说起来可能比较冷淡，但是我们都有自己的分工。你是小说作家，我是编辑，当你感受到压力的时候，为你进行舒缓也是我的职责，但是，编辑听从作家任性的要求并非是因为关系密切，而是因为理解，理解写作过程中的那种辛酸。”

江田沉默地和须崎对视着。

不知道过了多久之后，她才叹了一口气，轻声说道。

“须崎，你果然还是不明白啊……你说的是正确的，在道理上都是正确的，但是，作家和编辑之间的关系怎么样都无所谓，我只是爱着你而已……”

江田的头埋的很低，像是要哭出来了一样。

“回去吧。”我轻轻地拍了拍佑次，走出松风。

调查已经结束了。

“那么，请开始吃吧。”

“那我就不客气啦。”

我抓起德三亲手制作的点心，满足地放进了嘴里，在大忙了一场之后，果然还是“是清”的点心最能抚慰我疲劳的心灵与身体了。

“这次真的多谢了，我也和须崎深入地谈过了，虽然看上去不怎么可靠，但却是个有想法的好青年。”德三以慈祥的微笑注视着我不太雅致的吃相，“好像有种把卡在喉咙里的东西取出来的感觉。”

经过这次之后，德三终于认可了茜的决定，婚礼也毫无疑问地定下来了，说好了到时候一定会通知我来参加。

“啊，对了，”德三突然好像想到了什么，将一盘点心放在了我的面前，“那个作家是住在松风楼吧，这个点心也叫松风喔。”

他所说的点心是一块小小的长方形糕点，红蓝相间的果酱上点缀着非常华丽的图案。

“这个点心的表面有芝麻之类的各种装饰，但是背面什么也没有，我们笑称它叫‘暗地寂寞’。”

暗地寂寞啊……

和我所见到的高田章子还真是意外的相衬呢。

高田章子原作的电影《流浪之民》终于上映了，评价比较好，肯定会热卖的，须崎阳一这么说。

西原茜也渐渐开朗了起来，把信的事情渐渐忘记了。其实，我并没有正面报告她须崎阳一和高田章子的关系，而是将寄信的人说成是一个偏执的读者。虽然有些违背良心，但是我也不是小孩子了，已经结束的事情，反复再提出来也没有意义。

可惜的是与铃木信义一直没能取得联系，但是，我早晚会找到他，向他问清楚所长的事情。

一定会找到的。

Episode 4 夜未央 Round Midnight

4.

—1—

解决了茜的案子后没多久，佑次就向我请了一个星期的假。一直想成为连环画家的他把作品给须崎看了之后，得到了一次出版画集的机会，虽然最近这段时间人手不够，但是想到大家一直都在超负荷工作，我决定趁着这个机会给事务所所有人都放一次假。

不接受委托，空出一个星期。

当然，这么做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我自己，所长失踪之后，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了铃木信义这个知情者，又有了调查下去的线索，这一个星期也是我给自己的时间，用来单独一个人追查父亲的事情。

在飞鸟那里得到了铃木的联系方式后，我终于约到了铃木，铃木并没有推托，爽快地告诉了他所知道的关于父亲的事情。

——那是与赤马有关的回忆。

赤马，也就是俗称的纵火犯，因为火灾现场的火焰看上去就像是受惊的红色巨马，所以被刑警们以此命名。父亲所处的搜查一科逮捕了当时很有名的赤马，好像当时那个人还出了名，但是，就是在那个案子结束之后，父亲就从搜查科辞职了，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做出这个决定。

而那个时候，铃木信义作为为纵火犯辩护的律师，受到了父亲的不少帮助。

在铃木的介绍下，我来到了位于浅草寺后方的北村幸一的家，但是迎面看到的却是一张黑白色的遗照：一名神采奕奕的中年男子以温厚的笑容注视着来宾，这应该就是铃木所说的北村刑警吧……

当年和父亲一起调查纵火案的父亲的好友，居然会在这个时候去世了……

向死者鞠躬上香之后，我在女主人千惠子的邀请下坐了下来，并告知了对方自己的来意。

“可惜幸一最近也很少和竹内先生见面了……他们引退之后，还曾抱怨过没有见面的机会。”千惠子遗憾地摇了摇头。北村刑警在一周前因为交通意外而去世，在此之前，父亲和他已经有很久不曾见面了。

因为来的时机不巧，我不敢多打扰千惠子，在千惠子那里拿到了父亲以前的下属中村绿的名片就告辞了。中村绿是消防厅火灾研究所原因调查室的室长，曾在父亲的手下破获过许多纵火案，但是她也对父亲的突然辞职毫不知情，不过在中村绿的介绍下，我又找到了一个名叫佐野的警官。

我和佐野约在了一家风格朴实的茶店见面，一见到他，我就迫不及待地问起了父亲辞职的事情。

佐野取出早已准备好的一张报纸递给我，“请看这个，20年前的新闻报道。”

那是一份被折叠得非常整齐的报纸，深深的折痕仿佛在诉说着历经的漫长时光，报纸的头版上印着一幅大大的火灾现场照片。

◎不可饶恕◎

那件事发生在20年前的一个炎热夏天。

那一年，世界人口突破了50亿；国有铁路转为了民营制；凡高的《向日葵》以53亿被人买走……国家正处于泡沫经济期，世界上蔓延着一股不安的气氛。

5月到7月，东京发生了3件纵火案，最后一件纵火案中有人丧生，“连续纵火魔”的消息大肆出现在各种新闻上，警局为这起案件特别设立了搜查本部，为了警察的尊严与安全，所有搜查官都在玩命般地追捕那个“赤马”。

当时，佐野和父亲被分在一组，每天都到处搜索着各种情报。

“竹内先生的爱称是‘竹先生’，不喜欢开玩笑的我也称呼他竹先生……”佐野回忆着20年前的事情，手掌在面前的茶杯上不停地摩挲着。

“那是泉町商店街后面的川端家发生火灾之后的事情，那次火灾烧毁了4栋大楼，没能来得及逃走的川端家死了3个人，我和你父亲在商店街里挨家挨户调查，最后从一个叫山川春夫的自行车修理员那里听说他看到了运送牛奶的牛乳车停在商店街的事。因为牛乳车是从牧场向工厂运送新鲜牛奶时使用的车辆，所以停在商店街让人感觉很奇怪……结果，这辆‘标着‘樱花乳业’的车最后就成了调查的关键。”

“为什么？”

“你父亲就是这么坚持的，他把之前纵火事件的证词全部再重新调查了一遍，发现看到这辆牛乳车的目击者还有两位。泉町是第八桩火灾的发生地点，第六件和第七件火灾里也都有人目击到了相同的车，当时谁也没有把这些证词放在眼里，但是你的父亲真的很厉害呢……”

“然后发生了什么事？”我急切地追问道。

“两个星期以后发生了一桩新的纵火案，这次的案件发生在葛饰区旁边，搜查官很快就都赶到了现场，而那辆‘樱花乳业’的牛乳车就在现场，和竹内先生的推断完全一致。但是，后来的结果却并不完美……”

“为什么？”

“主犯逃走了，而且共犯‘少年A’是个17岁的青少年，也就是开车的……直到后来在问讯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有主犯的存在，你的父亲当时很后悔。结果少年A被送进了劳改所，5年后才能释放，不久之后，竹内先生就在秋天提交了辞呈……我所知道的也就是这些了。”佐野停顿了片刻，又补充道，“对，那件案子后，竹内先生因为身体劳累休了一段时间的长假，不过说是休假，其实大家都知道，竹内先生还在一个人追查着主犯，不过我想是没有找到，所以休假回来之后就立刻辞职了，至于辞职的原因，我想可能除了北村先生外谁也不知道吧。”

但是，现在惟一知情的北村先生也已经去世了……这件事真的只是偶然吗？想到这里，我就觉得无法坐视这件事而不理。

“少年A的名字是什么？”

“不知道，就算知道也是不能说的。”佐野坚决地拒绝道，“这个就饶了我吧，我也没有办法，少年A早就返回社会了，拿出过去的事情去追究他的责任是很不公平的。”

“纵火杀人就公平了？”

“那都是从前的事情了……”

“但是，我父亲的失踪可不是从前



的事。”我毫不放弃地盯着佐野先生。

佐野无奈地叹了一口气，道，“……我知道了，稍微给我一点时间考虑一下吧……”

我没有勉强佐野，和私家侦探一样，从事这样工作的人都有自己为自己定下的“规矩”和“底线”，如果没有这点最后的坚持，就连工作也早就无法做下去了，佐野的规矩只能让他自己去打破。

“你可真是和竹内先生一模一样呢……”

佐野离开之前，一边叹气，一边这样说道。

—2—

我做了一个很可怕的噩梦。噩梦里，看到一场可怕的大火，而父亲就在那场大火之中，很快就被吞噬了……

我从沙发上坐起来，才发现身上全是冷汗。

由于昨天贸然拜访的缘故，我再一次去了北村家拜祭北村先生，同时，也是为了好好问候一下千惠子。千惠子见到我也很惊喜的样子，然而，我们稍微坐下聊了几句后，千惠子就突然提到了希望我帮忙调查北村先生死因的事。

据说北村先生在车祸发生前喝了很多酒，但是，千惠子却对此非常怀疑。因为北村先生年轻的时候喝酒太多，所以肝脏非常虚弱，年纪大了之后就变得很不想喝酒，而死后解剖的结果却是喝了8两日本酒，还有10余杯威士忌。之后，千惠子立刻将疑点告诉了警察，但是对于警察来说，这样空口无凭的白话是不会成为调查的证据的，作为警察妻子的千惠子也很清楚这一点，所以才以这样的方式向我求助。

北村和父亲是多年以来的好友，不管从哪一方面来说，我都不能拒绝。

告别了千惠子后，我就联系上了千惠子介绍的鉴别科的村濑先生，向村濑先生说明对北村先生事故的疑问的同时，也告诉了他关于父亲的事情，之后，村濑先生答应帮我们调查一下。

村濑先生是一位十分稳重的人，如果他知道什么的话，感觉一定会告诉我的样子，于是我就安心的告别了村濑先生，打算等待他的调查结果。

但是，在回到事务所之前，还有一个人必须要去见一见。

铃木信义。

在很久之前他也做过纵火犯的律师，没准他会知道些什么。

铃木并没有对我的来访感到吃惊，当被问及纵火的时候，也只是早有准备般地掏出了一份文档递给我。文档是关于一个名叫川端佑辅的人的，我对这个名字还有印象，他正是泉町纵火案中丧生的川端家的户主。

“这是我从工作的事务所其他律师那里打听到的，这个人向未成年人出手被起诉了。起诉的人是一个17岁的高中生，川端当时是被害者学校的一名老师。”

我惊讶地翻开文件，顺着铃木的解

说向下迅速看去。

“是个冤案，只是女高中生的假话而已，这个女高中生以前也说过类似的谎话，结果调查清楚后被反过来教育了一顿。”铃木意味深长地注视着我，道，“你父亲也来向我问过这件事，不过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对这个有兴趣。”

“这件事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7月10号结的案，也就是火灾发生前的两个星期……可怜的家伙，被女高中生诬陷，家里又遭纵火。”

“这真的是巧合吗？”我放下文件，脑中仿佛突然被什么搅动了一样，冒出了一个想法，“让川端被诬陷的计划失败了……”

“因为失败所以就纵火杀人？”铃木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这个可能一定是有的，但是，性侵犯和纵火的行动方式相差很大，这两者绝对不是同一个犯人，犯人都有各自的犯罪方式，强盗的话发展到强盗杀人是有可能的，但是诈骗发展到纵火杀人就不怎么可能，犯罪的方式相差的太大了。当然，如果是很大的犯罪组织的话就另当别论了……”

铃木说的确实在理，诬陷失败之后就决定杀人，这不是正常的逻辑所能解释的。

“这里写的佐伯千春就是那个女高中生吧？她的住址能给我吗？”

“可以，我用邮件发给你吧。”

“还有一件事想拜托你，我想知道那起纵火案件里少年A的姓名。”

“我知道了，这个我也会去调查的。”铃木干脆地答应了下来。

将事情拜托给他之后就放心了，既然有不管是黑道还是白道都可以吃得开的本事，调查一下这样的事情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吧。

“不过有件事要事先说明一下，我并不是为了你才去调查的，是为了你的父亲，这点请不要误会。”

“没关系，我知道的，信义先生。”我爽朗地回答道。

铃木没准是个本性其实还不错的人呢，在这几次的交谈中，我分外地感觉到了这一点。

—3—

第二天一早，铃木就将佐伯千春的地址用邮件发给了我。

佐伯千春，不，结婚之后应该叫做后藤千春了，住在离新干线不远的高级住宅区，出入都要经过严格的盘查。听了我在对讲机中报出名字后，似乎是担心被邻居看到，后藤千春慌忙让我进了门。

“你们这些人到底要做什么？我已经忍了很久了！”

进门之后，对方就是一顿不由分说的指责。

我打量着后藤千春，白皙的肌肤，家居的穿着，黑色中长发修剪出不规则的凌乱感，以一种不安定的状态斜斜地搭在肩膀上。虽然相貌还算娇俏，但是凛冽挑起的眉毛和不友善的眼神中，却流露着经常在街边看到的不良少女们的刁钻。



“竹内侦探事务所是吧，还有你那一直纠

缠不清的父亲！我们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

所长也来过这里？

我像是在半空中突然抓到了一个梯子，急切地追问道，“到底是什么时候？”

“明知故问！你们不是一伙的吗？”后藤千春歪着脑袋，一手叉腰，很不耐烦地看着我，“我很珍惜现在的生活，虽然以前确实干过一些不好的事情，但是不想被任何人再提起，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珍惜现在的生活……指得是和大公司的精英结婚，住在这样高级的房子里，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吧，因为这一切得来的并不容易，所以才如此害怕。但是，我对破坏别人的美梦并没有兴趣，所关心的只是父亲曾经来到这里的事实而已，父亲在她这里想要知道什么，这是我惟一想要知道的事情。

“请冷静一下，我是来找父亲的，不是存心来找你麻烦的。”我吸了口气，耐心地向她解释道。

“就算你不是存心的，也已经给我找了麻烦了！快回去吧，不然我要报警了！”

“请便。”我微笑的注视着后藤千春。

对方恼羞成怒地瞪着我：“还真是一样呢，你和你父亲都喜欢用一样的办法吧？知道我会顾及自己的面子才存心这样说的吧？太卑鄙了！”

“我并没有打算把你的过去向谁宣扬的想法，只是在调查父亲失踪的线索时找到你而已，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我在你这里知道的事情不会向任何人泄露。”

“好笑……真好笑……你当我是笨蛋啊？”后藤千春不由分说地动手将我推出了门外，“快点给我出去！”

对方太激动了，强留下去也没有用，我并不是特意要来和她争吵的，想到这里，我退出了房门。

“别再让我看到你！”

门狠狠地关了起来，从里面传来一个愤怒的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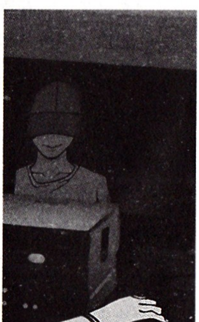
我走在回停车场的路上，回想起后藤千春的话，心里的疑惑愈发扩张。父亲曾经一个人追查过20年前的案件，但是犯人和后藤千春之间会有什么关系？

在铃木的帮助下，少年A的姓名也调查到了。

石原太一。当时应该是17岁的样子，他在牛乳车中装入了大量的煤油，然后和同伙一起将助燃物冷静地倒在了川端的房子周围，当天刮起了一些风，就是在消防员赶到后，这场大火也花了很久才扑灭。

17岁而已，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有计划犯罪呢？我真的很想知道，但是，这也是所谓正常人所不能理解的领域吧。

作为帮忙的回报，铃木要求我同意飞鸟进入事务所工作，不，准确来说应该是等价交换，如果不让飞鸟来帮忙的话，铃木也不可能再提供什么帮助给我。



飞鸟是个很聪明的女人，对于和人之间的交流也非常擅长，不然也不可能在夜总会这样的地方成为头牌，虽然一直以来从事

的工作和侦探完全无关，不过我也不是什么专业学校毕业的，这么一想的话，就觉得也并不是完全不可能接受的事。更何况现在的人手如此紧缺，飞鸟这种类型的女人成为调查员的话，无疑会起到很大作用。

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一半无奈，一半也抱着可以一试的态度同意了铃木的要求。

佐野带来了第一次对少年A，也就是石原太一的审问录音，负责审问他的是父亲。

“听听这个吧。”佐野无奈地将磁带放进收音机，快进到了适合的地方。虽然没有直接告诉我少年B的名字，但是能将这个给我听，也算是相当仗义了。

我用感激的目光看了佐野一眼，竖起耳朵，静静聆听收音机中传来的对话。

“那辆牛乳车是从什么地方得到的？”磁带中传来了父亲年轻时的声音。

“我们一起偷来的。”回答的是一个有些沙哑的声音，虽然落案却仍透着一股让人不舒服的嚣张。

“重新喷漆是谁干的？”

“我们一起干的。”

“另一个人的名字是什么？”

“忘记了。”石原太一似乎动了动椅子，补充道，“够了吧长官，我知道的就是这么多而已，你不是说过不想说就不用说的。”

“好吧，不说也行，你们是在什么地方认识的？”

“新宿的游戏中心。”

“策划纵火的，在牛乳车里灌煤油的主意都是谁出的？”

“不是我。”

“决定向川端一家下手的是谁？”

“不是我。”

“是吗？那你小子只是给那家伙打杂的。”父亲故意嘲笑着石原，对方果然愤怒地叫嚣了起来。

在审讯的过程中，这也是不可少的心理战术，小时候想要骗父亲总是几句话就被识破，当时还曾以为父亲是肚子里的蛔虫……

脑海中不禁又回想起关于父亲的事情，我定了定神，继续仔细听磁带。

“好吧，用是和不是来回答怎么样，我们彼此都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好了。”又是父亲的声音。“和川端一家有积怨吗？”

“不是。”

“主犯是你吗？”

“不是。”

“主犯多大？”

“比我小2岁。”

“才15岁吗？真服了……听从小孩子的命令你能受得了？”

父亲又在使用激将法，石原太一没有回答。

“连自尊都没有了吗？回答我啊！15岁的小孩子，连身高都没你高，为什么要跟着做这种混事？”

“……这不是说是和不是就能回答的问题了吧。”石原太一闷声道。

“好吧，算了。那你认识川端佑辅吗？”

“不。”

“认识川端由美吗？”

“不。”

“认识川端小夜吗？”

“不。”

“认识佐伯千春吗？”

稍微停顿了片刻，声音才再度响起来，“不。”

"反应稍微有些慢嘛，认识的吧？"

"干！不认识啊！"石原恼羞成怒地否认道。

"那这样吧，下面按照平常的方式回答。你说你在游戏中心认识了少年B，一起放了火，但是你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不觉得有些奇怪吗？"

"我没说不知道啊，只是不想说。"

"我想说的不是这个，而是……到底有没有少年B这个人呢？不知道姓名，也没有杀人的动机，而且没有被抓住，仔细想想看的话，似乎是你在逃避责任才编出这个人来的吧。"

"真的有！"

石原耐不住了，暴躁地大叫出来。

"这样下去谁也不会相信你的，主犯和共犯可不一样，你这就是杀人了，还是3人，包括5岁的川端小夜！"

父亲也以我从未听过的声音大叫道，就像一头发怒的狮子。

"……我，我阻止过他的，但是那家伙说不管怎么样也要动手……"

石原太一沉默了很久，声音完全低了下去。他的嚣张气焰已经被父亲打消掉了，脑袋简单的他，肯定还没有做好承担全部罪责的打算吧。

"把那家伙的名字告诉我！"

"……朝仓，朝仓亮。"

在压力下，石原终于说出了少年B的名字。

"住在什么地方？身高和体型呢？"

"住在什么地方真的不知道……身高很矮，大概150cm左右，很瘦……"石原的声音断断续续地传入我的耳朵中，很不清晰，有一点轻轻的抖动。

"但是，虽然矮，那家伙却非常残忍……所以拜托你们，千万不要告诉他是我把他供出来……他一定会杀了我的。"

"15岁的小孩而已吧？有什么可怕的。"

"你一点都不了解那家伙……他杀起人来，简直和杀虫子一样……他在高速公路上用弩弓射机车的轮胎，这就是他的游戏。倒下的话算1分，撞到别的车2分，如果机车着火的话3分，还让我也去试试看，我当然做不到了，但是确实被他吓住了……那家伙的脑袋一定是有问题，能做出那种事情来的人，谁都不敢违抗他的要求吧。"

"朝仓亮有没有什么可以辨识的标记？什么都可以，口头禅、痣、伤疤、胎记这样……"

"他总是带着棒球帽……是想用帽子遮住额头上的刺青。"

"什么刺青？"

"蜥蜴……"

佐野按下了停止键，录音就到此为止。

"没关系吗？朝仓亮的名字被我知道。"

"没关系，反正时效已经过了，现在已经不能逮捕他了。"佐野叹了口气，很不甘心地说道。

"父亲在追踪的就是朝仓亮吧。"我把磁带取出来，递给佐野。

"现在下结论还太早了。"

"我知道，但是，还是第一次听到父亲真的发怒的声音。"

把佐野送回去后，脑海中父亲那发怒的声音还是没有消失……即便是小学时向别的同学丢石头、逃学不上课、把考的很差的卷子丢到河里去的时候，也从来没有被那样的声音训斥过。

村濑先生打来了电话，告诉我拍摄到第三次火灾现场的录影带在档案处失踪了，他猜想拿走那卷录影带的应该就

是父亲。因为大多数犯人都会在火灾之后回到现场观察，所以那卷录影带中很可能记下了犯人的样子。

我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之后灵机一动，在北村先生的遗物中终于找到了那卷印有警视厅印章的录影带，放进录影机中，迫不及待地按下了播放键。

在被红色火焰染成了紫红色的火灾现场，人群熙熙攘攘，可燃物烧起来时发出的噼啪声不时响起，火星四处飘扬，一阵灼热感仿佛顺着屏幕爬满了全身。

在围观的人群中，我看到了一名带着棒球帽，帽子将半张脸都牢牢遮住的少年。

他注视着火灾现场，嘴角以愉悦的弧度向上扬起，仿佛在欣赏自己一手打造的杰作。

那就是朝仓亮。

“我知道了，你确实不是我。”

我没有回头，轻声对着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出现在身后的那个小女孩说道。

“你是川端小夜，没错吧？”

—4—

从那之后的三天中，我每天都去后藤千春的公寓，但是后藤千春非常警惕，不肯让我进去。

从中村小姐、村濑和佐野先生那里也继续打听着消息，但是却没有任何进展，好像一切都停滞了，只有时间继续流逝着……

一周迅速地过去，佑次他们回来了。真弓、阪本还有飞鸟也都回来了，一切都在转眼间回归了原样。我把这一周中发生的事情向他们说明了一下。

巧合的是，后藤千春突然打了电话过来，向我道歉说前几天太不礼貌，打算和我好好谈谈。

我立刻离开了事务所，驾车向千春的公寓驶去。由于佑次说什么也不肯带飞鸟这个实习生，我只好让她和我一起出去实习。

不过因为考虑到千春第一次看到飞鸟，可能会产生警惕的缘故，我让飞鸟在车里等我，一个人上了楼。

“对不起啊，我的态度一直太坏了。”千春殷切地打开门，将我迎进屋里，“我已经在反省了，我老公也总是让我要注意自己。”

我在价格不菲的沙发上坐下，看着千春一反常态地露出笑容。屋里充满了扑鼻的红茶香味，让人有种奇妙的放松感。

“想知道什么？再隐瞒也没有什么意思了，我什么都告诉你。”

“你和石原太一认识吧？”

“认识啊。”后藤千春毫不隐瞒地回答道，“我们以前是朋友。”

说着，后藤千春将茶几上泡好的红茶递给我。“喝喝看吧，很快就要凉了。”

我接过茶杯，浅呷了一口。千春微笑着继续说道，“绕圈子的话就不说了，我在高中的时候做了很多胡来的事情，石原是那个时候混在一起的酒肉朋友。有一天石原跟我说有机会赚外快。”

眼前突然有一点模糊，我揉了揉眼睛，问道，“外快？”

“对，那时候总是在胡闹嘛……做做援助交际赚赚小钱之类的，不是什么稀罕事。”

“川端佑辅的事情……”

视线再次模糊起来，我晃了晃脑袋，重新将目光聚焦在千春的身上。

“啊呀，果然你知道了啊，我当时也吃了一惊，本来以为是为了钱讹诈

他，结果仔细一听，居然是要设计陷害他。”

意识越来越模糊……几乎已经无法集中注意力了，我呆呆地望着千春，看到她的嘴巴在不停动着。

声音虽然传到我的耳朵里，但是那些话语似乎已经没有意义了……变成一个个汉字飘来飘去……

“这些都是石原策划的，不过他背后似乎也是有人主使，最后我为了拿到30万，只好做了些对不起老师的事情。”

“那么多钱……可是，石原是高中生，不是吗？”

“石原说有个很有钱的朋友托他做的事。”

“那人是朝仓，朝仓亮吧……”

我尝试着站起来，但是双腿却像是不存在了一样，脑袋里一阵昏厥，便倒在了地上。

“理理子，你可真讨厌，你果然还是知道的啊。”

在一片黑暗中，我只记得后藤千春嗔怒的声音。

—5—

在什么都看不到的黑暗中，我费力地睁开了眼睛，嘴巴被牢牢地塞住了，头上一跳一跳地隐隐作痛，周围狭窄异常，轻轻一伸腿就碰到了墙壁。

过了大约十分钟，我才完全清醒过来。

后藤千春在红茶里给我下了迷药，我现在正被关在车厢里，不知道会被带到什么地方。更糟糕的是手脚都被绑着，手机也够不到……

我尝试着深呼吸几口气，让自己冷静下来，也许飞鸟会知道我在哪里也说不定呢，事情还没有到那么坏的地步。

但是，这点小小的希望马上就被我自己打消了，飞鸟怎么可能知道我在公寓里遇到什么事呢……果然我还是该早点提高警惕，现在只能努力想一想求助的方法了。

就在我有些消沉下去的时候，车厢突然被轻轻地敲响了一下，一个细细的声音传了过来。

“……理理子小姐？我是飞鸟啊。”

随后，车厢突然被打开了，我的眼前出现了几缕从远处窗户中射出的灯光。那是一个空阔的庭院，不远处的墙壁上挂着一个“石原园艺”的招牌，我就被关在庭院中央的一辆货车里，而飞鸟半蹲着身子，一把将我从车厢里拉了出来，迅速地带着我跑出了庭院，跳进不远处熟悉的黄色小车里。

佑次正坐在驾驶席中，头也不回地笑道：“中计了吧。”

从车窗向“石原园艺”的庭院中望去，两个男人正巧从房子里走了出来，向停在院里的一辆大卡车走去。我立刻取出相机，拍下了这一幕，随后便让佑次发动车，迅速逃离了这个地方。

将飞鸟送回家后，我回到事务所才感到一阵阵后怕，后藤千春居然仍和石原太一有所勾结。还好飞鸟在车上等我的时候产生了疑心，打了几次电话到我的手机上也没有接通，接下来又看到千春带着一个很大的箱子出来，一直搬进了一辆货车里，于是毫不犹豫地跟了过去，这种果断的判断力和行动力一般人可做不到……

想着明天无论如何也要感谢飞鸟，我和佑次又回到了石原园艺，在停在庭院中的每辆货车上都安装上了阪本最新研制的青蛙型窃听器。

外形是和在便利店里买到的青蛙玩具一样的东西，但是吸盘和内部都被进行了

改造，有效录制时间能达到20个小时，如果是女孩子看到的话，一定会很喜欢吧。

“你好，熊猫快递公司，有你的包裹。”

“来啦。”后藤千春高声应道，从屋内将门打开。在这瞬间，我和佑次快速地用脚卡住了门，侧身闪进了房里。

见到我的瞬间，后藤千春的笑容突然凝固住了，如果我是她的话，现在一定会有一种将苍蝇吃进了嘴里的感觉，但是，对于这个女人我可一点都不同情。

“很吃惊吧，没想到还能再见到我？饮料就不用再麻烦了，已经喝了不少了。”

“什么意思嘛。”后藤千春故作镇定地笑了一笑，想要装出无辜的样子。

“后藤小姐，狡辩是没有用的，还是认罪比较好。你在红茶里放了安眠药，把我装在箱子里运出去，还打算杀了我，凭这些起码可以判你5年吧。”

“你有什么证据？”后藤千春双手抱在胸前，有恃无恐地望着我。

“当然有了，不过不能告诉你。”

“你明明就是在故弄玄虚！”对方愤怒地大叫起来。

“在法庭上会提交证据的，我还活着本身就宣告了你们计划的失败，所以证据当然有，你们已经完了，准备和老公说再见吧。”我紧紧地盯着后藤千春，“现在坦白的话还能考虑从宽，要回头的话就趁现在吧。”

“不知道。”后藤狠狠地瞪着我，怒气冲冲地叫道。

我关上门，退出了后藤千春的家，随后立刻和佑次冲进车里，打开了监听器。

上一次去后藤千春家里的时候，我把阪本做的笔形窃听器放在了她的电话旁，经过今天我的故弄玄虚，她一定会给幕后的那个人打电话商量。

我们凝神静气地等待着，不一会，后藤千春的声音果然从机器里传了出来。

“你们让那个女人逃掉了吧？给我解释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可是凭着以前的交情才来帮你的哦，不是说只有下药就好，不会再给我添麻烦了吗？”

后藤千春一边愤怒地大吵大嚷，一边听着电话里传出的声音，过了一会，终于平缓下来，好像没有之前那么生气了。

“你小子，拿了好处费也不分点给我，再不把那女人收拾掉的话，我可把全部都说出去了……嗯？好的，现在？一小时后吧。”

约好时间后，后藤挂断了电话。

“你看，一号证据。”我满意地对佑次说。

不一会，后藤千春下了楼，我们跟踪她大约10分钟后，她走进了一个荒凉的儿童公园，里面停着一辆黑色的车，车前站了一个男人，那就是石原太一。

两个人碰头之后，都上了车，我们也发动汽车跟了上去。

—6—

黑色的车开了一会，进入了石原园艺，后藤和石原走进了房里，我则和佑次等了一段时间，直到天色黑下来，这才偷偷潜了进去，把装在货车上的窃听器都收了回来。



一共6个窃听器，回到家里后，佑次很体贴地让我先去休息

一会，等到他把所有的录音都整理好之后再叫我。在我陷入梦乡后的不知道多久之后，佑次把我从沙发上推醒，将整理好的录音给我听。

那是石原太一和一个名叫岛袋的人的对话，岛袋可能就是之前见过的两个人中的另一个吧。

"岛袋！你小子是笨蛋啊！到底有没有捆好啊？"

"捆好了啊，用胶带捆的。"

"胶带？那当然会被挣脱了！你这混蛋老是干些出岔子的事，那时候也是这样！还让北村逃走了，最后好不容易才把他给做了，害我累得个半死，你到底知不知道啊！"

"对不起……但是那时候还是……"

说到这里，岛袋的声音突然被一阵巨大的噪音所掩盖，佑次按了一下快进，解释道，"这一段的杂音没办法消掉，继续听下面吧。"

之后，又是石原太一的声音。

"……对了，岛袋，送到改装厂的车怎么样了？"

"还在那里，去开回来？"

"不要，现在用不上，就放在那里，告诉他们，要钱的话会给他们的。那女人还在四处打听，交给你太不放心了……"

"对不起……那女人怎么处置？"

"只能灭口了，惹出麻烦之前先把她解决了，如果被警方发现就更麻烦了，她就交给我来解决吧。"

"那千春呢？那女人太自以为是了，天天啰里啰嗦，以为自己是什么东西啊！把她也一起收拾了吧"

"是啊……这样比较好，明天把她带来，放在箱子里……下次出货什么时候？"

"后天晚上，千叶的富浦，往常的山里。"

"好吧，就那个时候把装着千春的箱子送出去。"

录音停止了，但是我没有取下耳机，而是再确认了一遍。"佑次，这些是全部了？"

"嗯，是全部了。"

"……佑次，让我听听完整的录音。"

"这就是完整的啊！"佑次紧张地回答道，但是相处了这么久，我完全清楚他撒谎时的样子。

"拜托了，我知道你存心用杂音盖住声音，我有心理准备了，给我听听吧。"

"明白了……"佑次放弃般地低下头，点了几下鼠标，重新按下播放键。

"……让北村逃走了，最后好不容易才把他给做了，害我累得个半死，你到底知不知道啊！"

这是接着之前石原说话之后的录音。

"对不起，但是，那个时候不是顺利搞定了吗？那个老头，叫什么来着？竹内武雄，是那女人的爸爸是吧……千春好像很高兴地告诉我来着。"

"我知道，说用同样的手法把父女两个都放倒了。"

"那时候我的手脚就很利落的嘛。"

"废话，那时候那老头都睡死了，箱子里一塞，一运，和废物一起丢出去而已，会出漏子才怪了……对了，岛袋，送到改装厂的车怎么样了？"

……

我送走了佑次，一个人躺在沙发上，和谁都不想说话，想让脑袋静一点，把所有事情都排空出去，什么也不剩下，什么也不存在，就像本来就什么也都没有一样……

身体渐渐地陷了下去，但是意识却还很清醒，想要快点让脑袋模糊，死过

去，但是所有脑细胞都不愿意听从我的安排……爸爸已经死了。

爸爸被他们杀死了……

一片黑暗中，小夜突然出现了，站在沙发前，右手定定地指着楼下的方向。

"拜托了……今天别来烦我。"我把沉重的眼皮再度阖上。

过了片刻，小夜轻声说道，"……火光。"

我费力地站起来，顺着她指的方向走过去……一楼已经变成了一片火海……

由于发现的得早，所以我好歹保住了一条命，但是事务所里的所有资料和东西全都烧毁了……原先竖立在幼儿园中的那栋色彩艳丽的温暖建筑，现在成了一片焦黑的废墟……

我很生气，生自己的气，明明早就应该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石原太一所说的"他来解决"，应该就是指纵火这件事吧，但是我却完全没有想到，放任父亲留下来的惟一宝物被人毁掉……

盯着那片原本是事务所的废墟，我生平第一次有一种很想杀人的欲望……

绝对不可饶恕！

绝对不会放过那些可恶的家伙……

我默默地下定了决心，在佑次那里安排好一切，带着GPS，在录音里听到的出货的那一天偷偷来到石原园艺，钻进了货车后面的车厢里。

货车后堆满了各种杂物和箱子，钻进车厢的时候，我突然想了起来。里面应该有后藤千春的箱子吧……虽然不知道她现在是不是还活着，不过可能的话我觉得她最好还是死了好，因为活埋的话实在太残酷了。

我坐着的货车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已经是午夜了，在车停下之后，我悄悄从车厢里钻出来。这个地方是非常深的深山，周围被一片漆黑所笼罩，不过远处却有一片亮光，还时不时传来男人的怒吼声。

我屏住气息，往声音发出的那个地方走过去，等到可以看清前方的东西时，脚下出现的场景让我情不自禁地捂住了嘴巴。

那是一个直径大约有20米以上的巨大洞穴，6台动力工程车和数台重型搬运车在那里由一群工人操纵着，不停地向坑里倾倒垃圾。石原太一和岛袋指手画脚地指挥着，把车上的箱子，或许还连着千春一起全都丢了进去。

当他发现我的时候，让佑次帮忙联系的佐野先生也乘着警车赶到了，将他们抓了个现行。

石原太一和岛袋和弘被双双逮捕归案，罪名是杀人和弃尸，而后藤千春的尸体也在货车的一个箱子里被发现了，当然，非法丢弃掩埋垃圾也算一项罪名。

不过，父亲的遗体还是没有找到，搜索行动应该会在对石原审问后展开，佐野先生向我保证说一定会找到，我也向北村千惠子说明了全部的真相，她微笑着接受了这一切。

另外，荧光灯的老板突然决定去欧洲旅游，将酒吧借给我们暂时作为办公场所。

……一切似乎都得到了解决。

石原和岛袋都已经绳之以法，但是，我的情绪仍然非常低落。即便是看到他们俩的脸也没有感到开心——并不是不恨他们，而是心底深处还有更让我在意的东西。

我和你的帐还没有算完，朝仓亮。

不管你躲到哪里，我也会找到你，亲手制裁你。

绝对不会饶恕你。

5. 低声轻吟 前篇 Speak Low1/2

—1—

——你现在还没有真正踏入危险的领域，想要一头冲进去的话，要有相当的心理准备，明白吗？你父亲和北村先生都是因为知道的太多才被灭口，他们也不是笨蛋……

在知道我想要继续接着调查下去的时候，铃木信义这样对我说。

他说的话我完全明白，朝仓亮是一个非常棘手的人，与他正面对抗很可怕，遭遇到的绝不仅仅是被烧掉事务所那么简单的事情而已……但是我绝对不会放弃。

“那么你要答应我一件事。”铃木顿了一顿，可能是在心里默默叹气吧，“觉得事态不妙的时候立刻退出，可以吧？”

“好的。”我乖乖地点了点头，应允下来。

“如果有什么情况的话，打我手机联络。”

“但是打你的手机不总是打不通吗？”

“可以打通的号码没有告诉你而已。”铃木信义被墨镜遮住的脸露出了一丝微笑，“号码飞鸟知道，问她好了。”

“真过分啊……”我不禁小声念道。

铃木并不反驳，补充道：“泉町有一个叫山川自行车的车铺，有个叫山川春夫的老头还记得石原太一的名字，你去向他打听一下好了，就说是铃木介绍的。”

“好，多谢了。”我把最新的临时事务所地址丢给铃木，离开了他的律师事务所。

之所以来这里找铃木帮忙，是因为实在没有其他办法了。

石原太一虽然被逮捕，但是他只肯承认杀死千春的事情，一口咬定害死父亲的是已经死了的千春，而北村先生的死则是岛袋的责任——在日本的法律中，杀了一个人和杀了两个人的处罚是完全不一样的，看来他们早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而且，无论是石原还是岛袋，都完全否认认识朝仓亮的事实。

事情没有任何进展，我惟有另辟他径。

带着飞鸟前往山川自行车的路上，我突然想起铃木的话：“对了……飞鸟，一会把信义的手机号码给我，能打通的那个。”

“啊，真稀奇啊。”飞鸟惊讶地望过来，随后就换成了一幅狡黠的微笑，“信义会把私人号码告诉你，看来是对你有意思啊。”



“……这可没什么好开心的。”我随口应了一句，将全身的重量都压在椅背上靠了上去，车外的高速公路就像是无限延伸的直线一样从眼前掠过，没有多



久，我们就到了山川自行车行。

山川春夫是个很热情的大叔，他早就接到了铃木的电话，一直站在店前等着我们。说起石原太一的名字，他的情绪一下子激动了起来。

“这里的街坊都知道这个名字，川端先生可是个好人啊，小夜也是个可爱的小姑娘，实在是太残忍了！”

“那么，请问我父亲最后一次来拜访你是什么时候？”

“大概半年前吧。”

“说了些什么？”

“啊呀，都是些选举的话题……”山川春夫皱起眉头，稍微想了一想。“春季不是有选举吗？很早之前我是共和党的，所以也给当地的议员帮帮忙什么的，你父亲打听了不少矢崎老师的事情。”

“矢崎老师？”我疑惑地再度重复了一遍。

“就是众议院的议员矢崎谦吾啊，有共和党‘刺客’称号的人，你父亲还打听了矢崎老师老家的位置。”说着，山川春夫热情地举起手，给我们指向远处一间不高的白色建筑，“矢崎老师是这个镇子出生的，看，那边有个兽医院看到了吗？矢崎兽医院，就是矢崎老师的父亲顺造先生经营的。”

“就这些吗？”

“嗯，就这些哦，你父亲好像也很忙的样子啊。”山川一边轻轻拍着自己的大肚皮，一边微笑着说道。

矢崎，矢崎谦吾……

在哪里？我曾经在哪里听过这个名字……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我用尽全力，在记忆中搜索着这个名字，突然，一个怎么也不会忘记的场景跳了出来。

我想起来了……是草薙。在荧光灯的那天晚上，他曾经问过我这个人。

——这家伙，是个卑鄙的小人。

那天，疲累不堪的草薙给我看了他的照片，然后这样说道。

之后，他就离开了。

等等！这么说来……草薙和父亲在追踪着同一个人？

—2—

休息了一个晚上后，我和飞鸟又去了一趟后藤千春的家里，不过这次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只是想调查一下可能会与朝仓亮认识的人周边的情况。千春的精英丈夫后藤正行一见到我们，就以受害人的身分自顾自地诉了一番苦，说了些什么自己被千春骗了之类的话，我随便问了问他是不是认识石原、朝仓和父亲，就告辞了出去。



虽然只是很短的会面，但是我和飞鸟却都达成了一致意见，后藤正行这个人并不值得信任。

首先是形迹可疑，也不问我们来的目的，就先说了一大堆自己的事情，像

是想和千春完全撇清关系一样；其次，举动也很奇怪，有种强行掩饰自己的慌张的感觉，而且在问到朝仓的时候，虽然不明显，但是他确实结巴了一下；最后，在我们离开的时候，他突然说，“不要打电话到我的公司，有事的话就打到家里来。”，但是，知道我们有家里电话号码的人只有千春而已……

见过后藤正行后，当天晚上，我们在荧光灯聚集起来，开了一个简单的作战会议。

“因为比较复杂，所以就在这里简单的理一下吧。”佑次掏出了一小块黑板，开始用笔在上面一边记下名字一边随手画着记号，“首先石原太一承认自己杀了后藤千春，然后说杀害所长的是后藤千春，不好意思，理理子。”

我轻轻摇了摇头表示自己并不在意，佑次继续说了下去。

“然后，发现北村先生逃走并杀了他的是岛袋，而命令他的人是石原，岛袋和朝仓本身并没有直接关系，是这样吧？”

现在，黑板上画了两条由上而下的关系网，已经被杀死的人则都打上了大大的红叉，佑次看了我一眼，在最上方写下了朝仓亮的名字，用两条代表从属关系的箭头连到了石原和千春的名字上。

“还有后藤千春的丈夫也很奇怪，绝对不是什么好东西。”我补充道，佑次立刻将他的名字加了进去。

“矢崎谦吾，泉町出生的议员，是所长和草薙在同时调查的人物，他也很有问题。”我接过笔，将矢崎谦吾的名字也写在了黑板上。

现在就很明显了，我们所要重点调查的人，还剩下后藤正行和矢崎谦吾。

“那么接下来说说我这边调查到的情况吧。”佑次将黑板放下，扶了扶眼镜道，“首先和千春的母亲佐伯和美见面了，很奇怪……我都给千春上了一炷香，他的丈夫却似乎连葬礼都没有出席，佐伯和美恨得不得了，一直说后藤正行的坏话，说他是个诈骗犯，自称精英、贸易公司的职员什么都是骗人的。”

诈骗犯？这倒是一个了不起的说法……

“另外还调查了石原园艺的事情，没想到居然是个传了很久的规规矩矩的家族事业哦，石原太一是第五代继承人，双亲都已经去世了，已经离婚了，前妻叫堀田惠子，是一个酒吧的妈妈桑，我们去过一次，不过不太好说话的样子，很快就被赶出来了。”

“和前妻离婚的原因是？”

“父亲死了以后那小子一直坐吃山空，游手好闲，吃喝嫖赌样样精通，正经的园艺师都辞职了，就剩下了他和岛袋两个人，打着园艺的幌子靠非法遗弃垃圾赚钱，前妻忍受不了，就和其他男人跑了。”

“那岛袋是为什么要来到石原园艺的呢？他的出生地……还有其他情况？”

我在纸上信笔涂画着要调查的内容，要调查的东西真的是太多了，我很怀疑我们能不能早点找到问题的规律。



就在犹豫着接下来应该做什么的时候，北村千惠子打来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急匆匆地将我叫了过去。



一进屋，千惠子就交给我一本厚薄适中的书。

“我终于想起来了！这是朝仓亮……我丈夫以前给我读的书，里面的主人公就是朝仓亮。”

那是一本黑色封面上有着依稀可见的红色人影的书，作者的名字叫做栗原哲也，出版社是新报社，而书名，叫做《暗之王》。

真是符合朝仓亮特点的书名啊。

我从千惠子那里把书拿了过来，在飞鸟驱车返回事务所的途中，联系了在新报社上班的须崎，请他帮忙找一找作者的住址。

接下来，我靠在椅背上，翻开封面，开始阅读这本叫做《暗之王》的小说的内容。

—3—

《暗之王》的故事和一般的犯罪小说有些区别，很特别，故事里的罪犯就是主人公。

叫做朝仓亮的那个男人，强暴、杀人、放火、抢劫，从不挑食，恣意地享受着犯罪带给自己的快感，犯罪就是他的食粮。因为自己喜欢，从来没有见过的人、亲人、朋友……不管是谁都会杀，没有任何感情。在这本小说中以真实到惊人的描写记录着朝仓亮的所有犯罪过程，从书中发生的事情统计，他已经杀死了21个人……

虽然那些事情残酷到了荒诞的地步，但是我相信，所有这一切都是事实……里面记载了朝仓亮的事情，都是事实。

见到了须崎之后，他证实了我的猜测。

这本小说中，除了朝仓亮之外的人名是捏造的，其他全部都是事实。作者栗原哲也就是朝仓亮的父亲，他的本名是朝仓哲也，也就是说，朝仓亮的父亲以自己的儿子为主人公，撰写了这样一本记录全部犯罪事实的小说。但是，为什么他要这样做，为什么要写一本揭发自己儿子的小说呢？

“这就是最重要的地方。”

须崎将小说丢在茶几上，将多年前遇到作者时的事情转述给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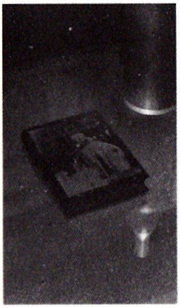
“正如小说中所写的那样，朝仓亮在那霸的孤儿院长大，虽然说生父不明，但事实上并不是那样，朝仓的父亲是天主教的神父，罗马天主教，现在仍不承认神父的婚姻。”

“朝仓哲也是日本人？”

“是日本人，虽然我知道的也不是很清楚……他是在留学意大利的时候接受了洗礼，然后回到日本，在冲绳和一个女性相识，那就是朝仓亮的母亲。当发现有了孩子的时候，朝仓面临着这样的选择：是遵从宗教，还是选择家庭？朝仓亮选择了宗教，然后进入了修道院，丢下了妻子和孩子。”

“这也太过分了吧……”

“是啊……”须崎赞同地点了点头，“朝仓亮的母亲在他3岁的时候在冲绳病死了，母亲是从东京迁居过来的，不是冲绳本地人，所以没有亲戚的朝仓亮就被送到孤儿院里养大。”



之后发生的事情，就都是小说里写的了。

“小说里的最后一幕还记得吗？朝仓亮为了忏悔来到教会，故事到此就结束了。”

我点了点头，那也是全书中最有违和感的一段描写。

“但是，他去教会的真正目的根本不是为了忏悔改造，在教会中等着他的是他的父亲。朝仓亮向他坦白了一切，以达到向父亲复仇的目的。”须崎用凝重的目光注视着我，补充道，“这是朝仓哲也和我说的。”

“原来如此……”

“然后朝仓哲也就离开了修道院，在日本各地流浪，似乎是因为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自己儿子犯下的罪行吧……他考虑到最后，决定以自己的儿子为主人公写下这本小说，他觉得，惟有这个办法才能洗清儿子的罪。”

“但是为什么要写小说呢？去告发他不就行了吗？”

须崎摇头道，“朝仓哲也听到了儿子的话之后，明白他所说的全部都是事实，而且也明白了，儿子的罪行是根本无法被证明的……而他本人也有过想要自杀的打算，但是，自杀和神的教诲是相违背的，所以也不能这样做。”

这么一来，所有关于这本书的一切都可以解释了，但是这还不够，我需要和朝仓哲也当面谈一谈。

软磨硬泡地得到了朝仓哲也的地址后，我和飞鸟并没有马上贸然前去寻找朝仓哲也，而是先进行了一些针对后藤正行的调查。

从佐伯和美那里打听关于后藤正行的事情时，她说了让我们非常在意的话——她曾经为了要钱打电话到后藤正行的公司，但是得到的消息却是公司里没有这个人。当他询问后藤正行的时候，后藤突然换了一幅可怕的嘴脸，威胁她不要将事情说出去，并给了一笔钱作为封口费打发了她。虽然佐伯和美之后和女儿提到过这件事并提醒她注意，但是佐伯千春却完全不肯相信。

在听到了这些话后，后藤正行身上的疑问已经大到了不能再忽视的地步了。

按照一贯的做法，我和飞鸟拜访了后藤正行，将佐伯和美的话转述给他令其感到不安，并刻意提到了矢崎谦吾和田中秀明的名字。

趁他不备的时候，我在电话旁再一次放下了窃听器，之后便回到了车上。

过了大约半小时，后藤正行果然和田中秀明通了电话。

后藤正行—田中秀明—矢崎谦吾，这三个人的线索已经渐渐清晰了起来……但是，他们和朝仓亮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

—4—

踏上了崎玉县的土地后，驾车驶进山中，没过多久的路程，圣保罗教会的尖顶就出现在了我的视野中。

那是一间很小的教堂，坐落在不引人注目的山间，只有一条细长的山路将它和公路连接在一起，我下了车，带着紧张和激动并存的心情向教堂走去。根据佑次之前电话和朝仓哲也联系的结

果，朝仓哲也就在这座教会中以假名担任神父，当他从佑次那里得知我们的情况后，便决定帮助我们。

“恭候多时了，我是朝仓。”走进教堂后，一名看起来很和善的神父早已站在神坛前等待着我。

“《暗之王》的作者是您吧？”我快步走上前去，表明了自己的来意，“我听说小说里写的全部都是事实，请问是这样的吗？”

“是须崎先生告诉你的？”朝仓露出了一抹微笑，反问道。

“是的。”

“不是那样的，我对须崎先生说的都是谎话。”

“啊？”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呆呆地注视着对方，而朝仓则是肯定地点了点头，确认自己并没有说错。

“……从前，我梦想成为一个小说家，那本小说曾经拿到很多出版社去，都被拒绝了。不过我怎么都无法放弃，于是在遇到须崎先生的时候，谎称这些都是事实，结果终于出版了。”

“也包括朝仓亮？”

“嗯，根本就没有那个人。”

“他不是你的儿子？”

“我不记得自己说过那种话啊……我是天主教的神父，没有结婚，当然也不会有儿子，朝仓亮只是小说里虚构出来的角色而已。”神父以坦然的目光注视着我，说出的话却如同天方夜谭一样荒诞。

难道是北村先生和所长弄错了？还是这个人在欺骗着我……无论怎样，一定有一方说了假话。

神父以稳重的声音忏悔着自己向须崎撒谎的事实，挂在他胸前的银色十字散发着耀眼的光芒，让人难以将骗人与这个代表了圣洁的身分联系在一起。



我转过身去，打算离开教堂，目光扫过墙壁的一角，一幅绘制着葡萄的色彩斑斓的画吸引了我的注意。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这是《马太福音书》吧？”

看着那幅画，我轻声念道。

“……你知道的还真不少，就是《马太福音书》。”神父露出了意外的表情，随后赞许地点了点头。

我礼貌地向神父告辞，走出了教堂，回到车上，让佑次驾车开往须崎工作的地方。

刚才，我对神父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这句话是出自《马太福音书》，但其实不是的。它是《约翰福音书》里的句子，是我故意说错，但是神父没有发现，还赞同了我的错误……

我的脑海中有一个疑问在慢慢升起，只是现在还无法确定，为了让它完全浮现出来，我再度回到了新报社，当面向须崎询问了当时的情况——毕竟，十年过去了，有什么记忆上的混淆之处也可以理解。但是，须崎非常肯定地坚持了自己的说法。

剩下的可能性只有两种：一种是神父出于某种我不知道的原因改变了心意，向之后到来的我说了假话；另一种可能性则是，我见到的神父和须崎见到的不是一个人，某人装成了朝仓哲也的样子想要瞒过我，所以才会连《马太福

音书》和《约翰福音书》都分不清。

“对了，我这里有朝仓先生以前留下的照片！”

须崎突然大吼一声，在办公室里翻箱倒柜找了半天，之后翻出了一张照片，而那张照片上的人和我看到的朝仓果然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

这样一来，所有事情就可以解释清楚了。但是现在已经错失了抓到冒充神父的人的时机，好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至少证明了我们正在向正确的方向前进。

阪本在酒吧中工作的时候，因为无聊地到处巡视，结果发现了一个很惊人的秘密——一台窃听器不知什么时候被偷偷地藏在了吧台的后面。如果不是阪本的意外发现，不知道它还会在这里待多久。

从窃听器的外型来看应该是水谷侦探喜欢用的那种，而放置的时间从电池的参与量推测则大约是2天前的事，可能是趁着我们睡着的时候从窗户里偷偷爬进来的。朝仓神父之所以会被换成其他人，也可能是因为从窃听器中偷听到了我们的计划安排吧。

但是，水谷这个惹人厌的男人会参与到这次的委托中却是我没有想到的，为了钱，他究竟在为谁工作？

而想要弄清楚这个问题，惟有全程跟踪他这一个办法。

水谷家是有一段历史的旧别墅，保全措施并不是很周密，我们在他的车里装上GPS后，就在不远处埋伏了起来。水谷出来后，开着自己的小货车钻进了郊外的住宅街，在一所已经停有一辆黑色高级轿车的大房子前面停了下来。

我们在隐蔽的树丛中用望远镜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水谷下了车，踩着不紧不慢的步子，走到了房子的前面。

“真是豪宅啊……”佑次一边移动镜筒，一边情不自禁地感慨道，我取过望远镜，将镜头对准门牌，门牌上写着矢崎谦吾的名字。

就在此时，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走了出来，和水谷碰了头。

而那个男人，就是我之前在教堂看到的神父。

给铃木打了一个电话后，我和佑次在晚上把水谷叫了出来。水谷一脸不耐烦地怒视着我们，摆出了拒不合作的态度，他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人，这点我很清楚，所以，我并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向他盘问什么。

“你的太太呢？”

“离婚了。”

“那孩子呢？”

“哼，我才不会生那么麻烦的东西。”水谷疑惑地看着我们，不知道我们问这些是为了什么。

听到这些，多少让我的愧疚感稍微有些降低，“……那就好，那就不会有人难过了吧。”

“我说……你少开玩笑了。你这是在威胁我？”水谷这才觉得有些不妙，向后退了几步，想要找到机会回到家里。

“我就是在威胁你。”

一辆车驶到水谷的背后，停



了下来，车灯的强光照在水谷的脸上，他慌张地回过头去，露出了惊恐的神色。

“铃木先生，接下来就拜托你了。”我大声地向车里的人打着招呼。

—5—

在等待铃木从水谷那里得到情报的同时——我已经不想去考虑他究竟使用什么方法了——我把《暗之王》又看了一遍。

一想到这里面写的都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就会感到不寒而栗，朝仓亮之所以要杀害川端佑辅的原因也写在了里面，虽然小说中换成了川村这个假名，但是我马上就反应过来是川端。

某天，在那霸的街上，川端叫住了朝仓亮，因为当时朝仓亮正在抽烟，川端把他的烟没收了，然后说：“这个年纪就抽烟，会长不高的。”，然后川端敲了一下朝仓亮的头。

这就是理由。

朝仓觉得，这对于他来说是一种侮辱，于是就跟踪川端并记下了他的住址，然而第二天川端一家就搬到东京去了。朝仓亮抢了便利店，拿着现金，追着川端到了东京。到了东京之后，朝仓亮在游戏厅遇到了一个叫石田的人，那就是石原太一。

之后，他雇了个女高中生，想要钓川端上钩，这个女高中生就是佐伯千春。由于千春的计划失败了，于是朝仓将计划更换成了纵火。

纵火对他而言，只是单纯地为了解恨，用弩弓射机车也只是在玩游戏，那个时候，“他根本没有想过什么生命的价值”，“他就是喜欢暴力”，“他想试探一下自己的能力”——这些就是他的理由。

……父亲，就是被这样的人杀了。

回到冲绳之后，朝仓就开始频繁出入繁华街的酒吧，在美军酒吧里工作的同时也顺其自然地学会了英语，那家酒吧叫做“罗雷”，工作了半年后，朝仓杀害了2名美军，其中一名是被他灌醉，造成酒精中毒而死的假象，另一个则是利用药物。书上说，朝仓的“才能”就是在这时被渐渐磨练出来了。

美军被杀可是一件大事，但是，如果是事故就不一样了，军队认为这是一种耻辱，所以不会公开，发现这一点的朝仓就开始用各种方法杀害美军。手枪爆炸、刹车故障，或者伪装成打架，然后把双方一起解决掉。

为什么要杀死他们？“有时候连理由都想不出来”，这是他本人的说法。但是，朝仓亮并不是一般的杀人狂，他把杀人的地点时间都巧妙地分散开来，书里说，这时候他开始逐渐可以控制自己的感情了。同时，朝仓开始倒卖毒品，这些毒品经朝仓之手流向本地的暴力集团，没有经过多长时间，交易就走上了正轨。但是，随着交易量的上涨，到了以亿为单位的时候，事态就发展的不一样了，朝仓被卷入了组织内部斗争，被子弹射中了右腿，好像伤的很严重，如果不是运气好就差点死了。

朝仓放慢了复仇的脚步，静静地等待组织内部斗争的平静。

三年后，朝仓用炸药炸毁了与他对立的帮派，那时候的死亡人员包括组长和干部等共8个人，失去了向心力的组织就此分裂。小说中写到此处的时候，说朝仓就此金盆洗手，届时30岁。

他用剩下的钱买了条船，搬到了离

岛，开始了打渔生活，每天读着圣经，向神明忏悔自己的罪孽。

小说从这里开始就很明显是编造出来的故事了，虽然最后一幕他无数次在教堂的忏悔确实让人感动，但我无法接受，和恶魔签订了契约的男人又怎么会向神明祈祷？

但是，这也是朝仓哲也惟一能想出的代替儿子来赎罪的方法了……

将《暗之王》阖上，放在吧台上之后，铃木那边对水谷的“审讯”也结束了，不知道铃木使用了什么方法，反正让水谷乖乖的说出了我想要知道的问题。

找到水谷的人正是田中秀明，而他要求调查的目标是事务所所有的相关人员，也包括铃木在内。

“矢崎谦吾和朝仓亮好像有利益方面的联系，就是动用政治资金，数额相当巨大的样子，暗中操作这一切的是田中秀明，他和朝仓把钱分了。直到有一天，一名侦探出现了，询问他们关于那笔钱的事情。”

“是父亲？”

“对，那时候秀明才知道那本小说以及朝仓亮父亲的事情，然后他问朝仓亮要他父亲的地址，但是朝仓亮当时并不知道，不过嘛……就算知道，也不会告诉他吧，总不能让自己父亲就这么被秀明杀了。”铃木尽职地将从水谷那里得到的情报一点不漏的全部告诉给我，“作为代替品，朝仓亮让自己的手下杀了所长和北村先生，事情暂时算是平息下来了。结果没过多久，你帮田中秀明找到了朝仓哲也，田中秀明立刻杀了他，但是他不想让朝仓亮知道这件事。”

“当然了……毕竟是他的亲生父亲啊。”

“秀明的周围有很多朝仓罩着的人，后藤正行也是其中之一，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如果在教堂挟持了你，可能就会出现内部的骚乱。”

“不过水谷为什么会知道这么多？他应该不会从田中秀明那里听到什么实质上的东西吧？”

“说来好笑，那家伙在矢崎谦吾的家里装了窃听器……利用委托人的把柄来谋些小利，这种人的一贯作风。不过这次他可能会后悔了，窃听的事情一暴露，他就必死无疑，这点他自己也很清楚。”

“田中秀明为什么去找水谷？”

“不是田中秀明主动去找水谷，水谷那家伙可是只豺狗，到处嗅着同行的气味，随时打算趁机抢夺别人的成果。当时那家伙盯上的是你丈夫，草薙学。”

“草薙？”我努力吸收着这些情报，将铃木的话整合在一起。

“草薙当时接受了矢崎夫人的委托，调查矢崎和其他女人的纠葛，而这时水谷突然横插一脚，抢了草薙的功劳，因为这事，水谷最终从秀明那里拿到了一笔可观的封口费，矢崎的太太也被秀明说服，不再追究了。”



是么……这样看来，正是因为这件事之后，草薙才发现了矢崎和朝仓犯罪的事情，并开始调查他们，但

是，他却始终没有和我说过……

“水谷呢？”我向铃木确认道，虽然很不齿那家伙，但是如果他那边出现什么问题，田中秀明就会立刻觉察到不对。

“随便把他丢在了哪里，那家伙说在风头过去之前会躲得远远的……不过，比起这些，我倒是更担心你。”铃木话锋一转，说出了我也心知肚明的事，“田中秀明肯定会开始对你下手，你千万不要再独自一人行动了。最好也不要回自己家，住酒店里吧，没钱的话我借你。”

当天晚上，我没有回家，而是在荧光灯里睡了一夜。佑次回来之后，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他，但是在其他人那边则没有透露一个字。

不是因为不信任他们，而是因为不想让他们被卷入更危险的事态中。我已经不想看到任何人在我的眼前死去了，只要一想到可能会因为自己而让他们受到伤害，我就觉得无比的痛恨自己。

到了这个时候，我才开始理解了一点当时草薙对我绝口不提这些事的原因，他也是为了我着想才什么都没有说的吧？

但是，现在去揣测草薙的想法已经无济于事了。

这一天，我和佑次开着车，依次探访了一遍和事件有关系的人，稍微理清了下一步的方向。特别是在矢崎谦吾的父亲那里听说了矢崎要在冲绳开设赌场的事情后，我有了前往冲绳的想法。

赌场会让岛上瞬间繁荣起来，但也会带来很多不好的东西……走私贸易、各种犯罪，这正是他们的目的。

去冲绳也就意味着更大的危险，毕竟那是朝仓的地盘，但是，现在的我已经没有更多的选择了。

精疲力竭地回到荧光灯后，我伏在吧台上，信手翻着《暗之王》的书页。这时，真弓突然走了过来，以一个奇怪的声音轻声说道。

“刚刚鉴别科的村濑先生打电话来，铃木律师……在公司里被杀了。”

我叫上佑次，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铃木律师事务所。事务所被黄色的封条封锁了起来，穿着制服的人在里面忙碌地取证留样，场面无比混乱。

铃木信义是死在阳台上的，像是自杀一样吊死在了阳台的外沿，第一个发现的人是报纸的推销员。我到达的时候，他的遗体早已被放下来，送去进行司法解剖了。

我的脑袋中一片空白，什么也说不出来。

让佑次先回去之后，我一个人在路上毫无目的地漫步着。

铃木信义被杀了……

不久之前才刚刚对话过的人，现在已经不在了。

铃木信义不可能自杀，杀他的人究竟是谁？是朝仓亮？还是田中秀明？

慢着，信义被杀，也就是说……

在我想到那个最关键的问题时，一记从背后而来的重击狠狠地砸在了我的脑袋上。

之后就是漫长的黑暗。

5. 低声轻吟 后篇 Speak Low2/2

—1—

"你好，感觉怎么样？"

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一个穿着白色西装的男人坐在我的面前，以悠然自得的语气轻声询问着我的感觉，就像是在自己的家里款待客人一样自然。

我费力地抬起沉重的头来，顺着他笔挺的裤子向上望去，终于看到了那个人的脸——一张没有太多的特色，只有眼神让人印象深刻的脸。

"初次见面，我是朝仓。"

男人的嘴角带着一丝微笑，以自认为造物主一样的眼神俯瞰着我。

我迅速地扫视着周围，这是一个巨大的建筑内部，周围充满了各种机械，嘈杂的声音不绝于耳，而我则被绳子捆着，和朝仓两个人在一间可以通过玻璃俯瞰到整个建筑的房间里。

"我对这种粗鲁的招待深感抱歉，这里是我的公司，我工作的地方，如果你能喜欢的话，我将深感荣幸。"

"你想干什么？"我警觉地注视着朝仓，试图在背后摸索被绳子绑住的腿部。

"只是有点事情想要问你一下，如果你能冷静下来的话，我就帮你把绳子解开。"

"你不杀我？"

"你还不明白吗？如果我要杀你早就杀了，就像竹内和北村一样。"

"那就快把我也杀了不就好了？要杀的话就快动手！"

"和听说的一样，真是性情刚烈的人呐。"朝仓以一定的节奏击打着自己放在腿上的手指，完全看不出他到底有什么打算。"不过小姐，你可弄错了，如果不是我照顾着你的话，你早已经不知道死了几次了。田中秀明解决了铃木信义之后，下一个本来就该轮到你了……不过我可是深爱着你哦，在调查你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已经喜欢上你了。"

"杀死了我父亲的人还胆敢说这些话！"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愤怒，大声吼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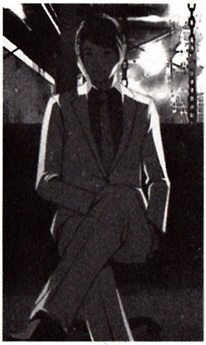
"我并不想杀他们，不过没办法，两个人都知道的太多了。而且，我父亲也被田中秀明杀了不是吗？不过对我来说也无所谓，就算父亲死了也不会悲伤，反正我本来也想过要自己把他干掉的。"

朝仓毫无感情地叙述着关于神父的事情，就像是在谈论一件破损的衣服一样。

"你真的很奇怪……自己的父亲被杀了，你一点感觉都没有？"



"不是哦，理理子，我只是在学他们做的而已……人会背叛人，从小的时候我就明白了，所以才一直坚持着这么做，《暗之王》你读过了



吧？”

“读了。”

“是杰作吧？我还不知道父亲有这种文采呢。”朝仓亮似乎觉得非常好笑，露出了一抹嘲弄的笑容，“我母亲太懦弱了，没有办法说服我那被世俗束缚的父亲，其实我很羡慕你，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想要你那样的父亲。”

出乎我的意料，朝仓亮要比想像中喜欢说话得多，在小说里，他要更加沉默、更加无情残忍、就像一头狡猾的野兽，而坐在我面前的朝仓亮，则是一个精明的猎人。

“好像说的太多了……这次轮到你来说了。”朝仓似乎看透了我的想法，从转椅上站起来，走到放了一根针筒和几瓶药水的桌前，将针筒装满了药水，“你究竟知道了多少？田中他们有什么动向？请你告诉我吧，就是说说你个人的事情也没问题哦，我想要多知道一些关于你的事。”

朝仓蒙住了我的眼睛，随后手臂上感到了一阵刺疼，针筒里的自白剂全部进入了我的血液之中。

“能听到我的声音吗？听到的话请回答我……”

朝仓亮那仿佛会令人睡着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渐渐地低了下去，直到消失……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将所有一切都说出来，但是，在那之后，很多已经被遗忘的事都蜂拥而来，挤进了我的脑海中，提醒着我在记忆深处仍然存在着的那些事实……

——啊呀，信义居然会把私人的号码告诉你……

这是和飞鸟在去教会的车上。

——人类的记忆是一种不稳定的东西，10年前的事了，可能是记错了吧。

这是冒充神父的田中欺骗我的时候……

——按照现场的情况来看是自杀，在阳台上上吊自尽了。

村濑先生告诉我铃木信义遇害时的那一幕，不论什么时候都不会忘记的……

——栗原哲也的本名是朝仓哲也，也就是说，朝仓亮的父亲以自己的儿子作为主人公，写出了这本小说。

现在想起来，真正踏入事情的中心，应该是从发现了《暗之王》那本小说开始的。

——那个小女孩一直默默地守护着你哦，所以，你一定会没事的。

遇到千惠子的时候，她曾看着似乎跟在我身后的川端小夜，微笑着对我这样说……

——如果你露面的话会非常危险，要躲到什么地方去？现在可不是固执的时候。

在察觉到危险的时候，佑次很担心地劝告着我。

——我忙的很啊，有什么就快点问吧，15分钟一万元。

第一次遇到飞鸟的时候，她仍是个夜总会的头牌……将她也牵扯到这件事里来，真的对不起。

——这里是流淌着轻音乐的安静的房间……轻度催眠和重度催眠，你要选择哪一个？

垣内守的那起案子离现在已经过

了多久呢……现在想起来，一下子破坏掉他的两个家庭，也是件很残忍的事情吧……

——请让我在事务所实习吧！不要薪水也可以！

无论什么时候都充满了干劲的阪本，虽然看起来有些傻，却也真的帮上了不少忙呢。

——你没有忘记一起打高尔夫的约定吧？把草薙也叫上怎么样？

回想起来，那是和父亲的最后一次见面。对不起，一起打高尔夫的约定可能无法完成了……

——虽然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不过在工作中不要带有自己的判断，我们并不是法官，侦探有侦探自己的做法。

草薙……如果知道你会离开的话，我会改变自己的做法吗？

不知道经过了多久，混乱的记忆终于又重新归位，回到了本来该在的地方。

一个熟悉的人影站在我的面前，轻声道："喝一口水吧。"

我勉强睁开双眼，将焦距固定在人影的脸上，一瞬间，梦幻和现实似乎重合在了一起。我惊讶地看着那个人担忧的表情，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草薙，为什么会在这里？

"现在没法说清楚……"草薙喂我喝下一口水后，将我轻轻地放到地上，转身质问冷静地注视着一切的朝仓亮。

"你答应过我不杀理理子的。"

"不会杀她的，但是她知道的太多了，不能让她再回到东京，就让她和我们一起干吧。"

我们？这是什么意思？草薙和朝仓两个人……

我躺在地上，虽然无法动弹，却可以清晰地看到两个人的表情，听到他们的对话。

"听了草薙你的话之后，我才开始喜欢上理理子的，因为你的话让人觉得多少有些感动，真的很羡慕啊……我从来没被人爱过，当然，也没有爱过人。"

"我并不爱她，她也并不爱我。"

在工厂的炉火所透出的橘黄色光线下，草薙的背影被染成了诡异的黄色，那么陌生，但是也很熟悉。

"这可不对吧，那些说什么我爱你的家伙反倒不能相信，他们不过是发情期的动物罢了，发情期一过，就连面都不见了。但你不是不一样吗？为了她还背叛了自己的岳父来帮助我……"

"闭嘴！你答应过我不提的吧！"

"草薙，你知道自己在跟谁说话吧。"朝仓以冰冷的口气说着。

"放了理理子……拜托你了。"

"我的回答是，不行。我是真的很喜欢理理子，如果没有你的话，应该能和她成为恋人吧……"

朝仓亮垂下脸，不知道在思考些什么，突然，他抬起了头，以一种可怕的目光盯住了草薙。

"对了，不如让你消失了吧……"

"如果你愿意放掉理理子的话，就算杀了我也无所谓。"

"啊……不行……"一瞬间，朝仓似乎真的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但是很快放弃了，"我不会这么做的，你和理理子我都不会杀，你们可是难得钓到的大鱼……不过这样一来就很没意思了，你再给她打一点自白剂吧。"

"再等一段时间吧，她的心脏不

好。”草薙没有挪动。

“对了，草薙，你在北海道的父母应该过得还好吧？他们都受到你的照顾哦，是不是要给他们送一点特别的礼物呢？”

“混蛋！”

草薙咒骂了一声，无可奈何地向我走来。双眼再度被蒙了起来，接下来又是一片黑暗。

一片绿色渐渐浮现出来，远处则是一个人坐在椅子上的朦胧身影……

在模糊的视线中，草薙的声音突然从耳边冒了出来，“差不多可以了吧？”

“什么事？”

“我们的事情啊，我看就结婚算了。”

“等一下，这算是求婚吗？”

“不好吗？”草薙一边用望远镜观察着远处的目标，一边反问道。

我想起来了……这是我们一起执行跟踪任务时，草薙向我求婚的那一天。

——要充分利用时间嘛。

当我觉得不对，暗示他应该在休息日正式求婚的时候，草薙用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这样说道，而我则反驳他，休息日去看赛马比赛或玩高尔夫的时候就有时间了。那时候，草薙告诉我，他并不喜欢高尔夫这些运动，他喜欢的是泛舟。

“我想在育空河划船。”草薙盯着目标的同时这样对我说。但是，在那一刻，我知道草薙眼中浮现的并不是无聊的外遇男子，而是位于加拿大的育空河那碧绿色的湖水与蓝天交织在一起的美景。

那一刻的草薙直到现在我还能立刻回忆起来，在绿色的树丛中，双眼闪闪发光地望着远处的男子被阳光所包围着，一瞬间就打动了我的心。

但是，结婚之后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没有去过那个在我的幻想中非常美丽的地方。

“所以我才问你到底要怎么解决！”

“随他去就好。”

“但是那个男的有3个老婆啊！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搜集到的情报！”

场景迅速切换到了另一个地方，我和草薙正在针锋相对地争吵着，在工作的时候，这已经不是什么少见的事情了，为了案件的事情，我们总是会闹的不欢而散。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就觉得草薙比起丈夫来，更像是一个上司了。

“不要卷入夫妻之间的纠纷！如果委托人说没问题，那就没问题了，这种工作，六成是出轨调查，三成是品格调查，剩下的一成是被害妄想者的胡言乱语，侦探这种东西，有也好，没也好，都无所谓。”

草薙总是这样教训着我，“什么东西都要100%承受的话，身体和心都会受不了的”、“稍微成长一点吧”……诸如此类。但是，我始终做不到这点。



草薙和我不一样，并不是因为兴趣而选择成为侦探，而是因为侦探的职业更加自由，不受拘束，而且也是因为和父亲的脾气相投，如果不是因为这样，可能他早就已经辞职

了吧。

“之前的事情我答应了。”

“什么事情？”

“结婚，然后一起去育空河泛舟。”

似乎忘记了正在开车，草薙欢快地做了个欢呼的动作，车的方向突然扭动了几下，让我吓出一身冷汗。

“对不起，这是我开心时的表现。”草薙用难得一见的快乐表情大笑着，将双手放回了方向盘上。

“但是，我有三个条件。第一个，在我告诉你可以辞职之前，你要继续做侦探。”

“可以，随便你。”

“第二，不能比我先死……我无法忍受只有我一个人活着，所以你要好好照看我。”

“真是麻烦的要求啊……不过也没问题，第三个是什么？”

“划船的事情，还是别在严冬的时候好。”

……

这是我答应和草薙结婚时的情景……但是，那时候的三个约定，现在想起来一个也没有实现。

不是吗？

意识渐渐地可以被自己所操控了。

我深吸了一口气，睁开眼睛，发现蒙住眼睛的黑布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被取走了。而在草薙所站立的地方，似乎有什么不对劲的东西存在着……

朝仓亮像死了一样趴在地上，草薙的手中拿着一把枪，默默地站在他的身边，垂下头看着他。

一滩鲜血仍在朝仓的身体下方缓缓扩大。

朝仓亮死了……？

—2—

虽然不敢相信，但是朝仓亮确实死了。草薙将我带出了工厂，乘上一辆出租车，来到了一间靠近海的小旅馆里。

“你先在这里休息一下吧，我还有事情要做，晚上会回来。”草薙订了两间房，将我带进其中的一间安置下来，自己则打算出去。

“知道了，不过回来后要把所有事都告诉我。”

“嗯，等我。”草薙把钥匙给我，不放心地叮嘱了吃饭的事宜后便离开了客房。

之后，我就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不知道是因为自白剂的作用，还是这些天实在太累的缘故，总之，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天色已然微亮。为了让佑次他们放心，我立刻打电话去荧光灯酒吧，简单地讲了一下事情的经过。佑次的声音疲惫而又沙哑，可想而知这段时间里他们都在努力地搜索着我的下落。

确定了佑次明天就可以赶到那霸后，我去草薙的房间看了一眼，他不在房间里。前台的工作人员说他一小时前已经回来过，之后又离开了，说是晚上才能回来。

为什么回来也不叫醒我呢？草薙在做些什么？

我带着疑问进了草薙的房间里，却在他没有带出去的皮包中找到了一包白色的粉末。

毒品么……但是草薙以前是最讨厌这个的呀。

就在我一个人闷在房间里，为他古

怪的举止思前想后的时候，草薙给我打来了电话，约我在旅馆前的海边见面。

海边弥漫着一股让人放松的海水所特有的咸味，与略带腥气的海风混杂在一起，有种粘粘的感觉。我出了旅馆，沿着海岸线一直向前走，终于在有一片绿色小树丛的海滩边看到了草　。

“你去干什么了？”顶着一头被海风吹乱的头发，我大声问着草薙。

“去找一个隶属市民团体的叫做上原完治的人。”

“市民团体？”

“嗯，就是反对建设赌场的团体，你究竟知道了多少？”

“我知道一个叫做矢崎的代议员现在在这件事上很活跃，而在背后牵线的则是秘书田中秀明，朝仓和田中联手打算独占权益。”

“调查的很详细嘛。”草薙赞许地点着头。

但是，正是因为调查得太过头了，所以性命才会岌岌可危。

“我跟踪田中秀明，最后找到了朝仓，为了收集证据所以才会和他们在一起。”草薙将一直提在手里的黑色箱子放在沙滩上，“朝仓他们通过秘密贩卖毒品赚钱，那些钱暗中流向秀明，所有的证据都在这个皮箱里。你能把这个交给市民团体的上原吗？他是冲绳反对赌场的市民团体代表。”

我惊讶地望向那只箱子，草薙居然会把这个交给我？

“带着这个证据去东京就可以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但是我现在必须要去鸠间岛。”

“我和你一起去可以吗？”没有经过太多思考，这句话脱口而出。

“不行，现在我们分秒必争，你只会碍手碍脚……你今天11点去海关的检票口那里，把箱子交给一个叫做金城充的人，他和上原完治一样，现在正躲避着田中那帮人的搜寻，只要找到他就一定能见到上原，他们两个的电话我都记在你的手机里了。如果有什么问题，就把包交给胡屋的宫城先生。”

说着，草薙就迈开腿，想要从我的面前离开，我大声阻止着他。

“等一下！朝仓说的‘背叛所长’是什么意思？皮箱里的毒品是什么？”

“你早晚会知道的……为了以防万一，我在上原那里放了一封信，你看一下吧。”草薙以一种很少见的目光凝视着我，在距离几步远的地方低声向我道别。

“理理子，对不起，给你添麻烦了。”

夕阳西下时金黄色的阳光照在他的背后，就像是给他的身体镀上了一层金黄色的光圈一样，我呆呆地看着那美丽的一幕，目送他离开了我的视线。

—3—

不久之后，佑次就来到了那霸在旅馆中和我顺利会合，我开始按照草薙的叮嘱与金城充联系，试图将皮箱送到关键人物的手里。这期间，出于好奇我也查看了皮箱里的证据，是一些照片和账本的影印，以



及一卷录音带。

与金城充的联系并不顺利，在一次险些被冒充金城充的人骗去了皮箱后，我终于和真正的金城充接上了头。然而，那时他的家人已经被挟持，金城充无奈之下只好将我出卖给了田中秀明，我被守株待兔的后藤正行等人抓了个正着。

短短的两天之间，我从朝仓亮的手中逃出来，又落入了田中秀明的手里。

田中秀明在一座大厦的第三层等着我，大厦整个几乎已经被废弃了，如果想要杀我，绝对不会有人听到枪响或是惨叫声，在走上楼梯的同时，我也做好了心理准备。田中秀明试图诱劝我加入他的一方中去，他的真正目的无非就是独占赌场的利益罢了，但是我没有同意，于是，他下命令让后藤正行解决我，一边打开了皮箱。

但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皮箱中装着的并不是证据，而是佑次的换洗衣服，在我都没有注意的时候，佑次偷偷将换洗衣物和证据换了个位置，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让田中秀明的脸色在一瞬间变成了铁青色。

“混蛋！”田中秀明一把将箱子摔在地上，愤怒地向我走来。

就在这个时候，敞开的房门外突然闪出了一个人影，人影快步走进了房里，没有任何预兆地举枪连扣了几下扳机，在所有人还没有来得及对事态的变化作出反应的时候，2个人已经倒了下去，只剩下了田中秀明和后藤





正行。

转眼间，田中秀明的额头上也多了一个血洞。

“亮先生，你在干什么！”

后藤正行还想说话，一颗子弹毫不留情地穿过了他的胸口，轰地一声倒在了地上，只听到他的喉咙中传来了一声空洞的呼吸声。

环顾了瞬间多出4个死人的房间一圈，那个被称为亮的男子转过头来，将枪口对准了我。和之前在工厂中看到的朝仓亮一模一样的长相，只是面前这个男人的额头上多了一条蜥蜴状的刺青。

朝仓亮！

只是一瞬间的事，我就立刻明白了这个人的身分。

像野兽一样狡猾，没有任何感情，



只懂得享受杀戮带来的快感，这个男人才是小说中所描写的朝仓亮，纵火烧死川端一家人，在高速公路上射机车的也正是他。

朝仓亮对着我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但是枪声没有响起。他看了看已经打空的弹夹，说了一句“运气真好”，便反手抬起枪柄狠狠地向我砸来。

我是被一阵浓烟熏醒的。

睁开眼睛的时候，朝仓亮放的火已经烧到了房间里，我慌忙站起来，拖着软软的双腿，顺着楼梯一路爬了下去，沿途中还有两具被朝仓亮所杀的尸体，飞溅的鲜血混杂着脑浆一起从脑壳飞出来，在窗户上留下了几块显眼的血痕。

我砸开窗户，跳到了大厦外的街道上，屋外清凉的晚风吹到身上的刹那，得救了的感觉才油然而生。

而此时，那栋大厦已经几乎完全被火海所包围，赤红色的火焰随着风势轻快地跳跃着，就像一匹脱缰的赤马……

—4—

回到旅馆之后，我根据草薙告诉我的“胡屋的宫城”和《暗之王》中关于那霸的描写，将目标锁定到了位于胡屋一家酒吧里名叫宫城的老板身上。在《暗之王》中，他的名字叫做宫田，和朝仓之间除了老板和职员的关系之外，还有着其他的联系，朝仓亮曾经做过一段时间非法出售走私药的生意，这些就是他教唆的。

不过，现在的宫城似乎已经没有在做这些生意了，我找到他，并向他打听了关于朝仓亮的事情。

“啊……朝仓亮啊，朝仓兄弟里的那个弟弟是吧，我知道。”

听到朝仓的名字后，宫城稍微想了一下，恍然大悟地抬起头来。

“……兄弟？”

“是啊，他们是双胞胎，不过一模一样，几乎分不出来。”宫城大声地重复道，看起来是个相当豪爽的人。“哥哥叫朝仓俊，弟弟是朝仓亮，他们俩以前很活跃的，这家店的常客大多都是美国兵，客人间相互斗殴之类的非常常见，他们俩在美国兵里也相当有名，很混得开。”

就和书里提到的一样，朝仓亮曾在这里练习过用各种方法杀人。算账和交易方面的事情都是俊负责，亮则负责摆平出现的纠纷，头顶有蜥蜴纹身的正是亮。

正如我想的那样，朝仓亮还活着。

在这件事之后，我终于联络上了上原完治，将重要的皮箱亲手交给他，也从上原完治那里拿到了草薙留给我的信。在和上原完治闲聊的时候，他突然提起了鸠间岛的名字。



这个事实如惊雷一般震撼了我。那个岛是朝仓亮出生的地方！

我真的是太笨了……草薙为什

么会什么都没说就走了，其实我早就应该发现的，向机场的方向驶去的途中，一种不安的预感在我的心中愈发膨胀起来。

也许已经太晚了……

但是，我在心中默默的祈祷，一定要让我赶上，如果能够救得了草薙，就算让我改信基督教也可以。

在等待登机的时间里，我支开了佑次，一个人打开草薙的信。

竹内理理子：

前略

我必须要向你道歉，向那些家伙透露所长和北村先生情况的是我，矢崎议员说，所长从别的路子着手深入调查了朝仓的罪行。

所长曾经和我说，"太危险了，不要再调查下去了！"，但是我没有听，看来一被压制就想要反抗的人不只是你啊。对不起，我当初没有权利批评你，我不配。

然后，我假装收手，其实却在继续调查，但是接下来就被那些人发现了。被他们威胁后不久，我的亲人就出了事，而且他们还想要打你的主意……面对他们的要求，我根本不能拒绝。但是，我没想到所长居然会被他们杀死，是我太愚蠢了。

知道所长遇害的时候，我就已经做好了和你分开的觉悟。"有了外遇"什么的真是愚蠢的理由，但是，我希望你能理解我向你隐瞒这件事的原因，因为我不想让你被卷进来。

接着，我决定打入他们的内部，搜集那些家伙犯罪的证据，我假装屈服，在接近朝仓后打听到了他们在东南亚购入了大量毒品的事情，如果配合上赌场的权利和环境，很快就会产生无尽的利益，所以我加入了矢崎的组织。

也许你已经知道朝仓俊和亮是兄弟的事了，他们的关系很特别，亮对谁说的话都不听，只有对俊不敢反抗，他们就像野兽一样，相互彼此利用。俊是一个天才，他利用了别人都不要的垃圾，创造出了惊人的收益，而弟弟朝仓亮则对金钱一点兴趣都没有，他是一个异类，以杀人来得到快感。

你看到这段话的时候，我相信你已经交给上原先生那个包了，有那里的资料作为证据，建造赌场的提案应该会被否决，矢崎也应该会被罢免了吧，只是朝仓亮还是个问题。只要那家伙还活着，这件事就不会结束，所以，我已经去了鸠间岛，亮的母亲死了，他不能从鸠间岛离开，无论去什么地方都会回到那个岛看看，这也是俊和亮最大的不同。

还有一件事我要道歉，半年前，我被告知得了肝癌，那个时候，医生对我说如果拒绝治疗的话，可能活不过半年，为了抑制疼痛，我一直在使用毒品，总之，我的命暂时是保住了。

另外，我本以来自己应该能救出所长的，现在我很后悔，对不起。

单纯的身体痛苦和你内心所受到的伤害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对不起。

可是，我不想告诉你自己得了癌症的事情，我曾经和你承诺过，我不会走在你的前面，因为这是我们的约定。

草薙学

泪珠不知道什么时候撒落下来，在信纸上形成了几片湿润的水花，读完信后，我深深地叹了口气。

然后，我们乘坐12点15分的飞机离开了那霸。

—5—

一从飞机上下来，我就马上乘坐前往鸠间岛的高速船到了岛上，时间紧迫，我和佑次决定分头行动，在附近打探消息。

佑次急步离去了不久，我就突然发现，在不远的地方聚集着很多人。一股不祥的预感突然升了起来，我快步跑过去，向站在那边的警官询问发生了什么。

“有人被杀了……真是不可思议，这岛上居然有杀人案件。”警官看起来比我还要更加惊讶一些。

就在我站立不远处的地上撒落着几滩不规则的血痕，血痕的尽头是一具被蓝布遮起来的尸体。

我站在尸体边，紧张地伸出手去，手指落在了布上，却迟迟不敢落下。

草薙绝对不会被那种家伙杀死的……

我这样说服着自己，鼓起勇气，将蓝布拉开了一条小缝，躺在下面的人露出了半个脑袋，脑袋上纹着一条蜥蜴形状的纹身。

不是草薙……

看到这一幕，全身的力量似乎都散尽了一样，我这才发现自己的脸上正流着冷汗。

“这人似乎是在近距离被枪杀的，犯人应该也中弹了。”警官走过来，向我说明现场的情况。可能是发现了聚集在一起的人群，佑次也折返了回来，走到我的身边。

附近的海港已经被包围了，草薙应该不可能去什么地方，而且，他也不会逃走，因为他不是犯人，但是究竟会在哪里呢？

我离开了人潮喧哗的港口，独自一人走在港口附近安静的小巷里，思考着这个问题。

突然，小夜出现在了我的眼前，歪着小小的脑袋，细声细气地说。

“我是来和你说再见的。”

“因为报仇了吗？”

“不是的，我并没有憎恨过谁，只是有人让我照顾你而已。”

“是谁？”我疑惑地望着小夜，突然，一个人在我的脑海里清楚起来，我几乎是脱口而出，“是所长？”

小夜没有回答，只是赞同而微笑地看着我。

“我已经遵守了诺言，那么，永别了。”

就在我的面前，她那娇小的身影渐渐变得透明，随后彻底消失在了柔和的



阳光中。

在附近打听的佑次终于找到了见过草薙的船师，草薙在事件发生之后乘船去了距离这里大约15分钟水程的西表岛，我立刻拜托船师将我们送了过去，并请求他在傍晚之前不要将这件事告诉警方。

一到西表岛上，我们就去了诊所，诊所中的医生说草薙不久前来做过一些应急处理，之后就趁着他们不注意的时候走了，线索到这里又中断了。但是，有一位医生回忆起来了一件奇怪的事，草薙在就诊的时候曾经问过他们这附近哪里有大河。

“有啊，叫做浦内川，是冲绳县最大的河。”当时医生就是这么回答他的。

“河……在哪里可以划船吗？”

“可以啊。”医生惊讶地看着我，可能觉得两个人都很奇怪吧。

但是，突然之间，我明白了草薙想要做的事情。

因为是我们之间暌违已久的约会，所以佑次先回避了，只有我和草薙两个人坐上了船。

没有可以自己划的小船，所以我只好租了一艘有马达的小船，驶到河的中心后关掉马达，任凭它在河中随风晃荡。河岸四周的茂密树丛将这条河紧紧围住，就像是一道天然的幕布，已经到了下午的阳光以倾斜的角度射过来，给伏在我腿上的草薙脸上打上了一片亮光，仿佛一切又回到了求婚那天一样。

“痛吗？”我垂下头，凝望着正紧闭眼睛休息的草薙。

“不痛，看来药力已经起作用了。”草薙以虚弱的声音回答道。



“信，我已经看过了。我也考虑过了，如果当时是我的话会怎么做……”我轻轻地抚摸着草薙的脸颊，将自己心里想的话说出来，“我想，我也一定会做和你一样的事情的。所以，没关系，不用放在心上……我们还是继续在一起生活吧。”

“啊……是啊。”虽然闭着眼睛，草薙还是笑了起来。

“有马达的船果然还是不算泛舟吧？养好了伤之后，下次我们去育空河吧，别说什么太忙之类的话，就算是严冬也要去哦。”

“那是不行的……”草薙说道，似乎还是非常疼痛的样子。“资料送到了没？”

“放心吧，交给上原了……”

我无奈地回应着草薙，虽然他总是说什么“工作这种东西就只是工作而已”，但是真的发生什么事，第一个推翻这个说法的却总是他自己。

“别说工作的事情了。偶尔我们两个人也好好地聚一会吧……在樱桥向我求婚时的事情你还记得吗？虽然是在工作的时候，但是，当时我真的很高兴。之前我一直无法这么坦率地说出来，但是今天不同了。”

草薙没有说话，好像在静静听着。

“你也不怎么坦率啊……肝癌的事情也不告诉我。但是，你还记得我们

的约定，我真的很高兴……约定就是承诺，是一定要遵守的，我很健康的，也许能活到90岁吧，这样一来，你就要注意咯，91岁之前都不能死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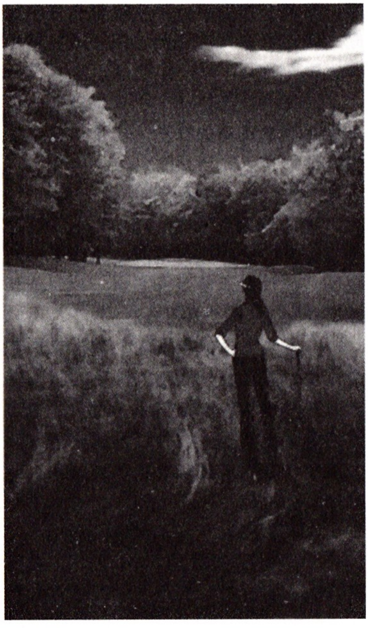
浦内川被一片寂静环绕着，没有马达的声音、没有草薙的说话声，当我停止说话的时候，似乎世界上的一切也都静止住了。

“听得到吗，小鸟的唱歌声？还有迷人的绿色……对了，亲爱的，梭鱼要怎么钓啊？”

安静太可怕了，所以我望着嘴角仍然带着微笑的草薙，不断地说着。

“亲爱的？告诉我呀。亲爱的？”

草薙带着永远的微笑，静静地伏在我的腿上，不管我说什么他都听不到了，但是，我只知道这样继续说下去……



直到严冬来临。

父亲的遗体最终终于找到了，我把草薙和父亲葬在了一起，一个人会有些寂寞，两个人在一起的话也会比较开心吧。

事务所也慢慢开始重建了，我把荧光灯交还给了从欧洲旅行回来的老板，没有在朝仓亮的事件中牵连到他，真是万分庆幸。

矢崎谦吾已经因为受贿被起诉，虽然收集证据花了不少时间，但是这样下去的话，扳倒他也是近在眼前的事。

佑次则顺利地出版了自己的画册，画册的内容似乎是以我和事务所的同事们为原型。

——这是我给你的小礼物喔！

佑次害羞且开心地这样对我说。

而我还是和以前一样。有时候会一个人去高尔夫球场打球，现在一个人也可以打一轮了，父亲不在也不会觉得不安。我想去圣安德鲁斯，即使只有一次也好，就算只能在观众席上看也好，想亲眼确认父亲所憧憬的高羊茅球场是什么样的。

当然了，还要一个人去育空河，一边游艇，一边用我的双眼见证育空河的大自然景象。

为了我所爱的人。

全文完



奥星的幽灵

—第三回—

原著/埃里克·尼伦德　译/MEJIA

【前情提要】

得到艾克森上校和几位战区高级军官的支持后，科特中尉正式在奥尼克斯星球上建立了一个设备完整的克莱西军营，利用那里的设施训练新的斯巴达战士。十年、二十年过去，一批批优秀的战士从科特手底下诞生，然后再战死沙场，死在最惨烈的战斗中。这就是斯巴达战士的命运，尽管科特绞尽脑汁想把他手下的士兵训练得更强，给他们更好的装备，但斯巴达战士的存活率依然低得可怜。军历2552年的一天，科特照常在克莱西营地附近让手下的士兵展开一场生存训练，但这次出现在训练场上的，可不仅仅是教官们布下的一个个陷阱……

【主要人物介绍】

科特：斯巴达051号战士，由于其出色的应变能力而被艾克森选中，成为斯巴达III计划的具体执行人。

富兰克林·门德斯：斯巴达战士的元老，在十二年前将科特等人训练成斯巴达战士的也正是他。

艾克森上校：第三区高级军官，在看到斯巴达II计划的种种漏洞后，决定开始秘密地训练新一批斯巴达战士。

哈尔茜博士：主导前两次斯巴达计划的科学家，岁月的流逝似乎对她那天才般的大脑没有丝毫影响。

汤姆：斯巴达III计划中Beta小队的成员，一名优秀的斯巴达战士。

第十五章

军历2552年10月31日0745时，
ZETA DORADUS星系，
奥尼克斯星球，
克莱西营地附近。

在离克来西军营大概还有半公里远的地方，科特停了车。前方的树丛里掠过了一个巨大的影子，随后就看见了一群红色尾巴的鹦鹉战机飞向天空。

他赶紧跳出车，并示意门德斯躲进路旁的灌木丛里。他们蹲伏着，看到了一个奇怪的无人航行器悄悄驶近疣猪车，并停在了上面。

这家伙绝对不是来自UNSC的，甚至可能不是圣约人的武器，不过它们永远都是这副笨重的丑模样，配的也是蓝灰相间这种过时颜色，一眼就能认出来。既然能这么轻易地漂浮在空中，那么一定是运用了抗重力技术……看来制造者不像是人类。

他想起了“盛夏”提供的快报里那令人不安的字眼：“非圣约军的外星军团。”

这只无人航行器的形状在变化，中间的球体沿着上面的横梁向前漂浮。

科特第一个念头就是拿出狙击枪对准它攻击。他现在的位置极佳，非常适合侧面的攻击。他刚想拔出武器，才反应过来现在他们手上惟一的武器就是门德斯身上的M6手枪和匕首。

看来，把自己藏好才是当下最好的战略。

无人航行器沿着车转了一圈，似乎发现了些什么，随后它就沿着车轮印向别处去了。

科特直到确定无人航行器已经从树林里完全消失后，才和门德斯一起穿过树林，来到了克莱西营地附近。

在这个马蹄形军营的四周，方圆三百米内的树都被砍掉了。站在这一片区内观察，科特发现依然有一些外星的飞行物，就是那种无人航行器，正绕着几所建筑和阅兵场转悠。

“他们的轨迹是Z字形的。”门德斯低声说道，“他们肯定是在找什么东西，或是找什么人。”

营地的中央某处忽然爆炸了。这不是他们在路上目睹的那种能量型爆炸，这次的爆炸发出的闷响清楚地表明这是一枚裂解手榴弹。

刚才绕着营地的无人航行器们慢了下来，纷纷转向，向着一个地方飞了过去——士官宿舍。

“现在是我们的机会了。”科特说道，“快跑过去。”

趁着那些无人航行器的注意力不在他们身上，科特和门德斯迅速穿过了那片空旷的区域，溜过门口的警卫室，跑向斯巴达战士的宿舍。然后慢慢地沿着墙壁移动。

宿舍旁的碎石小路上依然不时闪过无人航行器影子——它们有些还在这附近的上空盘旋。

科特刚想伸手拉门德斯一把，却惊讶地发现这位上了年纪的军官正用手捂住嘴，以免传出呼吸的声音。他实在太敬佩门德斯了，每次他的一些行动细节都会带给自己许多感触。

直到影子长时间没有再出现，他们才动身前往下一幢建筑——士官宿舍。

科特发现了吸引那些无人航行器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原来在士官巡查区的一堆废弃物上面，躺着一个烧焦的钢

球，它的旁边还有三根折断了的横梁。

原来有人带来过类似这样的外星飞行物。

另一边的养老院内部闪出了红色的镭射光——由于平时的训练经验，科特立即闪到了一边。当巡视灯快照到你身上时，当然应该避开，这并不是威胁，而是一种信号。

他指着灯光的方向——门德斯也望了过去。那道镭射光只闪了一下，随后就熄灭了。

门德斯准备行动了。科特观察了一下空中的情况，在另外的一架无人航行器飞过时，躲在了主楼的后面。

看准它已经飞走后，他们赶紧半低着身子跑向养老院。

在那边的影子处等待着他们的是穿着一身SPI可以变色伪装盔甲完美地隐藏在黑影里的汤姆和露茜。

门德斯的声音虽然很低，但依然可以感觉到他的惊喜："你们真是我最近见到的最棒的家伙！"

科特也惊喜万分，但他却无法像门德斯这样表达，毕竟他是应该发号施令的人，需要和部下保持一定距离，不论他心里是如何地欣赏这两个部下。

露茜只是点点头，然后立即进入了警戒状态，小心地沿着建筑的墙壁慢慢前进。

"现在报告一下你们遇到的情况。"科特说。

"在整个军营内，我们一共发现了二十二个无人航行器。"汤姆报告。

"现在军营里还有其他的工作人员吗？"

"没有了，长官。全部都失踪……或者牺牲了。"汤姆深吸一口气，"我们刚才用手榴弹解决掉了两个无人航行器。但它们不但有防御层，还有可以进行偏转攻击的死光武器，而我们的弹药却是无法进行偏离定位攻击的。不过，我们曾收到了来自S队的微弱信号。"

"S队在这儿？"门德斯很惊讶。

"并没有在这儿，长官。在67区的爆炸后，我们就没能再联系上S队。K队和G队在那次的联系后也没有任何消息。"

科特观察着门德斯的反应：他实在是非常坚毅和冷静，如果说刚才他还面露忧色，现在则完全看不出来了。他知道不论发生什么情况，门德斯都是个能够完全信赖的同伴，汤姆和露茜也是。

"看来，接下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只能靠自己了。"科特对大家说道，"现在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克莱西军营的地形。汤姆，你去军械库收集一下手榴弹，或者是一些绳子，总之你看什么用得上就拿什么。至于其他的弹药就别管了，那些对付敌人不管用，带着也是负担。"

"收到，长官。"汤姆点点头。

"门德斯长官。"科特说，"请你去司令部启动发电机，我们需要电力去联系辅助网络，这样应该可以克服无线电干扰，启动天线阵，以便让那些空中的敌人迷失方向。如果在阿金库尔还有生还者的话一定要尽力救出。

他们其实都知道逃亡设备都在离爆炸很远的地方，爆炸范围内基本上不可能有人还活着，但只要有一丝希望就不能放过。

"而且还要在这儿留下些信息，如果有斯巴达战士赶过来，就要他们赶紧带上补给品，然后到与这幢建筑成直角的'岬角点'和我们会合。"

"明白。"门德斯回应。

科特看了看他那只自动上发条的手表："现在是1045时，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露茜和我会去搜寻一些弹药，然后借助那些火力去吸引敌人的注意力。接着我们就向丛林进发，然后在'岬角点'集合。"

"收到。"汤姆和门德斯异口同声地回答道。

科特和露茜匍匐着向养老院的对面爬去，等无人航行器的影子消失后，才放心地滚动前进。

露茜腹部紧帖着地面，爬在科特的前面。他们现在已经到了目标建筑的边缘。穿着SPI盔甲的露茜是科特极佳的掩护。科特指着院子里那座小小的石灰墙房子，示意露茜跟着。那儿是军营司令官的住所，科特在那儿住了差不多二十年。

他们又等了足足三分钟，那些巡逻无人航行器的影子才消失。

科特和露茜摸进房子，轻手轻脚地关上了门。

科特过去从来没有锁过门，但这次，他下意识地将那个小小的门闩带上了。

这是个很小的房子，只有三个房间，一个是他以前的办公室，一个洗手间和一张床铺。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些带外框的画像，书桌上整齐地叠着一沓文件——是Gamma连队最近的调度计划。

他多么希望现在这一切是在一周前发生的，那时候奥尼克斯星球上还有三百名斯巴达战士，战略部署情况就会和现在很不一样。

露茜将那些竹制画框拆了下来，科特也帮着她一起拆。画上的都是斯巴达II战士们。在过去的五年里，为了激励民心，斯巴达II的计划一直是被第二区尽全力支持的。当时那些穿着雷神锤盔甲的勇士们都有突出的功绩，比如仅仅驾驶着一架鹈鹕式战机就可以协助受创的舰队，在被一群圣约人的精英战士包围时依然占尽上风……他们一个个都是英雄。现在的斯巴达III战士们都对他们的前辈景仰万分，非常努力地学习——那都是他们的榜样。

科特有些感慨地看着露茜，只是她戴着头盔，并不能很好地观察到她的表情，于是他的目光又回到那些画上。还没有一位斯巴达III战士能出现在这些画像上，外界甚至根本不知道他们的牺牲，永远不会。

科特也不希望这样，他也想尽快地改善自己手下斯巴达战士的境况，事实上他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他完成了SPI盔甲的进化，还有新的生理优化突变——但这些都还不够。

"这儿。"他示意露茜，然后转到了一扇靠近厕所的金属门前。他按下生物识别器，接受了面部和视网膜的识别。门轻轻地打开，他们走了进去。

房间里只有点点闪动的荧光，里面装着一排排的弹药柜，枪架，还有贴着SPNKr导弹标签的箱子，以及几打手榴弹箱。钛制的支架分布在墙面和天花板上，整个房间坚固地足以抵挡手榴弹的攻击。

科特打开了一只和天花板同高的武器柜，让露茜看看里面收集到的圣约人狙击枪，步枪和手榴弹。

"现在开始收集装备。将所有的实弹拿出来，装满六个粗呢袋子，再把全部的SPNKr导弹和手榴弹都带走。"

她摊开双手，将手不断地往下压，表示出"这很重"的意思。

"当然了，我们得来回好几趟。"

科特回答。

然后他走到那扇二个半平方米的不锈钢保险门前，按下了组合密码。门开了，里面的保护气体氮气发出了一阵"兹兹"的声音。

科特将这扇重重的大门拉开，一股幽幽的绿光照进了房间。

露茜一手拿着SPNKr的发射器，一手拿着一只等离子手枪，完全呆住了。她小步走到科特的身边，看见保险门后面藏匿着的东西时，忍不住很小声地惊叹了一下。

那里面放着的是一套雷神锤盔甲。盔甲的里层是墨黑色的，上面嵌着的特殊钢板散发出淡淡的幽绿色。虽然没有人穿着它，但这具盔甲立在那里本身就带有一种莫名的威慑力。

科特上次穿着雷神锤盔甲还是在他检阅Alpha连队新兵的时候。从那以后，他就非常爱惜这套盔甲，用一切他所知的方法来保养它。在科特被派去侦察特尔斐空间站时，他就将盔甲的熔接处重新整修过，这一次的整修可以保证盔甲在接下来的十五年中都能正常使用。

雷神锤盔甲不论哪一方面的功能都要优于SPI盔甲。穿上它的话科特就能够更好地保护他的斯巴达III战士们，在和敌方对峙时也更占优势。但几十年来，他都是以团体作战的方式训练斯巴达战士们的，他总是强调集体行动的重要性。若是穿上这具强大的盔甲，只会更加强调自己和其他战士之间的距离。

他绝对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

他从雷神锤盔甲下抽出一个盒子，将它打开，里面是一副灰色的SPI盔甲。他除下了自己的靴子，套上盔甲的护胫。

露茜十分惊讶，她先是指了指雷神锤盔甲，然后又指着科特，仿佛是在问他为什么不穿那一套。

"不。"科特很坚定地回绝了，"那已经不再是属于我的东西了，我只是你们其中的一员。"

第四部

凯瑟琳·哈尔茜博士

第十六章

军历2522年，日期记录异常，
估计在9月15日至12月20日之间，
迁跃断层空间中，
翼手目舰队中已停止使用的UNSC比
阿特丽斯军舰上（违法登记），
具体地点未知。

哈尔茜博士弄平了她灰色的羊毛衬裙，整了整已经破了好几处的实验服，随后戴上铅手套，围上防辐射围裙，避免受到来自升级矩阵的β和α放射线粒子的辐射。她的身边散布着从肖恩·藤川超光速引擎上拆卸下来的仪表盘和辐射防护屏。

她故意慢吞吞地将她刚从比阿特丽斯军舰上获得的部件导入处于混乱状态的电子，接着把零件的边缘部分塞入充分冷却的超导磁体细小螺钉缝隙当中，然后重新在脑子里计算了一下，确认了计算结果。两毫米，三次旋转，应该就够了。

哈尔茜博士拧松螺钉。有彩虹从强化的矩阵中迸发出来。她也被刺激得流下了眼泪。金属盘中弹跳出了点点火星，并在钛金属的支撑下弯成一个弧形。

透过螺旋式开启的门，她扫了一眼舰桥。引擎显示器显示出线圈功率增加了32%的跳转率。好极了。

她重置了肖恩·藤川超光速引擎仪表的核心存取口之后，疲累地瘫倒在地板上。

六十年以前，当肖恩·藤川引擎问世时，就被安装在这样的航天飞船上。当时的技术人员不得不一直对这台引擎进行手动调试。当他们转换到迁跃断层空间中的时候（在那里物理学原理基本不起作用），如果不用计算机进行操控，在磁学原理下加速线圈就会发生畸变。接近核心地带时候，电子系统往往会失灵。

当然，很多懂得这门技术的人员都死了，或是神秘消失。

哈尔茜博士曾经考虑过离开迁跃断层空间，停用翼手目舰队，以便进行调整。这样做会更安全一些，但是只要有一次激活肖恩·藤川超光速引擎，就会导致线圈的超负荷工作。她不知道这艘小船舰是否能够再承受一次震荡。

她擦去了脸上的汗水，再一次检查了测量辐射。她还活着，至少在随后的时间里，她还能活下去。

她离开密封壁，向舰桥的方向漂浮过去。

比阿特丽斯军舰的指挥中心是被设计过的，更确切地说，是经过其原先的主人——起义军首领雅各布.吉勒斯出于舒适的（而不是效能）目的重新设计的。除了显示器，其他的每一寸地方都被设计成曲面，并铺上了奶油色的牛皮革。舰长的椅子上装有信息和温度监控，甚至还有一个可笑的功能——茶杯托儿。

哈尔茜博士检查了一下凯丽的状况。她将凯丽固定在第一个助手的椅子上，以防她飘走。一条电线通入了她雷神锤盔甲内手肘处的输入端口，以引导她那已有72%的皮肤被烧伤的身体进行自动修复，同时注入了足够的镇静剂让她保持麻醉状态。

“对不起，我只有能力把你一个人留下了。”博士喃喃地说，“斯巴达战士总是犹如飞蛾扑火般执行着各种危险的使命，你们的这种精神确实很有成效，也确实是当前军方最需要的。但是……”

哈尔茜博士离开凯丽身边，转向比阿特丽斯军舰的计算机监测系统。她的笔记本电脑连接到了多接口端口，发出的穿透命令几乎打通了飞船上的各个安全检测系统。

她将一个记忆水晶夹层板和处理升压器插入她的笔记本。这些元件都是她从已经被毁掉的葛底斯堡人工智能中心的残留物中偷偷取得的。

然后，她从实验服中取出了一个豌豆形状的芯片，这个不是来自葛底斯堡的。她小心翼翼地将这个芯片植入自己笔记本电脑的阅读器端口内。一颗细小的火星从她电脑里那个2乘2大小的全息投影仪从中迸出来。

“下午好，杰洛德。”

“下午好，哈尔茜博士。”投影仪中出现的杰洛德用标准的英伦口音予以答复，“尽管根据我内置的精密计时现在还是早上。”

“从我们上次谈话到现在的这段时间内，出现了一些暂时的异常情况。”博士说。

“果真如此吗？那我倒很希望长官您能给我说明一下。”

“我也想得到答案。”博士喃喃地

说道。

由于一些外星人造物品在迁跃断层空间中发生作用，还有和外星人之间的战斗进程导致了时间的扭曲，哈尔茜博士对自己所处的准确时间都不是特别清楚了。她曾经只把量子悖论看作是有趣的智力假设，没想到现在竟有部分成为了现实。

“我能为您提供什么帮助呢？”杰洛德问。

哈尔茜博士面带微笑地看着这个构造简单的人工智能。尽管她经常把杰洛德看成是一件玩具，但它确实是一个功能完备的微型人工智能。开始制造出它是希望观察一个刚刚出炉的人工智能到底能在一个受限制的处理记忆存储矩阵中存在多久。当时悉尼合成智力研究所的学者们预计这样的人工智能的生命时限是以日计算的。然而杰洛德却颠覆了这种理论。他迅速成长，稳定地用他只有豌豆大小的记忆处理器晶体行使一个人工智能的职责。

杰洛德永远不及科塔娜十分之一那么聪明，甚至也比不上那种传统的迟钝人工智能。但是他富有创造力，并且有一种勇敢的精神，尽管当时愿意收养他的那位主任乏味无比，他还是很忠于主人的。

杰洛德的另一种特殊功能可称得上是独一无二，满足了哈尔茜博士一直以来的心愿：便携性。其他的人工智能总是需要一个实验室，一艘恒星飞船，或者至少需要一整套雷神锤盔甲才能正常运行。

“请导出对比阿特丽斯号系统的诊断结果。”哈尔茜博士说，“然后对从科塔娜的记忆中心下载下来的数据进行分类，为随后的分析做好准备。进入NAV系统端口执行恒星坐标搜索；扩大搜索参数为五光年。”

“长官，准备完毕。现在只需要将这些陈旧电路上的灰尘拂掉即可。启动……”

“麻烦再来一点点德彪西的音乐。”他还提了要求，“Les Sons et les par-fums tournent dans l'air du soir。”

当杰洛德尽情展示自己的才能时，他散发出的光粒子渐渐聚合成了图钉那么大。

五分钟之后，忧郁的钢琴声从舰桥的扬声器中传了出来。

“完成任务。”杰洛德气喘吁吁地回答道。

“显示科塔娜相互关联的时间分割日志。”

哈尔茜博士在葛底斯堡的时候曾经取得科塔娜被删节的任务日志。她读取了文件，并抹去了部分包括约翰逊士官在内的人工智能的记忆。现在无非是要下载一小段自己过去和约翰共同经历的记录，逻辑上来说应该不难。

科塔娜的声音解说着幻灯片的图示。哈尔茜博士看到约翰和球之柱号上的船员们在那种外星的环状物体上浴血奋战，对抗圣约人的画面，并目睹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洪魔在人类和外星人身上大量滋生。当看到同化了的启思舰长被彻底毁灭时，她垂下了眼帘。

“安息吧，我的老朋友。”她在心中默默叹息。

“范围缩小到先驱者号入口处。”她指示杰洛德。

哈尔茜博士一直听着科塔娜和先驱者上的人工智能妖火的对话，不，简直像争吵……直到他们透露了建造光晕的真实意图——灭绝银河系的所有生命。

“怪不得圣约人对这些史前古物那么感兴趣。”她若有所思道。

“什么，长官？”

“没什么，杰洛德。”

她同时也明白了艾克森上校的意图所在了。

哈尔茜博士赶在圣约人破坏致远星之前获得了艾克森上校的机密文件的浏览权。在一个标有“山下的国王”的文件里有一些拼接起来的数据，这些数据是从在蔚蓝海岸城发现的刻有象形文字的石头上获取的。

这些信息是关于先驱者的军备科技的吗？

这些零散的资料最后是一个标有"S-III"的加密文件夹。

里面有大量关于她的斯巴达II战士的医学档案，看起来艾克森研究这些玩意儿还挺系统，而且有一段时日了。这里面还涉及到了其他的一些信息：提到了“CPOMZ”，还有一个512字节的文本，里面有许多数字。

她输入了这一连串的数字，让杰洛德查出这个的含义。

“博士，这是一个陈旧的坐标体系。”杰洛德说道，“自宇宙爆炸以来从来就没人用过。”他停顿了一下，“这个不属于UNSC的控制区。”

“大多数的空间都不属于UNSC控制。杰洛德。无论如何让我看看吧。”

在分光镜的分解下一个金光闪闪的球状物出现在屏幕上，后面还出现了大量的行星。但没有一个星体是可以繁衍生命的，不是冰球就是火球。

“这是道拉达斯ζ星系。”杰洛德解释道，“这个星系没有任何的资料记载，没什么特殊的。”

难道这意味着这个星系里隐藏着



什么东西吗？哈尔茜博士打算就以现在已有的信息大胆地猜测一下。艾克森的“S—III”，这无疑是指斯巴达—III战士了。但那个文件夹里把所有的斯巴达战士的生物医学数据放在一起还有什么其他的意思吗……那么"CPOMZ"代表的是什么呢？Chief Petty Officer Franklin，门德斯，应该说的是富兰克林·门德斯上士，就是训练了斯巴达II战士的人。

既然艾克森的这个计划连自己都不知道，那么难道他仅仅为了自己的个人目的来招募那些候选者？一想到可能这个计划还有其他的动机可循，并且可能有人正在训练私人的斯巴达战士军队，哈尔茜博士便感到一阵惊惧。

她回头看了看，凯丽还处于昏迷状态。哈尔茜博士已经无法解救其他的斯巴达战士了，他们已经被“洗脑”，而且已经向前线进发了……但自己还是有可能帮助这些在理论上存在的斯巴达—III战士的。

哈尔茜博士倒在舰长的坐椅上：“把屏幕关了吧，杰洛德。”

显示器渐渐暗了下去。

她眯起了眼睛。现在，她背叛了所有人，约翰，怀特科姆司令，不但背叛了他们，还偷偷跑到了这艘飞船上逃走……难道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到底为了什么啊？

“熄灯吧，我想睡一会。”博士指示着杰洛德，“六小时之后叫醒我。”

“是的，长官。”灯光渐暗，只有哨岗和几个状态灯若隐若现。

哈尔茜博士不想继续在“为什么”这个问题上纠缠下去了，然而一个残酷的真相总是让她感到寝食难安——人类濒临灭绝。

她以前认为最坏的打算就是和圣约人决一死战，但是现在他们已经知道了地球的位置。人类文明的家园虽然在数世纪以来一直都在自我毁灭，但就在不久后的将来，敌人们会聚集所有舰队，粗暴地摧垮这个星球。

为了和圣约人作战，他们发现了先驱者的武器。光晕，它可以毁灭银河系中所有的生命体。

接下来是洪魔，这个简直就是噩梦一般的存在。它们甚至有可能逃出光晕，它们的威力连先驱者都感到恐惧。

她的结论从来都是最准的。

UNSC，她的斯巴达勇士们，所有她仰慕的人，都将奋力挣扎着、抵抗着这个不可避免的现实。这是人类的本能。但这又是错误的。他们永远都赢不了这场战争。他们只能在这场战争中苟且活下来，如果他们足够幸运的话。

于是她做出了这个惟一的合乎逻辑的行动——逃跑。

约翰和其他斯巴达战士永远无法避免这场恶斗，但她还是有可能说服其他的斯巴达战士，或者欺骗他们——如果必要的话，为了使他们脱离厄运，存活下来，她必须那么做。

这是人类最后的机会，去摆脱即将到来的黑暗。

哈尔茜博士忽然惊醒过来。

“几点了，杰洛德？开灯吧。”

舰桥上那些温暖的灯光缓和了紧张的气氛。

“距离我们最后一次谈话过了五小时五十七分，博士。我刚打算叫醒你。我们已经接近目的地了。”

哈尔茜博士抓过药箱，不停地翻寻着。她找到一支装着镇静剂的注射器，一剂足以溶解凯丽血液里所有止痛剂的酶。她解开通往凯丽的雷神锤盔甲里的

电线，注入了药剂。

“关掉肖恩·藤川超光速引擎。”杰洛德说，“计算出口方向矢量。”

一串串的数字跳进屏幕。

“很好。”哈尔茜博士观察着那个方程式说，“但是这个虚构的水平面按理应旋绕在这里的啊。”她指了一下显示屏，“那样我们才可以重新取得等离子线圈的粒子加速能量。”

“是的，博士，但是一旦线圈超负荷工作将会带来风险。”

“这是在我们飞船操控范围之内的。”博士反驳，“请改变当前设定的矢量。”

“当然，博士。”杰洛德的声音中夹杂着一丝懊恼。

当比阿特丽斯飞船从迁跃断层空间转换到常规空间时，哈尔茜博士感到一丝晕眩。

星光洒在显示器上，一个金色的圆球物体微微照亮了屏幕。

“我们现在距离刚才提到过的那个星系大约还有两亿公里远。”杰洛德汇报道。

“再顺便检测一下有没有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球。”博士又说。

“博士，我们有完整的监测系统。”

“还是要密切注意。”哈尔茜博士命令道。

“是的，长官。”

凯丽苏醒过来了，使劲地甩了几下脑袋，清醒过来——闪电般地迅速挣脱束缚，用一只脚勾住椅子的底部，犹如眼镜蛇一般敏捷地举起双手，随时准备战斗。

“放松点，斯巴达战士。”哈尔茜博士赶紧抚慰她的情绪，“你现在跟我在一起，很安全的。”

“我被麻醉了。”凯丽边说边环望着舰桥四周，双手微微垂了下去。

“你说的对。之前过度刺激的类固醇注射肯定不好受，所以才给你上了麻醉药。”这是真话，但对一个斯巴达战士来说，没有什么是应付不了的。

“我们现在在哪里？”

“在吉勒斯首领的军舰上。我们前来完成新的使命。”

“约翰和怀特科姆司令呢？”凯丽已经不紧张了。

“他们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况。”哈尔茜博士回答。这并不完全是谎话。他们毫无疑问知道哈尔茜博士绑架了一个斯巴达战士并偷走了这艘船舰。

凯丽抬起她的脑袋：“博士，这种行为是极少发生的。要想得到批准，必须经过一系列严格的审批……”

“这个程序随后会进行。”哈尔茜用确切的语气回答她，“在你昏迷的时候有新情况发生，所以你不了解事情原委。”

要透过雷神锤盔甲的面盘看清凯丽脸上的表情可不那么容易。她盯着哈尔茜博士，一脸不相信的表情。

“发现不规则的行星。”杰洛德通告道。

通过屏幕，一个看起来像绿宝石的星球呈现在他们眼前。

“测定航线，以目前速度的一半前往那个行星附近。”

“报告，完成。现在是以一半速度前行，博士。”

“博士。”凯丽边说边靠近她，“您必须得将现在的情况解释清楚。我还以为我们现在的前进方向是地球，去和圣约人战斗呢。”

“有物体接近中，警告！”杰洛德汇报，“现在正有飞行物向我方驶来，伪装外观既不符合UNSC，也不符合圣约人的标准。”

屏幕上显示出一个雷达的侧面影像：一种奇异的三片对称物体。热量检测显示出其中心地带散发出绝对温度标准以下六千度的黑体辐射。

“这是什么？”凯丽轻声说道。

“应该是‘它们’。”杰洛德纠正道，“一共发现了312只此类飞行物，前进向量表明它们处于攻击模式。”

第十七章

军历2552年，11月3日，1000时。
ZETA DORADUS系统，
奥尼克斯星球。
翼手目舰队中已停止使用的UNSC比阿特丽斯军舰上（违法登记）

哈尔茜博士盯着雷达探测显示屏上的影像——这些东西看上去真像一群发疯的蜜蜂。

“三百。”她喃喃自语。

“是三百一十二。”杰洛德严谨地纠正道。

哈尔茜博士用大拇指不自觉地点点下嘴唇，心中暗想：“我们根本不是对手。”

凯丽迅速从雷达显示器旁回过头，用坚决的口吻对哈尔茜博士说道：“不论如何，我们都得试试突围。”然后她将目光投向舰桥，“军械库呢？”

“杰洛德。”哈尔茜博士说道，“把关于那个行星的所有数据都调出来。”

“哈尔茜博士。”凯丽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武器呢？”

“这艘军舰上没有武器。”哈尔茜博士回答。

凯丽从一个仓库跑到下一个仓库，完全无法接受这一事实。作为一名战士，她一直以来所受的训练要求她时刻保持行动状态，随时准备拿起武器，与敌人面对面战斗，从来没人告诉她可以这样面对敌情却坐视不管。

在NAV数据库的屏幕上出现了一个表面是蓝绿色的、被云层包裹的星球，还有一些关于其轨道的数据和一份大气层光谱数据。

“那就是我们的目标。”哈尔茜博士说，“与地球很相似，有重力和大气层，红外探测表明有植被生长，在离UNSC这么近的地方，竟有这样适宜居住却还没有人涉足的星球？这有可能是他们的信息有误，但更可能的是它一直隐藏得很好。”

她轻敲显示器，上面显示的行星缩小了，有个银色冰球一样的卫星出现在两点钟方向。比阿特丽斯号此刻在这一片区的相对位置也显现了出来，同时还有出现在他们的军舰和那个星球之间的阻截舰队。

“我能做什么？”凯丽问道。

“拴上安全带好好待在旁边。”哈尔茜博士说，“三分钟后等我指示。”

“是的，长官。”凯丽迅速坐到首席大副的座位上，并立即系紧安全带。

“引擎参数会在这个屏幕上显示。”哈尔茜博士敲了敲她左侧的显示屏，在上面有等离子旋管的热力转换图表闪现出来，“好在我们还有进入迁跃断层空间的能量。”

“是的，博士。”杰洛德应道。似乎有些尴尬，他的眼神慢慢黯淡下去，

“有不明飞行物靠近，目前距离我方九万公里，正在加速。”

博士在舰长的位置系好了安全带。“向45乘以45航道行驶。”

“好的。”杰洛德回答的同时，比阿特丽斯号船身也倾斜了。引擎发动，喷射出两道平行的火焰，“进入更正后航道。”

哈尔茜博士检查了一下等离子旋管：飞船上的其他设备都已经很旧了，惟独这旋管看起来像新的一样，就像是从一个巨大的拖船上偷卸下来的。看来莉莉斯议员也没她想得那么蠢。

“将输出功率调整为原来的120%。”哈尔茜博对杰洛德说。

凯丽此时在一旁坐立难安，她戴着长手套的双手紧紧攒成拳头。

“我们现在不能开战。”哈尔茜向她解释，“我们现在的实力甚至还不到凯斯舰长他们那些巡航舰的十分之一。”

“三秒钟之内功率将调整完毕。”杰洛德宣布。

“所以我们只有一种选择——尽快离开。”

比阿特丽斯号轰鸣着向前方跃去。

哈尔茜博士平躺在座位上。

“追击飞行物加速了，准备中途拦截。”杰洛德向她报告。

“保持航道。”哈尔茜博士有些吃力地说。

中心显示屏上，显示出他们的飞船离卫星越来越近了。

“恐怕我是没有机会再检查航道的精确性了。”哈尔茜博士咬着牙对凯丽说，“利用天体的引力突然加速以改变航向，这是我现在能想出的最好方法了。”

“说得很对，长官。”杰洛德很是赞同。

“这次加速可能不会成功。”哈尔茜博士连呼吸都变得很吃力，“我现在很难保持清醒状态。你们必须成功降落，找到其他人。”她停下来喘了一口气，“然后再一次进入……”

“‘其他人’指的是谁？”凯丽问。

杰洛德接着说道：“能量测试信号显示，追击飞行物的中心柱以五万开氏度的能量发射黑体辐射。”

哈尔茜博士用颤抖的手指再次示范了一遍如何检查引擎：“以百分之一百六的功率输出加快推进器运行。”

“是的，长官。”

因受压不匀，比阿特丽斯号的船尾部分开始震动，金属的外壳也发出嘎吱的响声。

那颗行星的卫星闪烁着微光，显示屏上可以看到它的表面蓝色冰山间的峡谷在不停地向外喷着甲烷气体。

“注意船尾！”哈尔茜博士深吸一口气，她视线所及的地方一片漆黑。

显示屏切换了。在漆黑的夜空中，细微的白色火花随着喷射而出的能量划破了这片漆黑。

凯丽死死握住紧握座椅的两侧，力道大得捏弯了扶手的金属部分。

“开始旋转。”哈尔茜博士低声说道，“角度为每秒两度。”

比阿特丽斯号开始旋转。不断靠近的光束亮得像太阳喷出的火焰，在光束靠近时显示屏的图像扭曲得乱七八糟——然后，顺利穿过了！

“避开了！”凯丽几乎挣开安全带跳出来。

哈尔茜博士觉得自己的心脏都快要

从喉咙里蹦出来了。她闭上双眼，手指轻轻敲着。她的精神经过高度的紧张，现在实在是说不出话了，但好在她的手指还能进行相关的操作。她的脑袋在飞快地转着，计划了一下重新发动的时间，估算出等离子旋筒能经受住的功率输出变换程度，计算了下再次进入的轨道角度。虽然她不信上帝，但她仍然祈祷，向冥冥之中的某个可以控制命运的存在祈祷。

等她再睁开眼睛，已经看不见了。血液都涌进了她的核心器官，导致大脑缺氧。

手摸索到键盘上后，她键入“进入轨道”。

“这步棋走得可不妥，博士。”杰洛德开口了。

“凯丽。”哈尔茜博士喃喃地说，“你要找到他们，把他们都救出来。”

第十八章

军历2552年，11月3日，1000时。
ZETA DORADUS系统，
奥尼克斯星球，67区附近。
翼手目舰队中已停止使用的UNSC比阿特丽斯军舰上（违法登记）

凯丽解开她的安全带，去看了看哈尔茜博士的情况。她仍在呼吸，但没有了调压衣，过快的加速度让她有些难以承受。

陌生的挫败感打击着凯丽，她现在简直一头雾水，刚才交给她的新任务只是简单的寥寥数语，没有任何细节，而自己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就被卷进了一团麻烦，而且最糟糕的是——她根本无法反抗这一切。

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包括约翰和其他战士参与的战争。自从致远星沦陷以后，事情就以她反应不过来的速度在不断进展着，而且有些细节自己根本不知道。

可是，凯丽很清楚，在将来的一段时间内她都不会从哈尔茜博士那里得到任何答案，前提是——自己还有将来。

当务之急是要先弄清楚敌人的所在之处。

“现在那些飞行器的最新情况是什么？”凯丽向人工智能问道。

那个小小的全息火光回答道：“我们处在这个人造卫星的远端，目前我只探测到了147只飞行器，在它们重新进入火力状态前我们还有两分钟。”

“只有147只！”凯丽喃喃地说，“还真够幸运的。”

一颗蓝绿色的行星出现在显示屏的中心。

“哈尔茜博士最后更正的路线是什么？”

“进入行星。”人工智能回答。

比阿特丽斯号震动了一下。引擎室里传来噼里啪啦的嘶嘶声，紧接着左翼的支竿也开始发出这种声音。温度立即下降了20度。

“船舱气压以每分钟百分之十二的速度下降。”人工智能报告。

“我们没法以这种速度进入。”凯丽说，“能这么快地进入大气层并着陆的只有流星。”

“您只说对了一部分，斯巴达087号战士。”人工智能补充，“哈尔茜博士最后的对引擎的指令就解决了那部分问题，至少理论上如此。”

“再解释得详细一点？”

船身倾斜了180度，前端竖起来了。

“哈尔茜博士已经考虑到了现在出现的状况。我打算从旋管启动一个超载的引擎。但这只是理论上行得通，因为这会超出旋管能承受的输出能量的百分之两百四。”

屏幕上的热量光束卷缩了起来，出现了一大片浓烟。

“进入高层大气层，还有……”人工智能停顿了一下，“不要采取行动。有微弱的传输信号从E-Band传来。”

E-Band是联合国太空指挥部的紧急广播频道。

“是广播，快！”凯丽说道。

整个船舱在瞬间安静下来，广播的声音响起：“现在自动启动全面危难代码：血腥之箭。所有UNSC的人员都必须提高警惕，一定要挺过去。我们已经被袭击了，而且——”

剩下的话被一片噪音吞没。

凯丽当然在广播里听过这个人的声音。这个人就是把她和其他斯巴达战士训练成拥有今天这种能力的那个人——门德斯士官。

只有当所有的有利位置都被敌人占领时，守军才有可能会发出“血腥之箭”代码，现在那边的情况必然已经是全面溃败了。最有可能的解释就是圣约人入侵。

“通知：那些已经处在攻击状态中的无人飞行器将会在七秒中后进入我们的轨道。”人工智能告知凯丽，它发出的火花在深蓝色的空间中闪烁，“发现多处这样的飞行器辐射出的能量。”

“确认这艘军舰上没有配备武器？”凯丽说。

“确认。”人工智能回答。

为什么哈尔茜博士会驾驶着一艘毫无武器装备的飞船来执行任务呢？

“启动逃避式旋转。”凯丽向人工智能发出指令。

“不妥。有了不稳定加速器的调节，我能保证稳定降落。旋转的话会造成不可避免的事故。”

强烈的热力对流冲击着船尾的摄像头，不断逼近的无人飞行器的影像开始晃动起来。船身开始颤抖，越抖越厉害，没有丝毫停下的趋势。

“无人飞行器释放的能量增加。”人工智能报告。

果然，屏幕显示出那些外星飞行器和比阿特丽斯号之间有金色火花喷溅出来，火焰般燃烧着。

这令她想起佛瑞德最常用的两个比喻：坐着等死的鸭子，装进桶里的鱼。

她可以跳伞。凯丽和红队的其他斯巴达队员曾经在很高的高度从“鹈鹕式”战机上跳下去——但那没法同现在相比。比阿特丽斯号目前处在轨道中间。以这样的高速度下去，摩擦力相当惊人。“雷神之锤”装甲倒是能承受住这样的冲击和热度——但装甲里面的自己肯定会被烤焦。

凯丽看了一眼哈尔茜博士，她依旧没有什么反应。

她不得不碰碰运气了，看能不能逃过这一劫。她重新回到第一大副的位置，扣紧安全带，抱紧了双臂。

一个十字形的能量射束正对着摄像头发射过来。巨大的热量带来一片混沌和浓烟，眼睛都看不清了。

“延迟制动操纵。”

“不妥。如果不减速，比阿特丽斯号会给毁掉的！”

“那正是我在计划的事。”凯丽说，“我们等三秒钟就开始。”

人工智能在斟酌，亮光快速闪动

着："明白了。重新计算延迟能量输出。"

跟在他们身后的无人飞行器群被这突然减速的军舰撞得七零八落，能量盾表层也被撞碎，一只只都燃烧起来。然后，就在比阿特丽斯号的身后，它们被围在一团火球中，解体了。

"现在它们的凝聚力接近零。"人工智能说。

凯丽振作起来。

船尾发出爆炸的声音。凯丽被急速地向后甩，第一大副的座椅根本没法承受重达半吨的雷神锤装甲，猛地从底部折断了。

她摔了一跤，撞坏了舰桥和引擎室的防水壁，把防水壁撞出了一个坑。

引擎发出尖锐的超音波，军舰震动得如此剧烈，凯丽的眼前一片模糊。噼啪的响声从凹凸不平的舰身上发出，还伴有破裂的声音，左翼也爆裂开了。

引擎停止了运转，几乎要将人挤碎的减速也停止了。

凯丽艰难地站起身，离开了防水壁，见到哈尔茜博士还是安安稳稳地坐在她的位置上，血从这个上了年纪的博士的鼻子里滴落了出来，有规律地鼓着泡泡，应该是个好讯息——这意味着博士还活着。

"我们目前在行星表面上空7公里。"人工智能说，"有了稳定的轨道可用于限制性的降落。主引擎……已经无法操作，辅助引擎可操作，但无法承受逃逸速度。"

"明白。"凯丽回答。虽然不知道现在在什么地方……但他们被困住了，"那些无人飞行器的情况如何？"

"均不在可视或雷达探测范围之内。"

凯丽觉得自己好像没有看见它们是什么时候消失的。

她向博士走过去，检查了一下她的脉搏。稳定有力，比她外表上看起来要健康多了。

凯丽发现舰长的座椅下有两个防水



袋：其中一个装满了各种各样的药品，另一个装了四支MA5B和十六个弹夹。

凯丽嘴边浮起一丝微笑。说到底这艘船上还是有武器的。她迅速拿过一支MA5B，装上弹夹，手上的重量让她的心安定下来。

比阿特丽斯号开始倾斜，转了个弯，舰体又不安分起来。

显示屏上出现了起伏的山脉、丛林，以及蜿蜒曲折的河流。北面是白色岩石密布的峡谷和台地，还有一阵阵的浓烟和漫天飞舞的尘土。

凯丽放松了一下，倒不是因为很安心，而是因为这种状况太熟悉了。在太空里，她什么也不能做，只能坐视不管，这对于一个斯巴达斗士来说太难受了。但是现在，她可以分析战术，计划，如何行动作战，胜利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转送遇难信号。"凯丽向人工智能发出指令。

"抱歉。"人工智能回答，"所有天线都不能使用了，不过，我可以向你提供最近的那次传输的最接近位置。"

"很好，立刻到那里去。"

飞船再次倾斜，向右舷方向驶去。

"前方十七公里处就是信号来源地。"人工智能说道。

显示屏上的图案被放大了。一处马铁形状布局的建筑和空地在凯丽面前铺展开来。

她立刻认出了那条三米宽的白色石英石路，还有呈现完美几何图形的观察哨，以及宽敞的阅兵场。西面有超越障碍训练场。还有气枪打靶场——这是UNSC的军事基地。这儿应该存有武器和弹药。

"下降至五千米，环绕基地运行。"她命令。

"是。"人工智能回答。

比阿特丽斯号开始降落，接着从左翼传来震动，一直停不下来。凯丽决定现在好好利用他们的高空侦察。她能感觉，这艘军舰一旦着陆，就再也没法飞起来了。

在屏幕上，凯丽看到领空里出现了别的东西，有金色的光暗淡的闪烁着。

"雷达显示。"杰洛德说，"和在轨道上的无人飞行器构造相同。"

显示器上出现了一个轮廓，逐渐清晰起来。果然，有三根横梁围绕着一个圆球漂浮。

基地的附近也围绕了许许多多这样的无人飞行器。它们似乎并没有注意到比阿特丽斯号的存在，或者说，根本就不在意。

"向西移动五千米。"

"是的，答复新指示。"

丛林里出现一小片空地。

"扫描本地空域。"凯丽命令，"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在这里降落。"

她并不想放弃这艘军舰能给与她的机动性，但是她更不会待在这儿，乖乖地当别人的靶子。

如果她能伪装比阿特丽斯号的话，那她就可以大胆地进行飞行了。

"雷达没有探测到合适的下降轨道。"人工智能报告。军舰的着陆装置发出轰隆隆的声音，"水平角度的推进器部分可用，准备着陆。"

她去船尾检查了一下，想看看还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带下去的。在一片乱糟糟的杂物里她找到了F型军粮的可塑板和三壶水。她最后扫了一眼引擎室。装甲上的放射计算器发出"滴滴"的声

音，等离子旋筒已经快熔掉一半了。

她回到了舰桥上。

“长官？”人工智能的声音中有一丝不确定，“请问会带上我吗？”

哈尔茜博士应该需要留人工智能在身边，它可是很有战斗力的。

“我会带上你的。”

“谢谢，长官。三秒内降落。”

凯丽盯着屏幕。没有出现无人飞行器。但是她必须得做好它们发现了这艘军舰的准备。

感觉到军舰撞击到了地面，引擎逐渐熄灭。

凯丽猛地抓过手提电脑，塞进了一个尼布袋子。她解下哈尔茜博士的安全带，轻轻地把她扛在自己肩上。她的手抚上舱门盖。门向下打开了，成了一个跳板。

外面的地形比草场还要松软塌陷。虫子嗡嗡作响，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什么东西在动了。她向树丛冲过去，仅十步就到了。

在黑压压的丛林里，她把哈尔茜博士安置在一棵树下，然后又检查了一下她的脉搏。还好，依然稳定有力。

凯丽望了一眼天空，什么也没有。她打算潜回到军舰启动什么功能先将其伪装一下，但那可能也没什么必要了。那个粗糙又黑漆漆的军舰能很好地与这些阴暗的树混为一体。

她试了试串行通讯端口，点击E–Band。

“等待即时威胁的反应。这是自动化全面危难代码，血腥之箭。所有联合国太空部的人员都必须提高警惕，一定要扛过去。我们已经被袭击了，请求援助。克莱西营地和北半岛已经被未知敌人袭击，有可能是圣约人。北区的轨道炮击同这些实体一样，都装上了高热功率的死光武器。我们的军队将继续隐藏。各支部队必须对面临的威胁即时做出反应……”

悉悉梭梭的声音从沼泽地传来。

凯丽迅速隐藏起来，握紧MA5B手枪，摒住呼吸。

有两个影子在丛林那边出现，看起来像是人影——圣约人吗？他们穿着的盔甲也是有伪装功能的，而且还对结构进行了调整，使他们看起来半像叶子半像影子。她曾经见过行星轨道空降突击队用这种技术进行试验，但从来没有在战场上实践过。

这两个影子停下来了。现在很难看清楚，但好像其中的一个向另一个打了个手势，大拇指按向掌心，其他的手指向内弯曲。

这是斯巴达战士的信号，表示“前方有不明物，暂停待命。”

这时候得碰一下运气了。如果他们确实是人类，并且身上穿着的也是UNSC最新研制出来的盔甲，他们就应该没有恶意。

她从掩护物中伸出一只手来，迅速伸了一下食指，然后又重复一次，接着又作了个“上前来”的手势。

有更多“沙沙”的声音把她围起来了，是侧翼包围。

毫无疑问，没有人会贸然在开阔地上接近目标。即使是友军。

凯丽的盔甲发出滴达的声音。提醒她现在需要重新定位了，但那意味着会让哈尔茜博士变得易于受攻击。

其中一个不明人物靠近了，她却根本听不见……但她的脑海里有一丝感觉闪现，第六感告诉她已经被盯上了，现在无论做什么，这种被监视的紧张感都

无法舒缓。

凯丽用余光察觉到周围似乎有动静，因为好像有东西闪了一下。

她转过身去，看到了一个鬼魅一样的影子正向她移过来——比任何人类的行动速度都要快。

凯丽横跨一步，抓住它的手臂，奋力一扭。

敌人反过来扭住她，扣住了她。

无论这个东西是什么，它都绝不可能是人类，否则凯丽早就把他的手臂给扭下来了。

敌人扭转凯丽的腕关节，逃脱了她的钳制。

但凯丽动作更快，她猛地甩出另一只手，掌心向下，一掌劈向对方的腹腔劈去。

那个影子被向后甩出两米，撞上一棵树，倒下了。

“退下，斯巴达战士！”

凯丽听到这个声音一惊，急速回头。她听过这个声音——不是门德斯士官，但确实是她以前听过的声音……但真的是“那个人”吗？不可能的……因为那个人已经死了。

一个影子来到她面前。但由于外层伪装得很好，她根本无法辨认对面这个人的轮廓。直到伪装褪去，一个穿着看起来像精简版的雷神锤装甲的人才出现在她面前：他一手握着一只MASK来福枪，枪口指向地面，另一只手则慢慢举了起来。

“没时间向你解释了，凯丽。”这个人先是对凯丽说了这么一句话，然后，他对着通讯器，好像在对什么人发号施令一样说道，“前进！进攻——”

与此同时，爆炸的声音从丛林里传了出来。

第十九章

军历2552年11月3日1045时，
ZETA DORADUS星系，
奥尼克斯星球，
禁区67区附近。

凯丽急忙蹲下，挡住哈尔茜博士的身体以防她被爆炸所伤。碎片和石块猛打在她的雷神锤盔甲的能量盾上。当烟尘散尽后，刚才她面前的那个人——那个声音和科特像得让人难以置信的人——已经消失了，那个被她打败的战士也不见了。

她刚才所有的问题都无法得到解答了。接着，她看见了爆炸的来源——之前在宇宙空间中追击他们的军舰的那种无人航行器，现在就有一个在丛林上空约十米处盘旋，像一只鳗鱼一般在藤蔓树枝之间游动。

她通过自己手上的MA5B瞄准，然后开枪。

三发子弹都击中了目标，但却被一层金色薄膜样的能量盾反弹了回来。

无人航行器受到攻击后转向朝凯丽飞来，它中间的钢球开始发热了。

凯丽赶紧向一边跑去，她必须吸引火力，以保证博士的安全。她先在几棵树间大跨了五步，忽然像反应过来什么事一样停了下来，转过身，向空中奋力一跃。

一束耀眼的灯光闪坏了她的眼睛，刚才她还站着的地方被引爆了，炸出阵阵火焰。

爆炸时释放的巨大压力将她抛入空中。她的能量盾在这么大的攻击力下根本只是螳臂当车，她已经能感觉到热浪

灼伤了自己的皮肤。

她又掉到了地上，胸口先着地，然后很狼狈地滚了几圈，她好不容易才稳住了身体，重新站了起来。

太可怕了，如果刚才自己没有那一跳，而是直接被那种死光武器打中的话，高强度的热量很可能就会把自己的盔甲完全融化……自己也就不可能活到现在了。

凯丽手里的枪也裂开了。那只无人航行器的能量盾依旧闪着微光，转过身飞走了。

她发现另外一处有三个正处于伪装状态的战士，是他们把无人航行器吸引了过去。

她当然十分感激他们出手相助，但这样做无异于自杀。

凯丽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看样子十分担心。

一盏琥珀色的信号灯闪了两下，这是斯巴达队伍的“等候”信号。

凯丽躲在了一棵树后面。

无人航行器中央的钢球变成了金属熔铸时的亮色，干净利落地向两边的树开了火。

出乎意料的是，两棵树在受到攻击的那一瞬间，居然被引爆了。很明显，树上之前就被人安装了炸弹，刚才的攻击无异于导火线。树在瞬间就裂成了一块块燃烧着的碎片。凯丽明白这种级别的攻击力只有专门用来对抗坦克的莲花地雷才具备。

无人航行器的两根横梁甚至都被震得朝内弯曲，失去了平衡，它重重地掉在了地上。而那棵刚刚装了反坦克地雷的大树也压了下来，它们粗达两米直径的树干一下子就把地上无人航行器压得粉碎，断裂的树枝还在继续燃烧。

“还有一个。”凯丽的小组对讲器里传出了一个声音，“十点钟方向，正在快速朝这边过来。”

她抬起头，看见了远处正在飞来的无人航行器。

那绝对是科特的声音……科特和凯丽说过的最后几句话多年来一直在她的梦中重现。她依旧记得当时他摔进那无尽的空间中时，还不停地说：“我能撑下去的，我能……”

她刚想回话，但迅速意识到他并不是在和自己通话。

“S分队。”科特继续说：“你们赶紧把火力引过去。现在它已经在莲花反坦克地雷的攻击范围之外了。”

凯丽抬头显示器上有绿色的状态灯亮起，这灯对应的只可能是他们蓝色分队的斯巴达战士。

她迅速地在心中默数着一个个斯巴达战士，过目不忘的记忆力一直是她的骄傲，而且她每天都在练习反应力，甚至还学习了禅宗里“不假思索”的能力，当然，这些都只是她闪电般反应能力的一部分。

眨眼间，她就联系起了许多事情。

那些无人航行器是有能量盾的，但它们却无法连续地运作。刚才的地雷之所以可以击中那只无人航行器，就是因为那时候它的能量盾暂时失去了功能。

而且，刚才的无人航行器肯定是看见了她的，但它却不急着攻击，非要等到自己开火后才用能量盾把子弹弹开。要不然它就必须主动激活能量盾，要不然就是能量盾必须在经过碰撞后才能被启动。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对付它们就自有办法了。虽然有些冒险，但凯丽还是决定试一试，她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科特



的队伍为了自己而去当炮灰。

“你们不要向它攻击！”她对着小组通话器说道。

她重重地踩了四大步，重得在地表凿出了四个圆洞，随后，她以每小时六十二公里的最快速度向前冲去。

她向着无人航行器右面的一棵树奔去。跃上三米高，攀到了树上——随后借着冲力让整个人弹到空中，向那只盘旋着的机器扑去。

这次，没有能量盾来阻挡她。

她抓住了无人航行器左右的两根横梁，腿则缠在了下方的第三根。

中间的钢球眼瞄准了她，发出了剧烈的白炽光。

她松开了手，双腿死死地缠住了下方那根光滑的横梁，然后，则一拳一拳重重地向眼前的敌人打去——直接攻击它眼睛那块死角。她的能量盾对这种激烈的搏斗也起了反应，一闪一闪的。

钢球向里凹了一块，无人航行器转过了身，准备撤退了。

它奋力想将凯丽甩到一边，凯丽却依旧死死地缠住它。

在无人航行器还没来得及恢复平衡时。凯丽以精确的定位，接连不断地重拳出击。

钢球的金属外壳上已经出现了一道裂缝，能看见里面是一个吐着蓝白火焰的球。火焰窜出来，吞噬着金属外壳的边缘。

凯丽蹲下去，想用能量盾挡住这些玩意可能造成的伤害。

周围的空气甚至都被烧着了，发出了白色的光芒。凯丽的抬头显示器也受到了干扰，发出静电的噪声，并且开始燃烧，接着火势又蔓延到了她盔甲的其他部位，凯丽赶紧反复翻滚，以扑灭火焰，她掉到一棵树上，随后弹回到了树林的地面上。

她眼前只看到一片片红色的火焰，这一片的树林都着火了；烧焦的叶子一

片片地往下掉。当她的视野稍微清晰了一些后，她模模糊糊地看到了三个穿着伪装盔甲的身影，便挣扎着站了起来。

其中的一个人的胸甲上有着一个奇异的手印状凹陷，就是凯丽刚才打在那个战士身上的地方。能很明显地看出来，因为那一块根本没有和其他的边缘对齐，整具盔甲都能倒映出火光，惟独那一块凹陷的是阴影。

看到凯丽后，他们下意识地往后退了退，拿出了MA5K的手枪。

此时，另外一个穿着伪装盔甲的身影出现了，横在她和那几个士兵中间。

"别紧张，大家都别紧张。"那个新出现的人说道，随后他转身对凯丽打招呼，"凯丽，欢迎你来到我的丛林地盘。"

这下对了，千真万确。这声音和凯丽记忆中的分毫不差，她激动得脱口而出："科特？"

"我真高兴你还记得。"

天啊，难道他觉得自己可能会忘了他吗？凯丽扬起双手，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跳出一句："让我看看你的脸。"

机动的伪装层褪去了，头盔变成了金色的镜面。

凯丽瞪大眼睛，凝视着头盔里的那张面孔：微微上翘的下巴，浅褐色的瞳孔，还有那独具特色的笑容——那的确是科特。

凯丽的余光又瞄到了两个穿着那种伪装盔甲的战士，他们都选好了射击的位置，非常专业。这很好，看来这是一队很有实力的战士。

她放下了双手，问科特："这儿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稍后会一一向你解释的。"科特说，"但现在我们必须要走了。现在有三个无人航行器在这附近，两个在巡视，另外一个在高处掩护。他们很快就会发现我们的踪迹。"

科特示意他的两个队员，随后指指已经不省人事的哈尔茜博士。

那两个队员便走上前去将博士裹进一张防热的毛毯，随后一前一后地把她抬了起来。

科特嘱咐凯丽："在通讯器中保持沉默。"然后示意她跟着自己的队伍往前走。

他们就这样一言不发地迅速走过了这片燃烧的树林。

凯丽观察着周围的人，心里暗暗惊叹这支队伍的警觉性，速度和专业技能。虽然还没能和他们交流，但已经能看出人人都素质不凡。那两名抬着博士的战士，竟然完全没有掉队，整支队伍的人都保持着完美的整齐队型前进。

但她还是觉得有些不自在，但又无法描述到底是什么东西带给她这种不自在。用科特的话说，只是感觉。

"到底这支S分队是什么来头？"凯丽终于忍不住了，小声地向科特发问。

"我真失望，你竟然不敢猜一下？"科特也小声地回答，"他们是斯巴达战士。"

第二十章

军历2552年11月3日1125时，
ZETA DORADUS星系，
奥尼克斯星球，
禁区67区附近。

哈尔茜博士由于头部受到重创，暂时昏迷了。但当她嗅到金属燃烧的味道

时，刺鼻的异味让她张开了眼睛，发现自己身处一个混凝土制的房间中，一面墙的高处有一扇狭小的窗户。

当她的眼睛适应了这昏暗的环境后，她看见了身边的凯丽和一个全身罩着盔甲的人。那身盔甲像是雷神锤最初的设计……有些类似骑兵盔甲，但由于光线不足，很难分辨出它准确的形状。

随着视线的转移，她又看见了门德斯士官，这下，她大概可以推测出这到底是个什么地方了。门德斯正好能被射进来的光线照到，可以看见他正自在地抽着一支“石竹”雪茄，悠闲地吐出一个个烟圈。

房间里还有其他七个人，都坐在较远的角落处，两个人在睡觉，剩下的五个人则在玩牌。他们的头盔和靴子都摘掉了，而随身的MA5K手枪也比一般的MA5B手枪要精简些、轻便些，可以更好地把握。

一开始，她以为他们是穿着实验用的渗透盔甲的ODST们。她曾经检验过这种技术的规格：由特殊材料制成，可以自动对周围的环境作出反映从而模拟出相应的颜色，内里还有一层由纳米结晶液体组成的缓冲层，这种材料可以提供绝佳的防弹保护，同一面积下，其作用和三厘米厚的克尔瓦钻石层相当。

一个躺着的女孩张开了一只眼睛。她的头发特地被修剪成动物爪子的形状，看上去年龄绝对不会超过十二岁。她眨眨眼睛，坐起身来，向一旁的其他人做了一个不易被人察觉的“停止”的停止。

于是，那几个战士也就放下了手中的牌，都转向了哈尔茜博士。

他们看上去都很年轻，但体格却和奥林匹克的运动员们一样健壮。毫无疑问了，他们一定就是艾克森的斯巴达–III战士。

哈尔茜博士的心里涌起一种混杂了心疼和怜爱的情愫。

“博士，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凯丽关切地问。

“我觉得还行。”博士回答着，继续观察着身边的环境。

周围有一些烧碳的痕迹，还有些熔化了的金属块，看上去像是经历了一场爆炸。门德斯旁边的那个好象是台电脑——因为形状并不是完全的立方体。

门德斯却会错了意，他以为她正在注视着自己，赶紧鞠了一躬。

“博士，见到您非常荣幸。”门德斯开口了，“刚才您和斯巴达087号战士遇上了一些麻烦事——如果现在您感觉好了，那当然最好。不过你不用急，身体最要紧。”

“你真这么想的？”哈尔茜博士扬了扬眉毛。

她实在讨厌被当成一个病人对待。刚才无非是个小小的昏迷，又不是变成了弱智。

“那就听听我的意见吧，门德斯士官。”博士继续说道，“让我来对你所说的‘麻烦事’做点有根据的推测——你也可以判断一下我的精神状态。”

门德斯随意地吸着雪茄：“博士请便。”

“应该从哪儿开始呢……”哈尔茜博士动了动嘴唇，开始思考，“就我猜测，你应该是被艾克森上校网罗旗下，进行第三区的新一代斯巴达III战士的秘密训练的吧？”

门德斯手中的雪茄掉到了地上。

博士又向那些刚才还在玩牌的年轻人点了点头：“这些肯定就是你们努

力的成果了。我倒是很想和他们好好聊聊，以便了解他们的训练和培养过程，再看看到底在他们身上实现了些什么新的技能。”

那些年轻的战士们听罢面面相觑，脸上闪过一阵迷茫。

凯丽一直保持跪坐在地的姿势，她将身体靠在左脚上，右腿则立了起来，仿佛随时准备着攻击。凯丽本身就是一具强劲的武器，但她却太不懂得隐藏自己的意图。她现在的动作明明白白地展现出了她感到了来自第三代斯巴达战士的威胁。

其实，博士也感到了他们的威胁。

哈尔茜博士知道自己刚才的猜测都是正确的，但是她心里还有很多的疑惑没有解开。如果门德斯和艾克森上校真的花上了几十年的时间去培养出了两代或三代的斯巴达战士，为什么自己从来没有得到一点消息？封锁住这个消息是一回事，因为军中总是会有机密的，但为什么要同时隐藏住如此数量的新一代斯巴达战士，却不让这股强大的力量投入任何战争是另外一回事。

现在门德斯的这种沉默也就代表了默认，这让她的心彻底凉透了。

看来，即使自己没有掌握全部的信息，但自己确实“看上去”像是知道了一切，这把他们都震住了。

哈尔茜博士站起身来，深吸了一口气，空气里的灰尘有异味，还有铝的蒸发气体和碳那种令人发晕的怪味。

“还有。”她接着说，“这个地方所辐射出的温度和刚才我们遇到的那种无人航行器的黑体辐射大致相当。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儿刚刚发生过一场战争。”

她扫了一眼那些年轻的斯巴达战士，还有他们盔甲上那些受损的痕迹。

“确实，有一场战争，一场一边倒的战争。”

“那些无人航行器到底是什么东西？它们从哪儿来的？”那个留着个性发型的女孩轻声问道。

“这个问题提得好。”哈尔茜博士甚至露出了一丝微笑。这也是和新的斯巴达战士拉近关系的好机会。如果现在教给他们知识，慢慢地就能取得他们的信任。

“那些无人航行器，通常也称作哨兵，和一些我在另一个星球上看到的物体很相似。它们的制造者叫做先驱者，先驱者制造这些哨兵的科技比圣约人的技术还要发达。而且那帮家伙也同样，不，应该说是更想利用这些技术去搞破坏。”

哈尔茜博士转过身向那个穿着全身伪装盔甲的不明人物走去：“但在我继续往下推测之前，有些小细节还是应该弄清楚的。”

由于戴着盔甲，那个人看上去大概有两米半高。

“我一眼就能认出我培养的战士。”博士说，“你是一名斯巴达II战士。”

确实，在UNSC的队伍里少见如此高大还有这样优雅气质的战士。

穿盔甲的人点了点头。

哈尔茜博士开始绕着他走，一边慢慢地分析：

“虽然UNSC对任何战死的斯巴达战士记录的都是‘失踪’或‘受伤’。”博士的逻辑相当清晰，“但我可是记得到底有谁是真正失踪的，那就是2532年的兰德尔，2531年的科特和2544年的希拉。”

走完一圈后，哈尔茜博士直视着镜

面头盔里的那张面孔。

“希拉已经死了，其实我是看着她在米里德的战争中战死的，因此，你不是科特就肯定是兰德尔了。如果一定要我猜，我觉得你是科特，因为他总是尽力想去了解别人的所想和需求。如果是我要执行这么一个培养斯巴达战士的秘密计划，我也会选择科特作为这个计划的领头人。”

头盔被取下了，摘下头盔后的科特对着博士微笑。

“太不可思议了，博士。这个世界上还有你不知道的东西吗？”科特衷心地赞叹。

博士闭上了双眼，忽然呈现出了一种大松一口气后的疲惫表情，她拍了拍科特交叉着的双手：

“你还活着，真是太好了。”

她无法掩饰自己再见科特的兴奋。她手下的一个斯巴达战士竟然起死回生了，在屡战屡败的沮丧中，这不能不说是个小小的奇迹。这也坚定了她要把全部的战士救出苦海的决心。只是现在的她依然处在控制全局的位置上，这要求她对斯巴达战士不能有出于私人的同情，只能有权威和命令。

“现在我们需要和FLEETCOM联系上。”博士定了定神后说，“我们需要帮助，或许还能查出到底那些先驱者制造出来的家伙在这一带寻找些什么。”

如果要得到帮助，就要求军舰就必须能够做超光速飞行，这也是上次哈尔茜博士带领剩下的斯巴达战士成功逃脱的方法。

“但现在我们的通讯设备等于零。”门德斯又吸了一口雪茄，“全部的军舰都在轨道上，惟一的阿金库尔也在几天前被一个无人航行器毁了。”

“毁了？”博士很惊讶，“那么先进的设备居然还躲不过那个小小的玩意？”

“那种无人航行器是可以组合的。”科特向她解释，“它们的武器威力可以叠加，攻击力很强，更何况还有一层能量盾作防御。”

“比阿特丽斯号在进入星球的时候也受损很严重。”凯丽说，“主要的引擎都被毁掉了，已经不可能再做空间跃迁。”

哈尔茜博士的声音低沉了起来，但仍然可以听得很清楚：“我们一定要找到逃出这个世界或是联系UNSC的方法。最近另外一个先驱者的废墟已经被发现了，是在一个圆环形的建筑里，它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将银河系里所有的生命形式全部消灭。如果这个出现在奥尼克斯星球上的家伙也是那种系统的一部分……”

她没有再说下去，周围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

“其实，我们现在也不是完全无法和外界联系。”科特打破了沉默，他抱紧双臂，皱着眉头努力地思考，然后有些迟疑地说，“现在我得打破口令密码限制了，我知道不对，但也没办法了……”

“继续。”哈尔茜博士鼓励他接着说下去。

科特深吸一口气：“现在有两样你也许不知道的事实值得注意。首先，那些无人航行器也许根本不是在这儿‘找’东西，他们很可能一直都在这儿。”

他想起了“盛夏”的快报：奥尼克斯星球是大量被列为高级机密的外星废墟的集合地。

“而我们很可能是无意中将它们激活了。”

哈尔茜博士的心里一个激灵，她飞快地转着脑袋，立刻将一些线索组合了起来：科塔娜日志里所记录的一些事实，还有蔚蓝海岸城的石头，还有致远星地下的外星通路和水晶……

“再说详细些，它们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博士问。

“9月21号的早上。”科特补充说明，“这个时间和那一次外星武器被激活的时间设定是一样的，就是在约翰及时地摧毁它之前。那些哨兵绝对不可能就那么巧地在之后立刻出现了，这肯定是另外一个更宏大的‘先驱者’计划中的一环。”

哈尔茜博士也努力想把一个个独立的事实串联起来，但还是不行，她还需要更有说服力的证据。

“我也必须亲自去看看那个叫‘盛夏’的人工智能所知道的东西了。”博士说，“当然，还有所有关于67区的资料。”

“这是不太可能的。”科特急忙说明，“我们之所以会躲到这个仓库里，就是因为我们的基地被敌方发现并攻击了。那些哨兵能够分析出我们的战略，而且会模仿，这样一来就更难消灭它们了。我只能猜测人工智能和海军情报局的中心都在67区的深处，在一个难以被发现的安全区域。如果单单凭借七个斯巴达战士，凯丽，和我的力量，贸贸然想闯过去并不是聪明的做法。”

“只有七个斯巴达战士？”博士很惊讶，“我总觉得应该有更多才对。”

四周一片沉默。

门德斯最后开了口：“在我们受到攻击的时候，奥尼克斯星上总共有三支斯巴达战士的队伍。G队，在我们发现他们的时候，已经……牺牲了。K队被迫进入了67区的深处，然后就失去了联系。”

“我明白了。”哈尔茜博士轻声说。又有更多的斯巴达战士牺牲了……她想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她必须要在他们所有人的面前做一个坚忍克己的领导者。

她转向科特：“那另一个事实是什么？刚才你说有两个事实是我也许不知道的。”

“是，长官。”科特的声音很坦率，“也许这件事现在知道了也没什么意义——67区有可以进行跃迁空间的探测器的发射装置。”

“你确定？”博士问道，“就我所知只有两架这样发射器，一个是在致远星上。”她停顿了一下，想起了另外一个在没有人类存在的星球，“另外一个是在地球上，那种装置的造价极为昂贵，使用起来也要花费大笔的费用。”

“我当然确定，博士。就在几年前，67区的人工智能就通过这种探测器给我发送过信息，我是亲手操作过这一切的。”科特挪了挪脚。

科特并没有把所有的信息和盘托出，当然不是因为会违背口令密码，而是他更希望能在独处的时候把一切告诉博士。

也挺有意思的，一个掌握了大量机密的斯巴达战士。

“那么我们就必须进入67区去找到那个发射装置了。”博士说。

“不过这一切也得在那些先驱者的哨兵没有把67区摧毁的前提的下才能进行。”门德斯补充道。

“其实。”博士盯着门德斯身边那

台被破坏了的电脑，“也许还有其他的办法，我们可以把那玩意带上吗？”

科特点了点头，那些小战士们就走上前去把那台电脑挪到了博士眼前。

博士仔细地检查了这个部分已经被熔化的电脑部件——它确实已经完全失去功能了。

然而，打开它的外层，里面却有一个完好无缺的光学通讯端口。

第二十一章

军历2552年11月3日1300时，
Zeta Duradus星系，
奥尼克斯星球，
禁区67区。

在笔记本电脑上，哈尔茜博士正在打出成串的密码，她每分钟平均可以打出140字，频率快得就像机关枪扫射。

杰洛德很吃力地想跟上她的速度，在他找到并操控计算机进入海军情报局网络的过程中，他的信号灯一直在不停地闪烁。

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没有办法硬闯进去。她已经被好多防火墙拒绝了，在那一边有个第三区的人工智能正在和她对峙，两个人就像是在面对面下棋一样，而自己拥有的资源和智力都是无法和对方相匹敌的。

如果是在平常的日子，哈尔茜博士或许还会把这看成是一种挑战从而专心地想出方法解决，但毫无疑问眼下并不能如此悠闲。

她的身边站着三个年轻的斯巴达战士和门德斯士官，他们用银制的隔热毯子围了一圈，制造出了一个原始的法拉第笼。因为科特认为无人航行器很可能能够感知博士的笔记本电脑辐射出的未屏蔽电子信号。

那些斯巴达战士倒是相当安静，对她怀有一种绝对的尊重。但博士的心里却在开小差，因为她很想马上和这些战士们进行一次长谈，以了解他们的身世和经历。

她已经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不去注意身边的这些战士了，现在她必须和人工智能斗智，要打破这个叫“盛夏”的家伙设置的屏障。

她先打出了“生命就是一条轨迹”的字样，然后在后面附加了一个简洁的友好协议和常规密码，这样就可以不用再经过其他的安全检查从而直接进入人工智能的根目录。

“博士，这样不行。”杰洛德说道，“这样就连最基本的防入侵程序都通不过。”因为这条信息看起来完全和当前的情况没有关系，简直莫名其妙。

“谁说一定要通过防入侵程序了。”博士很从容。

这是佛教里的一种叫灵犀的东西。如果拥有了人工智能的智慧和能量，那么真正能引起它注意的就应该是真正有深度的哲学了，譬如存在主义或超验主义之类的。人工智能一定会被隽永而引人深思的话语吸引，如同孩童无法抗拒糖果的诱惑一般。然而，糖果总是会对牙齿造成损害。博士是故意发这句话引起人工智能的注意。

随着屏幕变成一片空白，随后有一根指针出现，闪了三下后，出现了一行字：“这条轨迹能为人所见吗？”

“上钩了。”哈尔茜博士低声说。

“要想看见它，就必须离得足够远。”她又打了这么一行字。

那根指针闪的频率更快，看起来

非常着急，接着出现："如果看不见的话，谁又能知道那是一条轨迹呢？"

博士赶紧作答："这条轨迹也许可见，也许不可见。感觉只是幻觉，接触只是虚无。而你的轨迹是自由的，若你一定要追逐，它也许就消失了。"

"长官，刚才发送过去的友好协议已经通过了。"杰洛德兴奋地说，"现在我就先退到一边啦。"随后，他的状态灯熄灭了。

一个红土色全息的写字板出现了，随后里面显示出了一个赤裸着上身，一只手杵着插满了羽毛的长矛的印第安战士。他向博士鞠了一躬："一直以来我都在寻找自己的路，是你告诉我原来路就在我自己的掌控之中。哈尔茜博士，我太佩服你的本事了。"

博士知道人工智能想要引她询问它为什么能够迅速得知她的身分。第五代的人工智能就是喜欢炫耀。

"感到佩服的是我。"博士也彬彬有礼，"但现在不是继续探讨哲学的时候，我们有更棘手的麻烦。"

"一定是无人航行器吧？"

"它们也被称为'哨兵'。"博士纠正，"以前我见过同样的东西，也许比现在的这种设计还要精密。"

"他们的资料我也不清楚。"盛夏的写字板颜色已经变成了暗红色，"博士，刚才您和我的谈话内容该不会只是想让我吐露机密文件的内容吧……"

"我才没那个闲工夫呢。那些文件我也有，现在我就可以给你看。但是我现在需要在你控制之下的跃迁空间探测器。"

盛夏足足愣了一秒钟之后才说："在这个星球上没有这种发射装置的，如果想——"

"你别忘了，当初是我命令你散布这个假消息的。"博士说，"我自己写的东西我还能忘吗？"

她将科塔娜的日志都集合了起来，还有关于蔚蓝海岸石的资料，还有在致远星的城堡基地下发现的遗迹和水晶的数据，将它们全部传输进了眼前这个人工智能的资料库里。

盛夏镇定了下来，绿色的信号灯开始闪烁了："我明白了。先驱者的科技……光晕……这些都是可怕的破坏性武器。这些资料证明了很多大胆的猜测。"

"那么，现在你应该同意我们向UNSC的FLEETCOM发送信息了吧？我们现在需要掌握先驱者的这些技术，而且还需要掌握如何将其毁灭的技术。"

印第安战士将手中的长矛扔向一边，举起了双手："我……我将使用探测器的时间延缓了。我本来以为我们在预定三周内到达的援军来临之前还可以撑过去的。"

哈尔茜博士却从他的语气中感到了一丝微妙的犹豫。

"你肯定没说实话。你到底想隐瞒些什么？"

人工智能双手抱臂，很无奈地说："难怪艾克森上校这么怕你了。没错，博士，探测器的发射装置就在一个秘密的高斯发射器中。是一个肖恩·藤川超光速引擎，专门用于在高处的轨道进行空间跃迁，在大气中跃迁也可以回避气流。"

"那么，这些发射和跃迁装置可以发送信号火箭了？"

盛夏又变成了一个黑白两色相间的幽灵。

"'哨兵'们会发现发射装置的，

甚至可能会发现通向67区基地的通道，还有我。”

“现在不是考虑个人安危的时候了。现在我下达FOXINTHEHENHOUSE/427-KNB命令。”

“不要这样嘛，博士。”盛夏举起双手作投降状，“我当然明白我的职责，如果他们找到我，我也能启动这一片的自爆装置。我早就作好死的准备了，你不也是吗？”

他们对视了一阵。哈尔茜博士努力地分辨这个人工智能是在装样子，还是真正打算英勇牺牲。

“那我要准备发送信息了，我知道应该把它发给FLEETCON里的哪个人。他们会听我的。”

“那就交给你操作了。”人工智能随意地挥了挥手，“我已经厌烦人类之间毫无深度的交流了。”

“还有一件事。”博士说，“这里有我从收集到的先驱者资料里总结出的一些结论，我想你也有资格知道一切。”

她将自己的笔记全部上传到了人工智能的资料库——顺便在一页资料的页脚处附带了一个复制蠕虫。只要盛夏打开她的文件，它所有的文件都会被这个蠕虫复制下来。

于是，文件开始源源不断地流入博士的电脑中。

“博士，谢谢你，你的逻辑真是滴水不漏。”

“现在你得给我些时间写要发送的内容了。”

人工智能又鞠了一躬：“那我就去准备探测器了。”于是，全息的影象消失了。

哈尔茜博士将刚刚偷偷取得的文件打开，那些外星的象形文字一个个地出现在屏幕上。

“这些是什么？”门德斯凑近屏幕问道。

“我猜是从那些废墟取得的先驱者语言的样本。应该遵循了某种翻译规律。”

她开始在科塔娜的日志中搜寻相关资料，然后和蔚蓝海岸石上刻的恒星文字相对照。发现了相通之处——都是光晕建筑的符号。

她仔细地检查了石头上的文字，发现了表示“奥尼克斯星球”的符号。在盛夏的数据库里也发现了相应的符号。

门德斯指着一个双环的标志，问：“这是什么意思？”

“那个，粗略地说就是‘防护罩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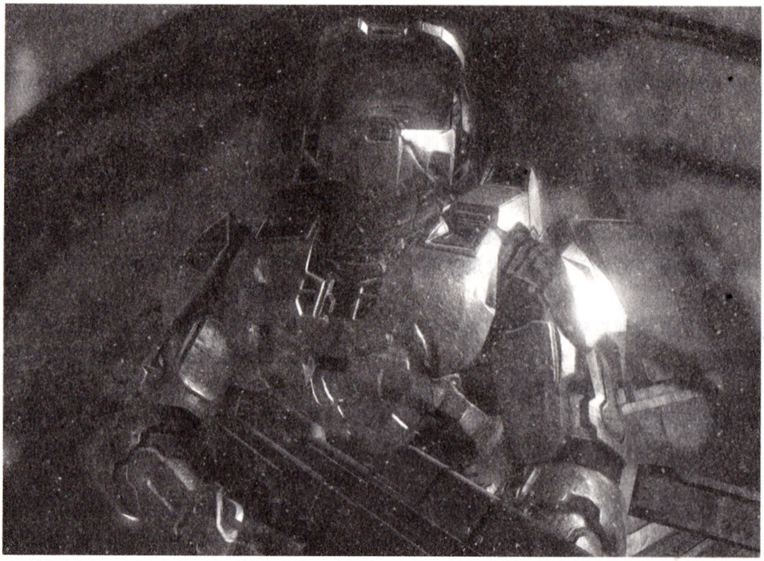
“这样命名一个地方还真有趣。”

博士的心里忽然一个激灵——虽然现在很多事还不知道，但她对先驱者的计划大概有些眉目了。

任何的军事行动都应该由攻击和防御两部分组成：进攻，后援，必要的时候撤退。光晕的建筑无非是先驱者计划的一部分，而接下来会在这个星球上发生的一切才是他们的另外一部分战略——一旦光晕投入使用，这里的战争也会一触即发。

奥尼克斯星球是它们的“防护罩”，那么，是不是可以利用这一点来达成自己的目标？

她飞快地给FLEETCOM里的胡德长官发出一条信息，希望能增派大量援军。她详细地说明了在这个星球上发现的先驱者科技很有可能会改变正在进行的战争的局势。接着将科塔娜和其他关键文件的内容译成了密码，以防出现意外。



全息写字板再次出现，盛夏回来了。

“探测器发射装置已经就位，跃迁启动引擎也充满电了。准备好了要发送的信息了吗，博士？”

博士将信息交给了它。

“真是言简意赅啊。”盛夏赞叹道，“看来我真的要对人类的沟通能力有新的评价了。”

“直接把它上载发送就行了。”博士不想废话。

“加速器准备，跃迁矩阵形成。”人工智能的身影暗淡了下去，“传递通讯。”

突然，它皱了皱眉头，身影中闪过了一道静电干扰。

“情况有异常。我一直是开放着跃迁矩阵的，而且也检测过探测器的功能。”

“那现在是怎么回事？”

“我收到了一个UNSC中E—Band的信号，就是从探测器上发射过来的，是一个从跃迁空间里发送出来的信号。”它的眉头皱得更紧，“这是不可能的呀。这种情况下所需的能量就算将UNSC全部的力量合起来也未必能达到。”

“只是我们的科技达不到而已。”博士命令，“先把那个信号下载下来——趁探测器还在起作用的时候把它播放出来。”

于是，一个女性的声音回荡在这个小小的仓库里，声音被干扰得厉害，很不稳定。

但毫无疑问是科塔娜的声音。

“这是UNSC军队中编号为CIN0452—9号人工智能自动发送的信息。请各位仔细听，并遵守指令。现在公布紧急代码Bandersnatch和Hydra。”

密码“Bandersnatch”是出现放射性或能量问题时的代码。哈尔茜博士知道2492年在UNSC对Far Isle的殖民地实施核

武器攻击以平息叛乱时，圣约人就利用等离子炮轰炸行星，当时启用的密码就是"Bandersnatch"。

而"hydra"这个代码，就她所知，以前从没有使用过。这个代码是在遇到能造成大规模破坏的生化武器威胁时使用的。

"在Amber Clad我们成功尾随了一架圣约军舰到了它的目的地，发现了另一个光晕。

我们又发现在银河系里分布着的其他光晕。

圣约人的舰队都聚集在这儿，看守着光晕三角区。

寄生的害虫说明这种建筑也被洪魔污染了。

洪魔尝试想逃走，它们的撤退计划非常高明，是目前所知的最高智慧。

估计光晕的爆炸产生的生物污染物和放射性物质会造成巨大的威胁。

建议FLEETCOM不要放过被圣约人控制的先驱者司令舰，最好斯巴达117号战士也能加入。

另外：建议FLEETCOM炸毁光晕三角区系统，以此避免可能的生化威胁。

信息结束。"

科塔娜一定是利用了先驱者的技术通过跃迁断层空间来传送这条信息的，但UNSC的军舰能收到它吗？当初制造那些军舰时是没有侦察这些跨空间信号的功能的。

"通讯探测器已经要脱离我们的控制了！跃迁断层空间的矩阵很快就会倒塌了！"盛夏叫道。

哈尔茜博士飞快地在她的笔记本上打着字："现在连接到探测器！"她命令着人工智能，"尽力修补眼前的漏洞，改变当前的频率以和科塔娜的信号相匹配，将我们的信息重新利用跃迁空间中的探测器传递出去。"

"已经联系上探测器。现在还在等待中。"盛夏紧张地关注着状况。

如果这样行得通，那么科塔娜的信号就担当了一个信号载波。如果地球上的跃迁空间监测电台处于开放状态，他们的信息在几分钟之内就可以到达FLEETCOM，而不是常规状态下的几个星期，情况对他们有利。

"完成了！不过没办法进行进一步的确认，因为跃迁断层空间的矩阵已经倒塌了。""盛夏"宣布道。

哈尔茜博士长吁了一口气，祈祷信息能够成功传递，也希望自己所做的一切是正确的。

有时要靠说谎才能挽救局势。

她又看了一眼她刚才打的附加信息："胡德长官，有很多事情需要你完成。现在更改请求：请派遣可以对付精英战士的队伍来奥尼克斯星球，请派遣斯巴达战士。"

未完待续

格兰蒂亚

グランディア GRANDIA

原著/細江ひろみ　译/翔月

第十一回



人物介绍

噗伊

杰斯汀的父亲生前捡到的神秘生物，会发出“噗噗”的叫声，是个贪吃鬼。后来成了丝的宠物，无论到哪里都跟丝在一起。

菲娜

原隶属于新大陆冒险家协会的美少女，实力一流，行事缜密，性格开朗活泼。受到杰斯汀的影响而决定与他一起寻找“阿伦特”。在共同冒险的这段日子里，菲娜与杰斯汀之间渐渐萌生了感情。在某次事件中，菲娜不知不觉地发挥出了与自己姐姐相同的光翼人之力。

杰斯汀

自幼便梦想成为一名大冒险家的少年，性格冒失但正义感强烈，见到有困难的人绝对不会袖手旁观，喜欢逞英雄。在父亲的遗物“精灵石”以及谜之少女丽蒂的一路指引下，历尽艰险的他终于来到了“阿伦特”。自此，杰斯汀与同伴们一起，踏上了拯救世界的道路。

丝

杰斯汀的青梅竹马，自称是杰斯汀的监护人，曾因担心杰斯汀的安危而伴随他一起出外冒险。但在翻越世界尽头之后，丝因体力不支而通过传送装置返回了故乡帕姆。





玲

菲娜的姐姐，担任缪林大佐副官的少女，同时负责军队的机密计划，她在军队中的地位相当特殊，与缪林之间则存在着一种微妙的感情。在一次争乱中，她不得已在妹妹菲娜面前显示出了自己的力量——传说中的光翼人的力量。



基多

莫基族的商人，长相与兔子一样。对金钱斤斤计较，但同时也给初到墙壁另一侧的杰斯汀等人提供了许多帮助。而他的真正身分却是莫基族的长老，至于他的年龄则是一个未知之谜……



拉普

卡普之乡的孩子王，与杰斯汀有几分相似，但说话方式更加粗鲁。由于对现在幸存的族人深感失望而拒绝继承卡普长老之位，决定以自己的力量找到让石化的人们复原的方法。在与杰斯汀等人同行期间，他也逐渐成长起来。



丽蒂

杰斯汀最初在萨尔特遗迹遇到的谜之少女，从那时起她便一直指引着杰斯汀的冒险。在杰斯汀等人的劝诱下，丽蒂决定离开阿伦特，与众人一起亲自踏上讨伐盖亚的征程。



缪林大佐

隶属于私人部队"加雷尔"的军人，是最高司令官巴鲁与一位亚人女子所生的孩子。对玲有着超越上司与部下关系的特殊感情。由于认清了父亲巴鲁的邪恶野心，缪林发动了军事政变，决心亲手结束父亲的罪恶。



巴鲁

吉尔财团私立军队——加雷尔军的最高司令官，过去虽然功绩显赫，但现在他却企图通过盖亚将世间的一切全都据为己有。最终，他的执迷不悟导致了盖亚的觉醒，将世界推向了绝望的边缘。



加顿

身怀强力的剑技，是戴托村最强的骑士，为人刚正不阿，非常注重情义。在雨月之塔事件中与杰斯汀等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米露妲

达琳的妻子、莱努村的女战士，千锤百炼的身体十分强壮，平时为人和蔼可亲，但在愤怒之后会失去理智，显示出猛兽一般的力量。在结识杰斯汀等人之后，米露妲为他们提供了许多帮助。



前情提要

安吉尔文明——曾经繁极一时的文明，最终因为人类的贪欲而陨落。

盖亚——精灵石在人类内心的映射下幻化而成的怪物，在古代出现时曾一度几乎毁灭世界，最后被双子光翼人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所换取的力量消灭。

阿伦特和吉鲁巴顿——分别掌管知识和智慧的神殿，在安吉尔文明走向终焉之后，吉鲁巴顿降落到了地面上，阿伦特则依然停留在天际。

历尽艰险来到阿伦特的杰斯汀等人终于见到了丽蒂的真身，一直以来的许多疑问得到了解决，但同时却又增加了许多新的疑问。

在明确了阻止盖亚复活的方法之后，杰斯汀等人连同丽蒂来到了巴鲁的所在之处。在这里，他们见到了被巴鲁击败的缪林和玲。尽管众人拼尽了全力，却依然没能成功阻止盖亚的复活。

盖亚虽然复活了，所幸的是世界还没有被毁灭，杰斯汀他们，也还都好好的活着。

世界，还有希望。

第二十三章 野战营

“由于各种条件都不尽相同，所以会出现不同的结果也是理所当然的事。这次世界之所以能够暂时避免毁灭之灾，主要是因为盖亚在觉醒的那个瞬间受到了光翼人力量的阻隔，同时它又无法像上次那样很快便再次集结起完全复活所需的力量。也就是说，安吉尔时代比现在富饶得多，却反而给盖亚提供了足够的饵料。这真的可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啊。”

加雷尔军的前线基地中，临时搭建了许多帐篷。

其中最大的那座帐篷里，缪林和玲、杰斯汀等人，以及女中尉三人组正同席而坐。当时杰斯汀急中生智胡编乱造的那个谎言，宛如葫芦里生出了小马驹，弄假成真了——现在他们成了真真正正的当地工作人员。

话虽如此，缪林会拉杰斯汀等人入伙的目的，却并不是因为他对杰斯汀以及当地人的协助抱有期待，而是在于得到光翼人菲娜的力量以及丽蒂所持有的庞大情报。这一点，相信不管谁都心知肚明。

其中最有力的一个证据便是，缪林以在军规上这是必须的等等找了各种各样的理由，独断专行地将菲娜和丽蒂分别封为了少尉和情报将校。

丽蒂称自己会帮助众人打倒盖亚，但不会接受任何人的命令，当场便干脆利落地拒绝了缪林的要求。

不过，菲娜却暂时保留了自己的意见。

只是，照目前的情况看，比起打一开始就持保留意见的菲娜来，丽蒂在对缪林的协助上倒显得更加积极。

面对如洪水一般不断蜂拥而来的疑问，丽蒂带着微笑的表情，毫无停顿地一个一个予以了回答。

并且，她完全用不着当地工作人员杰斯汀来做翻译。

因为，不管世界上的哪一种语言，她都能流畅地道地使用。

丽蒂认为这也许就是她应该承担起的任务，于是脸上一直保持着那幅人偶一般的职业微笑。只不过，似乎又有一丝兴奋和喜悦深深地隐藏于其中。

三位女中尉脸上的表情就比较复杂了——一半是因为能够与缪林大佐同席而坐的欢心，另一半则是因为增加了竞争对手而感到的不满，同时还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好奇心毫不掩饰地写在她们脸上。

换言之，能被叫来这里参加这场会议，说明自己已经得到了缪林大佐的认可，这无疑是令她们兴奋不已的。

……至于加雷尔军由于元气大伤，人手不足才会轮到她们出场的这个现实问题……总之暂且视而不见。

另外，她们从心里自认为缪林大佐之所以会对玲特别关照，主要是因为她是光翼人（这件事曾令她们感到吃惊）的缘故，因此总算是稍稍安心了一些。

……虽说两人之间的关系仍然有些可疑，但据说玲很快便会去另一个世界了，所以，只有我才能安慰伤心的缪林大人——三人各自在自己心里暗暗敲打的这个小算盘，在她们得知“玲会死”这件事时露出的表情里，已经显露无遗了。

但是，以前曾经让自己蒙受奇耻大辱的小屁孩们，现在竟敢与自己平起平坐，更甚者他们其中之一还是玲的双胞胎妹妹……这实在是让人气不打一处来。

……不过，听说玲的这个名为菲娜的妹妹不久便会与她一起极乐升天了，于是三人决定姑且不跟她计较。

然而，对她的这几个随从，三人却感到有些忍无可忍——即便缪林大人对他讲话也依然肆无忌惮挖着鼻孔的肮脏小鬼、不知所谓的怪兔子（例外的是当美绪看到基多时禁不住喊了一声“好可爱！”），以及这个容貌比起自己来虽然望尘莫及，却也算是美女的丽蒂。

为防这个美女将来成为缪林大人的跟屁虫，绝对不可掉以轻心。

可是就现在来说，三人对她所持有的情报同样也非常感兴趣。

基于这些复杂的想法，尽管因为是在缪林大佐的面前，这三个女中尉已经显得相对老实一些了，但即便如此，这些想法依然非常明显地全部表现在了她们的表情和态度中。

而菲娜和玲那一方面……玲在极力压抑着自己的表情，菲娜则显得好像十分消沉。

这是一场以自己和姐姐的死为前提进而讨论今后对策的会谈，情绪会消沉也是情有可原的。

杰斯汀当然坚决反对这种以牺牲菲娜和玲来换取世界和平的做法。

丽蒂继续流畅地解说着。

“即是说，以迄今为止的经过来看，到时若想让玲和菲娜的心合而为一，应该是不可能的。如果两个人不能从心底互相信赖、互相珍爱，便无法发挥出双子光翼人真正的力量。并不是说只要在生物学上的双胞胎光翼人就可以，调和是必须的。在此基础上，双子双方若能同步承受毁灭，即会引起调和的崩坏，也就是可以击碎精灵石。上一次玲之所以能够用自己的力量让菲娜与她取得同调，那主要是托福于两人之间的心之羁绊。然而长时间走在不同道路

上的她们两人，就目前来看要想实现真正的调和是根本不可能的。人类的心是非常敏感的，就算在头脑中强行加入想要互相调和的意识，心却不会按本人所想的那样做出反应。”

“抱歉，玲。”

“没什么，其实一切都跟大佐所说的一样。”

对缪林的话，玲简短、生硬地作出了回答。

缪林在自己被救助之后，当着大家的面打了玲一巴掌，并将她狠狠地斥责了一顿。

究其原因，是因为玲放弃了打倒盖亚的机会，选择了拯救身陷险境的妹妹菲娜、上司缪林，以及在场的其他所有人。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在玲被缪林扇耳光的时候，杰斯汀曾跳出来大声指责过缪林的做法。

而现在，杰斯汀又激动地站起身，再次面向缪林大声叫嚷起来。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还是不是个男人啊！身为男人你怎么能好意思让女人去送死呢！”

杰斯汀话音未落，女中尉三人组已经口中谩骂着站到了他的面前，机关枪似的对其展开了攻击。

“你的那种想法，只不过是男人的狂妄自大罢了！”

“说得没错儿，现在这个社会可是实力的社会！别仅仅因为是男儿身就自以为很了不起似的。”

“我也有自己所尊敬的男性，但是，那并不是因为他是男人的缘故，而是因为他是一位既有实力又出色的人，所以我才会尊敬他！”

“觉得自己是男人就想站在我们女人面前耍威风么？要不要我现在就让你了解了解谁更厉害啊？”

三人煞是慑人的气势，使杰斯汀不禁吓得后退了一步。

有一些事情杰斯汀是不了解的。所谓的女性军人，直至不久之前还只是卫生兵，要么就是从事秘书那样的科室工作。上前线战斗的，百分之百都是男人。

别说是将校了，就连在后方担当管理职务的也全部都是男性。这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是一个男性社会。

然而她们却能够成为女性指挥官，可以说是女性军人的先驱。但同时，她们也肯定会受到某些上官、同僚、部下等各方各面而来的巨大非难。她们不但全都忍耐了下来，还进一步将其击垮，并不断地继续攀升，因此才能拥有今天这样的地位。

她们所付出的那份艰辛，是同等的男性军人所不能比的。

如果意志不够坚强，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不过即便如此，若是在时代稍早一点的时候，估计她们也不可能成为将校。

认同她们三人的实力，并赐予她们与其实力相符职位的人，正是缪林。

女中尉三人组会对没有身为军人的实力却能成为中尉的玲，以及经常大肆顶撞缪林的杰斯汀持有诸多怨言，原因可以说并不仅仅在于她们对缪林的恋慕之心。

“安静一点。”

缪林短短的一句话，就使得三位女中尉全都闭上了嘴。

然后，缪林用静静的语气这样说道：“我当然也不希望看到部下们的流

血牺牲。但对军人来说，为他人而舍弃自己的生命，这种觉悟是必须的。所谓军人，就应该是这样的一种人。”

“菲娜可不是什么军人！”

“正因为如此所以我才希望她能够加入军队，希望她能作出为了世界舍弃自己生命的觉悟。”

“我才不会让你杀掉菲娜！”

这时，缪林一直镇定自若的语气忽然变得暴躁起来。

“那么你说，怎样才能打倒盖亚！除了让双子光翼人用自己的生命作为交换以外，到底还能有什么方法！”

“不管什么方法，都要试试看才知道！我们不是军人，是冒险家！身为冒险家，只要还活着，就绝对不会放弃！只要不放弃，冒险家就还没有输！不管什么样的失败，只要还活着就一定仍然可以挽回！可是如果死了，就一切都完了！”

“我们可不是冒险家！是军人！怎么可以把世界的命运赌在一个鲁莽的冒险家身上！如果你真的认为你能够打倒盖亚，那就拿出一套有成功希望的具体方案来！一套能让我心服口服的代替方案！在那之前，必须以两人的牺牲为前提来制定作战计划！就算采用了其他的计划，这项作战也要作为最终手段时刻准备好！虽然对不起玲和菲娜，但万一失败了，那时才是一切都完了！”

“我会给你拿出方案的！我一定会用别的方法打倒盖亚给你看！因此绝对不可以让菲娜白白牺牲，明白了吗！走吧！菲娜！对他这种想要杀死你的家伙，根本不值得我们提供帮助！玲也跟我们一起走吧！不要管什么‘光翼人必须用自己的生命作交换’这样的鬼话了，让我们用自己的方法来打倒盖亚！”

“绝对不允许你带玲和菲娜离开这里半步！”

“什么允许不允许的，菲娜并不是军人。我们可没有任何理由服从你的命令！玲也趁现在马上脱离这个破烂军队吧！”

对于杰斯汀的这个请求，玲立即便果断地作出了回答。

“我是一个军人，因此绝对不会做出临阵脱逃这种军法不容的事。我早就做好了觉悟，至死都会听从缪林大佐的命令。”

从刚才开始，菲娜就一直没有说话，即便是现在，她也依然保持着沉默。

“菲娜，你怎么了？干嘛什么都不说啊？”

菲娜慢慢抬起头来，注视着杰斯汀，那眼神简直就好像在向杰斯汀求助一样。

“……可是我……我……缪林先生所说的话，我都了解。而且……是因为我的缘故，精灵石才会落到巴鲁的手里。那个时候也是因为我的缘故，才没能打倒盖亚。所以……”

“你在说什么啊菲娜！那怎么会是你的责任呢？一切的原因都在巴鲁才对吧！根本就没有任何一点儿值得你愧疚的地方嘛！”

面向眼看就要将菲娜搂在怀里的杰斯汀，丽蒂微笑着调解道：“好啦好啦，在此之前的经过是怎样的，在现阶段已经不重要了。‘接下来该怎么做’——这才是如今亟待解决的问题吧？而现在制定了具体计划的，似乎确实只有缪林先生一个人。大家不妨先听听他的计划，然后再作讨论，不

知意下如何？”

这时基多突然举起一只手来，并向前踏出了一步。

“我希望能够稍等一下，具体方案的话我也有一个呢。这些暂且不谈，我想先回吉鲁巴顿一趟看看。不知道它现在是已经被石化了，还是依然平安无事。”

杰斯汀把基多的话翻译给了缪林等人。

“根据部下的报告，现阶段应该还没有遭到石化侵蚀。”缪林道。

“这样，就更要快点回去，然后组织大家去避难了。从位置上来看，除了这个营地，下一个被石化的，不出意外应该就是吉鲁巴顿了。”

“嗯，不错。估计吉鲁巴顿的确会成为盖亚下次侵袭的饵食。”

在杰斯汀翻译之前，丽蒂若无其事地对基多的推断予以了肯定。

她的这句话使得杰斯汀忘记了翻译，大声叫道：“那不是不得了了吗！必须快点赶去才行！”

缪林则冷静地宣布道：“从迄今为止的侵蚀经过来看，吉鲁巴顿会成为下一个受灾地这点，我们也早就预想到了。如今，若再只顾着这种小事只会招来更大的牺牲。不，弄不好会因此而失去一切。如果你们要去的话随便，只不过，玲和菲娜要留在这里。”

对缪林的发言，拉普冷冷地回应道：“哼，不错！对你这种一路牺牲了十个、二十个、三十个村庄城镇都满不在乎的家伙而言，两个女人和一个镇子，的确只是像小米粒一样微不足道了。菲娜，你可想好了，你真的要跟这种家伙联手么？”

片刻之后，杰斯汀和拉普异口同声地说：“我要去吉鲁巴顿。”

这既是对基多的回答，同时也是对缪林的回答。

这时，菲娜也终于下定了决心。

“我也要去吉鲁巴顿。”

“不行！”

“我不能对吉鲁巴顿弃而不顾。”

“就算是这样，你去了又能干成什么？而且也没有防止石化的方法！”

“有的！用光翼人的力量就可以防止石化！”

“你的力量根本就不可能拯救整个镇子的人！就算你暂时拯救了他们，从大局来看那也是一场没有胜算的战斗！一场没有任何意义的战斗！光顾及拯救眼前的牺牲，只会招来更大的牺牲！”

“即便如此我也无法同意你的这种观点！”

此时基多突然跳到了众人的正中央。

接着他将手指伸入口中，吹出了几声音调尖锐的口哨，然后抬起眼睛仰视着同伴们。

“谈判决裂了呢。看来这个人是属于那种只要认定自己是正确的，便不管出现多少牺牲都在所不惜的类型。所以，虽然有些仓促，但我还是把飞行沙鲸给叫来了。想要离开这里的人，等一会请跳到它的后背上去。”

“你到底在说些什么！”

就好像在回答缪林的这句疑问一样，丽蒂以一成不变的语调淡淡说道：“尽管玲似乎已经完全做好了准备，但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强制菲娜与你们合作，也无法发挥出双子光翼人真正的力量。”

正当缪林因丽蒂的话而双眉紧锁

时，外面忽然传来一阵骚乱的声音。

因为基多刚才的事先通知，杰斯汀等人知道——是飞行沙鲸来了。

下一个瞬间，飞行沙鲸撞倒了帐篷入口的哨兵，以极快的速度飞了进来。

缪林、玲，以及女中尉三人组肯定完全没有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因为就连杰斯汀等人，即使明知是飞行沙鲸来了，直到基多大声催促他们为止，也都还傻傻地愣在那里。

"跳上去！"

在这句话发出的同时，基多已经一个跃步跳到了飞行沙鲸的头上。

紧接着，拉普、丽蒂以及杰斯汀和菲娜也手牵手纷纷跳上了飞行沙鲸的后背。

缪林不愧是训练有素的军人，根据众人的表现，他立刻预想到了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情，于是赶紧抬手伸向菲娜，妄图将她夺回来。然而，最后却还是基多比他快了那么一点点。

只见基多拿出防风眼镜和爆炸核桃，在飞行沙鲸的头部坐稳扶好，对众人大声喊道："低头！抓紧！目标——吉鲁巴顿！GO——！"

本来以为飞行沙鲸会在空中转换方向，然后再从入口飞出去，可是没想到它却顺势直冲向站在对面的缪林。

其实，就算这是一个很大的帐篷，就算飞行沙鲸比外观看上去还要稍小一圈，但不管怎么说，想要它带着众人在这个帐篷中进行方向转换，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的。

缪林之所以能够避开飞行沙鲸的亲密接触，还要托福于一旁的玲，是玲眼疾手快瞬间将他按倒在了地上。

这时，基多将手中的爆炸核桃向前方扔了出去。

这几个动作可以说在同一个瞬间即都已发生。

杰斯汀几乎整个压在了菲娜的身上，保护她免受冲击的侵袭。

伴随着一声清脆的爆炸声，飞行沙鲸猛地从帐篷上被炸开的大洞中飞了出去，周身缠绕着爆炸引起的烟尘，宛如一艘火箭一样飞上了高空。

第二十四章 盖亚来袭

不知是否应该赞叹杰斯汀等人都实在太过幸运，在如此猛烈的冲击中，竟然一个人都没有发生意外便依靠飞行沙鲸成功逃了出来。

经过一段沙漠飞行，在接近吉鲁巴顿之后，飞行沙鲸出人意料地没有降落，而是飞向镇子的上空不断盘旋，同时，基多掏出几个爆炸核桃扔到了空中。

那几个爆炸核桃好像是特制的。

只见它们在空中爆炸之后，分别在原处留下了三束鲜明的红色烟雾。

"这是'快去避难！'的信号。"

之后，当众人告别飞行沙鲸，飞奔至镇子之中的时候，吉鲁巴顿正处在一片极度混乱之中。

在杰斯汀等人现身的那一瞬间，他们……不，确切地说应该是基多就被街上的人们围了个水泄不通，基多更是像

个布娃娃一样被无数只手七上八下地蹂躏起来。

"难道说灾祸要来侵袭吉鲁巴顿了吗？"

"真是的！生活好不容易才刚刚安定下来，就又……"

"也不事先通知一声，突然就让人去避难，这岂不是连整理行李的时间都没有么！"

"已经受不了了！不管逃到哪里，也都无法逃出这场灾祸的手掌心！"

"帮帮我！我家的孩子出门玩去了，现在还没有回来！"

"本来以为这里是很安全的呢，为什么还是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在发出避难警告之前，都不跟老朽商量一下？你到底有没有把我这个阿鲁卡达族长老放在眼里！"

"怎么没看见拉菲努的长老？"

"我说你刚才到底上哪儿去了！"

"喂！把你的飞行沙鲸卖给我吧！"

"你这个混球！竟然只顾着自己逃跑！"

"啰嗦！我还有许多家人等着我来养呢！"

"好啦好啦，大家冷静一点……"

各个种族的人们鱼龙混杂地聚集在一起，看着这些比起自己来又高又大的他种族人，基多虽然竭尽全力想要使他们冷静下来，但却并没有取得什么效果。

杰斯汀等人好不容易插进了人群和基多之间，为他制造出了一座人墙。

利用这个机会，基多登上了附近民房的檐端，然后以自己最大的声音高喊道："大家听我说，详细的状况我会在避难所中进行说明，因此请大家首先按照莫基族的指示，尽快前往避难所。"

人群在一瞬间安静了下来，可是不出一秒，一片嘈杂声又立刻回响了起来。

基多使劲深吸一口气，再次扯起嗓门大声叫道："谁先到，谁先进！"

骚乱的人群因考虑这句话的意思而沉默了一秒钟。

在下一个瞬间，随着其中一个人的快速离开，大家伙儿也接着像被驱赶的小蜘蛛似的各自四散奔逃而去，刹那间没了踪影。

"呼……"

终于喘了一口气的基多从房檐上跳了下来，面向杰斯汀等人稍显无奈地挠了挠耳朵。

"基多，那个避难所盛不下所有人吗？"

基多像平时一样，仰视着杰斯汀，淡淡地笑了。

"避难所其实就是吉鲁巴顿的旧地下街，即使镇子中的人比现在再多上三倍也没有问题。不过，刚才所说的'先到先进'也不仅仅是开玩笑，到时会切实执行的。好了，你们也来帮帮忙吧。现在必须首先稳住大家的情绪，同时尽量让他们迅速地前往地下街避难。"

镇上的居民渐渐开始向避难所集结。

但是，一切却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顺利。

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避难所的内部要说宽广的确是很宽广，但它的入口却十分狭窄。

所以，虽然大家按照莫基族的指示排起了长长的队列，可是却还是因为'有没有插队'这个问题而发生了争吵。

有许多排在队列前方的人都不顾

三七二十一便让从后面来的家人、朋友或是同族的人插到了队列之中。

"我跟老婆孩子是一起来的！我只是在轮到我们进去之前，让她们先暂且在树荫底下休息一会儿而已。我家孩子可正在生病啊！由我自己在这里排队难道还不行么？"

既有像这位这样找理由给自己开脱的人，也有无视别人的抗议大摇大摆便插队进来的人。

其实大家只要按照指示井然有序的自觉排队，应该不管是谁都可以很快就进入避难所的……可是现在胡乱插队的人却一个接一个地没完没了，这可气坏了排在队伍后面的人，因为他们不但没有丝毫的前进，反而比起刚才来更向后倒退了不少。

另外，来回穿梭于人群中的谣言，无疑让这本已十分混乱的状况变得更加混乱不堪。

反正灾祸来了之后，不管什么东西就都没法用了，还不如趁现在……这个谣言使得某些品行恶劣的人贼性大发，明目张胆地就去抢别人手里的货摊商品。于是，队列中类似这样的人为掠夺事件开始此起彼伏地不断发生。

食物以及生活必需品先由莫基族的人买下来，然后提供给难民——好像是这句话不知怎么传着传着就变成了上面的那句谣言。

与此同时，在吉鲁巴顿城区中，固执己见坚决不去避难所的人、四处向人们散播"即使去避难也是做无用功"等消极思想的人、混乱之中因精神恍惚不知怎地迷了路的人、仅仅因为"你碰了我一下"这种鸡毛蒜皮之事便互相打起来的人，以及四处寻找失散家人的人……他们的数量也绝对不在少数。

"已经没有任何力气再重新来一次了！灾祸要来就让它来吧，就让我死在这里算了！不要管我了！"——持有这种思想的人之所以会出乎意外得多，那主要是因为吉鲁巴顿一半以上的居民都是从遭受到灾祸侵袭的地区迁徙而来的、已经饱尝过这种艰辛的人。

杰斯汀等人与莫基族的人一起，不停地奔赴各个发生纠纷的现场，时而从中和解调停、时而采取硬手段将扭打在一起的人分开……为了让居民们都能安全避难可以说是跑断了腿。

经过一番努力，徘徊在镇上的人终于越来越稀疏了。

"呃！"

菲娜突然轻叫一声，蹲在了地上。

接着，光的奔流从她蜷缩起来的后背上喷涌而出。

"菲娜！你没事吧！"

"我没事。不过，它来了！"

杰斯汀扶着菲娜一同站起身来，然后顺着菲娜手指的方向望去。他看到地平线上升起了一团团小小的黑云。

那看起来简直就像是立于地平线对面的巨人向吉鲁巴顿伸出了大手一样，笔直地逼近过来。

依然留在镇上的人们个个都因这巨大的恐怖而全身发抖，有的疯了似的奔向避难所的入口、有的离开队列向黑云相反的方向跑去、有的则钻到附近的民家中关起了门窗。

黑云渐渐压了上来。

不对，在近处看，比起黑云来，应该说它更像网状的树根。

巨树树干一样的触手慢慢覆盖了吉鲁巴顿的上空。

位于它们下方的街道树、在混乱中遭到抢劫的小摊、惊吓过度在街上乱跑

的人们、被堵在避难所入口之外的人群……几乎所有的一切都在一瞬间变成了石头。

随着巨大触手在空中不断地翻腾，整个吉鲁巴顿也在逐渐走向毁灭。

“住手！”

菲娜一边伸展着自己的光之翼，一边向覆盖上空的触手大叫着。

“快住手啊！”

在喊出这句话的同时，菲娜的光之翼猛地散发出一阵强光。

逼近菲娜的触手瞬间停止了活动。

这时，杰斯汀发现菲娜的表情有些怪异。

她的双眼中没有了生机，身体也摇摇晃晃的，好像随时都会跌倒一般。



“菲娜？……菲娜，你不要紧吧？”

菲娜用自己呆滞的眼眸望着虚空继续大喊着。

“为什么要做这种事！为什么想要得到一切！为什么非要得到胜利！为什么那么想支配世界！”

“菲娜！你怎么了！”

眼看菲娜似乎就要因腿上脱力跪倒在地，杰斯汀赶紧扶住了她。

菲娜的光之翼再次散发出了一阵强烈的光芒，杰斯汀感到眼前被染成了一片芒白。

接着，盖亚那模糊不清却喋喋不休的声音从远处断断续续地传了过来。

……是我的！世间的一切都是我的！

……我是一切的所有者！我要支配一切！

……把所有的东西都让出来！全部的、全部！

……不准有任何反抗！所有的一切都要为我而存在！

……让我存在下去吧！为我存在下

去吧！

那是盖亚的声音，同时也是巴鲁的声音。

那是盖亚的触手，同时也是巴鲁的触手。

那是盖亚，同时也是巴鲁。

菲娜面向它，大声质问道："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为什么？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么！

……寻求胜利难道还需要什么理由么！

……想要拥有更多的东西，想要支配更多的事物，难道还需要什么理由么！

"我不明白！为什么非要这么做不可！快停下来啊！"

然而，杰斯汀却能够理解盖亚的这些话。

打架的时候不但想取胜，而且还希望能够"名垂青史"。

甚至想要成为帕姆……不、是世界第一。

为了成为帕姆真正的孩子王，于是每天都跟另一个自称孩子王的冈茨不断争斗……

与冈茨之间的胜负对决是出于"男人的尊严"，感觉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赢了的话会心情舒畅，输了则会心有不甘。

这些与盖亚现在所做的事情当然是不同的。

如果没有冈茨就好了——这样的想法杰斯汀一次也未曾有过。

消灭所有的人类？这种事情他甚至连想都不曾想过。

因此，他无法理解巴鲁的、盖亚的想法。

但是，在某些方面那却是相同的。

杰斯汀忽然想起了莉莉那强烈的托盘攻击。

他将丝像物品一样用作自己与冈茨之间的决斗赌注时，所挨的那几下托盘攻击。

唰！

光芒散尽，彩色的世界再次映入杰斯汀的眼帘。

眼前是巨大的触手以及堆满瓦砾的吉鲁巴顿市街。

盖亚那些刚才还在大肆侵蚀镇子的粗大触手，现在不但停止了活动，而且正在逐渐溶化。

变得静悄悄的镇子中，人们开始从避难所里、从瓦砾下探出脸来窥探四周。

溶化的触手渐渐变成了一种粘粘糊糊的胶状物，一个胶滴甚至有牛犊那么大小。

一个人手拿一根长长的木棒，小心翼翼地戳了戳这些看起来摇摇欲坠的胶滴，想以此来确认是否已经安全。

可是，就在那一刹那间，一根又细又长的触手从胶滴中猛然伸了出来，那个人也随即变成了石头。

并不是所有的触手都在溶化。

镇子各处有许多枯萎的触手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

其中仍然活着的部分则溶化开来，开始四处寻求猎物。

然而盖亚所带来的恐怖却远远还没有结束。

只见它从周身散放出许多碎片，这些碎片分别长出了用于移动和用来吸取

生命活力的触手，乍一看去就好像一个个没有头颅的人一样，开始张牙舞爪地袭击所有具有生命的东西。

“这个混蛋——！”

菲娜的后背上再次涌现出了光的奔流，将杰斯汀遮蔽起来。

杰斯汀反射般的向前方砍去，并施放出了火焰。

接着，一个盖亚人应声倒了下去。

利用这个间隙，拉普和丽蒂各背着一个伤员快步奔向了避难所。

在避难所的周围，基多正在同其他的莫基族族人一起，向不断逼近的盖亚人奋力投掷着爆炸核桃。

爆炸核桃虽然无法切实打倒盖亚人，但好在还可以将它们暂时击退。

可是，这些仍在不断繁衍的盖亚人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渐渐走向劣势的莫基族里开始出现牺牲者。

能够完全让这些盖亚人停止活动的，只有光翼人的力量。

这时，从镇子的外围传来了阵阵激烈的枪声。

而且，这枪声还在渐渐向杰斯汀等人这边接近。

终于，玲率领着数名士兵的身影，出现在了瓦砾的对面。

玲将自己的光之翼尽最大限度地伸展开来，步伐稳健地走在士兵们的最前方。

位于玲周围的盖亚人都被止住了动作，下一秒钟，它们便在士兵们的集中火力下变成了碎片。

然而最应该被击碎的盖亚的本体，它的活动却并没有因为玲的到来而停止。

“姐姐，你终于来了，我就知道你会来的。缪林先生他放过姐姐了，对吗？你们其实并没有对吉鲁巴顿见死不救，对吧？”

可是，与心情激动的菲娜相反，玲的脸上却看不到一丝表情的变化。

“菲娜，我是来带你回去的。盖亚还是会来这里的，不管多少次……只要它还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直到它将一切都据为己有为止，它是不会停止侵袭的。只靠一个光翼人的力量，甚至连一个镇子都无法保护。而且即使能够在这里暂时击退盖亚，它也会再去袭击别的地方。只凭单单一个人，根本什么都守护不了，菲娜，你现在应该已经很清楚了吧？如果不结合我们两个光翼人的力量，将盖亚的本体彻底打倒的话，这个世界便没有未来。即便是大火力的枪械，也几乎起不到任何作用。你看，除了光翼人的力量之外，其他的方法甚至连盖亚的碎片都无法打倒。”

玲的手指所指方向的不远处，是一个被枪械击碎的盖亚人，但不出片刻，那些碎片便眼看着再次合而为一，恢复成原来的模样站了起来。

士兵们再次将大量的枪弹射向了它，情况与刚才没有两样。只见在它被粉碎的下一个瞬间，散落的碎片便又开始蠕动起来。

杰斯汀好像要保护菲娜一样向前踏出一步。

“即便如此那又如何？为什么菲娜和玲就非要牺牲才行！为什么你会这么坦然地送出自己和菲娜的生命？”

玲带着悲伤的神情微笑了笑。

“因为我们生来就是光翼人、因为在现在这个世界上，光翼人只有我们两个、因为能够拯救世界的，只有双子光翼人的力量……而且，即使为了自己所爱的人，就算拼上这条命我也在所不惜，如果能够拯救缪林大佐所热爱的、这个世界的话……菲娜，你也应该有自己所爱的人吧？”

“姐姐，你一直爱着缪林先生，是吗？”

对于菲娜的这句话，玲没有否定。

杰斯汀意识到，玲所说的这个人、这个菲娜所爱的人，正是指的自己。

“我也、我也一直爱着菲娜啊！正因为我爱她，正因为我知道如果那样做菲娜就会死，所以我才绝对不会让她去送命啊！缪林也一定是这样想的！”

一瞬间，玲的表情中浮现出了慈爱的微笑。

“嗯，不错！如果我死了，缪林大佐应该会感到悲伤吧。但是，即便如此，大佐还是希望能够以我和菲娜的牺牲换来整个世界的和平。”

菲娜用双手捂住自己的耳朵，猛力地摇着头大叫道：“不要再说了！求求你不要再说了！为什么！为什么我和姐姐就一定要去死呢！为什么姐姐你会接受这件事呢！不对的明明是盖亚啊！我不想死！我不想放弃任何生存下去的机会！我想跟杰斯汀一起生活下去！”

“菲娜！”

杰斯汀一把抱住了菲娜的肩膀。

就在这时，突然有一股强过之前数倍的光之奔流包围了菲娜的全身。

不对，并不仅仅是菲娜，从杰斯汀的身体里也喷出了耀眼的光芒。

那光芒强烈到甚至连玲都惊讶地倒吸了一口气。

只见那光芒迅速地膨胀着，很快便将整个吉鲁巴顿都包裹了起来。

盖亚的碎片在光芒之中渐渐消失殆尽了。

不一会儿，当光芒消失的时候，吉鲁巴顿也得到了净化。

菲娜躺在杰斯汀的怀中，昏迷了过去。

看来，光翼人力量的发挥对菲娜来说，仍然还是一项很大的负担。

玲在缓缓确认了状况之后，脸上带着详和的表情这样说道：“我明白了，菲娜。谢谢你，杰斯汀。你们说不定真的能够找到其他方法。缪林大佐那边，我会跟他解释的。”

玲边说边带着士兵们开始向城外走去。

杰斯汀急忙从后面叫住她。

“到底怎么了？突然之间。”

“杰斯汀，菲娜就拜托你了。”

说完这句话后，玲便快速离开了吉鲁巴顿。

吉鲁巴顿的人们因慑于盖亚的恐怖，几乎全都躲在地下街中不敢出来。

在满是瓦砾的大街上来回穿梭的，只有莫基族的人。

正在给这些莫基族人下达指示的，自然是莫基族的长老基多。

“明白了吗！以食物、毛毯还有

药品为最优先！东西不管是谁的都不重要！谁最需要——这才是现在最重要的！不要忘记，把有限的物资拿给最需要它的人，这就是我们行动的惟一准则！把瓦砾堆积起来便可以做成炉灶！即便是变形的锅也能用来煮饭！将小小的木屑收集起来就可以成为很好的燃料！”

“基多……”

“哟！这次多亏有你们帮忙，吉鲁巴顿才能平安无事。”基多笑容满面地向杰斯汀他们说道。

杰斯汀完全没有想到基多会做出这样的评价，不禁反射般的反问了一句：“平安无事？这样也算吗？”

他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反应，主要是因为不管怎么说，“力不能及”这件事都让他感到自己很没出息。

基多直直地仰视着杰斯汀。

“不错，我还活着，你们也都还活着。而且避难所里也几乎没有出现受害者。”

“意思是说，就连避难所里也出现受害者了？”

“是的，并不是完全没有。不过，我们有这么多人都活了下来，一切还可以重新开始。”

“可是，不知什么时候，盖亚还是会再次来袭的啊！”

“也许吧，不过也不一定。从迄今为止的受灾情况来看，下一个成为盖亚猎物的，估计应该是离它最近的加雷尔军。”

“必须去帮助他们才行！”

不知什么时候，拉普和丽蒂也围了上来。

杰斯汀的这句话，使得拉普不耐烦地啐了一声。

“他们那是自作自受，活该！甭管他。”

“别忘了玲也在那里啊！再说，刚才我们与盖亚战斗的时候，玲不是也来帮忙了吗！”

“她原本可是来带菲娜走的，只不过最后在结果上变成了那样而已！”

就好像在说“好啦好啦，别吵了”一样，基多分别向杰斯汀和拉普的屁股各“啪哒啪哒”地打了两下。

“不错，加雷尔军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的确是他们自作自受。不过，仔细想来，他们其实也是受害者，只是被那个名叫巴鲁的家伙欺骗利用了而已。事实上，若单论被石化的人员数目，他们无疑是最多的。而且，还有最重要的一点，虽说在方法和意见上与我们不一致，但他们现在是真的在为了拯救这个世界而努力。”

“我要到加雷尔军营地那里去一趟！菲娜也跟我一起去吧！既然刚才玲是为了说服你并带你走才来的，那么这次就让我们去说服玲和缪林吧！”

对于杰斯汀的提议，菲娜当然不会有任何异议。

杰斯汀将目光再次看向拉普，只见拉普微微耸了耸肩，摊摊手说道：“好啦，我跟你一起去就是了。”

丽蒂虽然一直沉默地微笑着，但看来她也赞成杰斯汀的想法。

“吉鲁巴顿还有许多善后要处理，所以这次我就不能去了。不过，我可以先用飞行沙鲸把你们送过去。”

就这样，杰斯汀他们再一次向加雷尔军营地出发了。

第二十五章 玲

当到达军队营地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

一片黑暗之中，空中战舰似乎已经引弦待发。

轰鸣之声、手电筒的光芒、四处奔走的人们，这一切，在无行之中构成了一种分外紧张的氛围。

从飞行沙鲸上俯瞰下去，营地里那种让人压抑的匆忙一目了然。

就好像盖亚来袭之前的吉鲁巴顿一样，慌乱无序支配了整个加雷尔军营地。

“发生了什么事？”

看着眼下这幅景象，杰斯汀在无意识中开口问了一句，虽然他的这个疑问并没有具体指定询问的对象。

“我也不清楚。”丽蒂接过来回答道。

坐在飞行沙鲸头上的基多回过头来问道：“比起这个问题来，你决定去哪边？空中战舰？还是地上的营地？”

“去空中战舰。”

杰斯汀想都没想便立即作出了回答，因为他凭直觉感到，空中战舰上似乎将有不得了的事情发生。

基多操纵着飞行沙鲸，不一会儿便飞到了空中战舰的甲板上。他将杰斯汀他们放下来后，便再次飞向高空，坐着飞行沙鲸回吉鲁巴顿去了。

杰斯汀急忙钻到船舱里察看虚实，却发现这里与营地一样慌乱无序。

最初他还认为这份慌乱也许是因为战舰起飞带来的，抑或是因为发现了盖亚正在逼近的身影造成的，但看起来似乎并不是那么回事。

只见士兵们在船舱中左右往来、来回穿梭。

杰斯汀决定先逮住一个士兵问问再说。

所谓的“做事不顾前后”，指的就是这个。

在不久之前，他们将军营中作为作战会议室使用的那个高级大帐篷炸了一个大洞，并乘坐不明生物飞逃这件事，估计现在他已经完全忘记了。

好在幸运的是，这位士兵除了震惊之外并没有做出其他举动。

“呜哇！”

“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发生什么事？难道说，你什么都不知道便乘上这艘船来了？你们到底什么时候回来的？哦，对了！你们知不知道玲中尉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发问的一方没想到自己却被对方连续质问起来。

“玲中尉、她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不怎么了，不知为何玲中尉她突然之间劫持了这艘船啊！”

“哎——？”

当然，一群人中最为震惊的非菲娜莫属。

“姐姐她？”

“对啦！你们全员能不能跟我到司令室去一趟？说不定你们能够说服玲

中尉。”

“玲占据了那个地方吗？”

“不是，现在在司令室中的是缪林大佐。玲中尉肯定也在这艘船上，只是，不知道她现在具体身在哪里。”

当众人跟随士兵刚刚跨进司令室大门的那个瞬间，便直面迎来了缪林的破口大骂。

“你们这群混蛋！到底给玲灌输了些什么思想！”

不知所以就突然被骂了个狗血喷头的杰斯汀，自然不会示弱，只听得一阵更加高亢的骂声在司令室中响起。

“你说什么——！玲只不过在吉鲁巴顿待了一小会儿，便很快就回去了，我们跟她甚至基本上就没有说话！倒是你这个家伙，又硬逼着玲去送死了吧！玲说了，你想要她的命！只是因为她们是光翼人、只是因为这个原因，为什么菲娜和玲就一定要去送死！”

“你、你这种小毛孩子懂什么！”

两人争吵正在酣睡的时候，突然……

“哐！”

一个金属撞击的声音猛地在脚边响起。

旁边的士兵们被吓了一大跳，原来是拉普不知从哪里拿来一个金属制的什么东西，用尽全力结结实实地摔到了地上。

所有人的视线全都集中在拉普身上，司令室中一下子静了下来。

“你们这些家伙都给我适可而止！”

尽管缪林说出这句话时的声并不大，但不管谁都看得出来，拉普正在竭力抑制着自己马上就要喷发出来的怒火。

杰斯汀稍微感到有些羞愧。

“拉普是在说，现在可不是争吵的时候。”

拉普虽然并没有这样说，但杰斯汀还是从拉普的愤怒中，感受到了他此刻的心情。

即使没有杰斯汀的解释，估计缪林也应该感到了这一点，只见他背向杰斯汀等人，将目光移向面前那数块显示屏上。

所有屏幕中显示的都是现在战舰内各处的样子。

缪林一边注视着那些屏幕，一边说道：“玲似乎想要独自牺牲，她掌控了这艘战舰的控制系统，正在把它开往盖亚所在的方向。然而只凭一个光翼人的力量，根本无法打倒盖亚。绝对不能让玲就这样白白死掉。”

语毕，缪林猛地转身看向菲娜。

“在这种时刻你会来到这里，一定是精灵的指引！与玲一起打倒盖亚吧！”

在菲娜想要说些什么之前，杰斯汀探身插到了两人之间。

“已经说过很多次了，我们决不会这样做的！”

就在这时……

那些显示屏中的影像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映出了玲的身姿。

“玲！你在哪里！”

可是，玲却好像根本听不到缪林的话。

玲的声音在整个司令室中回响起来。

“本战舰即将到达盖亚的所在之处。在接近盖亚后，将由我玲中尉单独

对盖亚进行攻击。攻击结束之后，本战舰的控制系统即会自动恢复。届时请迅速撤离此地。重复一次。本战舰……”

玲映在每个显示屏中的身影，都在重复着这句话。

这时一位士兵忽然大叫道：“我知道了！玲中尉在战舰的外面！在主炮之上！”

“主炮附近的士兵，即刻将玲中尉拿下并遣返至司令室！”

“通信系统无法运作！所有间隔门都被封锁了！”

玲平静地继续说着：“菲娜，我感到你就在附近，你正在看着我，对吗？……菲娜，在吉鲁巴顿看到你的力量时，我发现了。我发现能够打倒盖亚的，并不是以两个光翼人的死而换来的力量。菲娜，你拥有我所不具备的力量，你的那份力量一定可以拯救世界。那份力量就是——杰斯汀。”

“我？”

杰斯汀压根儿就不认为自己拥有什么特别的力量，也并不认为自己是什么特殊的存在。难道说连自己也变成光翼人了？想来这似乎是根本不可能的。

杰斯汀的疑问之声自然也无法传达到玲那里。

玲的话依然在继续着。

“那份力量现在还非常弱小，还非常朦胧、模糊。它的成长还需要很多时间，这段时间，就由我来帮你们争取。愿你们两人之间，永远有精灵的指引相伴。菲娜，与杰斯汀一起幸福地活下去吧，连我的那份一起……这是我的愿望，也是我的请求。”

听着玲的遗言，菲娜的身体禁不住颤抖起来，杰斯汀轻轻地握住了她的手。

菲娜好像寻求依托一样，紧紧地反握住了杰斯汀的手。

玲继续向下说着：“……缪林大佐，大佐对我那么关心、那么爱护，然而我却辜负了你的期望，实在非常抱歉。但是，我们已经不可以再重复过去的罪孽了。依赖光翼人和精灵石的力量，这样做是不对的。依赖力量，一切即会被力量所毁灭；依赖牺牲，一切即会最终走向牺牲。罪孽不可以再重复下去，然而人们却总会重复起这个罪孽。盖亚即是这个罪孽、人类之罪的表现。”

说到这里，玲带着悲伤的神情微笑起来。

“大佐曾经说过，我的翅膀是人类罪孽的象征。我知道，大佐一直在为人类的罪孽而倍感痛苦。可是，如果这对翅膀多少能够减轻一点这份罪孽的话，我仍然会为我的翅膀、会为我生为光翼人而感到自豪。”

杰斯汀震惊地看着缪林。

这个男人，竟然对玲说这么过分的话。

那明明正是玲的痛苦啊！

不过，缪林却对着显示屏大声这样喊道：“那是因为我希望将生来便是牺牲品的你从痛苦中解放出来啊！没有任何罪孽的你却必须为偿还人类的罪孽而死，我一直、希望将你从这种痛苦中解放出来啊！我一直想告诉你，生为光翼人并不是你的罪孽，你知道吗、玲！”

杰斯汀感到自己的脸颊有些阵阵发热。

他的拳头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紧紧

地握了起来。

“既然如此、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还要以光翼人的牺牲为前提来制定作战计划！”

缪林回过头来，以锐利的眼神瞪着杰斯汀。

点点细小的光芒，闪烁在他那燃烧着愤怒与悲伤的双眸之中。

“对于其他方法的研究，我从来就不曾停止过！即便是现在也在继续着！可是，能够切实埋葬盖亚的方法，迄今为止依然一个都没有找到！就算是在最后的瞬间也好，若能发现其他的方法，我就会毫不犹豫地放弃这个会使玲牺牲的计划！然而，所有的一切却必须以打倒盖亚为最优先！这件事玲自己也非常清楚！”

缪林快步跑向窗口，伸平双手按在玻璃上，尽最大可能地向外望去。

杰斯汀等人也跟着跑了过去。

透过玻璃，远远地可以看到玲那小小的身影，她伸展着双翼，稳稳站在空中战舰巨大的主炮顶端，正视着前方。

她看起来就像是一根伸向黑暗之中的蜡烛，正在燃烧着自己的生命。

不远处的星空之下，浮现着盖亚那异样的轮廓。

那个黑乎乎的轮廓似乎感到了猎物的存在，开始慢慢地移动起来。

突然，杰斯汀的正侧面发生了爆炸。

“可恶！必须赶快去救那个笨女人才行！就算打破玻璃，也一定要到她那里去！”

原来是站在后面的拉普，在说出这句话之前，已经手比嘴快地向窗户放出了火焰魔法。

可是窗户玻璃只是稍微失去了一点光泽，连一道裂纹都没有出现。

在拉普准备放出下一团火焰之前，他一下子被周围的士兵们按倒在了地上。

这自然是因为他刚才的那句话不管是缪林还是在场的士兵们都听不懂的关系。

为了完成刚才拉普想做但却没有成功的事，杰斯汀拔出剑来，摆出了龙阵剑的姿势。

“即使打破窗户也要到玲那里去！”

显示屏中的玲再次开口说道：“缪林大佐……这是我最后想说的话，希望你……不会忘记。”

玲的话、玲的决心使得众人脸色瞬间变得煞白。

她、做好了死的觉悟，她、就站在那里。

那个时刻、到来了。

“玲……”

全身颤抖的缪林，艰难地从口中小声挤出了这个字。

玲继续平静地说着：“我比任何人……都更爱大佐，无论何时……”

此时，盖亚已经逼近到了玲的眼前。

玲大幅展开光之翼，将主炮包裹了起来。

当盖亚蠕动着巨大身躯，即将把立于主炮之上的玲吞噬之时，一个沉闷的声响使得大地也剧烈震荡起来。

玲、一直等待着这个时刻的来临。

与光翼人的力量一起、与玲的生命

一起，主炮发射了出去。

“玲——！”

缪林悲痛欲绝的嘶喊声贯穿了整个空中战舰。

那、绝对不是因为失去了对付盖亚的王牌，而是因为失去了一位对自己至关珍贵的女性才发出来的、一个悲伤男子的叫喊。

然而，盖亚却并没有被击碎。

不过，它整个大幅向后仰去，身体的活动也渐渐缓慢下来，就好像一个发条用尽了的玩具一样停止了动作，一动也不动了。

另一方面，刚才玲所站立的主炮，有一半以上的部分都消失不见了。

当然，玲的身影也已经不在那里了。

是被盖亚吞噬掉了吗?

还是因为光翼人的力量而完全消失了呢?

刚才还映有玲身影的显示屏，现在也只剩下了满屏的雪花点。

片刻之后，那些显示屏渐渐恢复了过来，映出了战舰各处的景象。

这时一个士兵兴奋地跑进来报告道：“战舰的控制系统正在逐渐恢复中！”

在察觉到气氛有些不对之后，士兵用谨慎的语气小声向缪林询问道：“请问……您怎么了？”

此刻的缪林，正在因玲的突然离去而泪流满面。

缪林为了不让士兵们看到自己的眼泪，望着窗外以平静的语气发出了命令：“返回营地，重新拟定作战计划。”

杰斯汀也是在偶然之间才知道缪林正在流泪的，因为他所站立的地方，正好可以通过窗户玻璃看到缪林的倒影。

杰斯汀知道，那些眼泪，是缪林为玲而流的。

为什么他能够如此的冷酷无情呢?

在看到缪林为玲而流下眼泪的时候，杰斯汀甚至从他身上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亲近感。

可是，还没过多长时间，缪林的眼泪便已经干透了。

在空中战舰向着营地出发之后，缪林便立刻将杰斯汀等人集中到战舰上的一间屋子里，说出了下面这句话。

“即便是为了尊重玲的遗志，我也在这里再次要求菲娜加入军队。”

这种做法简直就像是在拿玲的死作诱饵、利用菲娜的悲伤一样的做法。

菲娜默默地什么都没有说。

她并不是不说，而是什么也说不出来。

惟一的亲人刚刚在自己的眼前以那样的方式死去了，此刻的她还能说什么呢?

所以，杰斯汀代为向缪林怒喝道：“你就不能让菲娜先安静一会儿！”

“没关系的，杰斯汀……真的……”

菲娜的话令杰斯汀沉默了下来，但他仍然狠狠地瞪着缪林。

缪林没有放过这个时机。

“这段仅有的时间，也是玲以她的生命为我们创造出来的，是一段极其宝

贵的时间。因此，即便是一秒钟也绝对不可以浪费。若不能有效地利用这段时间，便会使玲的死失去它的意义。我们需要马上就展开以歼灭盖亚为最终目的的第二计划。菲娜的协力合作是这项计划的前提，总体来说，这将是一项比起以牺牲两位光翼人为最后手段的第一计划更加危险的、成功率也非常低的计划。但是，它却是现在可以付诸实施的计划中，惟一具有成功可能性的一项计划。”

缪林直视着菲娜，用眼神来催促她尽快做出回答。

杰斯汀再次挺身站了出来。

“你又想让菲娜去送死，是不是！”

“我应该说过这比第一计划还要危险。”

“你怎么能让菲娜去做那种危险的事！”

“除此之外你难道还有别的方法么！”

杰斯汀沉默了下来。

因为他根本想不到什么其他的方法。

菲娜低着头轻声说道：“请……给我一点时间。我想一个人好好考虑一下，拜托了，杰斯汀……还有大家……”

“没有问题，你就使用这间屋子吧。在到达营地之前，你可以慢慢地考虑。好了，我们其他人暂时先出去吧。”

趁着杰斯汀还不知该作何表态之前，缪林催促着将他和众人赶出了屋子。

在走出大门的那一刻回头望去时，杰斯汀看到，菲娜的双肩似乎比平时小了许多，脆弱得好像只要轻轻一碰就会碎裂开来一样。

那时，杰斯汀好想跑过去将她紧紧地抱在怀里，好想对她说“没问题，有我在呢”来让她安下心来。

可是，如何才能“没问题”？杰斯汀却没有任何具体的计划。

而且就在刚才，说出“让菲娜先安静一会儿”的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

所以，他就那样走出了屋子。

如果那个时候，杰斯汀按照自己所想的去行动的话，也许便不会造成后来的结果了。

况且那时的菲娜，也正渴求着杰斯汀所想的那些事情。

根本不需要什么具体的计划。

以前从军事基地逃走的时候、翻越世界尽头的时候、前往未知世界旅行的时候，不是也在没有什么像样计划的情况下一路走过来了吗?

所以这一次，如果杰斯汀也能挺起胸膛大声对菲娜说“没问题”就好了。

刚刚抵达营地不久，空中战舰便已经开始准备着再次出发了。

由于先前的紧急起飞是玲的独断独行，所以有许多士兵和物资被留在了营地中，战舰上也有许多整备不良的地方。

杰斯汀等人最先被从战舰上“请”了下来，然后被带到了一个帐篷中。

只要在这里等一会儿菲娜便会过来，或者在那之前也许会先跟缪林再次商谈——当杰斯汀正在这样考虑着的时候，一个士兵拿着通讯器走了进来。

“这是菲娜少尉那边来的通信。”

大吃一惊的杰斯汀一把将通讯器拿

了过来。

“菲娜！你现在在哪里？为什么不到这边来！你是不是被缪林那个家伙软禁起来了？”

“杰斯汀，你冷静一点听我说。我这次、决定以自己的意志来帮助缪林先生。”

“你说什么！”

这时，杰斯汀突然想起来刚才那个士兵的确是称呼菲娜为“菲娜少尉”。

“你为什么要这么乱来啊！为什么在那之前，都不跟我商量一声！”

“因为我知道，杰斯汀你肯定会反对的，你肯定会说我太乱来。啊哈哈……想来也真可笑呢，一直口口声声说活着回去最重要的我，现在竟然自己舍弃了自己的生命，我竟然……也会做这种事情呢……杰斯汀，在我被巴鲁抓起来的时候，你为了救我，冒着危险来到了这艘战舰上；你为了救我，甚至不惜舍弃了精灵石。我真的、非常高兴。可是，巴鲁却因此而集齐了所有的精灵石，盖亚也因此而觉醒，姐姐也因此而死掉了。所以这次，由我来帮助杰斯汀。所以，杰斯汀，你千万不要跟过来。因为这一次，是我自己决定要去的。”

“菲娜！既然如此，我跟你一起去不是更好吗！”

“……就缪林先生的话来说，计划即便是成功了，这艘战舰也无法再回来了。我……希望杰斯汀能够一直好好地活下去啊。”

这时，一阵对现在的杰斯汀来说已经耳熟能详的轰鸣声响彻一方。

是空中战舰起飞的声音。

外面传来了士兵们的骚乱声。

飞出帐篷的杰斯汀等人，看到许多士兵们在营地中左右穿梭、乱成一团。

“发生什么事了！”

拉普逮住身边的一个士兵，大声质问道，可是语言却不相通。

与此同时，空中战舰已经飞过了众人的头顶上空。

菲娜为了让杰斯汀和同伴们能够活下去，而将他们留在了营地里。

特意派人将杰斯汀等人带到帐篷里，并通过通讯器传话，这一切都是在为空中战舰的起飞争取时间。

另一方面，缪林为了防止不必要的牺牲，也将士兵们全员遗弃了。

即使明知道已经于事无补，杰斯汀依然踉踉跄跄地追逐着渐渐升入高空的空中战舰。

追逐着、追逐着，直到空中战舰完全消失在了天空之中，直到双腿再也没有一点力气，杰斯汀一下子跌倒在地上，呜哇呜哇地大声痛哭起来。

也许自己活下去是菲娜的希望，但杰斯汀更期望的，却是能够与菲娜一起死去。

……一向即便毫无根据也自信满满、一向与“于事无补”这种前提和“一起死”这种消极思想无缘的杰斯汀，这一次是真的被打败了。

伏在地上痛哭的他，感觉到好像有人站在身旁之后，慢慢抬起了脸来。

站在那里的是一脸严峻表情的拉普和丽蒂。

杰斯汀盘腿坐起来，并没有伸手去擦自己的眼泪，只是颓然无力地垂着肩膀，小声啜泣道：“菲娜她、走



了……”

拉普紧接着质问道：“那么，你接下来要怎么做？”

“还能怎么做？虽然想去追她可是却没有飞行沙鲸，而且菲娜也说了不让我去……”

“切！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一个这么没出息的男人了！”

“没办法，连我自己都觉得我很没出息呢。真的很没出息啊，甚至还非常可笑，只会口无遮拦地吹大牛，结果却什么都办不到……好无能啊。”

杰斯汀的这番话使得拉普不禁攥紧了拳头，但却在挥向他的过程中一下子软了下来。

拉普背向杰斯汀，在留下一句“再见了，我懒得理你这种窝囊废”后便头也不回地向前走去。

接着丽蒂也……

“再见，我不想再次看到你的这个样子。”

看着两人的背影，杰斯汀既无法出声叫住他们，也使不出任何力气去追他们。

他只是一个人坐在原地，以只有自己才能听见的声音自语道：“果然是这样啊，我、只会耍嘴皮子，可实际上却什么都做不成。现在不光是菲娜，连拉普和丽蒂也都讨厌我了呢……”

自那之后已经过了多长时间了呢？杰斯汀自己也不知道。

他只是模模糊糊地记得，在冷冷的雨水中，绝望的自己似乎完全迷路了。

梦与现实混杂在一起，杰斯汀在不

知不觉之间来到了雨月之山上。

当然，大海对面的雨月之山并不是走路便可以到达的地方，因此，这绝对是一个梦。

在梦里的这座雨月之山中，毒之雨淅淅沥沥地下着，杰斯汀终于体力不支倒在了地上。

雨水不停地冲刷着他的身体。

慢慢的，落雨的哗哗声以及它的冰冷都变得感觉不到了。

我、一定会死在这里了。对不起，菲娜。虽然你拼上性命想要让我活下去……可是，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了。

这时，雨中出现了加顿的身影。

加顿什么也没说，背起杰斯汀来就向前走去。

他的后背是那样的宽大、温暖，让人心情舒畅。

即便是这么没有出息的我，加顿也会帮助我吗？为什么呢？如果爸爸还活着的话，应该就是这种感觉吧……

话虽如此，但照片中的杰斯汀的父亲，其实身材非常细长。如果不是在杰斯汀很小的时候，他应该不会感觉到父亲的后背很宽阔吧。不，这种感觉也许是小时候被父亲背在身上的经历，从记忆的深处渐渐复苏造成的。

如果妈妈看到我这副模样，她会说些什么呢？

一定上来就是托盘三连击吧……

然而这时浮现在杰斯汀脑海里的，却是在迄今为止的生涯中，自己因长麻疹而惟一一次卧床不起的那天，站在床边的妈妈所显露出来的有一点担心、但又非常温柔的脸庞。

为了遵守与妈妈的约定，看来我还是得活着回去才行啊……

对了，我与菲娜之间，还有“绝对不会再让菲娜悲伤”这个约定呢。

而且要继续与菲娜一起冒险，这也是与丝约定好了的。

对不起，丝。与你的约定，我好像没法遵守了。

还有菲娜，我虽然想遵守与你之间的约定，但如果你不在了，我还要怎么遵守呢？

这时，杰斯汀发现自己原来是躺在一张温暖的床上。

耳边传来火噼噼啪啪燃烧的声音。

可以闻到炖肉的香味。

难道回到自己家里了吗？

妈妈又像平时一样在烹制美味的炖肉吗？

“你醒了么？你的脸色现在还是很难看哦。来这边吃点炖肉吧，填饱肚子就能慢慢恢复啦。”

米露妲的声音使得杰斯汀“唰”地一下坐了起来。

达琳的牛脸猛然出现在距离他的双目只有咫尺之遥的地方。

“呜哇——！”

在看到达琳那张牛脸的瞬间，他便从所有的梦境中骤然清醒过来了。

雨月之山、还有加顿的事也……

只不过，在雨水之中被什么人背在后背上这件事，好像并不是做梦。

达琳将他的牛脸靠得更近了。

“不要紧吧？是不是做什么恶梦了？”

“啊，我、我没事。请问，我这是……”

“嗯，你倒在了地上。米露妲发现了于是就把你扛过来了。”

这么说来，在梦中梦到的加顿其实应该是米露妲了？

“嘿嘿嘿……”

“那么，杰斯汀君，你为什么会一个人倒在那种地方?”

杰斯汀将自己离开莱努村之后遇到的事情，向达琳以及米露妲讲了大体一遍。

虽然在吉鲁巴顿的地下拿到了前往阿伦特的钥匙，但菲娜却被抓走了的事。

菲娜原来是光翼人的事。

救回菲娜之后，一起前往阿伦特的事。

与丽蒂相遇，并带她走出阿伦特的事。

盖亚终于觉醒的事。

吉鲁巴顿遭到盖亚袭击的事。

为了打倒盖亚，必须牺牲掉双子光翼人的事。

菲娜的双胞胎姐姐、同样身为光翼人的玲，一个人先行死去的事。

菲娜做出必死的觉悟，与缪林一起离去的事。

拉普和丽蒂因为讨厌没有出息的自己，于是离自己而去的事。

杰斯汀在讲述这些事的时候，可能由于心情还不稳定的缘故吧，话说得不但断断续续，还隔三跳四的，发生的时间顺序都弄颠倒了。

可是即便如此，达琳还是不断附和着全部接受了下来。

在讲述的途中，杰斯汀再次痛哭起来。

而且是泪如泉涌，想止都止不住。

在他好不容易讲完之后，米露妲将他轻轻地抱在了怀里。

也许……照莱努的标准来说，应该是“轻轻地”……

“虽然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杰斯汀这才想起来自己刚才竟没有使用通用语言），但看来你们受了不少苦呢。已经不要紧了，精灵会指引我们的。”

淹没在米露妲大大胸部中的杰斯汀，此刻又想起了自己的母亲。

虽说比起被拥抱来，被托盘痛击的时候更多一些，虽说妈妈的胸部并没有米露妲的那样丰满……

此刻杰斯汀终于醒悟到，那个时候菲娜虽然嘴上说想一个人静一静，但她实际上真正希望的，会不会正是这样的拥抱呢?

因为菲娜比谁都更害怕独自一个人……

想到这里，杰斯汀禁不住又哭了起来。

那时自己为什么没有那么做呢——袭上心头的莫大后悔使得他更加伤心地放声痛哭。

后来在达琳和米露妲的安慰下，杰斯汀勉强吃了一点炖肉，然后在他们两人的中间睡下了。

第二天一早，两人对杰斯汀说要将他送到吉鲁巴顿去。

经过一晚的休息，比起昨天来已经安定了许多的杰斯汀，在听到这句话后又变得不安起来。

“我想在这里再多待一会儿……不行吗?”

当然，这一次他顾及到米露妲，因此是用通用语言说的。

“吉鲁巴顿里呢，有希望见到杰斯汀的人在哦。不过对方由于一些原因无法来这里，所以只好我们去找他了。”

“想见我？……是基多、对吧！”

杰斯汀的表情“啪”地一下变得明朗起来。

还有人需要自己——这件事令他的内心雀跃不已。

“的确是呢，不管怎么说基多也是吉鲁巴顿的长老呢，他现在不能离开吉鲁巴顿也是理所当然的。虽然我现在还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为了什么要生存下来，但如果基多还需要我的话，不管是吉鲁巴顿的复兴也好、去行商也好，无论什么事我都愿意帮助他。”

达琳毫无顾忌地将自己的牛脸靠向杰斯汀。

“不错，若是莫基族的长老基多阁下，估计他肯定会说‘无论是人或物，其存在即有其存在的作用，世间不存在没有任何作用的事物’之类的话吧。”

语毕，达琳背起背架子，让米露妲和杰斯汀坐在里面，然后一口气从莱努狂奔到了吉鲁巴顿。

米露妲曾经说过，平时只是从事“脑力劳动”、就连歪倒的杯子也不会将它竖起来的莱努男子，在紧要关头也能够发挥出惊人的行动力。

然而杰斯汀却没有注意到，现在正是莱努男子发挥其惊人力量的“紧要关头”。

第二十六章 精灵之剑

吉鲁巴顿之中充满了生机。

不久之前的凄凉氛围已经一扫而空。

大家将瓦砾整理在一起，在地面上搭起了一列又一列间隔狭窄的帐篷。

广场之中放着好几口大锅，锅下面的火烧得正旺，而锅里面的汤则散发着诱人的香味。

要说比起以前来最大的不同，当属不同种族之间的那种陌生冷淡已经消失无踪这点了。

通过大家的劳动，镇子的废墟渐渐得到了清理，新的建筑物也正处于如火如荼的建设中。

不管是什么样的病人还是伤员，莫基族的人也都给他们安排了力所能及范围内的工作，鼓励他们，承认他们工作的成果，即使做得不好也会给与其相应的酬劳，并为了让他们做得更好而不耐其烦地提供帮助。

并不只是杰斯汀，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放眼可见的成果以及酬劳、无论何时都感到自己仍然是被需要之存在的认识，这就是人们克服困境、生活下去的动力之源。

基多领导的莫基族人非常清楚这一点。

也许，这正是掌管智慧的吉鲁巴顿

为了生存下去而持有的最高智慧。

杰斯汀一看到基多的身影，便迫不及待地从达琳后背上跳下来，向着他飞快地跑了过去。

“基多！吉鲁巴顿的复兴、我也要来帮忙！”

杰斯汀本以为基多会因为两人的重逢以及自己的请求而感到高兴，可是基多却只是像平常一样一边淡淡地微笑一边仰视着他，并说出了这句有些绝情的话：“我们好像没有理由让你也来帮忙呢。”

杰斯汀刚刚高涨起来的内心，因为基多的这句话而瞬间蔫了下来。

他全身刚刚复苏的力量，也因此而化成了泡沫飞散而去。

此刻的杰斯汀，消沉得甚至在别人眼里看起来都有些可怜。

“是吗，是这样吗……的确是呢，像我这种没有出息的家伙，基多根本不会需要呢。像我这种、什么用也没有的、窝囊废……”

说着说着，杰斯汀沉沉地低下了头。基多走到他的身边，从正下方直直地盯着他的脸。

“原来如此，确实如拉普所说。”

“拉普？他来过这里吗？”

“来了啊，丽蒂也一起。”

“我……他们两人，已经讨厌我了，说不想再……看到我的脸。基多……你、也是吗？你也会、讨厌我吗？”

杰斯汀浑身无力地“嗨嗨嗨”傻笑起来。

面对这样的杰斯汀，基多干脆利落地将他一把推了出去。

“没错。看着你的这种表情，我想不讨厌都不行啊。”

语毕，基多猛地抓起杰斯汀的衣领，顺势将他的脸拉到了自己的眼前。

“你的眼眸中曾经溢满的精灵之光，现在已经消失殆尽了。”

即使被基多这样说，杰斯汀也没有任何反驳之声，只是将脸轻轻歪向了一边。

基多放开了抓着杰斯汀衣领的手。

“以前你们……你和菲娜不是说过吗？冒险家是风，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冒险家的前进。然而现在，那股风却失去了自信，自己放弃了继续吹拂。天空、大地，还有大海，明明仍然都还活生生的、明明都还需要风的吹拂。而且精灵之光以及精灵的指引，也根本不会消失不见抑或是被遮挡起来，尽管有时人们会因迷失方向而看丢了它们。”

即便基多说到这个地步，杰斯汀也依然没有回忆起身为风时的那种心情。

他只是用自己那双充满悲伤的眼睛面无表情地呆呆看着基多。

基多微微耸了耸肩。

接着他“嘭”地向后跳了一步，继而转身催促杰斯汀道：“算了，跟我来。这边有人想见你。”

说完，基多头也不回地快步向前走去。

有些不知所以的杰斯汀只好跟在后面追了上去。

而米露妲和达琳则跟在了杰斯汀的后面。

在周围劳动的人们也停下手中的工作跟在了一行人的后面。

也许他们比杰斯汀更早地感到了大地的气息——风的再次到来。

在这个世界中，它被称为精灵的指引。

首先映入杰斯汀眼帘的，是加顿身穿那件特征明显的巨大铠甲的背影。

加顿也在吉鲁巴顿里?

此刻，杰斯汀感到仿佛就像看到了昨天那场梦的续集一样。

由于这实在太过令人难以置信，最初他还从内心深处否定这件事——一定是看错了。

可是目不转睛盯着那件盔甲看的杰斯汀，很快便不再否定这个事实了。

因为加顿转过了身来，面露微笑地看着他，并向他投去了认可的目光。

没有错，的确是戴托的骑士、加顿。

加顿正用认可的目光看着我，而且还在对我微笑。

他是因为与我的重逢而由衷地感到了高兴。

当想到这一点的瞬间，杰斯汀一下子重新活了过来。

因为得到了加顿的认可，他就如文字所描述的一样获得了重生。

可是……杰斯汀的心里同时又掠过了一丝不安。

当加顿看到今天这个已变得毫无出息的自己时，他还会接受我吗?

加顿所认可的，是在雨月之塔展示出勇气的那个勇者杰斯汀。现在的自己，是不是已经完全不够资格了呢?

可是另一方面，加顿那有力的微笑，却只会无条件地接受杰斯汀一样。杰斯汀自己也有这样的感觉。

即便如此……

然而，在下一秒钟，杰斯汀的不安便被接踵而来的震惊给取代了。

“杰斯汀——！”

“噗噗——！”

与声音一起，一个孩子从后面飞扑过来抱住了杰斯汀的腰。

这个声音、怎么可能?——脑里顿然闪出这个思想的杰斯汀迫不及待地回过了头去。

加顿会出现在这里，倒是还能够理解。

就算是大海对面的大陆，但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住在墙壁这一边的人。

然而……

“丝！”

丝满面笑容调皮地说道：“杰斯汀！我来啦！”

“噗！噗！”

“来啦……？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一个人吗?”

“就像回去的时候一样啊！‘唰’的一下。只是，我来这里时所使用的那个装置，好像又坏啦。”

说完，丝突然摆出一副认真的表情逼近杰斯汀。

“听说你把菲娜弄丢了？这怎么行呢！你不是跟我约定好了吗？无论何时都要两个人一起冒险。如果菲娜不在了，杰斯汀不就什么都干不成了吗！所以，杰斯汀必须跟菲娜在一起才行啊！那时也是因为有菲娜在你身边，我才能安心地回家啊。真是的，如果没有我或者菲娜在，你还真是什么都做不成呢！看，现在你就非——常不知所措，对不对？不过已经不要紧了，因为我又来到你身边啦！”

“噗噗噗、噗噗！”

那明明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但被丝这么一说，杰斯汀却感到只要丝在这

里，自己就一定能够干成一些什么事似的，这实在是有些不可思议。

而且，他坚信，丝绝对不会离弃自己，绝对！

这其中并没有什么理由。

就算丝说话再怎样尖酸刻薄，对她来说自己不过是个超级呆子，既不是英雄也不是什么勇者，当然也不会是现在这个失去自信窝窝囊囊的家伙。

只是与丝站在一起，当初冒冒失失潜入萨尔特遗迹、进行有生以来首次冒险时的那种喜不自禁的心情，便会自动地从心底往外涌。

“我也来啦！”

“莱姆！”

“我啊，由于非常想亲眼看看你们所住的地方到底是什么样子，于是便一个人到了新帕姆，然后又穿越大海到了帕姆哦！这一路上经历了许多许多事，像被填进木桶里扔下大海啦、被坏家伙抓住当猴儿耍啦，总之有很多很多就是了！而且，还机缘巧合地被杰斯汀的妈妈救了一命呢！果然就跟你说的一样，杰斯汀妈妈做的饭，实在太美味啦！”

看来在跟杰斯汀他们分别之后，莱姆以自己的方式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冒险呢。

这时，拉普和丽蒂也来了。

拉普猛地用胳膊环住杰斯汀的脖子，然后攥起拳头在上面“咚咚咚”地狠狠敲了几下。

“太——慢啦！瞎忙活什么去了！”

“哇——！痛痛痛！你突然之间干什么啊！”

“看来好像稍微恢复一点精神了呢。”

刚从拉普的胳膊中挣脱出来的杰斯汀，忽然发现加顿正站在自己的眼前。

加顿将自己的双手分别放在杰斯汀的双肩上，单膝着地半蹲下来，两人的视线重合在一起。在一段时间之内，加顿就那样静静地注视着杰斯汀的双眼。

“你的事我都听说了，真是一场艰辛的经历呢。”

杰斯汀坦率地轻轻点了点头。

“还记得在雨月之塔中发生的事吗？那时，菲娜曾指责过我们两个人，说我们自认为很了不起的自我牺牲，其实只不过是本人的自我满足。当我在那次事件中活下来之后，我终于能够渐渐理解那句话的含义了。男人，真的是很愚蠢啊。”

杰斯汀再一次点了点头。

“菲娜她、非常了解被遗留下来那一方的悲伤。正因为她是一向否定自我牺牲的菲娜，我们才更加无论如何都要将她拯救出来。对教会我一个重要道理的菲娜，这也许是能够报答她的惟一谢礼。”

“但是，我现在还一点儿都不知道究竟该怎么办才好。即使带着菲娜逃走了，世界也会走向终结。那样的话，到底还是无法拯救菲娜。而且，如果想打倒盖亚，光翼人的牺牲好像是必需的……”

加顿向按在杰斯汀肩膀上的双手中，稍稍注入了一点力量。

透过衣服，杰斯汀可以真切地感觉到那两只手掌的温暖。

“杰斯汀，我可是一直都没有把你忘记啊。”

“哎？”

加顿的这句话，听得杰斯汀心里美滋滋的。

但是，这句话与刚才所谈论的事之

间，有着什么联系吗？

加顿以温柔的声音继续说着：“我们不是朋友吗？所以，当你有困难的时候，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我都会去帮助你。而且，相信站在这里的各位，也都跟我有着同样的想法。不管什么时候，你都可以向我们这些朋友寻求帮助。一个人无法做到的事情，有了朋友的帮助则一定能够成功。尤其像这种重要的时刻，难道还需要客气吗？”

“咚！”

拉普忽然再次狠狠地敲了一下杰斯汀的脑袋。

“可是这个家伙，对那个道理好像一点儿都不懂啊！老是对别人的事瞎操心，恨不得什么事都要去掺一脚似的。但一遇到自己的事，他便满脑子只想着全都自己扛下来！至少稍微依赖别人一点如何？”

被拉普这么一说，想来也的确如此。

直到刚才为止，他都还在为自己不被别人需要而消沉得要命。自己需要别人这种事情，他似乎迄今为止连考虑都没有考虑过。

帮助别人才是男人的所作所为，向别人寻求帮助则不像个男人——不得不说杰斯汀一直持有这种顽固的思想。

这简直就像是在取笑那些向别人求助的人不像男人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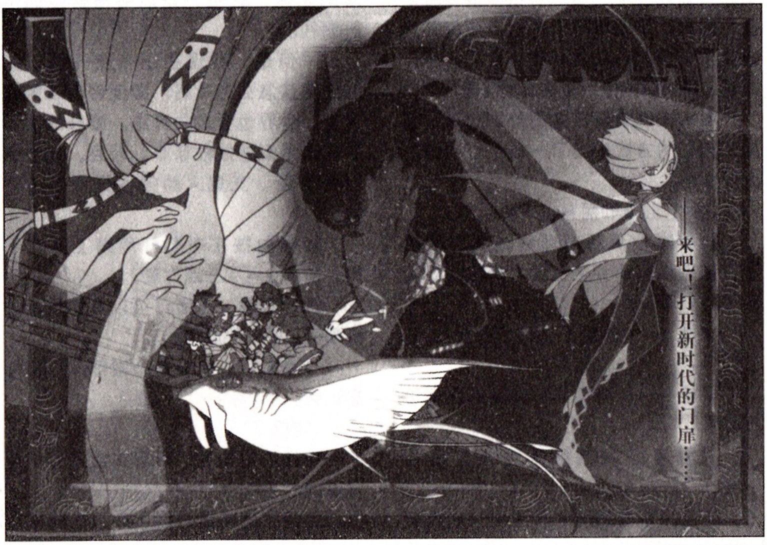
这种想法，压根儿就是错误的。

明白了这一点的杰斯汀，突然感到羞愧无比。然而旁边却并没有能够让他钻进去的洞穴，无奈他只好自嘲似的笑了起来。

“嘿……嘿……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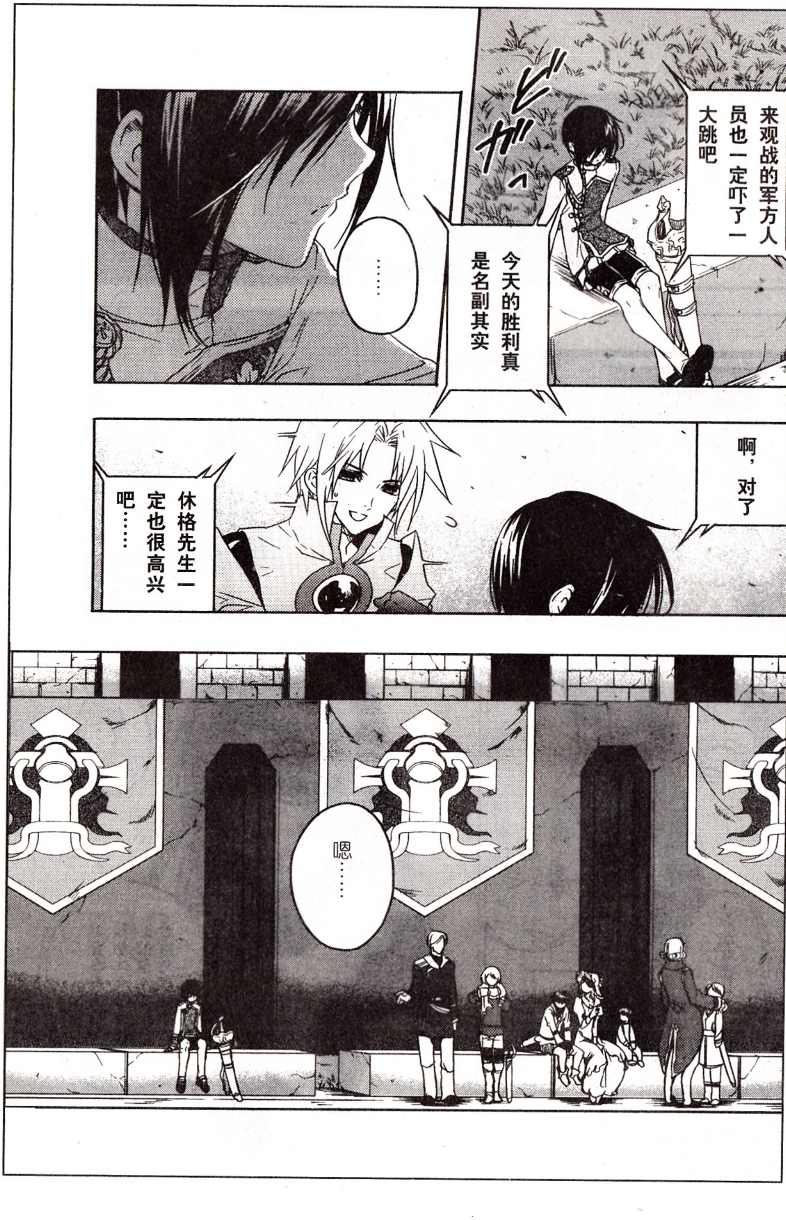
未完待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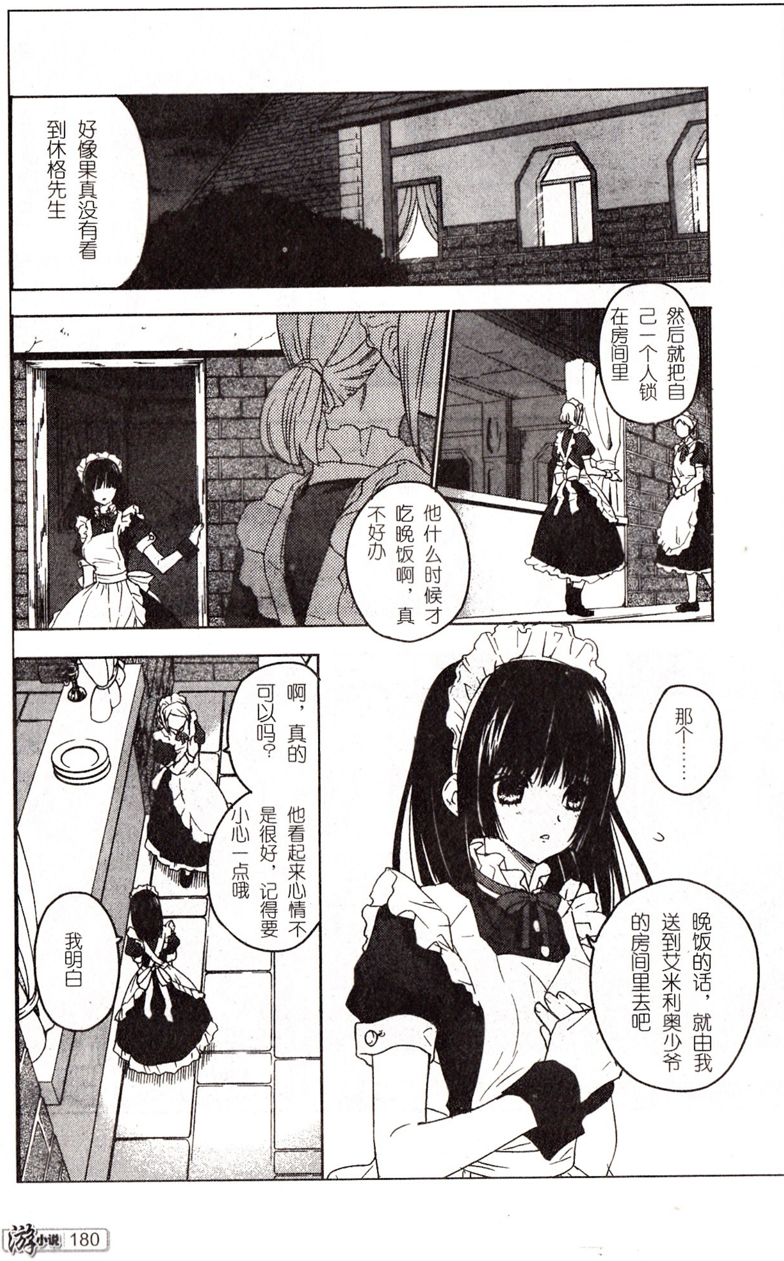
To Be Continued




哈啊
啊啊！
Tales of Destiny
转瞬即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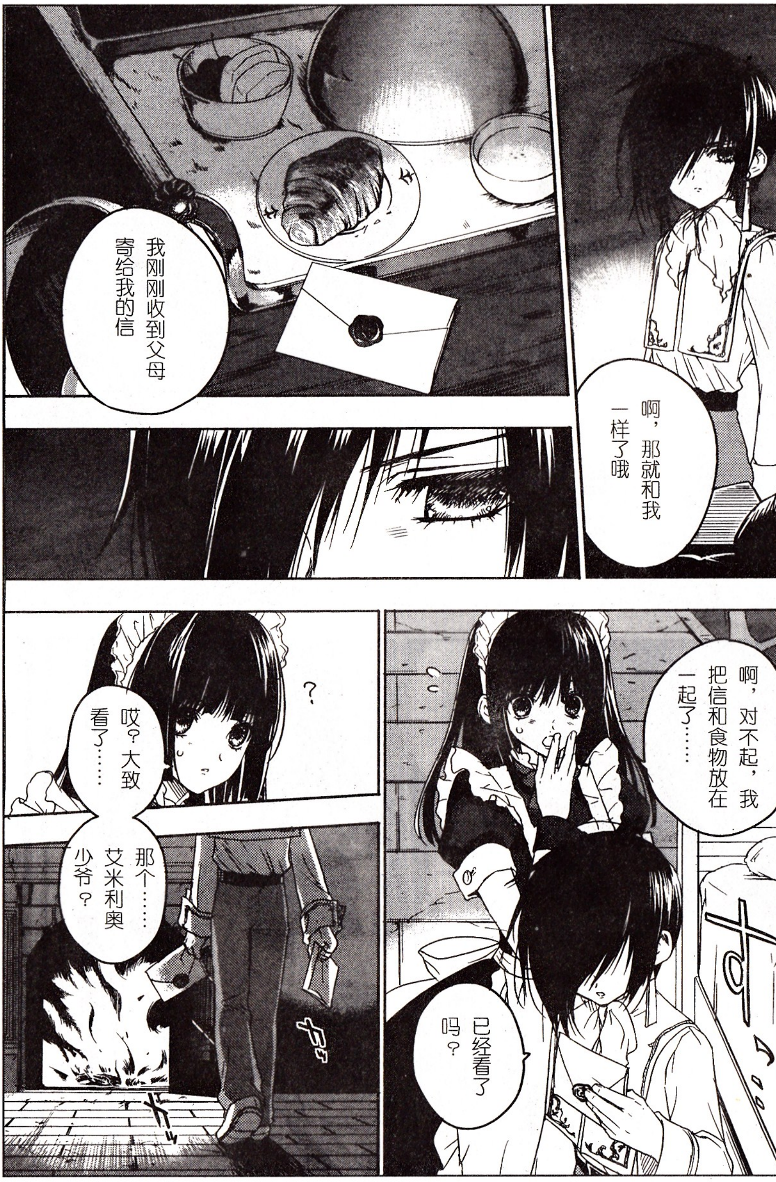

塞伊喀鲁特城 活动广场
王家主办·少年剑术大会
到此为止！
第八回
Tales of Destiny
转瞬即逝
春日部晶
译：清雨
武器已经损坏，无法继续战斗！
根据这场战斗的结果，判定吉鲁库利斯特家长子艾米利奥·吉鲁库利斯特为本次大会的优胜者！
辛苦了，少爷！
早知道差距这么悬殊的话，就算不用左手都能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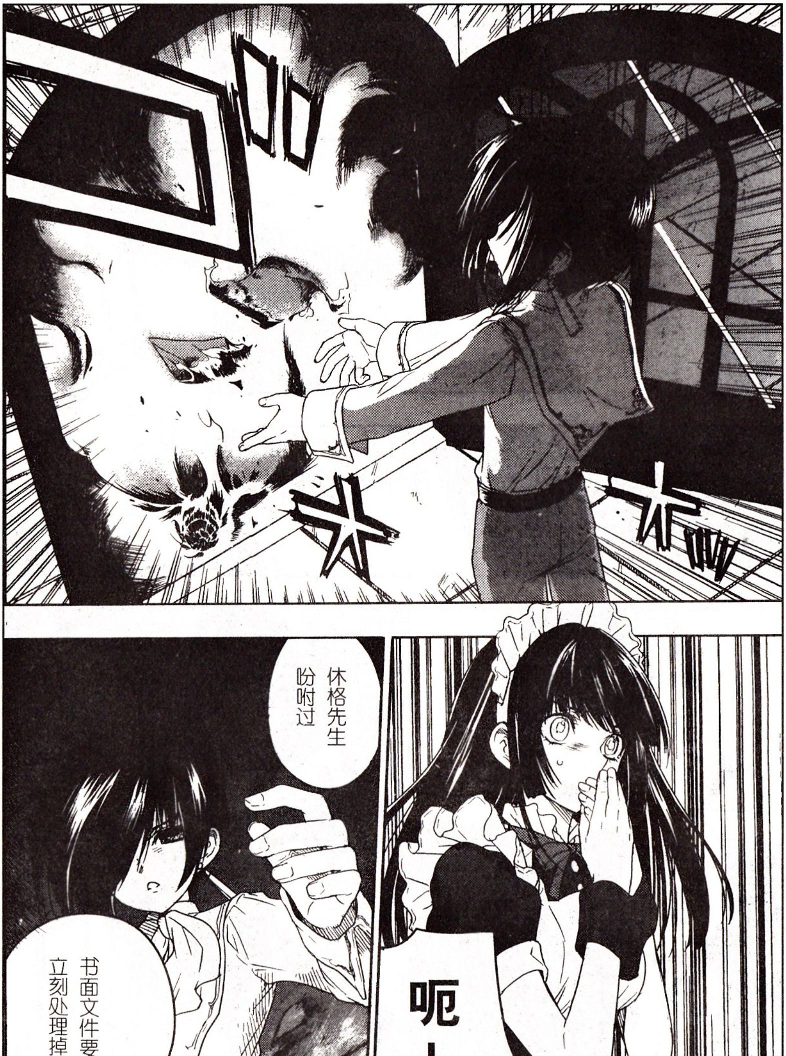

来观战的军方人员也一定吓了一大跳吧
今天的胜利真是名副其实
……
啊，对了
休格先生一定也很高兴吧……
嗯……


好像果真没有看到休格先生
然后就把自己一个人锁在房间里
他什么时候才吃晚饭啊，真不好办
那个……
晚饭的话，就由我送到艾米利奥少爷的房间里去吧
啊，真的可以吗？
他看起来心情不是很好，记得要小心一点哦
我明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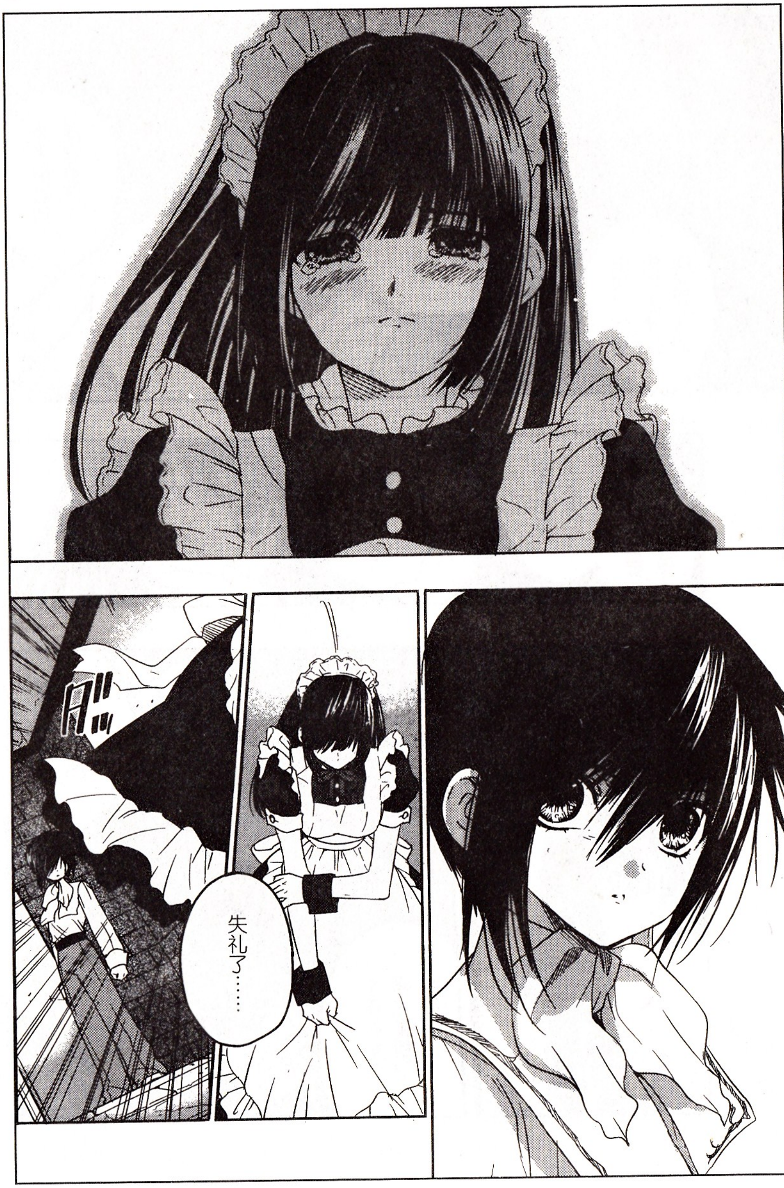

啊，还有
这个
你父母寄来的信
因为检查信件是这里的规定，所以信已经拆了，不好意思
两个人身体都很好
我也得尽快把昨天的信写完
我把晚饭拿来了
进来吧


ガチャ
打扰了
放在桌子上
比想像的镇定不少
请你趁热吃吧
是信吗？
カサッ
嗯
休格先生派人送来的传令文件，一直都是这样


我刚刚收到父母寄给我的信
啊，那就和我一样了哦
啊，对不起，我把信和食物放在一起了……
已经看了吗？
哎？大致看了……
那个……艾米利奥少爷？


呃！
休格先生吩咐过
书面文件要立刻处理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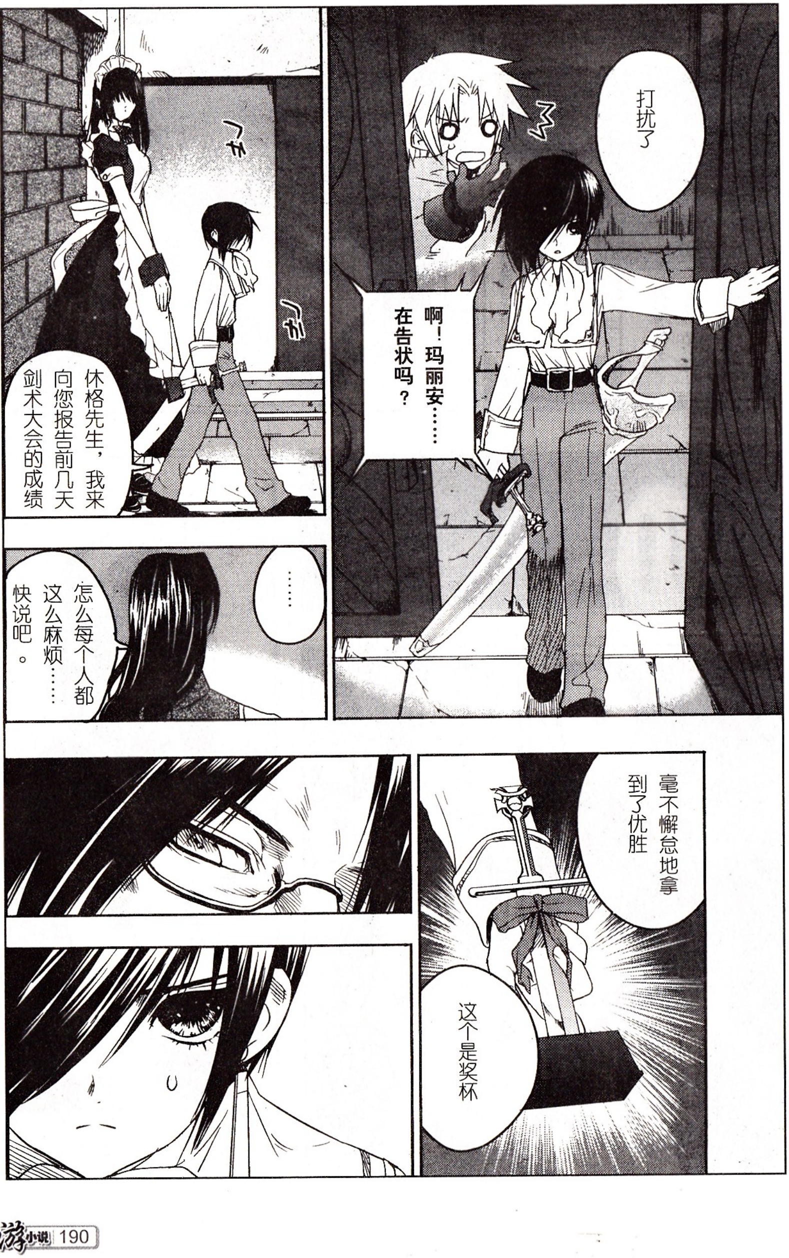

为了彻底地保守秘密
以及避免滋生那些不必要的感伤
没错，休格先生就是这样教导我的
啊……
你既然来了这里
就也要这样做
将多余的东西全都扔掉
全部都照休格先生所说的那样


失礼了……


バタン
你把对休格先生的不满
全都发泄在玛丽安的身上了吧
对有着像她那种境遇的人来说，至亲的消息就像宝贝一样
居然做出那种事……实在太过分了，少爷
所以呢？


数日后
听说休格先生今晚要回来？
公司增加投资的请求好像终于通过了
这次又会在家里待多久呢
快给玛丽安道歉啊，少爷
晚上你会向休格先生报告前几天的胜利消息吧
要是和新仆人闹矛盾之类的事被休格先生知道的话，他又会降低对你的评价


我遵守了休格先生的教导
就算提到这件事我也绝对不会挨骂
真是的……少爷……
还是……
必须得说出来
我刚到家你就来了
前几天不是已经见过面了么
我想再次感谢您所以来打个招呼
コン コン
另外，
关于艾米利奥少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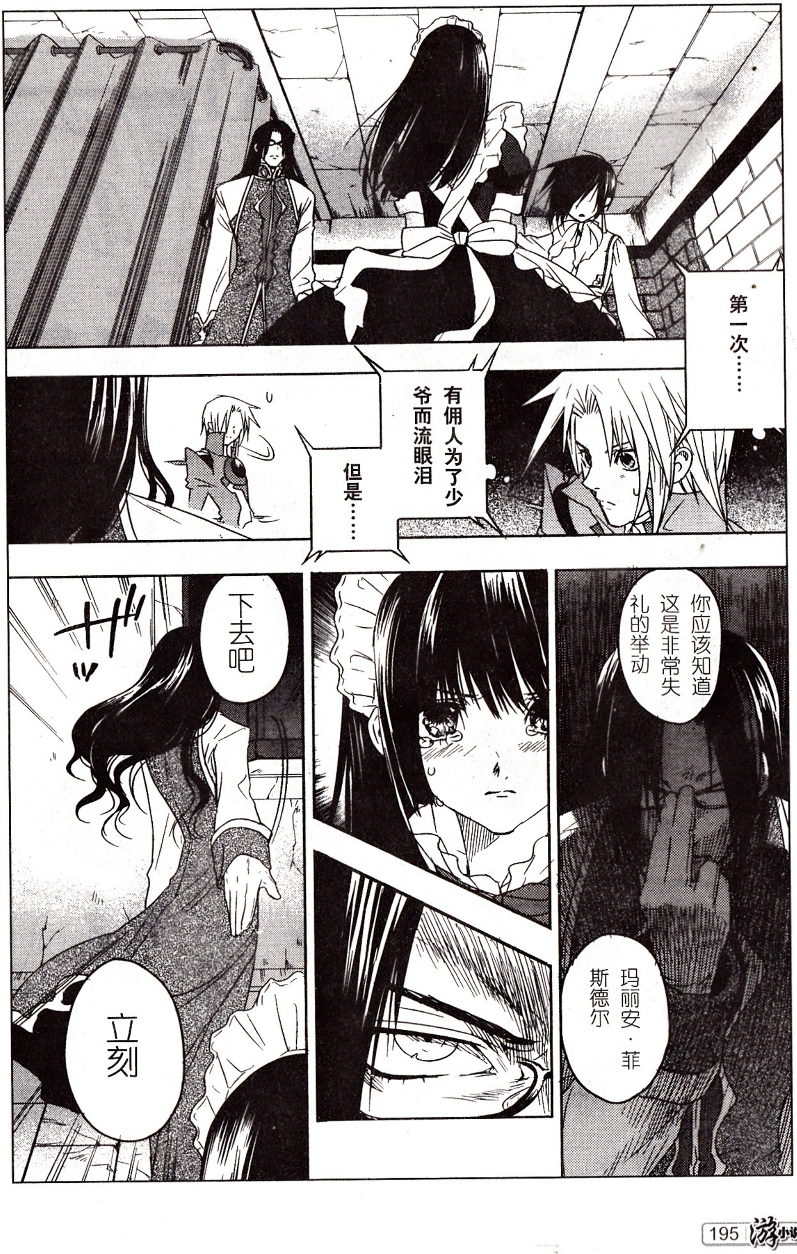

打扰了
啊！玛丽安……在告状吗？
休格先生，我来向您报告前几天剑术大会的成绩
……
怎么每个人都这么麻烦……快说吧。
毫不懈怠地拿到了优胜
这个是奖杯


下次也要获胜才行
那种东西赶紧给我扔了
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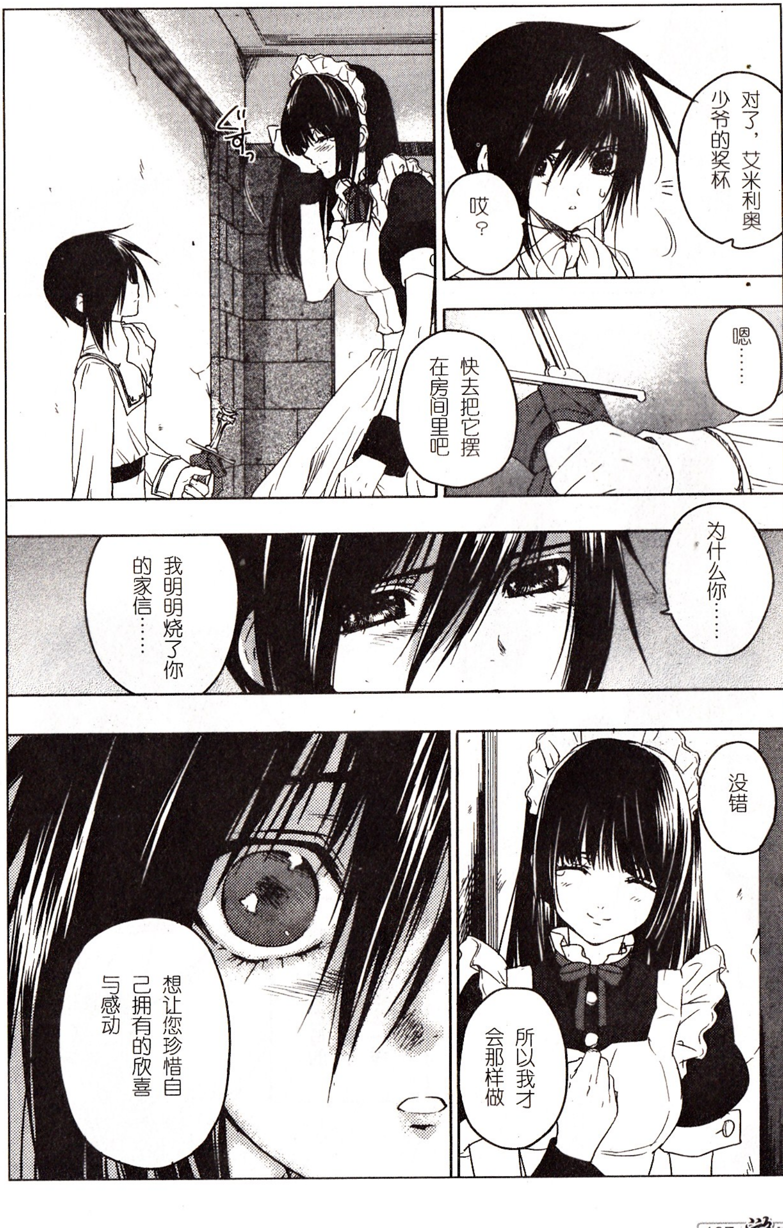

ガシッ
请不要再说这种话了，休格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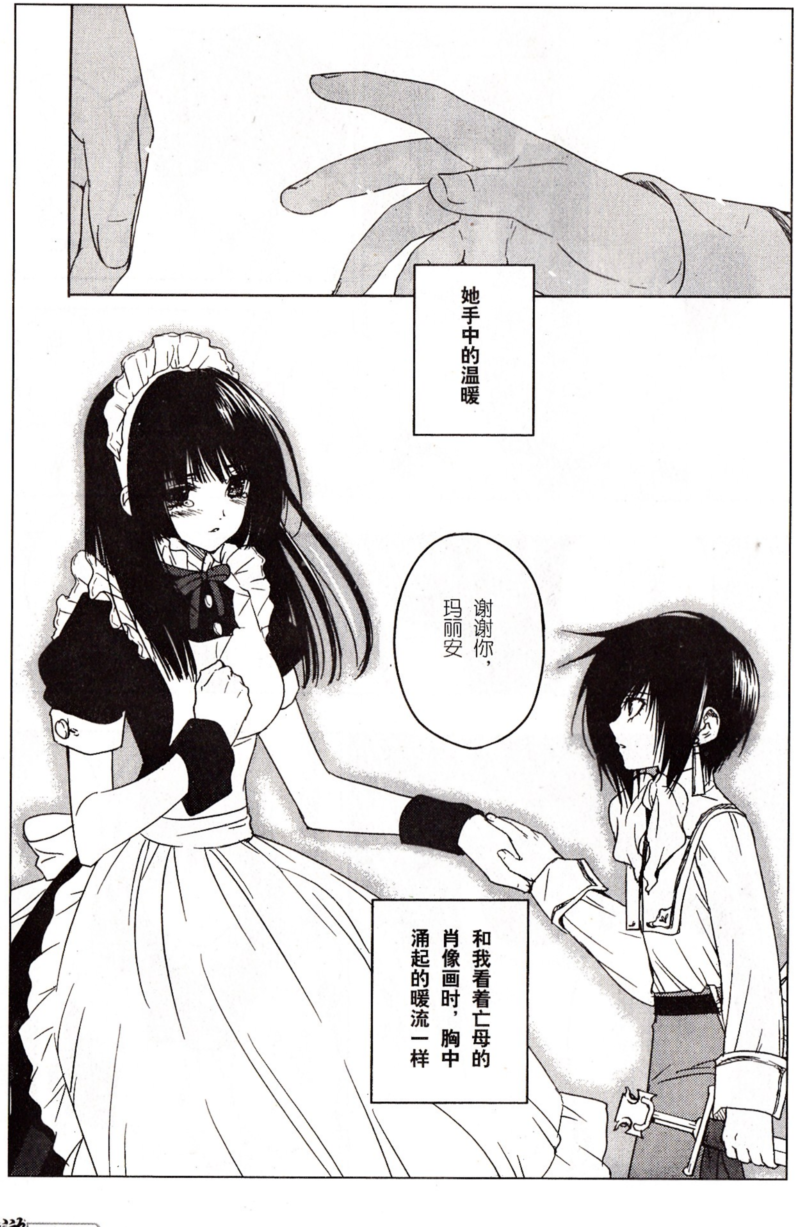

我迄今为止从未见过……
像艾米利奥少爷这么强硬
这么难以接近的人
这双小小的手
就算紧握着无上的光荣，但实际上却什么也没有
这些事休格先生您都知道吗？
啊……


难道您想把艾米利奥少爷手中的一切全部烧光
让父子之间的牵绊全都化为灰烬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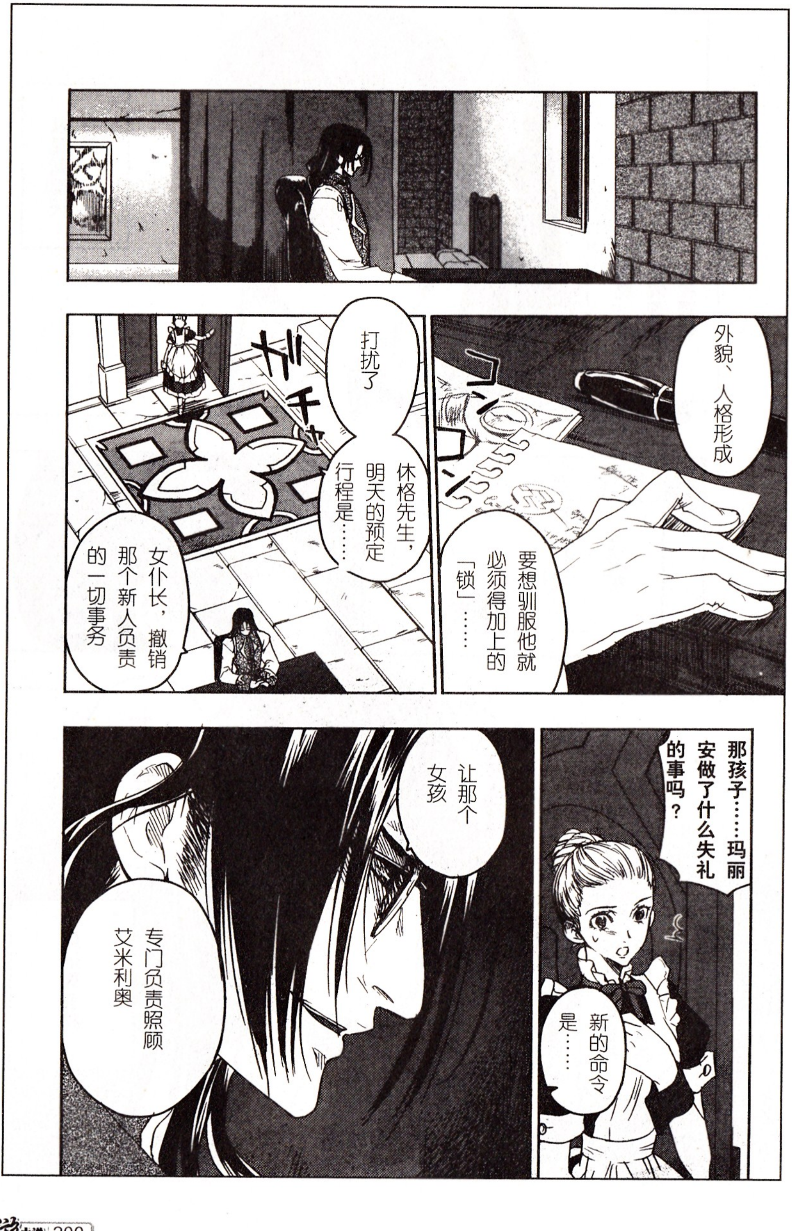

第一次……
有佣人为了少爷而流眼泪
但是……
你应该知道这是非常失礼的举动
玛丽安·菲斯德尔
下去吧
立刻


バタン
玛丽安……
はっ
实在对不起
做了那么过分的事……
不……


对了，艾米利奥少爷的奖杯
哎？
嗯……
快去把它摆在房间里吧
为什么你……
我明明烧了你的家信……
没错
所以我才会那样做
想让您珍惜自己拥有的欣喜与感动


她手中的温暖
谢谢你，玛丽安
和我看着亡母的肖像画时，胸中涌起的暖流一样


从见面那天开始
我就一直害怕发现她的这种温暖
到我这里来
但现在
十分荣幸
艾米利奥少爷
是她教会我
那种不知名的温暖能让我多么幸福


外貌、人格形成
コンコン
要想驯服他就必须得加上的「锁」……
ガチャ
打扰了
休格先生，明天的预定行程是……
女仆长，撤销那个新人负责的一切事务
那孩子……玛丽安做了什么失礼的事吗？
新的命令是……
让那个女孩
专门负责照顾艾米利奥


从第二天开始
我就被任命专职照顾艾米利奥少爷
真的十分感谢休格先生的宽容
之后再给父母写信的时候也不必撒谎了
「这里的工作一切顺利……」
「我正在为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工作」


怎么了，少爷？
我只是在想
信是不是平安送到了玛丽安手里
一定可以在今天早上送到吧
说起来，那些家伙的动作还真慢啊


里昂他说，我之前的持剑方法会降低拔剑的速度
他还说什么「对于连剑术的基本形态都不懂的人，我没什么可说的」
所以你才专门找我借钱买了新的剑鞘？
学得一点儿都不像，斯坦
对了，记得快点儿把钱还给我别忘了利息哦
呃，他居然在外面等我们……
哦，里昂！久等了！
夏露
什么？


那些家伙也一定
能教会我一些之前不知道的事吧
也许吧
可以学一大堆东西之后回去找玛丽安炫耀一番
不好意思，我们迟到了
你知道吗？克雷巴姆的目的地？


在神殿被我们救出来的情报贩子终于找到线索了
不过，这还是无法改变我们已经落后的事实，现在是分秒必争！
接下来的目的地是菲兹喀鲁特南部的诺伊舒达特。
出发！
未完待续



灰暗轮回

《恶魔城》同人

文/prussianblue 编/夜蓝

人物介绍

西格努·贝尔蒙特

吸血鬼猎人家族贝尔蒙特后人，德古拉伯爵宿命的对手。

卢卡斯·埃姆林

正直的狩魔猎人，西格努的好友。

哈卡

黑暗法师，觊觎着恶魔城的力量。

神秘青年

来历不明，似乎具有强大的力量。

注释：这篇小说建立在拉尔夫·贝尔蒙特是索尼娅·贝尔蒙特与阿鲁卡多的爱子这种假设成立的基础上……即承认被官方从正统剧情中抹杀的《漆黑的前奏曲》剧情。

1

“该死，又被他给逃了！”西格努·贝尔蒙特紧锁着双眉说道。

“由于下雨，气味已经被冲淡了，恐怕很难找到他了。”他的挚友兼同伴卢卡斯·埃姆林用手搓起地上的泥土放在鼻子边嗅了嗅。

“觉醒后的狼人居然敢公然袭击人类……还真是一块邪恶的土地啊！”西格努气愤地一拳砸在地上。

“还是小心为妙，这块土地上……我感到了不同寻常的味道。”

勇武有力的西格努和理智冷静的埃姆林，两个人组成了近乎完美的组合，不知有多少魔物曾经丧命在他们手下，作为狩魔猎人两个人的威名响彻了整个欧洲。

“嗯！西格努，似乎有点不对啊……”埃姆林抬头仰望，缓缓地说。

在两个人没有注意的时候，乌云已经悄悄地遮断了他们头上的天空。

明明是中午，四周却不知何时起了浓浓的大雾，将一切笼罩在苍茫的灰色之中。

“卢卡，小心戒备，这次……很不同寻常。”

两位强大的狩魔猎人背靠着背组成了无懈可击的防守阵型，随时准备着应付任何可能出现的袭击。

“这是……不会吧！！”西格努目瞪口呆地看着从迷雾中逐渐出现在他眼前的那座古朴城堡。

那份诡异和邪恶……只属于那座存在于贝尔蒙特家族传说中的罪恶之源，贝尔蒙特世代的宿敌，吸血鬼德古拉的居城，人们通常称它为——恶魔城！

“百年的封印……应该还没到吧？”作为西格努的挚友，埃姆林对于贝尔蒙特家族的历史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还没到百年……可是这种感觉……不会错的，这绝对是恶魔城。”西格努顿了一顿，眼中放出坚定的光芒，“虽然不知道为什么德古拉之城会在这个时候出现，可是既然宿命落到了我的头上，我是不会逃避的！”

尘封多年的恶魔城之门，终于再次被贝尔蒙特家族的后人打开……

2

长长的灰暗回廊仿佛没有尽头——一如贝尔蒙特家族历代祖先所描述。四周充斥着魔物们似有若无的呻吟声，两位狩魔猎人匀速地行进在长廊中，时刻保持着高度的戒备，警惕着随时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毕竟这座传说中的城堡是罪恶力量的源泉，是一切魔物的乐园，也是无数勇者的葬身之地！

很意外地，两个人从踏进恶魔城到现在还没有遭到任何有威胁的攻击，间或有三两只僵尸从地里冒出来，可对于两位身经百战的狩魔猎人来说，这种行动缓慢的魔物很难构成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威胁，只要小心他们的口中尸毒就好了，毕竟僵尸只有在群体行动、依靠数量优势时才能真正对狩魔猎人们形成威胁。

在并不紧张的战斗之余，两个人有充分的时间来分析眼前的情况。

“似乎和传说中不太一样啊，西格努。我们遇到的攻击程度……似乎并不符合这座城堡主人的身分啊。”

“贝尔蒙特家族的传说是代代口耳相传的，绝不会错，这座城堡一定是货真价实的。眼前的情况，倒有点像是……这座城还在半睡半醒之间。”

“没有完全苏醒吗？这真是今天的第一个好消息啊。”

“嗯，这样的话，就一直杀到王座之间见见那位传说中的伯爵大人吧！”不知是不是体内的贝尔蒙特家族之血在沸腾的原因，自从进入了恶魔城，西格努的情绪就一直处于十分高昂的状态。

两个人的脚下没有丝毫的停留，这时，异变突生！

一具只有上半身的巨大骨架毫无先兆地从破裂的天花板中向着二人的头顶急速砸落！

长年的训练和战斗使得两位优秀的猎人得以在危险降临的瞬间分别向左右跳开，地面上暴起的灰尘在短时间内将两人的视力降至最低，从弥漫着的烟尘中传来，剧烈的破风声，埃姆林近乎本能地在地上侧滚过去，险而又险地躲过了这一击。



尘埃落定后，两个人终于看清了眼前的对手——巨大化的加强版骷髅兵！虽然只有上半身，而且行动略显笨拙，可是看到大骷髅手中高举的巨大骨棒，没有人会怀疑被这一击击中的惟一下场只能是头破血流。

由于被大骷髅分开，两个人无法形成有效的交流，就在两人还在思考进攻策略时，大骷髅高举的手臂以出乎意料的速度挟着万钧之力落下，竟将地板击出了一个巨大的破洞！受这一击的影响而失去平衡的埃姆林很倒霉地被撞到了破洞之中，千锤百炼的反射神经让他瞬间拔出随身携带的匕首插向墙壁，然而墙壁的做工似乎相当好，匕首无法牢固地插入其中，只在墙壁表面擦出了长长的火花，即使这样，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缓冲作用，使埃姆林可以调整身体的姿势安全落地。

刚落地的埃姆林只感到双脚瞬间麻痹，短时间内失去了知觉，“还真是够高呢……看来没有魔导器的帮助是不可能爬上去的了。”仰望着自己掉下来的通道，埃姆林理智地分析着。

从破洞上方传来了西格努呼喊的声音，似乎他已经与大骷髅交上了手。

“分开行动！在王座之间再会！”西格努的声音径由破洞传入埃姆林的耳中。

在双脚恢复知觉后，埃姆林第一时间执行了西格努的话——他并不怎么为西格努担心，毕竟是合作多年的老友了，各自的实力还是都能得到彼此认可的，更何况西格努身上还有一件贝尔蒙特家族力量的源泉、所有黑暗生物的克星——圣鞭Vampire Killer！

换一个角度说，分开行动或许更有

利于解开这座诡异城堡中的秘密。

3

“这果然是一座被诅咒的城堡。”

随着对恶魔城探索的深入，路上各种魔物的阻击也愈加顽强起来。埃姆林越来越觉得这次来得太匆忙，没有携带足够的恢复药品实在是一大失误。幸好，到目前为止出现的情况还都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

打倒了房间内最后一只狼人，埃姆林小心翼翼地推开了写着“黄昏之庭院”的大门。

庭院内静悄悄的，埃姆林却在进入庭院的第一个瞬间就冒出了一身冷汗。因为埃姆林竟然看到了一张脸！或者说，是一张类似脸的东西——那是他见过的最丑陋的一张脸，原本应该耸起的鼻梁处深深地塌陷了下去，一对巨大的鼻孔仿佛脸上的两个无底深渊，五官以一种诡异的不规则形状排列在脸上，这已经很难称为是一张人类的脸了吧？这张脸只在前方的门口出现了大约5秒钟就消失不见了。尽管不愿意，可埃姆林还是得承认，那的的确确是一张人类的脸，因为他身为狩魔猎人的灵觉感受到了那扇门后有强烈的“生”的气息，这是恶魔城中任何一种魔物都绝不会具备的！

为什么恶魔城中会出现西格努和自己以外的其他人？这座不合时宜地出现的城堡中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埃姆林在此后一路上有惊无险，身为狩魔猎人的丰富经验保证了他毫发无伤地向着恶魔城的核心部分接近。

恶魔城中到处一片黑暗，不断重复的景致让埃姆林这个经验丰富的狩魔猎人心中没来由的产生了一丝烦躁，直到那扇与众不同的门出现在眼前。

这是一扇与众不同的门，说它与众不同是因为在冰冷的恶魔城中，这扇门偏偏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在这邪恶的发源地，实在是有些不可思议。

这不是埃姆林面前惟一的路，可是隐藏在心中深处的某种憧憬还是诱使他打开了那扇与众不同的门。

隐藏在门后的是一间温馨的居室——如果忽略它其实是在恶魔城深处出现这一事实的话。宽大的圆桌，华丽的吊灯和椅子上都带有精雕细琢的花纹，暗示着房间的主人应该是一位真正的贵族。埃姆林皱了皱眉头，只觉得这间屋子中透着说不出的怪异，然而，在下一瞬间，当他的眼睛扫过桌面上的东西时，他不禁目瞪口呆。是圣鞭！桌子上摆放着的，赫然是贝尔蒙特家族代代相传的圣鞭“Vampire Killer”！

埃姆林的心脏剧烈地跳动起来，他不得不向自己脸上狠狠地打了一巴掌来强迫大脑冷静下来思考。作为西格努·贝尔蒙特的挚友，多次见过他使用圣鞭的埃姆林绝对可以肯定眼前就是那把传说中对吸血鬼具有一击必杀之力的武器，可是好友的武器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间屋子里？西格努现在到底怎么样了？焦急的他顾不得可能会有陷阱的危险，抓起桌上的圣鞭匆匆跑出了房间。

穿过黑暗的甬道，埃姆林来到了一个没有一丝光线的房间。四周漆黑如墨，埃姆林不得不放慢脚步，屏住气息，一边警戒着四周一边缓缓地向前行进。

忽然，黑暗之中出现了一个光源，那光源中放射出危险奇异的光芒，给整间屋子带来昏暗的明亮。埃姆林定睛一

看，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那光源的真面目竟是一只硕大无比的眼睛——幸好已经失去了所有生机！

这是巴洛尔的遗骸——被封印于恶魔城之中的上古魔神！

清楚地认知到魔神强悍的实力，在不知道是谁杀掉了巴洛尔的情况下，埃姆林不敢有丝毫大意，在昏暗的房间里小心翼翼地移动身体，为自己找寻着有利地势。

忽然，埃姆林竟产生了时间静止一般的错觉，整个房间中缓慢飞舞的灰尘静静地停在眼前，让他感觉到了死亡无比接近的危险。接下来，埃姆林感觉身体中所有的力量都在一瞬间消失不见了，然后眼前一花，对面已经多了一个人。

来人看起来年纪不大，最多只有25岁，身材高挑，体型匀称，皮肤呈现着略显病态的苍白，俊美的五官几乎可以称得上是没有瑕疵，简直完美得让人嫉妒。虽然看起来是人畜无害的样子，可是埃姆林的直觉告诉他眼前的人绝不简单——能毫发无伤的出现在恶魔城深处本身已经说明了一定问题。尤其是对方的面容——俊美的简直如吸血鬼一般，虽然在对方身上没有感觉到吸血鬼特有的邪恶波动，可埃姆林还是强打起精神，警惕地靠着墙壁站了起来。

“放心，我不是你的敌人。”对方的声音如大理石般冰冷。随着这句话，埃姆林恐惧地发现自己的身体完全失去了任何行动能力，成为了对方砧板上的鱼肉。

“是圣鞭啊——我的老朋友，和我一样不朽的存在。”青年打量了埃姆林几眼，疑惑地摇了摇头，一指点在了埃姆林的额头。埃姆林只觉得脑中一震，随即一阵无法抗拒的睡意袭来，他昏昏



地睡了过去。

“原来是这样，真是出乎意料啊，是隔代遗传么？”神秘青年静静思索了一会，紧缩的眉头终于舒展开来。“可悲的宿命啊……”

他摇了摇头，在怀中摸索了一下，取出了什么东西挂在了埃姆林的身上，转身消失在了恶魔城的阴暗之中。

4

当埃姆林醒来时，他只觉得身体状态出奇得好，之前战斗中所受的暗伤都已经消失不见，浑身充满了力量。身上的东西一样都没少，包括神圣之鞭“Vampire Killer”，反而是脖子上多出了一个造型古朴的护符，从中不断传出澎湃的魔力，显然是一件强大的自然系魔导器。虽然对这神秘青年的来历和目的感到莫名其妙，但埃姆林还是选择继续向前进发。

“埃姆林！”背后传来了西格努略带喘息的声音，经历了几场激烈的残酷战斗后，两位好友终于在恶魔城最上层再会了！

互相交流了各自的情报后，西格努并没提到丢失圣鞭的理由，只是苦笑着说由于之前在战斗中身体亏损过多，已经无法承担使用圣鞭所要求的消耗，所以圣鞭还是暂时存放在埃姆林身上。在埃姆林看来，西格努的健康状况的确值得担忧，他的脸上出奇的苍白，只剩下淡淡的一丝血色，犹如深夜盛开的妖花。

虽然察觉了似乎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可是出于对挚友的信任，埃姆林什么都没说。两个人怀着忐忑的心情推开了通往王座之间的大门，去面对那深藏与黑暗中的黑暗和未知的挑战。

“欢迎来到王座之间——来面见汝等的主人吧！”苍廖的声音回荡在王座之间中，更回荡在两位吸血鬼猎人的心中。

宽阔的王座之间中没有多余的装饰，只有那高高在上的王座，以及王座上恶魔城的王者，暗之血裔真祖——弗拉德·泰普斯·德古拉伯爵。

跟贝尔蒙特家族世代相传的描述一致，伯爵的身躯远比常人高大，身上散发出阵阵邪恶的威压，血红的双眼犹如黑夜中最闪耀的明星般明亮，散发出饥饿嗜血的光芒。

“是假的吧？”埃姆林转头向好友发出了疑问。

“嗯，好一个假货，跳梁小丑也敢猖狂！”随着西格努一声怒吼，他手中的亮银匕首笔直的飞出，刺入了假伯爵的心脏，强大的魔力喷涌而出，瞬间将假伯爵的身体化为飞灰。

“真正的战斗，才刚刚开始吧。”

伴随着一声嘶哑的长笑，一个灰暗的身影缓缓地浮现在二人眼前。乍一看来人的打扮有点像传说中的伯爵忠实的部下死神，可是那张未加任何掩饰的面容是使任何人看过一眼都难以忘记的——那正是埃姆林曾在黄昏之庭院中看到的那张脸！

“……原来是你啊，哈卡，真没想到，连你这种跳梁小丑也妄想利用恶魔城之力么。”西格努冷冷的声音传来，看起来他和眼前之人是旧相识了。

“贝尔蒙特……呵呵。”被称为哈卡的黑巫师的声音仿佛从地狱中传来，令人听到后难以抑制地产生出恶心的感觉，“你对我所做过的，我会千百倍地回报给你的，就在这座诅咒你家族的恶魔城中！”

“卢卡，小心，这家伙是个黑巫师，擅长召唤法术，以前……我们打过一点交道。”

了解了对手的特点后，迅速制定战术已近乎成为了埃姆林的本能。确定了以闪电战法压制对手不给对方施行召唤



法术的机会后，两人立即将其执行。

在两个人的联手打击下，哈卡只能通过不断的瞬间移动和释放护身魔法来保护自己，而这也正是两人的目的——消耗对方的魔力。

“天真的孩子们……呵呵……难道你们不知道……这座恶魔城的魔力是用之不竭的么……”哈卡漂浮在空中，发出鬼叫般飘渺的声音。

“显然它们并不属于你！”西格努坚定的话语昭示了他同样坚定的决心。

“死！”哈卡声嘶力竭的吼声中，滚滚的地狱黑火迅速在整个房间中蔓延开来。

埃姆林迅捷地躲到了房间的死角，可他眼睛的余光却分明看到西格努正如流星般穿过黑火向哈卡奔去。

“不！”埃姆林焦急的怒吼并不能改变什么，随着西格努的手穿过了哈卡的胸膛，黑色的死亡之火停止了蔓延，可西格努的身上已经被灼烧的千疮百孔。埃姆林亲眼看着西格努的手从黑巫师的胸膛中掏出了一颗散发着五彩光芒的球状物体，随着黑巫师尸体的倒下，一阵低沉的笑声从西格努的口中发出。

“呵呵呵呵呵……”西格努低着头，长发遮盖了他的面容，埃姆林无法看到他的表情，可心里却已经有了不好的预感。

“做为吸血鬼宿命的对手，贝尔蒙特家族是最了解德古拉伯爵的人。”西格努将手中的物体握得更紧了。

“别傻了，西格努，那不是凡人能够掌握的力量！”隐约感觉到了好友可怕的想法，埃姆林努力地想要劝说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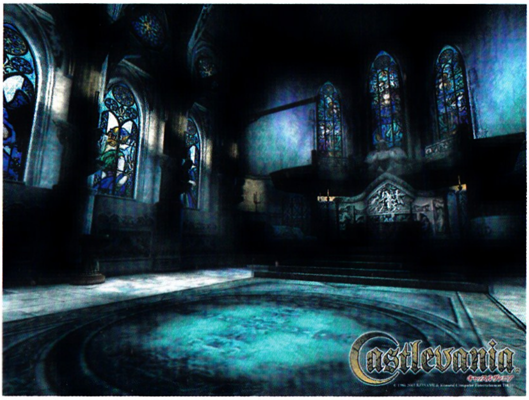
“如果我告诉你……我是德古拉的直系血亲呢？”西格努抬起了头，黑暗中他的双瞳散发着摄人心魄的血光！

“怎么可能……你是贝尔蒙特家族的独子啊！”面对这超出常识的情况，埃姆林脑中一片混乱。

“其实，不只是我，很多代之前就已经是这样了，我的先祖索尼娅·贝尔蒙特，她一生中惟一爱过的人……是德古拉伯爵的亲生儿子。”

“不可能！”埃姆林强迫自己不要去相信西格努口中荒谬的事实。

“我不知道我的祖先为何会为一个吸血鬼生下孩子，可是每一代的贝尔蒙特族人身体内都流着德古拉的血却是不争的事实！要不然为何每一代的贝尔蒙特族人都是力大无穷，身体素质远超常人！只是因为血脉稀薄的原因，身体并没有明显地吸血鬼化，而是……向着一个既非人类也非吸血鬼的方向进化着！直到……我的降生。不知道为什么，在我这一代，我身上居然出现了吸血鬼的特征……而且，随着年



龄的加大，我身体上的吸血鬼化越来越严重！当我们一起来到恶魔城时，我其实……已经无法使用圣鞭了。因为圣鞭开始排斥我的身体，并对我的身体产生伤害。”

一个又一个惊人的事实从西格努口中说出，连续遭到精神冲击的埃姆林早已目瞪口呆，半个字都说不出来。

“小时候，我对自己被诅咒的身体深恶痛绝，几次想要自杀都没有成功。可是，长大之后，当我成为一名狩魔猎人之后，我反而不再怨恨自己的身体了。既然在我的身上出现了返祖的现象，那么我的宿命自然就是——继承我祖先的力量——来自罪恶深渊的黑暗之力。”说话之间，西格努已经把手中的七彩光球融入了自己心脏的位置。

“知道为什么哈卡那个小丑都能找到恶魔城的控制方法吗？这一切都是我布下的局！他只不过是我手中的一枚棋子。看看吧，我的朋友，这就是恶魔城中最重要的魔导器——德古拉的心脏！身为恶魔城真正主人的直系后裔，只要继承了德古拉的心脏，我就能完全继承恶魔城之力！卢卡斯，来成为我的第一个祭品吧！嘶啊！！”痛苦的长吟声中，西格努的身体形态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被火灼伤的伤痕瞬间恢复如初，长长的血红色獠牙从上唇下伸长了出来，急速膨胀的肌肉将他身上那身狩魔猎人专用的长袍完全撑裂开来，身后，一双黑红相间的血腥双翼铺天盖地地缓缓伸展开。

“哦吼！”发出了入魔后的第一声吼叫，西格努·贝尔蒙特——或者现在应该叫西格努·德古拉带着阵阵邪笑，闪电般冲向了埃姆林。

埃姆林敏捷地向左侧微一侧身，同时右手在怀里掏出一瓶圣水，直接近距离洒在了西格努狰狞得完全不似人类的脸上！慑于西格努明显强大许多的实力，埃姆林选择了险中求胜的战术！

圣水一滴不落地洒在了西格努脸上，伴随着一声不属于人间的凄厉到极点的哀嚎，埃姆林就地一滚，远离了西格努身边。

西格努悲惨的叫声持续了很久，当再次低下头看向埃姆林时，他的眼球中充斥着荒蛮凶暴的气息，简直令人窒息！

埃姆林艰难调整着呼吸，堪堪躲过了西格努狂怒中瞬间发出的一团巨大火球。巨大的火团打在地面上，火星四溅中激起漫天的灰尘，瞬间使室内的可见度大大降低。埃姆林紧贴着墙壁，缓慢地移动身体，尽量掩盖自己发出的细微声响，同时思索着对策。变异后的西格努身高超过两米，裸露在外的皮肤已经接近角质化，物理打击恐怕很难对他造成什么有效的伤害，只有利用他的黑暗体质对于圣属性魔法的抵抗力极弱的弱点对其进行牵制攻击，再加上自己手中的圣鞭“Vampire Killer”对吸血鬼一击必杀的效果才能有战胜的机会！

瞬间构思了可行的战术后，埃姆林果断地冲出了灰尘的包围，一个二段高跳，提起手中加持了神圣之力的银制西洋剑狠狠刺向西格努的心脏部位！一击击出不留半分余力！西格努发出阵阵低笑后猛地将速度飚至肉眼难以分辨的地步，轻松躲过了这一击，当他停下来时，天空中竟多出了七个西格努！

是幻象！虽然明知是如此，可每一个分身上都传来了深深浓重的黑暗气息，令埃姆林难以分辨真伪。下一秒钟，八道黑色的身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化为八道乌光瞬间从四面八方射向埃

姆林，完全封死了他的所有退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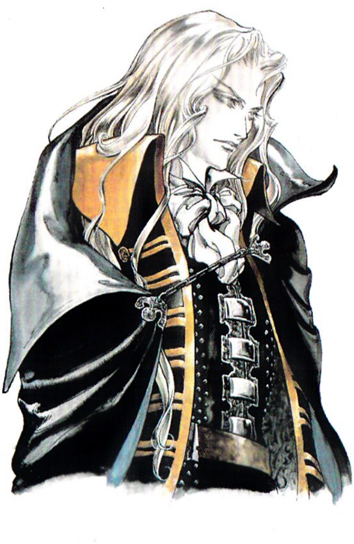
八双变异出长长指甲的大手瞬间接近了埃姆林的心脏，刚刚大战过后的埃姆林竟连一点反应的机会都没有。

“吼啊！”没有意料中的鲜血迸溅，就在西格努一双魔爪接触到埃姆林身上的同时，埃姆林怀中迸发出了一团绚烂的白色圣光。一款造型特异的护符在埃姆林身前缓缓飘起，散发着阵阵柔和的白光。

西格努的七个分身在圣光爆发的瞬间全部化为袅袅黑烟消散，余下的本体急速后撤，与埃姆林拉开了距离，他的瞳孔骤然收缩，死死地盯着那道神秘的护符，发出了一声声不包含任何理性含义的怒吼。

与此同时，埃姆林怀中的圣鞭“Vampire Killer”受到德古拉之力的影响，倏地燃烧起来，放射出太阳般的光亮，与神秘的护符交相辉映。

埃姆林此时终于回过神来，狠心咬破了自己的手指将鲜血洒在了护符之上，下一个瞬间护符光芒大作，闪烁几下后猛然化作一道流星直冲而上，消失于恶魔城的夜空之中。



西格努一边发出低声的嘶吼，一边眯起血红的双眼狡黠地盯着埃姆林。此刻，埃姆林心痛地发现，昔日好友的双眼中散发出的更多的是一种兽性——赤裸裸的兽性！看到这种情景，他放弃了想要大声怒吼将西格努喊醒的冲动，因为他知道，一切的努力只会徒劳，此时的西格努已经是神仙难救！

就在两人谁都不敢轻举妄动，相互对峙之间，天空中忽然下起了淅淅沥沥的雨，但这不是普通的雨水，而是全部由最高浓度的圣水组成的圣雨——吸血鬼的天生克星！

“吼啊！”圣水浇在身上的剧痛使魔化的西格努愈发失去了理性，他发出震天掣地的吼声，在原地不断挣扎着。趁此机会，埃姆林没有浪费这宝贵的战机，他迅速地翻滚到了西格努脚下，毫不犹豫地举起了贝尔蒙特家族世代相传的吸血鬼克星之鞭，倾注了全身的圣力使长鞭瞬间硬化为长刺，并将它犀利地插入了贝尔蒙特家当代传人的心脏。

“哦噢噢噢！！吼啊！！！”化身为德古拉的西格努的生命之顽强超出了埃姆林的想像，魔兽般的西格努发出不甘的吼声，一脚踢开已经精疲力尽的埃姆林，用双手握住圣鞭，不顾圣力的灼烧，妄图把它拔出。

就在这个时刻，埃姆林曾经体验过的那种时间静止的错觉再次出现了！西格努周围的时间在这一刹那仿佛全部凝固了一般，已经拔出一半的圣鞭静止在那里一动不动，西格努的表情也定格在张大了嘴仿佛要呼喊什么的一刻。然

后，他的身体失去了所有力气，如同一滩水银般滑落到了地上。

从房间的角落里，神秘青年的身形逐渐显露出来。

“可怜的孩子，我的罪孽竟然……要你来偿还……”青年走近西格努不断抽搐的身体，缓缓蹲下，将手放在他的额头上轻轻抚摸着，一点儿也不害怕西格努变异后狰狞的面孔。

在青年的抚摸中，西格努的表情不可思议地安详了下来，仿佛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就这样永远的睡去了。当西格努闭上双眼的时候，他因魔化而极度膨胀的身体开始慢慢地回复人类的形态。

“吾名为阿鲁卡多。”神秘的青年转身向埃姆林走来，“贝尔蒙特的朋友，感谢你今天所做的一切。”

埃姆林看着眼前的贵公子，只觉得头痛欲裂，之前所有的疲倦都在这一瞬涌了上来，四周的景色好像都在一点点融化，就在这样的状态中，埃姆林陷入了沉睡……

5

当埃姆林醒来时，已经是日上中天，那座谜一般的古堡已经消失不见，之前的一切仿佛只是一场梦——可是那毕竟不是梦，曾经身边的好友已经永远成为了不归之人……

“你终于醒了，我的朋友。”神秘莫测的青年就蹲在他面前，笑眯眯地看着他。

看着眼前的青年人，埃姆林有好多话想要问，却又不知道从何问起，只有叹息一声，静静地什么都没说，因为他知道，对方一定会开口的。

“圣鞭还要拜托你带回给贝尔蒙特家的人，至于西格努·贝尔蒙特……就说他是在追捕狼人的过程中战死的吧……”顿了一顿，自称阿鲁卡多的神秘人轻轻地说，“这段历史，就让它永远隐藏在恶魔城的灰暗之中吧。”

埃姆林脑中灵光一闪，他终于猜到神秘青年的身分了，那是某个强大而古老的存在，这个明悟使他张大了嘴巴，却颤抖着发不出一个完整的音节来。

“人要勇于面对生命中的一切，尤其是自己，亲爱的朋友，你说不是么？”阿鲁卡多的身影就这样化为一团沙砾飘散在晴朗的碧空中，仿佛他从未出现过一样。

全文完



最终幻想IV

机种：SFC	发售时间：1991年7月19日
制作公司：SQUARE	类型：RPG

"现在的我还是无法祝福你们……我会在这座山里磨练自己……当我成为超越父亲的龙骑士后，或许才能……回到巴隆"

文/清雨

"《最终幻想》系列"的第四部作品在当年的次世代主机SFC上发售，画面表现力和音乐效果的大幅度提升自不待言，在游戏内容方面也有了质的飞跃。人设天野喜孝的飘逸画风首次在电视屏幕上得到相对比较忠实的还原，特别是在人物的外观细节方面，制作者在认真挖掘主机的性能之后，将原画与游戏画面进行了出色的平衡。利用SFC主机的缩放功能和一些小技巧，驾驶飞空艇驰骋大陆的感觉终于得以实现，那美丽的画面想必有不少玩家仍然记忆犹新。此外，ATB战斗系统的加入不仅将这个注定会闻名于世的RPG系列引入了一个新的领域，更为此类游戏的战斗设计方式带来了一场革命。战斗时的紧张程度骤然上升，主人公和敌人之间不再是友好地你一刀我一剑，随着行动顺序的不断变化，战斗方式也变幻莫测，玩家游戏时的投入程度自然比以往的RPG高出不少。

也正是从这一代开始，SQUARE将自己的当家系列推向了国际市场。五个月之后，《最终幻想IV》的美版在美国上市，并以三十四万的销量为此系列在海外的首次登场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众所周知，传统的美式RPG和日式RPG在画面表现、系统设置方面有着天壤之别，要让习惯了《魔法门》、

《巫术》的美国玩家爱上剧情曲折离奇、充满东方阴柔气息的RPG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最终幻想》系列”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

《最终幻想IV》作为当年的新时代排头兵，在剧情上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从对象年龄层上讲显然比之前几部作品更高一些。其中有生死不渝的爱恋、反复的背叛、成年人的嫉妒，这一切情节的闪光点都集中在凯因这个角色身上，使得他的悲情程度陡然上升。特别是他在结尾部分取下头盔说出的那句“现在的我还是无法祝福你们”，一定让无数有着相似经历的人感慨万千。而整体剧情的曲折程度几乎创造了系列之最。

担任军事王国巴隆最强部队——飞空艇军团“赤翼”队长的塞西尔虽然身为操纵负面力量战斗的暗黑骑士，但内心之中却有着比任何人都强烈的正义感，面对养父巴隆国王反常的残暴行径，尽管心中充满挣扎，但他还是鼓起勇气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没想到立刻遭到了被解职的处分。还好，心上人罗莎和好友凯因都没有因为塞西尔的失势而抛弃他，反而更加坚信他是一位正直的，绝不向暴政低头的男子汉。从对祖国忠心耿耿到决心彻底决裂，这之间并没有相隔多久，在塞西尔眼前熊熊燃烧的村舍、被大火吞噬的无数宝贵生命足以让他做出这个决定——哪怕要与对自己恩重如山的养父巴隆国王为敌，他也在所不惜。与祖国的对抗，渐渐转变成了与造成世界混乱的根源——高贝兹之间的拉锯战。塞西尔和伙伴们为了阻止高贝兹的阴谋而在全世界奔走，从地面到地下，从海上到空中，甚至到了美丽的月球上。也正是在那里，塞西尔得知了让他无所适从的真相。两个月亮的由来、这场灾难真正的罪魁祸首、自己身体里流着外星民族——月之民的血液，以及……他和高贝兹其实是亲身兄弟的事实。一直以来相互仇恨、刀剑相向的两个人，竟然是如假包换的亲兄弟，造成这种惨剧的，除了可笑而又可憎的命运，还有躲藏在月球深处的罪恶之源，让高贝兹失去理智，在全世界疯狂破坏的那个人——塞姆斯。一场决战在所难免，重又恢复理智的凯因加入了队伍，曾经被塞姆斯牢牢掌握在手中的高贝兹帮助他的弟弟重创塞姆斯，使其转变为纯粹的黑暗物质塞罗姆斯。而接下来，就是塞西尔和同伴们的工作了……



作为第一部在SFC上登场的“《最终幻想》系列”作品，《最终幻想IV》在画面和音响上的表现应该说是可圈可点，毕竟主机性能的提升带来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在制作方式上并没有什么大胆的创新，很多技术细节都还残留着FC时代的印记，但至少在剧情上，这一代可谓是系列作品中的第一个高峰。虽然制作小组在《最终幻想II》中便已经开始尝试为主人公加上鲜明的性格，而不仅仅让他们像个木偶一样供玩家操纵，也成功塑造了一个亦正亦邪的人物莱因哈特，但在整体剧情的感染力方面，终究无法与《最终幻想IV》比肩。凯因，这个从头到尾都被矛盾包围的人物为这款游戏带来了出人意料的活力。

本作在NDS上的复刻版于2007年12月20日发售，除了画面大幅强化、有了高素质CG动画以外，新增的情节当然必不可少，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新的要素等待玩家去发掘。而对笔者来说，最出人意料的还是那首听上去无比幽怨的新增主题曲《月光》。初听时感觉跟《最终幻想IV》的游戏背景不太搭调，那么波澜壮阔的故事怎么能配以如此煽情的曲子呢。但后来忽然想到了凯因在游戏结尾时的落寞身影，心中一下子变得了然起来——那显然是属于这位金发男子的旋律。



王国之心Ⅱ

机种：PS2	发售时间：2005年12月22日
制作公司：SQUARE-ENIX	类型：A-RPG

文/清雨

“那你一定知道，为什么我会成为现在的样子？为什么我总是不断地重复着同样的梦境，拥有着同伴们所没有的能力！为什么我竟再也找不到自己曾出现过的一切痕迹！”

“为什么？该怎样说呢！也许只能说，你是不该存在这个世界的人吧。”

三年零九个月之前，野村哲也用《王国之心》在业界刮起一阵不大不小的旋风，在又一次向世人证明SQUARE也能做出优秀的A-RPG的同时，有力地挽回了部分人对SQUARE的信心。虽然正统续作直到2005年的年底才上市，但其间出现了一代的最终混合版（相当于半个资料片）以及用以衔接一、二代剧情的《王国之心 记忆之链》这两部优秀的旁支作品，使得这个系列始终没有从玩家的视线里淡出。笔者在之前的文章中已经提到过，《王国之心》从一代的最终混合版开始便已经隐隐有些朝包含“隐讳”、“灰暗”、“晦涩”这类关键词的世界观转变的倾向，大量设定资料和周边产品的相继问世更加重了这一印象。单单只是对“无心”、“安塞姆报告书”等名词的详细解释就足以让很多人头疼不已，更别提宣传影像中一个又一个的谜题了。但从另一个角度说，这样做也确实能够吸引更多的、年龄相对较大的玩家来关注这款游戏，而不仅仅



将游戏对象局限在迪士尼的观众群里。

三年零九个月之后，曾经的SQUARE SOFT变成了SQUARE-ENIX，不过这对游戏本身似乎并没有什么影响。野村哲也依然照着他原本的构思把“《王国之心》系列”渐渐变成一匹大小通吃的业界黑马。尽管整体影响力跟它的老前辈们比起来还有极大的差距，但我们能很明显地看到，这种差距正在渐渐缩小。更关键的是，野村哲也在制作这个系列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创新能力着实令人叹服，天知道他还有什么出乎所有人意料的点子。

正如前文所述，一代和二代之间的剧情衔接实际上是靠另外一部GBA作品《王国之心 记忆之链》来完成的，所以对从二代开始接触这个系列的玩家来说，难免有些摸不着头脑，更何况游戏本身的剧情就相当不明朗。一开始的场景是在黄昏镇，少年罗克萨斯和他的几位伙伴在这里愉快地过着暑假，无忧无虑的嬉戏、淡蓝色的冰棒和美丽至极的黄昏景色一起构成了这个愉快的假期。但不断重复的怪异梦境却始终困扰着罗克萨斯，他已经隐约感觉到了，那绝不仅仅是梦而已……终于，异变发生了。某天清晨，罗克萨斯像往常一样起床，等待小伙伴来叫他一起去玩耍，但他惊奇地发现，自己的身影已从桌上的合影照片中消失，自己的过往也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在一夜之间全部抹消了一般。同伴们都不记得罗克萨斯这个人，没有了关于他的一切记忆。在神秘女孩娜米妮的指引下，他与出现在自己梦中的索拉见面了。而沉睡已久的剑刃继承者，也终于在这一刻醒来……无存、无心、失去的记忆、十三机关、整个世界错综复杂的程度远超索拉、古菲、唐老鸭三位勇者的想像，他们再次和以前一样在一个又一个的世界里来回奔波，与邪恶战斗，与自己心中的“暗”战斗。利库、凯丽、阿克塞尔，曾经的朋友，曾经的敌人，都为了同一个目标而与手持键刃的索拉站到一起——发誓要让光明重回大地，击碎一切混沌与黑暗。

作为一款PS2末期的游戏，在SQUARE-ENIX强大的美术班底倾力打造下，整部作品的画面表现比起相对“朴实”的前作进步了不少。场景更加开阔，色彩更加鲜艳，物体材质也更加真实。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战斗时的华丽程度。大魄力的场景必然要与精彩的镜头切换相配合才能发挥出它的作用，而《王国之心II》在这方面无疑是同类游戏的典范。操纵小小的人物面对画面上巨大无比的BOSS级怪物时，一套连续攻击能够有效地带动镜头，呈现出一连串制作人员精心设计的战斗动画，而不单单是拼命按键然后通关。更难能可贵的是，游戏还将出色的画面表现与良好的操作手感结合在了一起。虽然QTE（紧急反应按键）系统自诞生以来相继出现在了许多游戏之中，但《王国之心II》绝对是将它运用得最好的几个游戏之一。提示出现得恰到好处，如果能顺利完成的话，甚至还可以与画面、音效相配合，产生一种奇妙的节奏感。能把一款A-RPG的动作场面做成这样，着实不容易。

在2007年3月29日发售的《王国之心II 最终混合版+》里，照例加入了一段极为厚道的隐藏CG影像，内容比上一次更加惊人。三名一脸正气的战士在铺天盖地的剑刃中与邪恶老头及其部下以命相搏。三人始终落于下风，眼看不敌之际，远处再次出现了米老鼠那略显滑稽的身影……如今我们已经知道，这段影像属于系列新作《王国之心 沉睡初诞》。随着各种消息的不断涌现，我们已经能从只鳞片爪中窥见这部在掌机平台上的作品究竟有何等的魅力，相信它不会让喜爱这个系列的众多玩家失望，必定能给我们带来新的感动。

游书苑

栏目主持：清雨



官方小说介绍评析

《幻想水浒传 5》

作者：堀慎二郎（日）

法雷纳王国的王子弗雷亚多尔感到十分困惑，原本温柔善良的母亲自从被太阳纹章附身以来，有时会变得极其残忍，任凭为了一己私利不惜一切代价的贵族们将国家分成两个部分。更过分的是，她竟然要为年仅十岁的妹妹莉姆斯蕾亚召开斗神祭——这是历代用来决定下任公主夫婿的武斗大会。在这件事上，用金钱雇佣了高强剑士的贵族们有着不容置疑的优势。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弗雷亚多尔的不安以他最不愿见到的形式变成了现实。面对接二连三的变故，他究竟应该如何应对呢……

虽然笔者对游戏原作欣赏有佳，但面对这样一本改编小说，实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尽管作者是一位有着十多年小说创作经验的作家，可这本书无论如何也称不上一个“好”字。首先是角色的命名上，明明有那么一个柔弱高贵的名字，但男主角在小说中的举动却与高雅无缘，几乎是出口成“脏”，怎么看也不像是个在王宫里待了十几年的贵族。此外，拙劣的情节安排、与原作差异极大的人物性格，再加上不时出现的幼稚描写，丝毫让人感觉不到这是一部出自专业作家笔下的作品。实在是让人失望至极。



《Fate/Zero》

作者：虚渊玄（日）

圣杯战争——为了得到能实现奇迹的“圣杯”之力，七名魔术师召唤了七名英灵进行残酷的争夺战。在冬木市展开的第四次圣杯战争无比惨烈，心怀各种纠葛的英灵们不顾一切地追随着魔术师，向眼前的敌人发起挑战。言峰绮礼也不例外，他为了给自己的迷惑打上休止符，最终也加入到了战斗之中。他运用高明的策略，在转瞬之间便改变了圣杯战争的整体形式，将它导向一个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方向。男人、女人在一只看不见的大手的操纵下，为了信念、为了野心，纷纷失去了性命。

作为《Fate/Stay Night》的同人作品，《Fate/Zero》在爱好者中的人气一直居高不下。这部小说一共分为四卷，每一卷中都有十数页的精美彩色插画，诚意十足。在情节上虽然有不少的原创人物登场，但都十分符合原作的风格，与原有人物之间的互动也显得真实、感人，为读者展开了一个曲折离奇，同时精彩纷呈的故事。情节设置上没有丝毫的拖沓，读起来有一种爽快感。虽然这并不是官方发布的作品，但在解释一些原作中的疑问时显得相当严谨认真，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作者的真诚态度。



《转生学园幻苍录》 作者：天羽沙夜（日）

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群使用伏魔之力，看守在黑暗中蠢蠢欲动的天魔的人——镇守人。他们以历史悠久的灵峰——富士山下的天照乡为据点，不断进行着不为人知的抵抗。到了现代，在天照乡的天照馆高校中，有一个由九条绫人率领的年轻镇守人集团——学生会执行部。由于跟天照馆的姐妹学校月咏学园在对天魔的处理方式上有分歧，因此执行部一直和他们保持着对立。当主人公伊波飞鸟转入天照馆的那一年，双方的对立忽然激化。然而，在这种对立的背后，却潜藏着足以动摇整个日本的巨大威胁……



作者在本书的遣词造句上十分用心，特别是对比喻的运用独具特色，看到作者的描述后，有很多情景一下子便在眼前浮现了出来，足以看出作者在这上面所花的心思。在这里需要提醒一下，由于游戏的设定稍显晦涩，因此文章中出现了很多不常见的单词，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样做也能让读者更快融入"转生学园"的氛围之中。美中不足的是，小说的后半部分稍显仓促，跟前面相比显得粗糙了许多。此外，游戏中的一些人气角色戏份很少，或是压根没有出场，喜欢原作的读者可能会对这一点颇有微词。

《仙乐传说 久远的光辉》 作者：矢岛さら

被矮人养大的少年罗伊德和好友柯蕾特原本过着平静而悠闲的乡村生活。突然有一天，为了拯救这个不断衰退的世界，柯蕾特作为"神子"展开了再生之旅，罗伊德和好友吉尼亚斯也硬跟了上去。在旅途中，每解开一个封印，柯蕾特身体的"天使化"程度便会加深，这让罗伊德无比揪心，更别提他们前方那个完全未知的世界了。最终完全失去感情的柯蕾特被突然出现的迪赛安人抢走。为了两个世界的未来，罗伊德一行来到了失控的神树卡兰面前，他和柯蕾特能够拯救世界吗？

小说总共分为四册，整体情节几乎和游戏原作相同，没有做太大的改变。《仙乐传说》和以往的传说系列作品相比较，最大的不同就是游戏过程中的感觉十分压抑，女主角在不断远离人类的感情，同时又不愿意放弃对主人公的爱恋，有一种凄美的感觉。小说中将这种感触渲染得十分到位，和游戏中的表现力不相上下。由于作者矢岛さら一直负责"《传说》系列"小说的改编工作，因此对这类题材可谓是驾轻就熟，哪怕插画不是由藤岛康介老师负责，也能让人产生一种难得的熟悉感受。





炮灰的末日

——《战锤40000》同人　　文/AK47 编/夜蓝

如果这鬼地方没有那些叫人心惊肉跳的东西，裹上毯子兴许还能睡个好觉。但这幸福终究只是一个命中注定不可能实现的奢望而已，这个道理自打十年前应征入伍以后没多久我就知道了。比方说这里，情报上讲它很久以前——几百年或者几千年，天知道有多久——是一间规模很大的化工厂，为伟大的帝国提供聚苯乙烯或者其他什么合成品。我可没工夫细看，帝国征召我也不是为了找一个历史课教员。我只知道，走在这个规模几乎比得上一座城市的废弃工厂里时必须得小心，睡觉时更要如此。因为有时会随风飘来一阵不那么"友好"的气体——污染严重，奇臭无比，一下子就能把人呛醒，然后我们就会不住咳嗽，嗓子像着火似的痛，眼睛红肿得比死了亲娘嚎丧三天之后还要厉害——但这还不算什么，如果你也当了十年帝国防卫军，就会明白这种程度其实跟有人在超载的奇美拉运兵车里放了个屁一样——根本微不足道。

奇美拉车头推土机模样的挡板推开障碍，隆隆向前，我带着手下的士兵散在周围一边搜索一边行进，顺便提醒他们当心地沟里可能窜出来的、因为祖祖辈辈都活在化学废料里而变异得又毒又大的蝎子或者蜈蚣。被它们蜇上一口可不是闹着玩的，伤者只有在运气不错的情况下才来得及接受急救和治疗，截掉肿胀发黑的胳膊腿换上生化义肢——我确信那些新兵肯定不会喜欢，尽管据我所知义肢在功能上几乎和原装货没有任何区别，甚至可能更胜一筹，否则帝国也不会把装着塑料胳膊的家伙重新扔回到战场上了。

我们这几十号人就这么没头没脑地在废墟中乱逛，进行战场侦察和寻找是否有什么战略资源可供利用。实际上很多麻烦事在情报上压根没提，大概撰写那份报告的家伙根本也不知道。这并不奇怪，否则还要帝国防卫军干什么？作为一

名老兵，同时也是领导着一支帝国防卫军战斗小队的队长，我有责任完善这个，带领手下搞定上头交待的任务，并在此前提下尽可能保住他们的小命。

“嗨，托尼！”我提高声音冲另一个小队的队长喊道，以便盖过装甲车嘈杂的马达声，“你有没有什么发现？”

“我非常高兴没有，探测器风平浪静！”托尼答道。

托尼是个高个子，嘴角有一道弹片划出来的伤疤，这使得他看上去总是一脸不顺心的苦相，我猜这与他的真实想法也相差无几。

“汤姆，我们是不是离基地有点儿太远了？这一带没油水，地形又差，增援很难及时赶到，要是被杀千刀的绿皮杂种堵住就麻烦了！”

“注意警戒！”

我发现新兵们似乎总是把过多的注意力集中在上司之间的谈话上，于是不得不给他们提个醒，就像训练小狗一定要时刻盯住扔出去的飞盘那样。这样一来他们就能端稳步枪，并在遇到袭击时能大致朝着敌人的方向开火，而不是把激光束射到同伴的屁股上。

实际上我认为我们距离基地并没有托尼说的那么远，但他这话既然已经出口，而在这支侦察队中只有我们两个老兵，我的权力又不比他大多少，关键是他再次提到了绿皮兽人——比所有麻烦事儿加起来还要麻烦一千倍的麻烦，光是这个词就能让任何一个防卫军士兵睡觉时也睁着一只眼睛——更别说这些入伍前还以为兽人是一帮拿着木棒石斧的原始生物的菜鸟们，当他们真正见识过那群武装到牙齿的怪兽后，仅仅两个小队和一台奇美拉是无法给他们足够勇气的。

“好吧，上车，我们从东边绕回去。”我看看天边漂浮的黑烟，它们看起来活像死神的袍子，和该死的托尼一样不祥。

无关地域和时间，麻烦有个放之古今四海皆准的特性：越怕越来。它们在我们绕过一大堆残破不堪的储藏罐时猝然发难，起初驾驶员还指望着开足马力突出重围，但车体侧部传来的巨响和震动彻底结束了该计划付诸实施的可能性——在车里发现履带被火箭弹炸断的感觉，就像活生生躺在棺材里听着别人轮起铁锤往棺材板上钉钉子，甭提有多糟糕了。

“下车！快下去！”我连踢带打地把因惊吓过度而不知所措的士兵赶出了奇美拉，躲在车厢里靠六个视角狭窄的射击孔向外射击可不是负隅顽抗的最佳选择，因为那样一来兽人混蛋就能从容不迫地用毫无创意但威力巨大的反装甲武器来折磨我们——虽然我也有点儿怀疑它们到底有没有那份耐心。

我身前的一名士兵刚站稳身子便被横飞的铅弹轰倒，只能说他真是不走运。尽管从四面八方倾泻而来的子弹气势汹汹地打在装甲车和铁罐子上溅起点点火星，但其实论起准头来甚至还比不上初出茅庐的防卫军新兵，前提是他们还没有被吓破胆。在这种情况下找好掩护、伏低身子、镇静射击要远胜过冒着乱窜的枪火像只没头苍蝇般到处乱跑，而且防卫军的制式激光步枪虽然总是大家嘲讽的对象，但它容易生产、便于保养，没有后坐力，只需要接受简单的培训就能使用，在中短距离上准确度很高，几十个人扣动扳机轮番点射还是能让对手吃不了兜着走的。



我瞥到托尼举枪，略瞄一下准，"嗖"的一道光束笔直射向残垣断壁中，下一个瞬间那里便发生了剧烈的爆炸——我猜他大概击中了一个身上捆满了火箭弹的绿皮炮手，或许只是碰巧，但必须得承认他的确有两下子。这时，报废奇美拉车顶上的集束激光炮也开火了，更加密集粗大的光束越过我们的头顶成扇形扫射，割草一样放倒那些在火力范围内冒头的绿色身影。

虚幻的优势只维持到兽人发起第一轮冲锋为止，至少三十个畸形丑陋的绿色怪物嗷嗷狂吼着向我们杀来，粗野刺耳的喊叫甚至盖过了手中短铳的轰鸣。它们连蹦带跳地飞速逼近，只有噼里啪啦扔过来的长柄手榴弹比它们更快些——那种粗制滥造的东西有的在半空中就炸开了，有的在地上砸出个坑也没有爆炸，还有一个没等出手便炸飞了使用者的半条胳膊，但大多数还是落到了我们周围。我没时间做缩头乌龟，索性直起身体冒着硝烟、碎石和迎面而来的子弹连连开枪，其他人在明白事情的严重性以后也发了狠——当成群结队的死神拼命上前争抢着最先拥抱你的时候，硬汉和孬种之间只有一线之隔，而我很高兴看到他们顶住了，至少平日的训练没有白费。

但我们人数还是太少，而且缺乏重武器的支援，无法在绿皮兽人们靠近前造成足够伤亡。一个兽人跟我打了个照面，它兴奋地狂叫，整张脸都扭曲了，几束激光烧在它身上滋滋作响，可它居然在向后退了一步之后又挣扎着冲了过来，直到我扑上去用手枪顶在那张臭气熏天的大嘴上连开数枪。仅仅干掉一只是不够的，另一个兽人从侧面攻来，还好我及时躲

开，它的斧头落在死掉的同伴身上，而我趁机拔出链锯剑一下子捅进它的腰眼，剑刃上的锯齿疯狂转动，绿色的血浆和碎肉喷溅了我一身。士兵们也开始用刺刀肉搏，但他们的刺刀在兽人面前几乎跟水果刀没什么两样。我努力杀开一条血路，已经用不着指挥了，每个人都在奋力求生。兽人们像是一片肮脏的潮水般涌至，真不明白这些绿皮究竟是不是有智力的生物，它们夹在由防卫军光枪和自己人炮火交织而成的死亡之网中兴高采烈，又蹦又叫地战斗。前面的兽人举着斧子和砍刀没头没脑地乱剁，后面暂时无法参加近战的家伙同样大声嚎叫，丝毫不在意对同伴的误伤，不管不顾地砰砰放枪，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发泄他们身体里充沛如恶魔的恐怖精力。

几个绿皮已经冲到奇美拉底下，一边往上爬一边猛砸猛砍。

"士兵们！去把它们干掉！"

我踩着满地模糊的血肉拼命赶去增援，要是奇美拉上的激光炮也被摧毁了，兽人很快就能把我们全都干掉。

三个兽人拦住我，手中还挥舞着沾满血污的斧头朝我砍来。光枪的最后几发能量掀开了一个绿皮的脑壳，但我同时也被什么东西给绊倒，狼狈地摔倒在那些垃圾中间，如果不是另两个兽人来砍我时彼此撞在一起并互相推搡，我的身体早就被砍成三段了——但这恐怕只是我在滑向死亡深渊的途中所抓到的一根朽绳而已。我半跪着挥舞链锯剑抵挡，很快又被它们异乎寻常的巨大力量震倒，只得爬进两个储藏罐之间的狭窄缝隙，里面布满了生锈的管线——大概真的要完蛋了，看着敌人举起的斧头，我突然觉得比起在杀戮场中哀号的新兵来说，自己已经多赚了整整十年时光，想到这一点，死亡倒也显得不是那么令人恐慌了。

皇帝陛下保佑，或许他觉得我杀的绿皮兽人还不够多，还没有尽到向他效忠的义务，所以兽人手中的大斧子没有直接落到我脑袋上。一根管子挡在我们俩之间，本来这也可以忽略不计，但天晓得为什么那管子里还有压力，气体还没有完全漏光。一大团成分不明的黄绿色毒雾在管子被砍断的瞬间喷了出来，又碰巧冲着兽人混蛋的方向，而它们毕竟也是要呼吸的。这一定是皇帝的恩宠了，我趁着它们被高浓度毒气熏得吱哇乱叫的空档冲出去抡起链锯剑乱砍，像它们一样疯狂，想要再度为自己争取活上几年、几个月、几天、几小时、哪怕只有几分钟的奢望。

好在托尼说的话并不完全准确。另一支巡逻队及时赶到，把我们从困境中拯救了出来，他们有榴弹发射器，奇美拉上还装着威力更大的重型爆矢枪。击退兽人的代价是一台不得不遗弃的奇美拉运兵车，还有我和托尼两个小队超过一半人的性命。要不是我临时决定走这条路我们大概就碰不到兽人，他们也就不会死，或者哪怕我们只是迟上片刻，也能错过这场屠戮。但我不会因此而感到内疚，因为每个人做出的每个决定都可能影响到别人的命运——而这个理论有着一个很好听的名字"蝴蝶效应"。在这个时代中，每个人的命运都像是一道简单的选择题——生存或者死亡。我们坚定不移地为了帝国而战，为皇帝而死，就必须扔掉一钱不值的多愁善感——正如一句在战场上流传很广的格言所述：冷酷是智者的仁慈。

我们这帮残兵败将终于返回到基地，战战兢兢地向政治委员汇报情况。哦，我

先前没有提到过他么？那可能是因为他的存在性质和死亡本身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我们平时都会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刻意将他忽略，但终究还是得面对现实，承认他其实永远跟在你身边，步步紧逼，终有降临的那一天。没法子不这么想，尤其是在新兵的眼里，面前这个面容冷峻，披着黑色大衣，戴着黑色大檐帽，头骨状徽章和皮带扣全都闪闪发亮的男人比绿皮兽人还要恐怖。如果说战场是一锅热油，它会把锅中的士兵烫得皮焦肉烂、骨酥筋断，那委员就是一个慢慢把人冻僵的冰窟，洞窟里寒彻骨髓，让人永无出头之日。

“汤姆、托尼，带你们的人去接受一下治疗，看看能不能得到补充，然后尽快赶回来。”

看来神圣皇帝的庇护之光还没有完全消散，委员居然没有追究我们丢弃了一台奇美拉的罪过。紧接着他提高声音，把单词一个一个打进我们的脑子：“一小时之内赶回来，不允许迟到，我们还有新的任务，记住，到时候我要见到一队崭新的士兵！”

我站稳身体，不顾火烧火燎的嗓子大声答应。虽然因为眼睛被毒气灼伤，什么东西在我眼中都只是个影影绰绰的轮廓，但只有政治委员却显得清晰无比，这真是一件让人毛骨悚然的怪事。

要在半小时之内改头换面根本就是痴心妄想，光枪永远不会变成矢弹枪。幸好我们还可以打起精神，挺直腰板，像群永不松口的斗牛犬一样呲着獠牙回到委员身边。基地里的机械神甫找了一副怪模怪样的电子目镜给我，尽管丝毫无助于减轻双眼剧烈的刺痛感，好在可以帮助视网膜聚焦，使我大致上能看得清东西了。

另外还有不少士兵已经到场，虽然并没有排成阅兵式上的队列，但每个人的神经都紧绷在政治委员身上，活像一群盯着天上老鹰的小鸡。

“根据侦察兵的情报，兽人数量比我们预计的要多。估计它们会在明天早上之前发起进攻，至少会有一个大酋长作为统帅。”委员倒背着双手，暴矢手枪和链锯剑挂在腰间，“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在增援赶到前守住基地，一步也不能后退！我把你们重新整编成两个中队和我一起守卫这里，我们有掩体和围墙，两座自动炮塔，机械神甫今天夜里会争取再建好一座，如果他们有什么要求，你们要全力配合。我们得注意侧翼的防区，我们要彼此掩护，基地里的石化蜥蜴可以提供有力的炮火支援，还有一辆地狱犬坦克，但它只会在兽人突破防线时使用。我们的牌不多，好好打，明白了吗？”

他只是顿了顿，根本没指望我们能发表什么有针对性意见。

“好，所有人立刻进入阵地，检查武器和弹药，做好战斗准备。重武器小队现在就到预定的位置上待命，希望你们没忘了领取额外配发的手雷！”他用可怕的高喊驱策我们赶快行动，“对皇帝负责，对帝国负责，对我负责，对你们自己负责！”

眼睛仍然痛得要命，一点儿也没有减轻的迹象。既然闭着还不如睁着，我索性参加守夜。我看见黑暗中的司令部、兵营、机械工厂、等离子发电机还有石化蜥蜴的粗长炮管共同组成的剪影，稍远处时不时亮起火花，那是机械神甫正在使用巨大的伺服手臂对自动炮塔进行最后的安装和调整，冷风从工厂深处吹来，似乎能嗅到一股臭味——也可能只是我的错觉。

“我们不是今天惟一一支遭到袭击的巡逻队。”托尼耷拉着嘴角走近，我听出了他的脚步声。

“嗯，我在医务室里听说了。”

“几乎派往各个方向的巡逻队都遇上了兽人……这些绿皮杂种想要把我们逼回基地！”托尼压低了嗓门，声音听起来有些混浊，“你想像的到吗？告诉你，汤姆，我现在的感觉非常非常糟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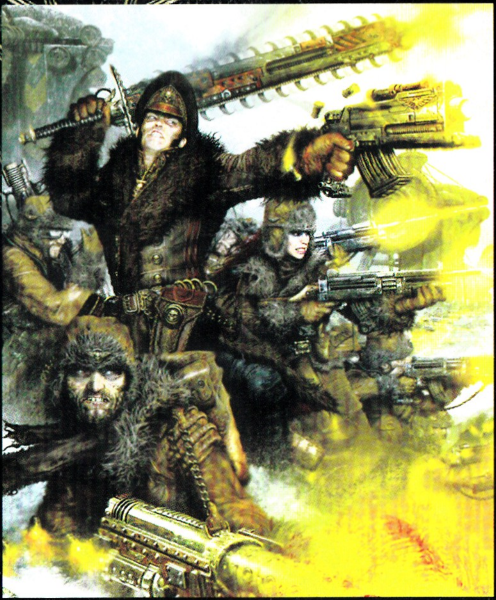
他突然暴怒起来：“真是他妈的活见鬼！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破地方坚守？为什么不能先行撤离？这样做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们每天都拼命战斗，上头却想让我们白白送死！我真是受够了，恨不得脱了这身衣服马上走，一秒钟也不想多……”

“嗨，你注意点儿！”他可能没有注意到我在恶狠狠地盯着他，但我想我此时的表情应该也挺吓人的，“你在说什么？疯了吗？”

我真是恼火了，在战场上最倒霉的事情之一就是有个拖累你的战友。我迅速扫视一眼周围，谢天谢地，委员不在附近，他一定是去新兵的哨位上巡视了。

“托尼，咱们在一个战壕里也算有些日子了。我们互相帮助过很多次，对吧？可我真没想到你会对我说这种话。你知道我不想当英雄，也没有升官发迹的念头，所以我不想像咱们的随军牧师一样讲些什么大道理。”我放缓语气，此时此刻我们俩都必须控制情绪，保持耐心，如果一旦惊动旁人事情可就大了，“但是你也应该明白，自打咱们当上帝国防卫军的那天起，以后的日子就已经命中注定了。我们没权力提问，没权力怀疑，根本没有人在乎。咱们这些穿着军装的行尸走肉，比手里这玩意还要廉价，到死的时候依然什么都不是——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要在这里尽忠职守，我也不知道这个废工厂有什么好守的，但是你看，看见了吗？别的士兵都在这里，所以我们俩也要守在这里，只有大家都在一起，我们才有力量去对抗外面那些混蛋。所以我们不能和防卫军剥离开，你刚才的话我就当作没听到，走吧，去休息一下，养足精神，明天白天会很难熬的。”

托尼没有再说什么。他深深看了我一眼，低头向黑暗中走去。我不知道他听进



去没有，但是我心里却有些怀疑——战斗时还能继续指望他的好枪法吗？要是他这个模样被政治委员看到了……这时，石化蜥蜴发射了一颗照明弹，像一颗划过夜空的璀璨流星般将阵地前线照得通明。沐浴在光辉下，我却觉得有些冷。

天很快就放亮了，这个清晨将会有很多灵魂随着黯淡的太阳一同升起。我握紧激光手枪，像别人一样检查能量块，整理衣服鞋子，把自己调整到最佳状态。我注意到委员一如既往地站在那里纹丝不动，连武器都没有拿，仿佛他只是在看风景，根本就没什么好紧张的。如果说他还是个人类，那一定也是经过了某种改造——像传说中穿着动力盔甲的星际战士一样。

模糊的吼声迅速变得清晰起来，有如涓涓细流最终汇成不可阻挡的滔滔大浪。这吼声像是来自蛮荒的震怒，地面在震动，空气在颤抖，我们的心也在狂跳。兽人一向争着比谁嗓门大，但此刻竟然整齐无比，而且带着某种野性古老的韵律。尚未开战，一种令人窒息的压力便平铺过来，几乎有着不亚于枪弹齐射的威力。

委员刷的一下子拔出他的矢弹手枪，冰蓝的眼珠从我们身上扫过。他一个人就把大家都给镇住了，现在我确定他不可能是人，就算兽人也望尘莫及，他根本就是一个活着的噩梦，只不过偶然变成人的形状而已。石化蜥蜴的火炮也适时地发出了震耳欲聋的轰鸣，又给我们打上一针强心剂。

大口径炮弹肯定把落点处的一切都炸上了天，这也等于发令枪的信号，只许加注不许退出的搏命赌局正式开始。绿皮暴牙的混蛋从废墟中蜂拥而出，浩浩荡荡地冲过装甲车推出来的空旷地带，朝我们飞奔杀来，无数双眼睛里凶光迸射——



我真不明白它们如此狂热地跟我们打仗是为了什么，也许牧师说的对，它们生来就是为了征服和毁灭，砍砍杀杀就跟我们吃饭睡觉一样自然，所以我们看见它们就得开枪，试想你怎么可能微笑着跟疯狗说：嗨，兄弟，我们何不坐下来谈谈？

自动炮塔调整角度，安装在上面的两挺重矢弹机枪吐出拖曳着流光的弹幕把咬到的猎物撕成碎片。重武器小队的机枪和自动炮紧接着也加入进来，在阵地前筑起一道由金属碎片组成的杀戮之墙。配备榴弹枪的士兵一发接一发地抛射榴弹，轰得绿皮们人仰马翻。我和剩下的普通士兵一起利用光枪射击，密密麻麻的激光束封住机枪和榴弹之间的空隙，不留生机。按理说这种程度的防御火力应该够严密了，对手怎么着也该重整队伍另觅对策才好，但是一群又一群的绿皮就这么不管不顾地边开枪边冲锋，无休无止地拼命往绞肉机上撞，让人感觉它们好像越打越多，一个不折不扣的死循环。

石化蜥蜴不时向远处开上一炮，清出大片空白的死地，火光、尘土和硝烟扩散升腾，逐渐跟天上的薄云连在一起，变成一层笼罩战场的黑纱。绿皮们一度几乎就要把我们拖入肉搏战了，难以想像它们伤痕累累地冲过火力网之后还能挥着斧头咧开大嘴狞笑——不过我们最后还是把它们统统打死在防线前，枪管因为持续不断的射击而热得烫手，鼻腔里满是激光烧灼血肉的焦糊味，开火这两个字充斥着所有的脑细胞，再也容不下别的念头。

似乎无休止的绿潮终于开始枯竭，兽人们嗷嗷吼叫着退却，留下满地狼藉，尸块碎肉像是铺了一层绿色的地毯。没人欢呼，大家都知道离结束还早着呢。我们抓紧时间重整，补充弹药，掩护机械神甫修理炮塔的损伤，惟一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在兽人的自杀性进攻中损失甚微，大部分士兵在肉体上毫发无伤，还能迎接接下来的硬仗。

“我注意到刚才进攻的绿皮中很多都是兽人社会最底层的消耗品，小屁精。”政治委员把我们几个队长召集起来，“你们也知道，屁精在兽人眼里根本就不算什么，要多少有多少，所以现在只能算是刚刚结束热身。它们一次小小的试探就差点把我们打得鼻青脸肿，下面我们很快就会迎来真正的致命猛击……”

他的目光像扎在我们身上的钢针：“我要你们仰着脸去迎接。守在这里，死在这里，为皇帝而死胜过为自己而活！我绝不能容忍懦夫的存在！”

看样子增援是没法指望了。死就死吧，一无所有的人还有贱命一条。我的眼睛好像不那么疼了，大概是因为精神一直处于高度紧张中的缘故。我盯着链锯剑的尖齿，上面因为没有得到及时的清洗而结了很多污垢，而且散发出很浓的腥气。自动炮塔的发动机稳定运转，坐在底座旁也能隐约感觉到从它内部传来的轻微震动。我们现在把主要兵力集中在炮塔周围，等待着即将到来的狂澜。委员说的没错，在下一次战斗中流淌的绝不仅仅是绿皮的血了，我们只能秉承皇帝的意志战斗到死，没有避难所，没有幸免者。

石化蜥蜴的炮击突然猛烈起来，不知道炮兵的观察手看到了什么，一下子就把他们逼到火力全开的境地。炮弹撕裂空气发出凄厉的啸响，但愿能多帮我们杀些绿皮——随后我绝望地意识到那不过是杯水车薪罢了。粗野的嘶吼声伴随着轮胎磨擦地面的刺耳尖叫，它们在

遮天蔽日的尘烟中杀了过来，居然是一片铁皮越野卡车与摩托拼装成的机械化洪流。这些车辆全都是东拼西凑组装的，却能满载着兽人和武器开足马力进行冲锋，长管大枪吐着火舌砰砰放个不停，天知道它们是怎么一边疯跑一边玩命射击还能保持住平衡的。

我们也奋力怒吼——由机枪火炮共同鸣奏出爆烈的钢铁之声。石化蜥蜴开始调低射角直瞄平射，一辆冒着枪林弹雨疯狂飚奔的红漆大卡车被炮弹轰了个正着，血肉和钢铁全都变成无数着火的碎片飞溅，冲击波把爆炸范围内的一切都连带着掀翻，让另几辆铁皮战车人仰马翻，一支车载双筒大枪不知是不是被压住了扳机，对着斜刺里不停开火，成为我们一个意料之外的火力点。

但兽人军队还是如同山崩一样压在我们的阵地上。绿皮的炮火覆盖了我们，像是一场永不停歇的倾盆暴雨。它们损失更加惨重却仍然消耗得起，我们则快要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一座自动炮塔突然哑火了，机械神甫从战壕里跳出来进行抢修，我招呼着士兵赶紧跟我一起去掩护他，还没等重矢弹机枪重新发威，我们的耳朵却被爆炸声震得嗡嗡响。我回头一瞧，炮塔已经冒着浓烟和烈火，根本看不见了机械神甫的影子。

绿皮冲进周界，牙齿和刀斧同样狰狞。现在是它们的天下了，我看到侧翼阵地上哨兵机甲连续击毁几辆摩托之后终于被撞翻，绿皮从车上跳下来一拥而上。哨兵最后一颗雷射弹徒劳地射向天空，防空火力在它们中间不停地制造死亡烟花，但更多身上绑着火箭的疯子还是跟着燃烧的尸体碎片一起落进基地。

石化蜥蜴自走炮保不住了。我们对此无能为力，重武器阵地被一个接一个地占领，预备队肯定也早就投入战斗，而支撑我们这边还没有崩溃的原因只是政治委员——他仍然牢牢坚守在人越来越少的阵地上，走来走去，披着似乎永远也不会掉的大衣，刺穿每一个冒犯他的绿皮，砍掉它们的脑袋，仿佛他一个人就能杀光所有敌人一样。

我当然知道这个想法实在太离谱了，这根本不可能。但我负责的区域还有一辆从营房里冲出来的地狱犬喷火坦克，它碾过战壕，用炽热炮喷出致命的高温燃料，把防线笼罩在一片熊熊烈焰之中，烧焦的味道让我觉得自己似乎就是一块在炉子上待得过久的煎肉。我也收割了不少绿皮的命，但它们中的大多数都严重烧伤，跟我一起战斗的人更多，火力更猛，即使如此，我们跟上校那边的情况也只是半斤八两而已。我还能怎么形容他？

血突然喷了我一脸。我的眼睛比大脑更先一步意识到这血不是我自己的，因为我看见一名防卫军士兵像块破抹布似的摔倒在我眼前。他整个人扭成了可怕的麻花状，半边身子不知被什么东西撕得稀烂，内脏碎片撒得到处都是——本能再一次快过思维，我立刻趴在他的血泊里。几乎与此同时，一阵好似用破片手雷制造的爆炸从我身边经过，尘土碎石和那些反应不够快的士兵的身体碎块冰雹般砸在我身上。

我抬起头寻找攻击来源，便看到了能让我以后每次回想起这一幕时都能吐光胆汁的景象——那是绿皮中最大最壮的一只。它镶在层层叠叠的钢铁装甲里，差不多有四米高，一大堆乱糟糟的机械设备直接安装在躯体上，显得既臃肿又狰狞。这个超重装兽人的左臂上装着一支



炮一样的改装枪，两个不同型号的枪筒大概能分别发射不同种类的弹药，右手则是一只超级巨大的动力爪，机械神甫的伺服手臂跟它比起来就像耗子的门牙一般可笑。但最让我反胃的还是它盔甲上的装饰品——炫耀武功和向敌人传达恐惧的东西——许多个新旧不一，全都曾经因难以想像的痛苦而扭曲的头颅，那种表情甚至一直刻进了发黑的骨头里。

丑恶的跟班簇拥在它周围，同样穿着人类骨头拼成的衣服。有那么一会儿，我认为自己看见的不是军队，不是异族，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地狱。喷火坦克转过炮口倾泻炽热的愤怒，我们这些还有战斗力的人也抓起武器向它们拼命开火——结果令人难以置信，那半机械的怪物满不在乎地从火焰中走了出来，激光还没射到它的超级盔甲上就被偏移。它蹲下身子，惊天动地的狂吼一声，浑身窜起劈劈啪啪的蓝白色电弧，以势不可挡的速度和力量撞在喷火坦克上。动力爪破开装甲就像剪纸那么容易，一团激荡冲天的烈焰从损坏的炽热炮中流泻而出。它在火海中一下子就把地狱犬撞翻了个儿，然后轰然跳上朝天的底盘，大笑着举起机关枪和手榴弹抛射筒一顿狂轰滥射。

我被气浪拍了个跟头，心脏差点没从嘴里蹦出来。手枪和链锯剑都摔飞了，嘴里又腥又咸，试着爬起来的时候才感觉到从身体各个角落里传来剧痛。我的肋骨折断了，手臂也脱臼了，鲜血顺着防弹背心上的口子汩汩地往外流。

脑袋好像也有点短路了，对外界的感知变得一片混乱。可既然还没死就得接着干活，于是我胡乱地在地上摸索起来。激光枪对超重装兽人的效果不比手电筒强多少，好在我发现了一支更高级的货色。我用力把它从一具死尸身下拽出来，单手试着打开保险，将电场调到最高强度，迅速激活等离子能量达到发射状态。

但没等我举起来瞄准，头上就猛然挨了重重一击。

一个装死的人扑上来摁住了我，我模模糊糊地认出他是托尼。

“你以为你是谁？”他在我耳边咆哮起来，声音却远得像来自另外一个世界，“我们还能拿什么对付那杂种？用牙咬么？你只会吸引他的注意，拖累着我跟你一起完蛋！”

他又抬起头观望了一下，想要寻找新的藏身所。

“汤姆，你就这么躺着吧，我顾不上你了。向他妈的皇帝祈祷，也许……”

他的脑袋被轰成了一堆碎肉。政治委员大踏步走过，对自己刚处决的托尼尸体连看都没看，当然也没看我一眼。我目睹着委员赶赴炼狱，平静得像是去赴宴。我不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只见到一颗小太阳般的爆炸在那边升起——仅存的那么一丁点儿理智告诉我，那不可能是委员干的。

我们的增援姗姗来迟，一度似乎完全没戏了，但最后总算是神兵天降。有个粗鲁的好心人把我拖开，我却无力抬头去对他表示感谢或是痛骂。失血引起的眩晕中，紧跟在黎曼鲁斯突击坦克后面的超级移动堡垒似乎也如幻影般虚妄不真。

巨无霸战车从我旁边经过时，它的大型增程主炮再次开火。声如雷霆，火云裂空怒放，我的牙几乎都被震了下来。还有改良型毁灭者同轴攻坚炮，自动加农炮，镭射炮，重型双联爆弹枪……帝王毒刃无愧其名，真的像皇帝的利剑一样横扫兽人军队，向前斩进它自己创造的那片光明之中。

腿骨里嵌着钢条重新归队以后，我仍然在寻思着。那时候我们已经晕头转向、彻底不知道东南西北了，但政治委员会没有看见赶来的装甲部队吗？或许托尼是咎由自取不可饶恕，毙了他以正军法也就是了，但委员自己为什么还要在胜利曙光即将照下来的时候，义无反顾地赶着去送死呢？

看到新委员时我大致想通了这个问题。帝国防卫军靠从银河的各个世界中征募新兵来完成新陈代谢，政治委员们则做得更绝——他们每个人都一模一样，矢弹枪和链锯剑，黑色的大衣、黑色的大檐帽，闪闪发亮的头骨状徽章和皮带扣，同样的军官制服里裹的是同样冰冷的意志。这种意志指引着防卫军，个体在其中只不过是卑微的虫豸——委员走到我面前，而我则让自己尽可能站得笔直一些。

我等待着他的命令，现在我已经无法把他和上一个委员区分开了。也许有那么一天，我也能像他们一样冷漠麻木，我希望届时自己能将视人性的彻底泯灭为一种难得的幸福，这样我就可以摆脱所有的恐惧，怀着这种诅咒般的幸福去战斗——直到末日。



全文完



名场面

自责的代价

客座主持/玛娜　◎出处：《寂静岭2》　地点：寂静岭的医院里

沉重而又迅速的脚步又一次在无人的医院中响了起来，不紧不慢地向着詹姆和玛丽亚走来，詹姆斯的脸色突然变成了苍白色。

他知道，死神又来了。而这一次，他究竟能不能保护好玛丽亚呢？

脚步声渐渐快了起来，夹杂着金属在地面拖动时发出的尖锐噪音，詹姆斯拉住玛丽亚，在布满锈斑的医院中飞奔起来，冲过一扇一又一扇的门，逃避着三角头的追赶。他的呼吸因快速的跑动而急促，视线也渐渐模糊起来，詹姆斯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玛丽亚也几乎已经到了极限，但是，他们仍不敢停下来，因为追赶着他们的，是绝对无法反抗的制裁者。

詹姆斯的眼前终于出现了一扇电梯的门，他用尽最后的力气冲了进去，但是，玛丽亚却没有赶上。

三角头的长矛像毒蛇一样无情地贯穿了玛丽亚的身体，她的目光在瞬间呆滞下去，身体顺着墙面以扭曲的角度滑落，鲜血喷撒出来，溅射在头戴铁三角头的刽子手身上，仿佛是无间地狱中才会出现的情景。

被惊恐与悲伤所征服的詹姆斯无力地跪在了地上。玛丽亚死了，他没能保护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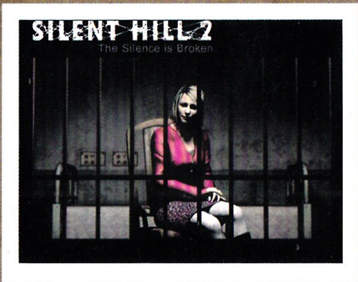
就像以前一样，这一次他还是对所有发生的事情束手无策。

而且，詹姆斯知道，这无法逃避的无间地狱正是自己亲手创造出来的……



《寂静岭2》的三角头作为游戏的标志物，已经被许多人所熟悉，没有人会忘记他的绝对力量与压迫感，也没有人会忘记在得知他所代表的含义后，我们曾是多么惊讶。

由于对长期卧病在床的玛丽感到不满，詹姆斯在寂静岭中创造出了玛丽亚这个女人，她既有玛丽的容貌，又有健康的身体和性感的外形，她是詹姆斯曾经的幻想，但是，她的出现无论对于詹姆斯还是自己而言，都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悲剧。





詹姆斯虽然创造了玛丽亚，但是却并不需要玛丽亚。

当他遇到玛丽亚的时候，因玛丽之死背负已久的歉疚之情让他忘记了爱别人的能力，对过去的执着使他的心中被死者的幻影所填满，无论玛丽亚被创造得如何迷人，在他的眼中都是玛丽的替代品，甚至于在潜意识中憎恨着对玛丽不忠的自己，并创造出了三角头来惩罚自己和引诱自己离开玛丽的玛丽亚。

与他相对，玛丽亚则是毫无理由的付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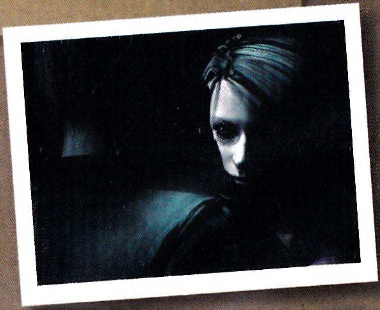
她屡次被三角头杀死在詹姆斯面前，但是，她所在乎的只是詹姆斯为什么不能更关心自己一点，为什么不留在自己的身边，自诞生伊始就对詹姆斯抱有爱意的她是真正在乎詹姆斯的人，但可悲的是对于詹姆斯来说正相反——玛丽亚是自己的魔障。

自省的双刃刀

因为自责和愧疚，詹姆斯选择了自我惩罚；因为罪恶感和歉意，他也同时惩罚着充满了诱惑的玛丽亚。在第一次玩《寂静岭2》的时候，我总是因詹姆斯对玛丽的真爱而感动，毫无理由地憎恨着妖娆美艳的玛丽亚。然而现在回忆起来，最为无辜的其实莫过于玛丽亚，她因詹姆斯的欲望而生，又因詹姆斯的自省而死，这反复不定的一切就如詹姆斯本人一样，充满了矛盾，不断在左右间辗转来回。

詹姆斯的自省拯救了自己濒临死亡的心，但是，在他所不知道的地方，一颗心也从鲜活迅速走向死亡。

那把自省的双刃刀还割伤了谁？在他的眼中，这些可能都不重要吧。



读编往来

READERS & EDITORS

栏目主持：YULA

通信地址

邮编：730020

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收）

Email：g-novel@vip.163.com

官方博客：http://blog.levelup.cn/members/g_novel/

月度记事

1.即将过去的九月是入校的时节。不同的是今次有不少同学已伴随着《游小说》的祝福跨进大学校门，开启了自己人生的又一个新阶段！而这部分新生读者到学校报道完毕后，也在第一时间给我们发来邮件报告好消息啦！在这里要向各位刚刚成为大学生的读者们说一声恭喜，愿大家在这个崭新的舞台上勃发进取，开心过好每一天！

2.在读者们的催促下，“游游交友栏”已从上期开始亮相。但限于篇幅的原因，我们只能按照入手调查表的先后顺序陆续为大家刊出。因此暂时没看到自己名字的读者请不要着急，只要我们收到了您的调查表（包括E-mail），只要您填写了并且内容符合要求，我们就都会刊登的。

3.近期YULA在整理来信时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很多读者在调查表开头填写的联系方式都不完整，要么是固定电话没写区号（或干脆没填电话），要么是地址没写清具体的门牌号或班级……区号还可以借助网络查询，而其他的我就真的无能为力了。但问题是在抽奖活动中，这种联系方式不详的我们只能放弃（而且负责发奖的工作人员会在寄出奖品前先打电话确认）。所以还请大家以后都填写清楚哦。

4.又到十月国庆时，废话不多说了，节日快乐！

《游小说》第17期读者调查结果

一.您对本书的整体评价如何？
很满意：24%
满　意：52%
一　般：23%
不满意：1%

二.最喜欢的文章
第一名：奥丁领域
第二名：战神三部曲
第三名：光环　奥星的幽灵

三.最不喜欢的文章
第一名：太阁立志传同人
第二名：怪物猎人携带版2G同人
第三名：奥丁领域

互动空间 <杂志关联篇>

（天津·孟旭）哪种游戏类型并不重要，关键是要改编出出色的剧情；哪种性质的改编并不重要，关键是要写出作者对作品的爱！！！

这位读者用最通俗的语句说出了写作游戏改编小说的真谛！

可以考虑收入年度读者语录。

（合肥·吴帮伟）我在书中发现“我们《游小说》也将采用来信必复的体制”，请注意“来信必复”这四个字。我想以小编们庞大的工作量来看，恐怕没时间做到这一点吧？

嘿嘿，您太小瞧我们了吧！从第16期开始我们就这样做了。先是邮件，几个小编平均分工，一人负责几天的

每期陆续刊登 游游交友栏

姓名：周飞龙　（网名：龙痕/QQ：346621077）
地址：浙江省温州市飞霞北路18号1-203（325000）
寄语：祝《游小说》越办越好，等我毕业了，也去你们那儿当编辑。

互动空间 <杂志关联篇>

回复：纸质信件也从上个月开始用明信片给予了回复。只要收到了来信，哪怕您只写了几个字，我们都会回复，真正做到“来信必复”。就算是刊登在这里的，也会额外再回的哦！

（温州·周飞龙）书签和封面都交给暗星来办吧，那样萌LOLI的出现次数应该会增加（不要御姐）。唔，流口水了……

悄悄地告诉您，每期的书签和封面就是由暗星来决定的！然后……我不说了。

你想说老大的口味其实千变万化么……

我可没这样说哦！

……

（广州·管文俊）这期的《游小说》，每篇文都非常出色，各有特点，在下都很喜欢的说，但为何评价只有满意呢？原因就在于，刊载的剧情小说已经明显落后于潮流了……落后于潮流非常不利于一本刊物拓展新的购买群体。请尽可能在保证质量的同时提高速度，加油！！

您的意思是说里面的小说都太老、没跟上新游戏推出的步伐？这个问题……我想要写成小说，首先还是要看该游戏是否适合改编成小说吧，而且像上期的《零 月蚀假面》不就正好符合您的这一要求吗？

不过这位读者提的意见也有参考价值，大家都还要再努力才行啊。

本期最入戏读者 ——南京·刘立志

我本人可是一直支持《格兰蒂亚》的！我们的小男生在这一回中终于和菲娜确定关系了。想到他小小年纪就能走遍大陆发现世界，我真是为自己感到悲哀。我每天可是只能看着教室外的天空，让心飞翔！

孩子，你想得太多了……那个是游戏，不是现实，快从游戏里回到现实中来！不过如果你真的那么怨念，“走遍大陆发现世界”这一点其实并不是难以实现的，从现在起为将来好好加油吧！^_^

互动空间 <读编交流篇>

（上海·葛梦琳）建议看看有没有《Hitman》的小说……上次给同学说《Hitman4》（杀手47·BLOOD MONEY）的时候他到来了一句：”什么？奥特曼的游戏！？好玩吗？“……当时就被寒到了—△—||| 《游小说》有订阅的服务么？因为升高中后离买这本书的地方太远了，不方便了……

一说到“man”，东方人的反应就是“奥特曼”的话，到了西方国家岂不就都是“XX侠”？

订阅服务？当然有啊！请参看每期读编栏目某页下方的“邮购信息”。

（北京·赵天）《鲁鲁修》画得有哪点好？胳膊那么细，脸那么尖，唉我们班男生女生全体品味烂到垃圾桶了。画得太烂了，一点儿都不注意人体比例，本人不喜欢大眼、尖脸、无比例派。

喂……你真的确定你这封回函不是写给隔壁《最动漫》的吗？还是说

游游交友栏

姓名：沈丽娟 （网名：绫音/QQ：253213620）
地址：广西南宁市青秀区思贤路49号501房（530023）
寄语：听说樱花落下的速度是每秒五厘米。——明里

互动空间 <读编交流篇>

怕被围攻只好寄到《游小说》以泄心头之恨？（偷笑）

（陕西·袁祯威）我也算是游小说的元老读者了，而且回执一期都没断过，但是这封回执离上封时间已经隔了3个月了，不是我对回执失去了兴趣，而是心情真的不允许我享受这份快乐，高考落榜，本来十拿九稳的学校却因为一些所谓的名额问题把我无情的忽悠了，心情沉重了好久好久，我是艺术生，学习的是圆号和萨克斯，多年的苦练和无数的金钱让我在专业考试中拿到前10，但是当初承诺报考过线的就全部都收的学校最终以指标不够回应了我，于是心情便沉重了好久好久，现在我只能再次面对重考。时间可以冲淡一切，这句话没错，现在的我已经看开了，正在准备重新再来……

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人生……就是这样的。想当年YULA考初中时也是因为所谓的“名额”而被重点中学刷了下来，不过后来我在就读的那所中学度过了最美好的一段时光，而如今它也成了当地口碑最好的初中。哎，有时候无奈的现实逼得我们不得不逼自己想通，既然看开了，就再努力一次吧！或许你也会有意外收获呢。

（长沙·梁璋）望着国内游戏杂志和网站这么多千奇百怪的翻译；看着官方网站放出的和我们喊了几百年的完全不同的翻译；看着牛津英汉大辞典上的最权威的解释和各个电玩杂志的不同翻译；看着日文假名写着大大的“龙如”给翻译成了“人中之龙”，真得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同一款游戏，到了不同的电玩杂志手中变成了不同的游戏，不同的玩家叫着不同的游戏却玩着相同的游戏，也许对于一般的玩家影响不大，但对于各玩家间的交流，其阻碍作用不容忽视。

虽然有这么个幻想，希望国内能够有一套健全的法律和专门的部门以及更为权威的杂志来规范整个游戏市场。不过这个幻想本人总觉得很像是“最终幻想”一般，明明是“最终”，却已经最终了13次还没有终焉……

法律……到不了这个高度滴。其实如果您有一直关注的话就会发现，真正在广大玩家心中根深蒂固的不外乎就那么1、2个译名，甚至只有1个，偏离太远的，不妨当成笑话听听就好了。至于《最终幻想》，话是这么说，但我想没有人会希望它迎来“终焉”吧？——

本期最花心读者 ——呼和浩特·亢思奇

这次文章的搭配实在是太太太太……太完美了（同人除外，《零》嘛，由于本人对恐怖游戏一直不感冒，所以直接PASS）。门德斯长官太帅了（科特，抱歉对你无视了），竹内也很亲嘛，你丈夫使你产生的心灵空虚就由我来填补吧……菲娜是我的！杰不要和我抢！

翔月在此对您致以亲切的问候，谢谢您喜欢《格兰蒂亚》。PS：如果买杂志实在不方便，就办理邮购吧，按照“邮购信息”的指示办妥手续就可以坐等每月收书了～

邮购信息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现提供邮购服务

目前杂志社有以下几期杂志可供邮购：

总第7辑、总第9辑、总第10辑、总第13辑、总第17辑、总第18辑、总第19辑　定价：9.80元

邮购地址：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收款人：**《游小说》读者服务部　**邮编：**730020

请在汇款单上写清自己所要购买的期号和数量，并以工整字迹提供自己的详细地址，最好能留下联系电话。若汇款后超过一个月未收到杂志，请及时用电话或EMAIL与《游小说》读者服务部联系。

电话：0931-8674805 **EMAIL：**g-novel@vip.163.com



姓名：陈思扬　（网名：断脚蟹枚脚虾/QQ：702023256）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锦绣鞋城特区136号（710032）
寄语：天长地久～曾经拥有～回忆中，多些琐碎也好，少些拥有也好，只要有你隐在其中，我也会多一分感动……

FANS自留地

上期征集问题：

《游小说》曾在您的生活中掀起波澜吗？（上）

●一次和兄弟们出去玩，半路遇见一个报亭，于是我上前问道："有……游小说么？"报亭老板一脸疑惑地看着我说："没有小说，只有报纸，你要买小说去书店吧，前面右转往前100米有个书店。"*#@^)*^)...这个大妈似乎很好心哪，但是……但是！我不是结巴！－ － 我问的是"有游小说么"，不是"有……有小说么"……于是从那以后，只要见到报亭，俺就被兄弟们拿来说笑啊T-T，泪流满面啊……——E-mail·谭崴中（这个……就用"中国话博大精深"来解释好了，汗）

●说到这个，在16期的时候，因为要填表，当时电子版又没有，就把书借给朋友看，顺便让她帮忙填，邮资我出，不过她好像不太愿意，结果三推四推，她终于肯了，不过在自画像的那里画了个女的！还在旁边写我在班上的女性绰号（本人强烈反感），结果，那张表在我的手中粉碎了……——广州·王鹭（你够狠，居然撕碎……好吧，俺们以德报怨：10月13日生日快乐！）

●话说有一次在无关紧要的语文课上（我是学理的），不知不觉中老师已到眼前，而我却沉浸在《游小说》中，所以，后果是老师华丽丽地把书飞走，结果活动课去办公室要书时，发现老师在看……OTZ——呼和浩特·亢思奇（就猜到会是这样……不过，读者大人们呀，还要我说多少次：不要在课堂上看游游啊！——快成唐僧的某Y）

●还记得同学向我借NO.10的《游小说》，结果没收了（怒），差点没要回来。我很生气，但当我再次拿回来，打开第一页时，我又笑了：老师在扉页上写下了他的名字。这很有纪念意义啊，几年后再翻开时，我还会想起高中的生活。——通化·王猛（我说，你们老师其实是想据为己有吧－ －|||）

●也没什么大事，就是买过来以后在朋友之间轮了一圈又一圈才到我这里，然后躲起来，不让我爸我妈看到慢慢看，总之看一本《游》就像地下党传文件一样，不容易啊……——唐山·边江（的确不容易……请问你们的接头暗号是啥？X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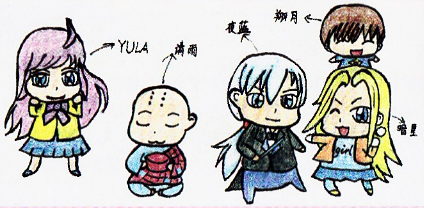
●看《游》主要是为了打发时间，但同学们以为我是在看18X的书。原因一：以前《游》的封面和CD-ROM的内容有点……原因二：我的同桌是全校有名的SM（色魔）。结果：现在我被孤立了。——汕头·许桂盛（咳……说《游》也就算了，但这样说你的同桌，真的没关系么？擦汗）

●我实在是想不出来囧……身边别说看游小说的人了，就连玩游戏的也是没有的，囧，内心不平于是掀起了波澜……（好牵强囧）——淄博·冯佳（看了你的答案，我的心头不禁荡起了涟漪……）

●曾经，为了买一部GBASP，偷偷自己挣钱挣了3个月。买回来的第二天在同学面前炫耀不到1分钟，就转到班主任的手中了。为了拿回GBASP，老师要我考个85分（100分制的），我考了84分后去找老师，老师说分数不够，就把电池拆下来还给我，弄得我欲哭无泪。——湛江·邱皓然（搞错对象了……"游小说"的字样在哪里？－ －b）

小编众生相（缺陷版）

——贵阳·魏荻



YULA：为什么我的脸那么大？
清雨：为什么我只有一只耳朵？
夜蓝：为什么我的腿像某种肥胖的动物？
翔月：为什么我会站在老大的头上？（怕怕~）
暗星：……为什么我的胸口上写着"girl"！？

游游交友栏

姓名：巴格那 （网名：helljack/QQ：529210983）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师大附中高三（19）班（010050）
寄语：男女通吃，女性优先哦（猫爪）~~~

《游小说》Tot.17中奖名单

★《电车男》精美模型

南京　刘立志

月城米娜



★ACG精美周边

廊坊	张　禹
上海	陈　阳
成都	杨　琴
通化	王　猛
呼和浩特	巴格那
江阴	陈源周
鞍山	李东阳
呼和浩特	亢思奇
温州	周飞龙

（只要寄回调查表，就有机会赢得精美模型）

《游小说》Tot.19 CD-ROM介绍

电子书苑：《勇者斗恶龙VIII》剧情小说

梦 剧 场：《X—EDGE》预告片、《最终幻想 纷争》战斗动画

PV 地 带：《圣域2 堕落天使》主题曲PV

幻彩花园：《暗黑破坏神III》、《古墓丽影 地下世界》等近百张精选PC、PSP壁纸，《最终幻想XI》设定图（下）

游 音 盒：《灵光守护者》原声碟（上）+其他游戏音乐

《游小说》栏目征稿启示

《游小说》现有部分栏目向玩家敞开，欢迎大家踊跃投稿，一起来建设这首本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而我们会为各位奉上优厚的稿酬供您购入更多游戏，然后等待各位继续投来大作。

①时光回廊：经典游戏的剧情小说，无论机种或游戏类型，只要文笔足够优秀便可，字数30000之内为佳，如特别优秀者可酌情提高字数上限。建议先将文章大纲及一两千字正文发Email至g-novel@vip.163.com，待收到我们的回复确认后再继续动笔，以免浪费您的宝贵时间。

②同人馆：各种游戏的同人小说，只要写得好，从《俄罗斯方块》到《最终幻想》我们都来者不拒，从搞笑到悲情也没有任何限制。字数应控制在2000～10000之内，短小精悍者优先采用。

③剧情赏析：最新游戏或经典游戏的剧情概括，依故事复杂程度，字数应控制在4000～10000之内，要求将剧情中最精彩的部分都表现出来。

④游戏议会：对游戏剧情的评价赏析文章，游戏新老不限，字数要求在1500左右。

⑤名场面：对游戏中曾感动过你的情节的描写及评价，格式请参考书中对应栏目，字数要求在1500左右。

投稿须知

1.文责自负——投稿人必须拥有其所投稿件的完全著作权（版权），对于侵犯他人著作权及其他任何权利的内容，《游小说》不予承担任何责任。

2.独家版权——《游小说》采用并支付稿酬的稿件，作者授权且仅授权《游小说》以任何形式使用、编辑、修改此稿件，《游小说》不需另行征得作者同意和另行支付稿酬。

3.《游小说》目前只接受Email或其他网络方式投稿，在投稿反应期的30天内，作者不得再向其他刊物或媒体以任何方式一稿多投，如果造成《游小说》或其他刊物、媒体的损失，由投稿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4.投稿邮箱：g-novel@vip.163.com



游游交友栏

姓名：吕炯明　（网名：赤の星云/QQ：361238444）

地址：上海市虹口区江湾镇万安路769号（200434）

寄语：很乐意结交喜爱游戏的朋友，不过可惜自己不在线时间稍长。

小编寄语



★前不久刚从新周刊上看到伊利是奥运会最成功的赞助商之一，其高层对于公司的发展也是信心满满，但没过几天，毒奶粉事件的爆发便将这家公司打入了十八层地狱。免检制度总算是取消了，希望质量监督局的各位大人能像广电总局审批电影那样严格对待各类食品，别再拿全国人民的身心健康开玩笑了。

●下月决定休假，也提前祝各位国庆玩得愉快吧～

◆好想看《蝙蝠侠 黑暗骑士》……



※月饼节前夕，托家里寄点四川的薄酥饼，但由于双亲已搬回老家住，因此很难找到和以前住的地方卖的那种完全一样的。大概因为自己从来没提过类似要求吧，所以母亲大人这次相当上心，在奔波一整天后终于买到了相似度达95%的酥饼。那种久违的味道……多谢母亲大人！除了送出去的以外，其他的我已经统统消灭干净！^_^

※苹果电脑的界面很美，可它偏偏没有一个大众化的系统，鼠标还没右键功能；WINDOWS系统怎么着也还是没苹果好看，可所有的人都用它。世上有太多论证鱼与熊掌之道的例子，虽然明白，但心里还是纠结得不行。



◆“你有梦想么？什么样的？”“待在你身边，无论以任何身分。”

◆面对宇宙究极神作《双星物语2》，一个真正有爱的人每次开始游戏前应该焚香沐浴，并大喊三声“神作、神作、神作”。

◆“生命连同它的快乐和痛苦都是虚幻的——这个观念对于快乐是一个打击，对于痛苦未尝不是一个安慰。”——周国平《人与永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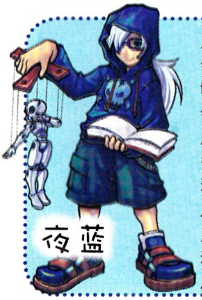


Ⅰ祝贺残奥会圆满结束！残疾人运动员们的精神太伟大了！

Ⅱ看到YULA在上期读编中写道“可以看到小编们的亲笔字迹”时当即汗倒！俺……俺的字实在是拿不出门来见人呐……在此向不幸收到本人明信片的读者表示真诚的道歉以及深切的同情！

Ⅲ近来迷上了《MAJOR》（中译《棒球大联盟》），感觉真是一部非常棒的作品，推荐观看！（尤其是原作漫画）

Ⅳ学校（がっこう）に戻（もど）りてぇ～～～！（好想再回学校啊——！）



▲想知道《失落的奥德赛》中那个千年不死的家伙——凯姆在现代社会中会以一种什么样的状态生活吗？我在这里强烈推荐电影《The Man from Earth》。在看之前不妨先问一个问题，如果你心目的凯姆活到现在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然后再看看电影会给出什么样的答案吧！

▲如果你觉得上面我推荐的那个电影很无聊，那么我再推荐一个真人秀节目《America's got Talent》，从海选时的捧腹大笑到淘汰赛时的感动，这个节目还是很有内涵的。

▲忽然发现自己之前从来没有关注过残奥会，当看到坐在轮椅上的侯斌用双手完成“攀登”并点燃火炬时，我知道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残疾人运动员一定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感动。

▲中秋节过完了，月饼成灾了！



游游交友栏

姓名：李东阳　（网名：黑猫·AD钙/QQ：693400487）

地址：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湖南街389栋1单元3号（114006）

寄语：真诚地结交全天下爱玩单机游戏的朋友。

责任编辑：陈　欣
封面设计：旭门罗



预告为暂定内容，不排除在出版时进行更改的可能.

《游小说》第20辑

10月下旬 全国上市



超时空之轮
穿越万年的时空之旅
带动了命运与时间的轮盘



鬼泣3
两兄弟交流的语言
只有爆射的火花和凛凛剑光



格兰蒂亚（完结）
再次启程吧！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走向更加绚丽多彩的未来！



光环
天才博士的智慧与机智
丝毫不逊于斯巴达战士的勇气



最终幻想VII官方外传
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围绕着熟悉的名字娓娓道来

更多精彩，尽在《游小说》第20辑

ISBN 7-89476-063-0
9 787894 760630 >
本手册随盘附赠不能单独销售

ISBN 978-7-89476-063-0
游小说光盘定价：9.80元（1CD+1手册）


警告
WARNING
本物品內容可能令人反感；不可將本物品派發、傳閱、出售、出租、交給或出借予年齡未滿18歲人士或將本物品向該等人士出示、播放或放映。
THIS ARTICLE CONTAINS MATERIAL WHICH MAY OFFEND AND MAY NOT BE DISTRIBUTED, CIRCULATED, SOLD, HIRED, GIVEN, LENT, SHOWN, PLAYED OR PROJECTED TO A PERSON UNDER THE AGE OF 18 YEARS.
WL01
睡神
扫描
重力异想世界完结篇
GRAVITY RUSH 2™